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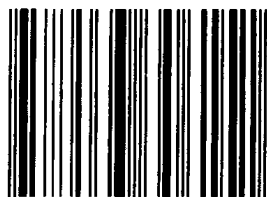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九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38/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0.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四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華泉先生集選四卷附錄一卷

〔明〕邊貢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壬子禎京邸刻本

..... 一

陽明先生要書八卷附錄五卷

〔明〕王守仁撰 陳龍正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陳龍正刻本

..... 三〇

王陽明先生文鈔二十卷(一)

〔明〕王守仁撰 〔清〕張問達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八年致和堂刻本

..... 四二五

華泉先生集選四卷附錄一

卷

〔明〕邊貢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壬子禛京

邸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華泉集選

四卷》提要

華泉先生集舊序

余讀華泉先生集蓋有世道之感焉昔者孔子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文勝之敝人至以先進為野人此其
已溺而不可返孔子豈不知之而猶力為之辨曰
吾從先進云云聖人固以為文質彬彬吾志誠在
斯焉已且安知斯人之果不吾從也我明當孝廟
之世皇運熙宏人文朴茂學古之士並軫而翔關
西則李獻吉汝南則何仲默吳中則徐昌穀歷下
則邊庭實庭實先生字也獻吉之詞雄仲默之詞

華泉集舊序

一

逸昌穀之詞蒼先生之詞溫然粹然即人自為家
究之緣情示志體物敘倫動輒自然不殊也雖其
人已往間嘗諷其詞猶足以想見其人與夫當時
政治風俗之盛今之學士大夫文非左國遷固雄
向則亡稱詩非丕植明遠靈運甫白則亡稱然其
氣飄忽迅激驟而睹之色驚稍扣之汨汨乎無餘
味焉何者數先生一於鑱古人之精而世學士大
夫猶未免擬古人之華也鑿精者盛世之文擬華
者季世之文今之文吾何敢以季世待之然其視
盛世何如哉故曰余讀華泉先生集而有世道之

感焉先生集舊有本歲久而蝕又遺所爲文不載
余理濟之明年從先生仲子搜得數十篇因叙入
集中爲重錄之匪徒不朽於先生之詞且俾論世
者有所考見庶幾慨然而興先進之思云大名魏
允孚序

華泉先生詩選序

明詩莫盛於弘正弘正之詩莫盛於四傑四傑者
北地空同李氏汝南大復何氏吳郡昌國徐氏其
一則吾郡華泉邊公云當是時作者競起官商相
應四傑之外又稱七子而顧華玉朱升之王稚欽
之徒咸負盛名弗得與於四傑七子之列
故千秋論定以李何爲首庸邊徐二家次之浚川
對山漢陂洎東橋凌谿已還則皆羽翼也昔鍾記
室品詩謂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平原
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延

年爲輔而高棟論唐詩亦有大家羽翼之目由是
言之四傑之在弘正其建安之陳思元嘉之康樂
與迨今歷年二百李何二集學士家有其書邊集
爲郡人劉吏部希尹所編一刻於胡中丞可泉再
刻於魏司理永孚桑海之後皆淪烟莽不佞自束
髮受書頗留意鄉國文獻以爲吾濟南詩派大昌
於華泉滄溟二氏而筆路籃縷之功又以邊氏爲
首庸暇日因參伍二刻雜其繁蕪掇其精要與徐
氏迪功集併刻於京邸俾鄉之言文獻者足徵焉
公仲子習字仲學食貧授徒以詩世其家所傳野

風欲落帽林雨忽沾衣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
其佳句也有遺稿一卷將錄其可存者附斯集後
以備一家之言

資政大夫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
同郡後學王士禛撰

華泉集詩選序

附錄

邊庭實如洛陽名園處處綺卉不必盡稱姚魏又
如五陵裘馬千金少年

高季迪之流暢邊庭實之開麗鄭繼之之雄健王
子衡之宏大顧華玉之和適李賓之之通爽馬仲
房之華整皆其次也

吾最愛邊庭實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又題文
山祠花外子規燕市月柳邊精衛浙江潮甚精麗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歸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扶路
唱樂觀者如堵了不為怪已上王世貞藝苑危言

華泉集附錄

表氏獻實曰李何徐邊世稱四傑李雄健何秀逸
徐精融邊朴質故並負盛名輝映當代四公殆藝
苑之菁英也邊集中如綠水閭門道青山建業城
地入河源渺天連塞日曛魯連箭滅遺書在微子
城荒故堞留千盤鳥道緣雲上五色龍江抱日流
應是豪華語顧起綸國雅品

華泉之作雖不逮李何然平澹和粹孝廟以前海
岳之才無其倫比管中立海岳靈秀集

本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
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獻吉出遂極力振

起之何仲默邊廷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和而古風幾遍域中矣。○世久獨推何季為當代第一。余以為空同關中人氣稍過勁未免失之怒張大復之俊節亮語出於天性亦自難到但工於言句而乏意外之趣獨邊華泉與象飄逸而語尤清圓故當共推此人。○文章在弘正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邊華泉徐昌穀康對山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廣陵朱凌谿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英音少之。何良俊叢說

華泉集附錄

二

入仲默贈君采亦有十年流落失邊李之句則李何於邊正自不淺。胡應麟詩數
弘正之時北地反正何徐持角庭實上輔繼之下毗近自開元遠遡黃初極意剷除復歸正。始詩話類編
北地矯之信陽嗣起昌穀上翼庭實下毗敦古昉自建安拔華止于二謝長篇取裁李杜近體定執開元一掃叔季之風遂窺正始之奧天地再開日月清朗詎不燉哉。同上
金王庭筠黃華山絕句云掛鏡臺西掛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華泉集附錄

三

邊華泉謂詩及行草俱入化矣。謝靈運詩
庭實弱冠舉進士雅負才名美風姿諳吏事好交遊天下豪俊久官留都優閒無事遊覽六代江山揮毫浮白夜以繼日汪鉞為掌憲忌其名論去之癖於求書搜訪金石古文甚富一夕燬於火仰天大哭曰嗟乎甚于喪我也病遂篤卒年五十七與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武功康海鄆杜王九思儀封王廷相吳郡徐禎卿稱弘治七子。錄謙益列朝詩小傳
華泉詩時見精詣五言尤稱長城。○尚書才情甚富能於沉穩處見其流麗聲價在昌穀之下君采之上。○庭實五言華貴時出俊語令人百思李何勁對也。陳子龍明詩選

華泉先生集選卷一

戶部尚書濟南邊 貢著

刑部尚書後學王士禛選

五言古體

次何遜落日泛江贈魚司馬之作送劉美之
相投已盍簪相贈還留帶昨暮長安西今朝苑城
外誰言車馬地復得須臾會會君心暫悅去君心
轉切秋岐蔓寒草隱隱烟不絕歸鴈影聯翩墜葉
聲騷屑端居尚與感况乃萬里別桂舸沂江湘何
時到蠻泖蠻水夜悠悠月明登郡樓幽蘭翠繁渚

華泉集 卷一

紫蘅香滿洲應歌楚人調坐惜勛名浮

賦得將有事於西疇送王中丞致仕

發春驚蟄始土脉動源泉時雨宵旣零浮陽藹平
阡夙興飾耒耜驅牛登廣原竭茲畎畝力感彼農
父言穡事依東作天時易流愆南鄰有逸夫日晏
高枕眠四體苟不勤何以窮歲年

送王盛

朝辭雙闕下暮抵三河宿古戍早鴻稀荒城寒草
綠上官山吏拜行縣村童逐冉冉松間亭何人伴
幽獨

秋郊別意為汝南孟翁作二首

驅車循廣術言返故鄉縣晨光一何綺熹微散秋
向宛宛墟曲中盈盈露華滋因之感遊寓物候倏
已變豈薄骨肉情遙重桑梓戀

桑梓在何許藹藹汝南村綠叢帶長薄清川映柴
門言別上春時當秋始來還禾黍一已獲臚臚見
高原落日樵牧歸涼風散雞豚登堂見鄰叟呼兒
具盤飧依依丘中情款款醉後言即爾足為樂安
用乘華軒

奉送大司馬華容劉公致仕二首

華泉集 卷一

藹藹東山雲覆彼山下堂乘時播皇澤從龍彌八
荒八荒遼且邈下上以翱翔龍逝鼎湖陰雲歸故
山陽何以慰蒸庶私衷鬱彷徨
草堂何所有有蘭復有芝采采山之側飛仙相與
期寄傲雲霞閒可望不可追抗手謝城市去去從
此辭徒遺高世風永繫來哲思

分韻再送文熙

夜久河漢橫春堂別燈黯風淒鳥初動露重花猶
欽明發不在茲重關為誰掩

吳將軍巡關圖

胡馬歲南牧漢軍勞北防軍情異主將冷暖須共
嘗朝出潮河川暮過古北口邊烽傳羽箭朔氣嚴
刁斗月下黑山晴分明見列營霜欺征袖薄石報
獵蹄鳴三軍晏然睡我亦倚吾枕天子不可驚長
懷亞夫寢

題畫

空江夕煙歛日色沙上明輕連漾蘭楫嫋嫋秋風
生白雲滿曾阿林光帶高城姬文去已遠詎辨垂
綸情

答顧華玉見懷之作

華泉集 卷一

三

離腸如車輪萬轉不計程只尺阻言讌何殊在山
城閑曹事稽纂文墨紛相縈不見馬上人空聞馬
蹄聲攬衣步幽闌脉脉牽遙情屋上春鳩啼樹杪
浮雲行坐惜韶景暮江臯芳杜生

戲簡王臨安同年

候子虎溪渡送子龍陂橋出城不相見征蓋修已
遙百金買江魚千金買春酒期子會宜城飄忽過
潼口追子漢江曲望子峴山頭子有室家好豈知
途路愁暮投城外寺急雨響高屋安得與子同
歌對明燭子程勿早發吾駕亦早留風塵莽南北

一別動經秋

入錐石口

西登錐石口鳥道不盈尺連山樹如繡雲中日將
夕不聞樵采音但見虎行跡

七言古體

送秦用中文學

玉真臺下三間屋屋後有松前有竹廣文先生雙
鬢禿長對青藜夜深讀有時不巾亦不服獨跨瘦
驢携短僕五老峯前看秋瀑有時芒鞋步江澳月
落詩成江鬼哭石底流泉手親掬歸來煮茗窓下

華泉集 卷一

四

宿清夢蘧蘧謝梁肉鳥聲喧枕猿掛木紅日三竿
睡初熟食罷曉盤歌首宿為剪溪雲封尺牘長安
故人勞遠目

賦得孺子宅送程南昌

豫章城南高士眠豫章太守榻常懸漢廷使者召
不起土室蓬門江水邊江水悠悠朝市改故國荒
涼宅安在墟里遙看變夕烟墓田誰為羞春蒞使
君五馬雙車輪露冕乘春意氣新下車先問南州
客恐有當時下榻人

贈尚子

意氣憑凌一當百關西儒生五陵客少年學書復
學劍老大蹉跎雙鬢白門下諸生半賜麻闈中小
婦猶炊麥布衣東來謁天子春日醉臥長安陌陌
頭花絮夕紛紛瓊閣如天隔紫雲浩歌翻然却歸
去眼底誰是平原君

李將軍

李將軍七尺身丈八牙生來骨相當封侯錦袍白
馬如流電一歲長安一相見不埽胡塵向朔庭空
隨漢月歸鄉縣李將軍雄且英山東塞北咸知名
嗣忠堂前世澤遠且讀父書調母羹君不見長楊

華泉集 卷一

五

羽騎如雲集天子勤邊方好兵

周司徒行

周司徒真丈夫直氣稜稜霄漢俱致君不作堯舜
主拂衣歸臥山中廬山中臥今幾載鶴貌童童履
聲在十書五疏招不回九重虛席空相待北來頡
利西羌胡爭問司徒今有無乃知繫國輕重者不
獨廟堂公與孤周司徒真丈夫

賦得萬里橋送客

萬里橋邊樹如薺蜀使入吳真萬里臨歧記取丞
相語萬里之行此其始英雄一往入代易錦水湯

湯鎮如昔遺陣空思雲鳥形修梁已荒車馬跡旬
宣使者家在吳入蜀今爲蜀大夫登橋攬轡一回
首慷慨能輕萬里途

題金谷園圖賦得綠珠怨

誰言妾命薄結髮承主恩誰謂妾身輕寵冠金谷
園園中桃李千萬樹對妾妍華避無處徘徊歌舞
曲未終門外戰鼓聲逢逢當時只倚紅顏貴豈料
紅顏爲主累主家高樓天與齊妾身不惜委黃泥
他生願作銜泥燕長傍樓中梁棟棲

君馬黃贈祝仁甫赴長蘆

華泉集 卷一

六

君馬黃我馬蒼兩馬相逐君馬良君馬來自西關
道我馬空山食秋草憶昔兩馬初學行長安見者
神色驚魯垞驪黃未足論衛丘駮牝虛馳名豈料
長成人少願十年不踏天閑路逸羣翻惹太僕嫌
騰檻正中奚官怒以茲流落在風塵南走荆梁西
入秦自傷萬里汗流血誰道五花雲滿身棄置不
須憐我馬君馬亦在鹽車下疾足由來控者難騎
嘶自合知音寡吁嗟君馬天下無且向沙場閑秣
芻比來司牧今伯樂肯使君王空按圖

賦得江上草贈燕泉何子南歸

江上草何青青使君歸來朝戴星問君君不言
君君不停十丈風帆疾如矢蒼梧雲深竹花紫雲
中之君呼不來空餘淚滿瀟湘水

送錢伯川歸錫山

曉上黃金臺夕登潭柘山白雲何油油下覆鴈門
關愛君此行爲君羨白頭阿母今相見我身欲飛
無兩翼杳杳風塵隔幾向君家堂前二古松枝柯
偃蹇如虬龍南窓恰對梅花塢西牖全當天井峯
伯川之水舊姓吳川上山形列畫圖昔稱讓國今
稱孝乃有地曹錢大夫大夫今爲返哺烏登堂壽
親親不孤棄官就養人所無誰言大夫已矣乎古
來廊廟須江湖

送馬敬湖赴湖南提學

征馬帶落日出門君已遙層城不隔夢夜渡蘆溝
橋蘆溝橋邊車簇簇故人却在城南宿誰令相見
轉多情翻恨遲行不如速江漢風烟遲早春關山
雨雪暗邊塵臨歧莫動殊方感予亦東西南北人

送楊遂菴督馬關西

狼星掃天西虜來飛勒叩關關夜開當關空列
虎士伏櫪不見麒麟材朝戰關頭暮關下瘡痍大

半徒行者箭書入報宵旰憂拊髀翻思大宛馬中
丞主馬朝命新威震動地驚故人長城迢迢亘西
北萬里可當公一身秦苑草青水清泚魯柎衛丘
那足比我公息馬兼息民民保田廬馬生子天燠
在野寒在槽馬子日肥民不勞三軍校閱錦雲亂
萬蹄蹴踏沙場高將軍騎出天驕遁玉門烽靜公
歸覲我願公歸登上台他日用賢如用駿

題採蓮圖次沈石田韻

秋塘露下菰蒲冷野鷺沙鳧夜相並東山月出一
丈高岸柳垂垂見疎影雞鳴浦口漁伴稀自採紅
蓮溪上歸

補遺

遊石門洞

蒼然郭東山百丈繁青碧石門忽中斷窈窕開仙
宅遙窺日月深却轉烟霧隔中天屹樓居星斗掛
几席芳巖眩綺繡叢巖圍蒼壁山鬼不避人驚猿
嘯窺客披榛上孤亭竒觀壯心魄穹崖倚天懸瀑
水半空射高流橫雜珮直下垂疋帛重來意彌
獨往任所適信美愜心期胡爲老行役終然脫
網高舉凌風翻

贈張氏汝吉汝誠兄弟

魯川何迢迢太行亦蒼蒼行人躍馬出門去何異
飛鶴東西翔愛君此行飲君酒君家弟兄古無有
夕郎清迥鵬鵠姿秋曹盤礴雷霆手朝論同歸攬
轡年家聲况是埋輪後青春衣繡下中臺山東山
西花欲開休嗟羽翼經年別早喜陽和及草萊

華泉先生集選卷一

華泉集

九

華泉先生集選卷二

戶部尚書濟南邊 貢著

刑部尚書後學王士禛選

五言近體

次韻春雪

恠爾陽春日淒淒畫雪寒情知飛絮假還當落梅
香向日偏繁戶隨風故繞闌同雲幕千里吟坐憶
長安

分賦春兩得時字

爲賦西堂兩黃昏坐不辭礎痕移榻處池漲捲簾

華泉集 卷二

十

時瑞紀農官頌題分水部詩客車何日返真長故

山芝

九日

白日寒城暮清秋畫角哀地偏妨採菊鄉遠怕登
臺鴻鴈天邊去風雲塞上來故交零落盡卮酒向
誰開

九日登吹臺次毛侍御韻

對酒重陽兩登樓萬里心異花開晚節羣木秀寒
林鼓角連天暮風雲接塞陰王師捷何日傾耳北
來音

清源中秋雨霽

隔歲鄉關月中秋想一看真愁白髮顯翻隱碧雲
端桂影流烟濕金波映浦寒雞鳴與不淺吟酌細
凭闌

人日飲教水部即事

結榜依江岸傳觴感歲華偶同人日酒翻滯使星
槎水凍仍餘雪林寒且未花醉歸燒短燭高枕聽
昏鴉

寶應元夕飲朱升之舍

望望安平驛春行路不遙故人還此地芳序且元

華泉集 卷二

二

宵水近潮通閣燈寒月過橋計程拚取醉佳賞更

須招

供事長陵

俎豆薦春芳東陵晝漏長偃松盤古榭靈草秀虛
梁日月皇輿遠江河聖曆昌因山昭儉德千載頌

文皇

望陵二首

徙倚東峰下西陵望鬱然玄宮深闕日玉座迴浮
烟風雨清明候乾坤正德年攀龍無處所空有淚
潺湲

憶在先朝日曾沾侍從恩鸞輿歸寂寞鳳質儼生

存夕日昏阡樹春風長澗繁祠官如可乞長奉素

陵園

過壽陵故址

景帝臨取時
自建尋毀之

玉體今何所遺墟夕靄凝寶衣銷野燐碧瓦蔓溝

藤成辰崩年諡恭仁葬後稱千秋同一毀不獨漢

唐陵

西陵訪王給事不遇

時督工
泰陵

狂夫多野性春到每思家却訪山中客還逢水際

花薄雲陰古殿鳴鳥聚連沙迤邐回谿晚西陵月

華泉集 卷二

三

正斜

泰陵供事述感三首

陵墓三年道重來七月期山川不改色霜露只增

悲世想欽明德人傳顧命辭九齡如帝與端可致

雍熙

恭已班虞舜求賢越武丁心猶在邊徼夢已隔泉

扃永作千秋別虛傳七日醒夕廬齋沐所彷彿見

遺形

皇寢居庸近山深地轉饒雄關三鎮鎖幽府百靈

朝壘埃烽全息屯兵甲半銷帝心遙可識終古絕

天驕

郊壇夜步

晚步臨高榭春空月正明星辰臨漢時樓觀俯神
京靜夜松颺響豐年穀日晴同心隔城市相望轉
盈盈

候駕次前韻

遙聞葆吹聲仙仗下通明地轉蒼龍道天臨白玉
京瑞光同遠近雲物半陰晴隱隱行宮啓重關虎
豹盈

承聞詔迎聖母太妃還宮二首

華泉集 卷二

四

兆啓封邦日圖開繼統春漢南王化遠天下母儀
新侍寢隨宮眷留行聚國人嗣皇敦孝理瞻望黼
衣頻

濟水朝京甸燕關鎮海流九重迎聖母千里會諸
侯日月開黃道河山列素秋禮文同扈蹕元不爲
宸遊

土城

臥病長夏晚出門秋草生聊因上陵日一寄看山
情野水侵平道寒雲覆古城聖君方用武羣盜敢
縱橫

五月七日陪李劉二侍御遊宴尹亭

不到北湖久重來蓮葉青水香還落照山色白孤
亭竹隱尚書榻窓懸柱史星回舟忽已晚波上月
冥冥

沙河

放馬野田草路迴登古原雞鳴桑下屋牛臥雨中
村薄日浮山影長橋下水痕煌煌中使出束帛向
陵園

村舍

村舍孤烟起山中朝雨寒丁夫荷鋤去稚子出門

華泉集 卷二

五

看早稼登場圃秋瓜蔓井闌居然羨閑逸趨府欲
辭官

御帳坪

白日天門近青山御帳空亭虛從眺覽樹古自登
封過鳥層雲上鳴泉萬壑中翠華春不返惆悵昔
久蹤

重陽後三日登雨花臺

一片金陵月荒臺對酒看水雲霏冉冉江日隱團
團鴈早那堪聽花遲未可滄凭軒望鄉國西北近
長安

登龍洞山

海嶠烟霞滿二亦俱開積陰綠苔穿嶺滑黃葉綴巖
深宛宛鹿麋徑冷冷泉磴音高人或住此精舍香
難尋

贈周文都

君乘別駕車南征千里餘予為燕市客歲杪意何
如日隱川原暮江涵雲水虛新春見迴鴈知有秣
陵書

贈何子元二首

飲馬長城窟秋風隴水鳴旌旗連朝氣笳吹咽邊

華吳集 卷二

六

聲鹿塞胡霜白龍沙漠月明共嗟班定遠身是一
書生

萬里窮邊使三秋出井陘金鞍裝寶絡斑管代青
萍吏識終軍貌入瞻博望星歸來市駿馬持節報
明廷

行子

行子到京舍故人消息傳釣魚吹臺下築室黃河
邊插架餘千帙傾囊有一錢古來賢達者往往在
林泉

山中懷白巖

昔奉山陵使曾同虞殯吟鰲翻滄海變龍去鼎湖

深紫極瞻雲地清宵望月心蒼蒼松柏裏懷往並
沾襟

懷昌毅大理二首

孺子南州彥詞華早擅場共憐廷尉府祇益簿書
忙寶鏡愁鸚鵡鹽車困驢驢何時一艇去與爾泛
滄浪

齋房隱薛蘿野外少人過向月復誰語看山空自
歌城孤戍火亂地迤北屜多惆悵辭居夕相思奈
爾何

華吳集 卷二

七

尹亭夜集

憶共尚書飲蘭舟漾渚風芙蓉開月下簫管入雲
中鶴唳煙沙遠螢流水閣通重來值搖落無復往
時同

春日臥病寄劉希尹王孟宣

我濟富山水人稱名士鄉兩生俱俊傑吾道豈荒
涼紫禁煙花地青雲翰墨場應須得高步書札報
滄浪

柬何內史粹夫

憶爾曾金馬子官亦瑣關驚只一以振落羽遂分

飛東郡身仍屈西河信每稀傳經與抗疏心事兩相違

次王欽佩韻贈方山子鄭作

好酒耻儒素談兵輕虜塵深憐宋中客宛似晉時人到處不諧俗一生長任真因君感交態多少白頭新

寄陳石峰中丞

一別梁園兩五看秋草疎君爲烏府客我向白門居髮短風塵裏心長老病餘江流日東下何處覓雙魚

華泉集卷二

八

出郭將訪希準郡伯懼暮而返却寄

駕言江口出却至水西還遠道空回首重門欲上關斷雲低白鴈斜日近青山欲採瑤華贈仙舟不可攀

和荅胡可泉郡伯

籍籍胡安慶新聲滿舊都詎知金馬客翻領玉麟符退食還經史登樓即畫圖昔賢憂樂地元只在江湖

寫懷

欲逃中夏暑暫止上江船夜臥對松月曉行披水

烟佳期渺天末良觀阻尊前相問各華髮遙悲青鏡年

贈王總戎西征

開府馳聲舊棘門授鉞頻日華承益轉江色映袍新去作鄖山雨來經蜀道春軍中人盡說籌策妙如神

寄胡文甫

不見胡文甫七回明月圓家林且如此宦海益堪憐碧柳秦臺馬紅蕖濟水船往來餘百里同醉是何年

華泉集卷二

九

過汴呈獻吉

兩年京郭居空望故人書五月梁園道來乘長史車川流赴海急隰日漾沙虛欲訪漁樵徑蓬蒿不可除

夜泊漢陽却望武昌有懷矩菴

對岸武昌郭清宵回望頻離心繫舟遠旅夢涉江新積水明疑畫浮烟藹似春樓空黃鶴杳延佇獨勞神

送都玄敬二首

才高憐晚達十載尚爲郎書買黃金盡愁生白髮

長夏曹分武庫秋殿別文昌木脫霜草冷柯久共
采芳

驅馬別君處秋陰當暮生林柯無靜葉江鴈有歸
聲綠水閨門道青山建業城未能同理楫延佇獨
含情

簡別華文光同年

朔野北風起沙蓬飛不休端居念行客明發動歸
舟古堞鳴禽暮虛堂落木秋重來不相見離夢轉
悠悠

送董太守之楚雄

華泉集 卷二

十

詩人重出守萬里一朱轡苦節留三郡英聲振五
言山深夜郎道花亂武陵源月下勞相憶清秋幾
處猿

贈別

獨持文字印遙泛木蘭舟古驛尋京口寒城過石
頭誦聲分館夜吟思捲簾秋欲問前朝迹青山是
蔣州

送孫志同經略居庸

寶劍青驄馬秋高出塞行田公新受律武子舊傳
兵鼓角邊雲慘旌旗海日明穹廬莫南徙中國有

長城

送于時宜

行子對新月臨堂酣且歌客衣寒未減鄉夢日應
多魯甸封春草淮川渺夕波芳音托回鴈迢遞奈
情何

別伯玉

君行不相見臥病對春風世事浮沉外交親感慨
中古臺燕郭暮流水晉祠空他日歌招隱青山有
桂叢

贈別窈子

華泉集 卷二

十一

風裁真桓典勲勞更伏波明珠騰謗巧驄馬避人
多白日就長道清秋凌大河非關燕趙別相送一
悲歌

送陶良伯使魯府

天馬玉花驄騎來天厩中言經汶陽道却過魯王
宮岱嶽浮雲外蓬萊碧海東飄飄鸞鶴侶仙駕與
誰同

送張廣漢中丞觀軍留都二首

聞說狼山下江波帶血流中原初息戰諸將各封
侯草綠西興渡雲生北固樓經過弔陳迹春日誓

停舟

二月金陵道中丞擁節還日光搖組甲春色映江關國壯軍容整時平武略閑坐看龍虎氣長繞鳳山

留別張西盤大參

滿酌豈辭醉未行先憶君山城稀見菊關樹不開雲地入河源渺天連塞日曛那堪北來鴈偏向別時聞

趙御史座留別

聽雨罷彈棋蒼茫生遠思遙應白門柳飄蕩綠煙

華東集 卷二

十一

絲旅跡江花笑歸心海燕知倚酣方戀別休誦渭城詩

張秋官元德席上留別

春日江陵去烟花萬里途山川留故鄆舟楫帶三吳樹影相流轉猿聲峽月孤郡樓登望夕天北是皇都

幽寂

幽寂臥蓬戶淒涼懷舊吟鶯啼非故國草色亂春心落日黃雲暮陰風碧海深嗷嗷北來鴈二月有歸音

忽報

忽報楊開府新傳羽檄過未須憂赤縣且復守黃河去馬定看疾來舟遂不多飄蓬愧生理終日務干戈

鄂渚

鄂渚維舟楫登高覽洞庭地連秋水白天入暮山青望關瞻星斗懷人感鶴鴿漁簫向夕起嗚咽不堪聽

逐客

逐客去已遠相思空爾哀不聞宣室召徒抱賈生

華東集 卷二

十一

才野竹侵書幔山鶯進酒盃梁園親識滿今雨幾人來

野風

野風吹菰葦寂寂楚江秋水氣寒侵幌濤聲夜撼舟古今雙社鳥天地一沙鷗欲作懷湘賦官程不可留

送金中丞赴延綏

上郡防胡切中丞入陝遙隼旂明曉甸鏡吹轉春橋二月花新綴三川雪正消北門來寇準西極使班超國仗和戎利久傳破膽謠按圖收地險堅壁

阻天驕禮樂欽儒將經綸聖朝長城一身是詎
數霍嫫姚

華泉先生集選卷二

華泉集 卷二

十四

華泉先生集選卷三

戶部尚書濟南邊 貢著

刑部尚書後學王士禛選

七言近體

人日懷白巖侍郎

去年人日題詩處鄭氏茅堂春可憐出谷早鶯啼
恰恰映風寒竹倚娟娟隨鑿並入青雲上解珮同
歸素月前此日寂寥驚旅食坐看庭雪撫流年

至日恭聞車駕入都志喜

至日連年帝遠征今年至日喜還京登歌想像聆

華泉集 卷三

一

周雅振旅傳呼列漢旌皇祚永占千歲曆聖聰明
照萬方情靈臺舊職今誰掌不用書雲紀太平

寒食郊行

來家曠前春可憐空山遲日起晴煙柳枝嫋嫋翠
猶弱花蕊菲菲紅且妍荒隴歲時還俎豆短牆兒
女正鞦韆當年竹馬歡遊地華髮經過思惘然

元旦次趙類菴宗伯韻

歲首江南久客身宦情寥落道情深極知佳麗非
吾土且喜逢迎有故人城上雪痕經臘在水邊梅
蕊觀年新呼童早蠟登山屐莫負陶家漉酒巾

萬壽節

綵仗凌風啓曙煙翠華舍日俯晴川遙憐外闈稱
觴地恰是西江獻捷年鞞錫共懽思似海凱歌齊
祝壽同天微臣亦有迎鑾曲願奏君王玉几前一

春日懷空同李子

南中數枉故人書北上蹉跎信轉疎四海酒盃形
影外十年詩草夢魂餘藏身笑我同方朔作賦憐
君過子虛春入吹臺芳草徧塔雲樓月近何如

寇中丞北撫宣府奉同南渠韻

守邊猶得近邦畿亞相權兼大將威烏府夜開關

華泉集 卷三

二

月皎戟門秋靜虜塵稀探兵入塞無傳箭勅使臨
戎有賜衣聞道六龍巡幸地至今常見五雲飛

贈毛東塘侍御

豪雄氣蓋三千界按部春回幾萬家風采獨教天
下想文章偏得士林誇耶溪飲興芙蓉棹闕嶠詩
情荔子花應憶舊遊驚物換梁園新柳欲藏鴉

坐上贈白巖少卿

淮陰廟前沙路微井陘口下行人歸丘園別後
松老關塞經過舊壘稀鬢髮羽騎聯春句隱隱
城啓夕扉却顧太行應歎息十年空望白雲飛

九月十四日夜訪馬尚寶不值

門巷陰陰暮雀飛北城燈火望喜微可憐明月映
疎柳更喜秋風吹客衣寒露始零鴻漸少重陽却
過菊猶稀子長素有登臨興何處淹留樂未歸

次韻獻吉留別

初春郊甸積雪滿客子出門岐路長征車杳杳去
不息關柳青青愁未央却望秦山懷故道即歸梁
苑亦他鄉十年京洛交遊地日夕風烟思渺茫

寄劉銅仁

地濶天長奈爾何春風門巷少經過遙憐白髮星

華泉集 卷三

三

星短無那風塵日日多懷舊獨吟平子賦感時偏
憶少陵歌江村細雨蘼蕪長是處扁舟有釣簑

除夕臥病柬空同子

天涯臥病驚除夕河上逢人感昔遊歲月浮生雙
鳥翼風塵遠道一狐裘君還豈為鱸魚膾我出真
同雪夜舟梅並柳條俱動色幾時携杖共登樓

寄南宗伯白巖先生

神仙官府說南畿聞道春曹事更稀庭轉晝陰稀
樹影印封秋雨上苔衣臺城柳暗宮前路別墅基
殘石上圍台斗位懸朋輩少與誰同賞復同歸

寄呂思泉大僕

永陽司馬碧山居幾度詩來重起予筇杖日隨東
郭履綵毫時寫右軍書梅花癖在官先棄鸚鵡才
高世共疎吳客遠歸憑問訊九還消息近何如

贈伍松月

憶昔荆南遠卜居相逢曾及鴈來初山堂習隱秋
看桂郡閣留權夜剪蔬天末往來千里道篋中悲
喜十年書懷君只似江城月長願清光照碧虛一

寄嘉定章太守

六千里外關山道十二年中風雨愁書信不隨湖

華泉集 卷三

四

鴈過夢魂空遶蜀江流纖纖凍柳含煙裊冉冉春
雲向日浮多病有懷貪遠望強扶藜杖一登樓

樾岡中丞登舟後有作相示次答

中丞入奏揚帆日乳燕鳴鳩月正三楓陸曉星看
斗北杏花春雨別江南詩多到處堪題石駕迥何
人許並驂苦別登臺遠相望暮雲斜照酒初酣

次韻殷石溪遷居

溪翁小隱城隅地窈窕松窓對竹林習靜不知紅
日晚避名真似碧山深臨池野鶴陪孤立破雪江
花笑苦吟從此鳳凰臺畔路杖藜應許數相尋

聞台峯舟過清源不遂瞻奉短詩寄懷

隔歲關河音信遲美人千里惜分岐伯華實愧邪
奚舉仲父虛承鮑叔知春到水亭花發處月明山
館鴈來時孤帆逸邈青驄遠西望長吟有所思

新莊道中即事次章郡守韻

步尋芳草愜尋幽踏遍山城與寺樓情入暮春多
感慨地過名士亦風流川長漸覺三花遠雨足因
占三麥秋南望嶽峯蒼翠裏到時深恐白雲留

送崔後渠祭酒致仕歸安陽

盧龍山畔菊花明一片歸帆五兩輕風入暮林稀
靜葉月明江鴈帶離聲尊前舞袖娛親志袖裏封
章報主情六館有人爭詣闕願從天子乞陽城

華泉集 卷三

五

送丁考功秉憲之關中

鶯花如錦身袍新建節西行及好春周禮職方分
二陝漢都形勝說三秦天浮紫氣函關動雨洗青
蓮華岳真藻思還應有神助詩成先寄故鄉人

次韻留別諸友二首

舟子招招催渡開多情臨別更徘徊虛煩竹馬城
邊候實泛星槎海上迴南郡秋風悲鼓角武昌明
月見樓臺懷人莫厭書頻寄江口雲帆日往來

荆鄂相望一水間
早秋爲別仲秋還
乾坤去住真如寄
車馬馳驅不暫閒
白帝城頭烽火急
黃牛峽裏戰旗殷
江陵舊是襟喉地
蜀道東來第一關

留別貞菴

陰陰汀樹起秋烟
冉冉溪花接暮天
歸鳥獨衝淮甸雨
離人新上汶陽船
病餘藥物存芝朮
老去心情托簡編
他日會傳招隱賦
緘封應寫渡江年

留別東園

公子名園恰對城
水亭宜雨更宜晴
樓臺日倒池塘影
絲竹風傳巷陌聲
三月久忘玄酒味
百年知

華泉集 卷三

六

負碧山盟白門朋
舊紛如許後會應
懷歷下生

送王滌江

向來青瑣陪雙入
此日烏臺羨獨行
三品峻階都執法
十年知己老門生
烟開灞岸春先到
日照齊山雪正晴
攀餞却愁心不醉
郭門楊柳曙啼鶯

送黃伯固進萬壽表如京

鳳紀初開萬壽辰
龍箋遙集九州臣
同憐建業生還客
猶是先朝死諫人
天拱闕庭周道遠
日臨旌旆漢儀新
彤墀拜舞霑恩地
已隔三迴黼座春

送蔣梅軒司徒致仕歸湘源

奕奕家聲遠近知
士林誰不仰連枝
三台八座同升地
綠野青山獨往時
草制即煩親弟手
賜環真荷聖人私
江湖廊廟俱傷別
萬里秋風兩鬢絲

奉送少傅邃翁節制三秦

三十年來四入關
土人迎拜想開顏
風雷晚送蛟龍雨
藜藿春藏虎豹山
已遣北門歸鎖鑰
更從西海弄潺湲
寥寥蜀相千年後
伊呂誰當伯仲閒

送崔松溪司空考績北上

司空風節重南都
一片清冰在玉壺
天日同憐照肝膽
雪霜誰遣上頭顱
身隨鷺侶朝雙闕
夢逐鷗

華泉集 卷三

七

夷到五湖聞說有書先
乞老不知當守肯從無

送趙主簿兼東同年呂稽勳仲仁

梁溪渺渺錫山蒼
南去天涯客路長
霜下海門潮漸落
雨深江甸橘初黃
城池舊識延陵郡
風俗猶傳泰伯鄉
卻見吏曹憑寄語
一年秋色負重陽

送郝御史謫温州

萬松深護理官衙
嵐翠陰中閱歲華
策馬暫拋臺府印
登樓常眺海門霞
六朝秀句憐康樂
四海名山說永嘉
落落曉星雲霧裏
斗牛何日轉仙槎

白巖席上奉次于蕃侍御留別

臘月驅車晉苑東春風相見帝城中自憐岐路經
年別誰遣鶯花此會同白日心期終不忝清川離
思浩難窮舊遊長憶松陵道水接長橋月滿空

送顧明府之聊城

上春行縣出東疇桑葉萋萋喚乳鳩道左壺漿迎
父老雲中冠蓋識君侯魯連箭滅遺書在微子城
荒故堞留攬轡可應空弔古土風先為達宸旒

送柴少尹之無錫

北客南行路幾何宦情鄉思渺烟波舟中暮雪經
吳苑江上春衣試越羅懷遠漫愁山閣迥課耕應

華泉集 卷三

八

愛水田多十年舊事悲重省休對青松賦女蘿

送都玄敬二首

秋江浩浩夕波寒秋岸離離木葉丹南北路岐頻
駐馬古今懷抱幾憑關平蕪日下黃雲合舊國火
歸白鴈殘謝傳東山意無限別來誰與共盤桓
古驛征輶畫舫燈客途風景向秋澄憶邊涼月經
淮甸枕上微鐘過廣陵草滿臺城山寂寂雨晴江
寺塔層層十年舊跡空回首幾度追陪夢裏登

席上分韻送穆子

螢火依微穿廣庭鐘聲杳靄度層城殊方客子三

更語南國佳人萬里情夜雨樓中聞鴈別秋風江
上看潮生兩都詞賦流傳美不似湘潭弔屈平

畢司空宅夜宴留別

楚江叢禱百花明巫峽岩堯萬里情用武空懷蜀
丞相牧民那遣魯書生山過赤壁磯猶在路轉黃
州水更清長憶春風別離地畫堂燈火夜三更

登鳳凰臺次太白韻呈同遊諸公

苑中芳草玉珂遊苑外白雲晴日流多病未能拋
短杖有懷翻怯上高丘垂楊晚映秦淮水杜若春
生謝朓洲靈鳥不來阿閣迥酒闌空抱古今愁

華泉集 卷三

九

元世祖廟

斷碑深倚廟門斜往事傷心付一嗟春草平沙仍
收馬晚風疎樹偶栖鴉唐陵漢寢雖無主北幕南
庭自有家欲弔魯連何處所飛塵如雨亂鳴蛙

謁文山祠

丞相英靈迥未消絳帷燈火颺寒飈乾坤浩蕩身
難寄道路間關夢且遙花外子規燕市月水邊精
衛浙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樹不遣南枝向北朝

是絕唱三四不工遂為白壁之
瑕陳大樽改本云亦不佳也

宴鄭氏園亭

未須韋杜家家到一出城門便不同折簡敢爲難
致客披襟先受不訾風中年畏病長辭酒他日重
遊定作翁聞有表家紫開遍尚餘春色繞芳叢

再至居庸

塞口重關愜素聞壑烟嵐雨日細縕雄吞巨海山
形斷秀壓中原地脉分鎖鑰還須寇丞相長城不
用李將軍倚窓時送東南目雙闕蓬萊五色雲

蔣山

病起尋芳郭外遊漢人祠廟蔣山頭千盤鳥道緣
雲轉五色龍江抱日流隔浦迥看帆宵宵步林時

華泉集 卷三

十

聽鹿啣松斤積雨莎如鋏不有桃花宛是秋

登嶽次劉希尹韻二首

北上天門日未斜剛風吹我度谿訝仙人洞古留
丹鼎玉女祠高拱碧霞深澗千年猶凍雪陰厓四
月始桃花秦封漢禪俱牢落細讀穹碑感歲華
玉皇祠畔一凭闌絕頂風高夏亦寒北去塵沙通
瀚海西來天地是長安青雲迥隔三千界白日平
臨十八盤似有飛仙度幽壑鳳笙聲裏珮珊珊

次韻蒲汀

步屨名園酒且隨興高翻怕主人知繁花臨岸水

虛照叢竹倚巖風倒吹慢不妨終日坐登攀如
有隔年期春塘見說鱸魚美欲把長竿理釣絲

內黃道中

黃池岸邊風起沙江陵行客正思家即愁朱紱淹
歸計况對青林感物華南郡永懷丞相栢東門誰
種故侯瓜荒臺古苑經過地落日時聞奏鼓笳

宜城道中書事

路出荆門不斷山西通巴塞北秦關四方羣盜何
時息五月征夫且未閑羊祜塚荒碑七尺武侯祠
古屋三間蒼涼雲日江村午愁絕東流去不還

華泉集 卷三

十一

舟次聞轉官太僕述懷

遠傳新命下江臯初喜開官領騎曹宸輦末由隨
日馭客舟先免泝風濤山圍四塞城池古月出千
峰紫翠高欲做昔賢安吏隱醉翁亭上讀離騷
金陵春日懷孟有涯兼憶亡友大復子

往在東山賦索居揭來南國轉愁予風前玉樹時

難見袖裏瑤華日漸疎京洛舊傳東野句茂陵新
出長卿書交遊意氣關生死伐木歌殘恨有餘

初雪有懷

江南子月稀逢雪子月今年雪可書近借曉光分

客牖遠通春信到山居含沙細草織織出破臘疎
梅宛宛舒却憶海濱垂白叟幾時乘興訪吾廬

病起偶成

臥病秋殘筋力微步園初試越羅衣鏡中白髮羞
空老江上青山笑未歸陽鳥又侵霜菊至陰霞常
接斗城飛邊軍跋扈朝臣死北望燕雲信轉稀

辛巳書事四首

居庸碣石控胡門玉几由來北極尊閣道逶迤經
海岱天河隱見出崑崙斗閒遙識三階列日下從
知九軌存奠鼎卜郊非浪事萬年珪鬯保文孫

華泉集 卷三

七

泰陵松柏五雲高再見周康握赤刀南斗龍文占
王氣中原馳道擁旌旄荒不亂貽謀遠磐石相
維締構牢弘治名臣天愍在元功應數舊蕭曹
龜食庚庚發啓光龍顏日角映扶桑九朝琬琰陳
東序萬國山河履職方總道祥麟傳寶錄更看天
派渡銀潢軒虞落落鴻鈞轉矯首滄溟望八荒
漢水東流夢澤開雲蒸龍氣劃爭迴襄城七聖翔
空下少室三花拂駕來河伯寶圖森地軸上公玉
冊自中台千秋萬歲應思沛悵慕歌風擬築臺

晝寢

冷城山下水雲居落木驚心晝寢餘多病一秋
出戶故交經月少來書琴聲自識鍾儀苦禮法同
憐阮籍疎且欲乘流問蓬島海門風浪近何如

病中

臥病荆南逢暮春水雲江日俱鮮新可憐楊柳色
已暗無奈流鶯聲太頻懷土仲宣空有賦傷時杜
老益沾巾黃牛西接連天嶺烽火猶驚報虜塵

郡中書懷

自分銅虎出邦畿江漢蒼茫舊侶稀家慶久違三
釜養朝恩猶有十年衣劍南烽火頻傳箭河北干

華泉集 卷三

七

支未解圍恨殺仲宣樓太迥一回登望一思歸
和馬尚寶文明讀杜秋興有感之作

杜陵寂寞幾經時遣興空留卷裏詩早覺冰霜成
歲晚可憐松菊後秋衰秦城樓閣千年思蜀道烟
花萬里悲異代那知亦同感古臺寒日雨絲絲

歸寺

荒荒野野逕蒼苔滑淺淺僧房白竹斜畫坐不知誰
是主暮歸聊以此為家幾聲畫角吹山雨十里朱
門鎖苑花行止也知無定著寒雲枯木楚天涯

清涼寺

許日肩輿不到山重來猶聽燕關關川原隱映斜
光外陵廟參差王氣閒風安暮花侵座濕雨催春
竹過林斑白雲深處無雞犬轉覺僧家歲月閒

遊林慮山黃花寺

黃花谷臨千萬山招提更在萬山閒窓圍白石冬
逾靜門掩紅椒晝不開迎日岫烟生裊裊咽水巖
瀑下潺湲場苗可用維吾馬已判東峰上月還

雨後小飲

積雨偏能感四愁濁醪真可散千憂自憐好客過
文舉敢望生兒似仲謀花塢靜看朱檻暮草堂開

華泉集 卷三

十四

對碧山秋菴蘭架底黃昏月且抱青芻學飯牛

寄劉南坦司空

美人東去忽經秋坐憶茗溪動別愁問信幾回湖
外舸看山何處水邊樓遙憐短鬢風塵化可耐長
江日夜流俯仰少年心萬里夢魂曾伴馬還遊

暮春病起寄懷希尹

院靜簾垂春日斜藥爐茶鼎寄生涯閒思舊侶空
懷遠病對芳辰轉憶家簷畔落泥還燕子檻邊飛
絮且楊花何時却捲圖書去一放江門萬里槎

華泉先生集選卷三

華泉先生集選卷四

戶部尚書濟南邊 貢著

刑部尚書後學王士禛選

五言絕句

送劉約中之金陵

君到石城邊應看石城樹樹杪百尺臺是儂行樂
處

送于利

露下夜已久清軒調玉琴淒涼湘水曲窈窕白頭
吟

華泉集 卷四

十一

送馮侍御還柳

馳馬逝駸駸蒼林蔭長陌憐君楚雲外獨作秋江
客

雜畫六首

北風吹大雪向夕滿空山遙見山中客懸燈草閣

閒

田家春酒熟野老日相過醉別衡門外山鶯啼綠

蘿

征夫暮前侶香靄出幽林欲渡溪橋去山中暮雪

深

鳥啼青石岡日照紅泥坂香香雲外鐘山僧獨歸

晚

上山行采薇下山行苦飢山風夕凜凜吹笠復吹

衣

經旬不出戶忘却城南道江亭細雨過一夜生春

草

題孫志同侍郎扇圖二首

青青山上松繚之以白雲雲山不可到圖畫只空

聞

山木各有林烈士各有心借問種松意悠悠江漢

華泉集 卷四

十

深

畫

琴罷興不盡起登江上臺江空秋萬里不見一舟

來

中秋

寒月出關山秋窓白如曙空流雲中影不照雲中

戌

西園

朝看長白山暮看長白山山色有朝暮吾心常白

聞

集江淹句

白日隱寒樹層陰萬里生歸人望煙火歲晏返柴

荆

山中雜詩

園果垂丹實園丁日夜看未曾供寢廟不敢獻中

官

無題

庭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

樹

同熊侍御看花

華泉集 卷四

三

借問雨中好何如晴後看錦江紅濕處應記獨憑

闌

七言絕句

迎鑾曲八首和劉希尹

金陵今古帝王都碧石清江一畫圖五聖百年虛

想像鑾輿曾到此間無

石頭城如銀虎盤金陵山似玉龍蟠休訝六軍停

蹕久由來江左是長安

綠柳陰中顯柘黃路人爭說是君王只為薦新供

寢廟水邊終日打魚忙

自采民風問老農微行不遠近官從那知天子關
天象到處雲成五色龍

青龍山下虎蹄新玄武湖中躍錦鱗錯意吾皇好
漁獵不知端訪後車人

弓如滿月向江開箭插寒潮捲浪迴水上龜鼉莫
深避我皇元為射蛟來

潮落江門烟水秋雲帆八月過揚州兩京馳道三
千里夾岸垂楊接御溝

翩翩龍馬控琯戈白日清秋沛上過聖王守邊思
猛士臨風高詠大風歌

華泉集 卷四

四

凱歌

日射江流生紫氛喧喧鏡吹隔江聞江頭巨石高
千尺好勒元戎破虜勳

秋日過西內園殿

御溝東畔古松盤曾得先皇倚笑看龍馭不歸鸞
奕香石廊圓殿鎮秋寒

雲中曲

萬歲聲歡四海聞大同新策破胡勳漢文可是勤
邊王按轡開過細柳軍

感事

紫荆西望白雲山
嶺裏雲山指顧閒
好降絲綸促
諸將急操兵馬備三關

宮詞

佳麗曾矜得寵先後宮歌舞一當千那知寵極能
生妬不是青娥誤少年

次韻白巖甲申除夕

前山雲接後山烟
可道公歸是偶然
霖雨出山知
有日入山親紀甲申年

贈北山周子

宦接鄉山事已稀
謫居猶得近王畿
勸君今夜且

華泉集 卷四

五

須飲明日出城風葉飛

贈楊撫軍

白馬香車度落花
絳桃穠李避妍華
長安陌上歸
來晚笑指龍樓是外家

五月六日東孔倅

艾家河邊蒲葉長
扁舟昨日過端陽
荆南客路千
餘里回首銅臺亦故鄉

金陵逢方日升

燕市分携十七春
白門相見白頭新
鳳凰樓畔舍
香侶江海飄零有幾人

題扇寄希尹壽春

淮南花雨送春還
叢桂陰陰郡閣閑
自是劉安有仙骨
謫居猶近八公山

次韻梧山中丞寄別東塘侍御三首

諫草書殘驛舍燈
翠華衝雪恐難勝
回輶莫向春明路
見說君王在白登

羽蓋飄飄白日臨
迴光應燭小臣心
願同汲黯留中閤
更擬相如賦上林

閃閃龍旗樹五更
煌煌芝火照層城
當年奉引趨躡地
曾聽鈞天廣樂聲

華泉集 卷四

六

寄何仲默

梁王臺前春草生
梁王臺上鳥嚶嚶
美人遙在黃金屋
客子登臨空復情

贈長垣宗室

瑤室青編萬卷餘
官中誰道日閑居
家臣昨日長安去
猶向君王乞秘書

重贈吳國賓

漢江明月照歸人
萬里秋風一葉身
休把客衣輕浣濯
此中猶有帝京塵

答秦孟陽長史

塵滿紗帷舊業荒
江都雲水暮蒼茫
清時不用天人策
方朔詼諧侍武皇

次白巖韻二首

駸裊燕臺白玉珂
山亭山寺賞吟多
相看已恨俱華髮
更奈滄江遠別何

登臨隨處見題名
想像當年載酒行
山翠不遮牛首寺
江流長抱石頭城

送顧侍御出守馬湖三首

露冕南征火井西
東過瀘水北泥溪
借問鄉愁何處切
千山明月子規啼

華泉集 卷四

七

五月瀘州蕉葉黃
武侯祠下水如湯
行人莫惡南中熱
自有參天古栢長

漢家夷路止耜柯
相望龍湖路幾何
聞說夜郎天更遠
潯陽李白亦經過

送潘伯振守漢中

石棧凌雲鳥路賒
漢中城府枕三巴
風林落葉猿聲滿
那得行人不憶家

送蘇通判二首

去歲秋風別省闈
木犀花落雨霏霏
那知此日江陵郡
春草連天送客歸

春風江閣喜同遊
苦恨逢君不久留
東去巴陵三
百里幾時同上岳陽樓

送賈司訓二首

行李蕭條石逕荒
賈生東去路茫茫
盧龍不是長
沙地莫把吾皇比漢皇

卑耳溪邊秋草深
裂坡山北樹陰陰
西風匹馬弔
孤竹一曲商歌千古心

衛輝阻雨奉別彭幸菴太保二首

宦情時事劇秋雲
話到傷心不忍聞
別夢迢迢似
明月漢關秦塞遠隨君

華東集 卷四

八

孤英破雪紅梅早
細蔓牽風碧草長
留取鬱林洲
畔石歲寒相對倚冰霜

送呂二守西征

六月戈船上逆流
書生彈鋏取封侯
夜來羽檄江
邊過聞說西戎破劍州

鹿門山

龐公舊隱鹿門山
近在襄城漢水間
石洞草荒無
路入夕陽時見鳥飛還

習池

習家池上草萋萋
流水成渠稻作畦
山簡不來遊

客散居人猶唱白銅鞮

峴山

大樹蕭蕭白日寒
羊公祠下獨凭欄
尋常一種青
山石長使行人灑淚看

大堤

大堤女兒花見羞
大堤楊柳映青樓
金壺滿注樊
城酒醉殺狂夫不解愁

毛驃騎扇頭

玄菟城外草連天
鴨綠江頭春可憐
將軍飲馬臨
江水東指扶桑在日邊

華東集 卷四

九

題家園風景圖

萬竹深深一徑斜
草堂門巷接江沙
主人遊宦不
歸去時有白鷗來釣槎

題天鵝海青圖

雲暗胡天雪滿衣
駕鵝聲亂海青飛
李陵臺下陰
山北正是單于夜打圍

題靖遠侯畫扇頭

百戰功高舊破戎
侯門却似布衣窮
傲霜枝葉凌
雲幹畫裏分明國士風

教子發水亭次韻

泉霧流雲水閣寒浴鳧鷗滿江干風潮莫向愁
中聽雪竹還留醉裏看

觀城歌

睥睨連雲十二樓西南形勝數荆州已教峴首為
屏繞更遣巴江作帶流

題賈園

門巷沉沉草徑紆綠槐深護野人居鳥聲不斷日
亭午時有溪童來捕魚

湖上雜興

雲水地臨三憲節江湖天放一漁舟虛煩倚樹看

華泉集 卷四

十

黃帽耐可乘槎漾碧流

昌平廢縣

層阿迴眺獨行行日落春山烟霧生山下荒城隱
叢薄路人云是古昌平

山行即事

陵署青青生午煙山渠泚泚響春泉白頭宮監松
林下閑說英皇北狩年

草場

牧馬場邊首宿香回龍宮外樹蒼蒼當年駿骨今
何處曾被金鞍侍武皇

華泉先生集選卷四終

華泉集 卷四

華泉集選四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明邊貢撰華泉集已著錄此本乃

國朝王士禛所刪定其序謂濟南詩派大昌於華泉
滄溟二氏而輒路濫縷之功又以邊氏爲首庸其
比之曹植謝靈運雖不免夸飾然於李攀龍集終
置不論而獨加意於貢集其去取之間亦有微意
也

陽明先生要書八卷附錄五

卷

〔明〕王守仁撰 陳龍正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陳

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陽明要書

八卷附錄五卷》提要

序

采性有所懲。每友人期講學。輒不應。則曰且事躬行。曷用講。狀于宋先生諸書及

國朝諸先生語錄。私竊櫛比。頗

陽明要書序

張

一

受規訓。至陽明先生集。目為功。夫簡易真切。尤所叅辨。則嘗慨先生之教。明沒各半者。不因伎人之詆訐。殆繇雷同者衆。和聲附影。悞識見為良知。自背師旨。

先生固云無現成良知。又云良知須實踐。又云宋儒制行足以取信。非空言動人。則知先生原精微謹慎。不欲以高明相詡。且其說非頓悟。初參二氏。繼見節

陽明要書序

張

二

義。瀕危幾歿而後得之。子弟即不必如先生沉玄證宗。如先生建言受杖謫。苟無乾惕憂患之心。而云良知如是。安可誣也。至于兵事。今人動引先生似可依

倣。不知先生學有體用。不以功業表見。即其既立功業以後。門人有問。皆默而不答。則先生所云論治。須求根源。不當從半中入手者。此意可謂明白指示。故

陽明要書序

張

三

采習讀先生全書。皆有論說。復一言蔽之云。先生教人致良知。而述先生之教者。正言良知。不言致。譬如衣在笥。食在案。終日說衣食。如不衣之食之。畢竟笥

案間物何弃人事采因隨處指
點圖有起發若夫一傳流爲
放曠則先生自滁至南畿時已
深自悔故教人惟以存天理去
人欲爲省譽克治實功而貽累
師門者實有其徒擬取羅念菴
弃王龍谿一書參列簡末令學
者知守身修德不可虛飾蓋目
田間間力得輯錄成緒遂欲登
板問世質之勝已而幾亭陳子

陽明要書序

張

四

投我印本書六冊曰陽明要書
且屬爲序開函時自念識力不
及陳子從事歲月不及陳子我
所輯錄得毋作士衡三都賦否
亟加審諦見其當篇所次總序
一首凡例四首小序八首欲狀
曰陳子進我人苦不自知我掩
卷退矣卒業益歎陳子有功先
生并有功曰仁緒山輩蓋芟其
枝複條其目類使凡觀遺言者

陽明要書序

張

五

注視即得綱領。復截去雷同小疵大醇。一一標見。苟中無權度。何且能有如此稱量。乃予所志幸者。予于先生序刻朱子晚年論定。心不安其說。而陳子反復

陽明要書序

張

六

論其失當。予于先生荅門人問吾弁點也。謂似過駁伊川。而陳子亦不且為狀。予嘗論先生五十七歲不沒。學問當不止此。推之孔子七十以後盡狀。而陳子

亦以先生惜朱子者。惜先生其餘符契。觸類殊多。又予校先生年譜。于他書分載。錯綜互見者。約略為陽明言行考。而陳子卷後有遺言逸事一編。十同七八。

陽明要書序

張

七

予非敢攀陳子以自高。聊以志得失也。是集既行。絕學昭布。人知適歸。即可不有陽明。其殆陳子講學之書矣。

皆

崇禎乙亥中秋婁東友弟張采

頓首題



陽明要書序

八

要書序言

余沈潛紬。專于文。其書。年。恍乎登其堂而聆其謦欬也。惜其書亂而少次。繁而反晦。剖類而滋混。欲使人人讀而取益焉。乃纂為要書。既成。為之言曰。孟子而後。聖賢負大經濟者少矣。惟濂溪明道。有致太平之才。諸葛孔明而後。豪傑之識大本原者少矣。惟陽明先生。終身在

陽明要書序

一

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爲事。奏功成者。學助之也。居功成者。學爲之也。觀聖賢者。觀其用。曾謂用如先生。而非豁然聞道者。耶。致良知之宗。其言本于不慮。

陽明聖書序

二

其旨本於誨繇。非直以不慮爲良。以不慮而有別爲良。至矣。莫可訾矣。貽訾者。獨在無善無惡。然先生實有所見而云。蓋曰。善本無善也。猶元公曰。太極本無

極也。欲人不倚善也。豈顧令不爲善哉。承無極者。以體貼天理。以主敬。故百世而彌光。承無善者。以玩光景。輕行誼。資文過。則不再傳。而裂爾。因其徒之失真。

陽明聖書序

三

使後人致憾于提宗之未慎。先生之靈。其恫已夫。夫先生大悟者也。存誠者也。後人疑其教。而因疑其學。疑其學而終慕其猷。猷略與文章。至於慕其猷。略文章。

而先生微矣。天下無不悟而能誠。無不誠而能神。觀先生之身也。口也。手也。耳目也。兵革錢穀也。潛魚棲鳥也。畫堂貂冠也。炎風毒霧也。無不神也。皆心所爲也。則驅策指引之間。先生亦惡乎往而不彰。儒者致用。無踰先生。然先生正君心者。念念蒼生者。體仁也者。致天下之太平也者。非任智也者。非定方隅之禍

亂也者。則猶是精才而麤用。大才而小用。全才而偏用。疇謂講學封侯。遂驚爲儒生不世之遭矣乎。故天下艷先生之才與功。而識者更致惜其遇。天下傳先生之悟。而善學者以爲不如法其身也。先生口談無善。身則夫須臾不爲善。夫惟孳孳爲善。庶可以談無善矣。嗚呼。三代而下。聖賢而奇才。豪傑而好學。微斯

人吾誰與歸假以數年未之或

知也彼且曰堯舜以上善無盡

崇禎壬申五月丁巳後學嘉善

陳龍正惕龍父題



陽明要書序

六

松陵門人顧伯宿鍾星

全較

古吳門人施洪先湘文

陽明要書凡例四條

一曰論世

先生口薄程朱其行已也則大節肅如高風灑如也其于大學幾鑿其序矣然實負大學同體之仁蓋其過徃徃不在行事而在立言不在制心而在設教今心則烏乎可見而行亦已徃矣教言獨炳故守正者徃徃觸目而見瑕若追邇其心之所存與實按其行事則固命世之真儒不可議也以是而尊先生斯為能尊以尊之之心偶挾其寸瑕則亦出於大公已矣視浮慕猶勝焉而況曰排詆者乎今有人於此于人倫篤也于用世則克有濟也于知人則不爽也獨宗陽明之教遂可謂非正學乎今有人於此多欲以薄五倫無實心以荷世事無虛衷以鑒君子小人獨排陽明而崇程朱之說遂可謂正士乎則是聽其言不必觀其行矣故愚于陽明務論其世以讀其書毋敢苟同毋敢妄議尊陽明者我其罪人與排陽明者我其黨人與惟心是安惟後世是輔不他顧矣

二曰統類

錢氏定傳習續錄外，則有文錄，文錄之中，又分正錄外集，又以奏疏文移為別錄，迨後又有文錄續編，名目紛糾，義例雜出，據云：純於講學明道者為正錄，悔前之遺為外集，及觀其正皆書也，其外皆詩與傳誌也，豈書皆悟後之秘，而詩傳誌皆未透之說哉！且所悔悟者，惟為論學前後有醇駁，若詩與書總屬酬應之文，與人事相發，雖大悟之後，豈得遇事而遺事，專以心性為說，隨事而指之觸境，陽明要書 六凡例 二

陽明要書

六凡例

三

自得焉爾

三曰除繁

詞寡而理達，語約而味長，此學人之筆也。論語而後，不多見矣。句節而氣彌鬯，字減而意益明，左馬以來，惟弁州近之。凡書疏一經其剪裁，輒成古雅。此文人之筆也。余蓋無一焉。讀陽明書序傳記等文，大抵以明悉為主，不假鍛鍊，而奏疏文移等作，更為時體所拘，或一篇而前後重複，或一事而再四述陳，想在當日，不得不然，其徒之編集，則未可

謂能繼師志矣。愚嘗謂凡書一概混傳與不傳。異何則。衆厭而罕觀。則世不被是書之澤。而作者之神沒也。先生嘗曰。聖人刪述。惟欲滅除。後人惟欲添上。又嘗欲刪併所作。彙成一書。悉焚其餘。且曰。得諸賢有筆力者。商議任之。又因黃勉之。刻程門王信伯遺言。謂之曰。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其間有執着處。去之爲佳。先生雅志。蓋如此。既沒。不幸遂無任者。惟錢氏勤勞一生。撫遺篇。詳素履。俾後人得探其蘊。與稽其進詣。爲功多矣。然

陽明要書

六凡例

四

于年譜頗精。于文錄諸編猶襍。譜中亦間載書疏。一二其間芟繁就簡。多屬允當。然有芟削太過。覺於本意微不完者。今爲更酌之。大抵視先生原文。爲減。視年譜所節。爲增。其譜中不載諸篇。擇其關切身心世道者。畧以鄙意與之節文。雖不敢彙其篇次。要使集無複篇。篇無複語。苟非切要。不復愛惜文辭。庶幾體先生之心於既逝。若夫傳習二錄。亦去複亦去。緩顧不芟其所非正。欲瑕瑜並。留見英雄入道之有漸息足之無期爾。以其有減無增。

故于要書也。稱纂年譜附錄於後者。錢氏之舊也。或減或增。故稱修。又綴之以遺逸辯証于緩者。惟恐不去。則于切者。惟恐或遺。從散而合。故曰輯。

四曰表微

起聖人者。子夏子貢之儔。而獨顏氏子爲非助。先生解之曰。得他人一難。聖人倍發精神。故問詰者。真能助聖人者也。今觀先生之門。助者少。悅者多。豈爲顏顧易於爲卜。爲端木耶。或者凝靜中。窮搜色利名根。爲剗肉作瘡。先生嚴誅至再。蓋此乃克

陽明要書

六凡例

五

已之要。實踐之微。而其人陰撓壞之。欲不嚴誅。不可得也。豈顧拒其助哉。儻于時有窮與探真。卽言中以得言外。卽意中以發意外。則先生之悅樂。必有油然而生者矣。期躬行不期口說。期心得。不期面從。志果出於大同。見何嫌於小異。余去先生百有餘歲。真見其微於數世之上。乃敢効起助於數世之下。或同或異。總以闢之。不敢強同於先生也。則知先生必不以異斥我矣。和而不同。事亦然。學亦然。同堂亦然。異世亦然。

陽明先生要書小序八篇

一卷傳習錄

自徐曰仁有傳習錄，而陸澄薛侃繼之，今之上卷是也。其後陳九川輩又各有記，當時流布，想多奇險語。錢緒山防其誤人，為之刪削，因以自記數十條併入，繼又為之補遺，總名傳習續錄。今之下卷是也。中卷則答顧東橋周道通陸原靜歐陽崇一羅整菴聶文蔚二書，共七篇而已。其末附以訓蒙條教，愚謂上下二卷皆其弟子自記請正，與所聞

陽明要書

小序

答問之詞，大都切於明道，故宜冠之集首。若書札雖以論學，然論學者非止此七書也。何義而獨入傳習乎？當時南元善守紹，偶以公餘，編集師說，緒山乃南公治民，難為改移，姑因之耳。且譜云：元善取先生論學書，復增傳習錄五卷，則當時所增固非止此七書，與訓蒙數條而已也。今以七書移入二卷書，劄中訓蒙大意移入五卷文移中，各從其類，而于傳習錄原本所載，有漫無關係者，有彼此竝記，意同事同，而詞微別者，間刪一二條。其論學

答問純否概存，仍為上下二卷

二卷書

自顧東橋至聶文蔚，共七書，原係南元善所次傳習錄中卷，今移入書類，然使一槩以年為序，則全沒南氏之遺，故取七書冠之篇端。其後則隨年鱗次，至于答東橋書，分為七節，則因其所問，條分縷示，各自為首尾，而文氣血脈，不必相貫，讀者以意會之可也。其第七條，乃錢氏所稱，拔本塞源之論，尤諸書之統宗，滙源處，實千年以來未開之眼。宜

陽明要書

小序

三卷詩

事必從年，言必分體，分體則年不得而拘也。孔子刪詩，風與小雅，則因時之先後為次序，此就分體之中，為之從年者也。然幽風猶居變之末焉。大雅則篤公劉，置於文王諸篇之後，頌則周魯居商之前，此就分體之中，別起志義，不必從年者也。先生于書序等文，自標年月，其門人尊守之過，亦以時序編次其詩詞，而不復分體，設在古先，何異風清

於雅雅雜於頌乎哉。今為別正之。而於各體之中。自序年月。其格韻則不漢不魏。不晉不五朝。不唐不宋。自成陽明之詩。爾若夫悟境之微。襟期之曠。經綸之巨。時于詩焉。露之當其得意。為性理吟。為風霜花月吟。為梁父吟。一徑輒似焉。學也。金山妙高臺。蔽月山房。二咏。十齡有奇。凌跨千秋。生而神靈。則謂是與。然微學。或以文人若功名之士終矣。

四卷奏疏

陽明要書

小序

三

今之同患也。先生言事於三朝。十常聽六七。故所向有功。諫諍於武宗之世。十不行一焉。是以格心之功不奏。然遇孝宗之聖。世宗之英。而皆少諫章。又何哉。格君有微機。不賴諫章。賴觀顏賴造膝。弘治間。先生官僅郎署。未得日見君嘉靖初奉召。旋阻。負重於外。皆無親炙論道之便。獻書無益。智者所不為。故先生徃徃寓道於事。寓諫於言。未嘗有顯諫之迹也。使先生得面天子。長源之婉切。敬輿之忠懇。必能兼之一正君而

國定。豈獨邊隅之鎮靖而已耶。近古稱名奏議者。宣公而外。有馬周。有歐陽脩。然不過才士文人耳。以濂洛之道。而才足以施之。文足以闡之。兼長擅絕。顏頤宣公。則于奏疏見其大端矣。

五卷歷任文移

事益於百姓。宜行矣。言益於百姓。宜宣矣。文益於百姓。宜傳矣。官養民。民事官。相為一體。苟有物焉。益於官最切者。豈非益於民最切者。與先生事業。絢爛冠乎近儒。欲識先生之學難。欲考先生之語。

陽明要書

小序

四

言設施易全。讀先生之書難。且按先生之歷任文移。易通徹上下之志。文移有之。厝置常變之方。文移有之。則謂良知之學。具在文移。亦何不可之有。或云。是卷且便於獨行。使莖仕者讀而悅之。或從而做其一。二。則亦陽明一二分之政事也。未也。隨事而師之。見陽明政事之全者。不知其幾也。未也。隨風以動之。天下皆陽明之政事。可也。未也。日習善言。日舉善事。心從而日進於純。何流之非源焉。何倒之非順焉。從政者皆陽明先生之蘇之人也。其

毋曰文移爾也。而未之而少之。

六卷策序

典魯試事時。先生未四十也。語道語經濟。皆非其至者。存以見其升高行遠之自。諸序開闢奇正。無所不備。要歸於道。非復文人之文。

七卷記說題跋禱著

筮仕也。所記大抵經濟之事也。居夷也。所記皆超俗忘困之高致也。其記明倫。記尊經。記學。則純乎道矣。夫道一而已矣。是故言雖變化。靡不同條而

陽明要書

八小序

五

共貫。說經惟春秋為精。贈人諸說題跋。隨處明心。亦各因乎其人。讀禱著終篇。見良知之鼓舞一世。遍乎蟬賸。嗚呼盛哉。

八卷墓表祭文

嗚呼。諛墓之譏。久矣。其難免矣。志道之君子。惟堅辭而不為。然致其求而復堅拒焉。抑又難矣。何以不致其求。必也先免文人之號。則先生其庶乎。少壯好為文詞。迨門人既進。終日以學道相砥礪。其志力自不復留連文詞間。而同志之外。又孰有乞

言之子孫乎。以故墓文甚少。余僅存其有益生人。一篇。表死者而肯在生人。以為從是非之心。入道而必從惻隱之心。成德真悟者。蓋如此。至于禱明神。弔寒鬼。視世俗罕莫之恒辭。迥然別觀。又其智足以通重泉。仁足以泣空山者。與夙究心於死生之說。晚而識夫鬼神之情狀。

陽明要書

八小序

六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上目錄

傳習錄上

徐曰仁錄十五條

陸澄錄七十三條

薛侃錄三十三條

通計一百二十一條

陽明要書 卷一上目錄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上

陳龍正纂

傳習錄上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豈足為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言仁民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新字為是下文三引明三引新五言文王之止明白可據先生謂新偏於教然教實能兼養第承明德言使天下皆明其德須着教上說非脫却養字工夫也如云欲明明德於天下亦何嘗兼養字說況孟子明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今日親之即仁之而反引其言以為証不亦異乎

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一

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
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
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
生曰：天下有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
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
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曰：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
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二

心。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發之事。父便是
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
上用功。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
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
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
盡此心之孝，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
若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
便去求箇溫，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便去求箇
清。都是那誠孝心發出來的條件。譬之樹木，誠

真心學方
是其真學

孝心便是根，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
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
子之有渙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
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渙愛做根，便自
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
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
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
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

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
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
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
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
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
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
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
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
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乃不能孝

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

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

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夫見好色屬知。好

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自好矣。非見後始立心

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

自惡矣。非聞後始立心去惡也。惡之心既屬行掩鼻而過又

下。解矣。當屬何事。孟子言知愛知敬不復言能益聞惡臭屬知惡臭之心即能也。言知行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

不如言知能一俗解能為會如能歌云會歌

能書云會書會本是解悟意而以常能字大有

理。行字則有時屬心有時屬身如知之未嘗

便行便是屬心。意掩鼻而過便是屬身。處屬心

正是好惡好惡與知覺可以言一屬身便就如

是運動。謂知覺與運動為一。即有未安。就如

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

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

古人分知行為二。恐是要人用功有分曉。否先

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

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已

可理會矣。古人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

間有一種人情。惛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

察。是為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不繆又

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

行。是為揣摸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

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

却以為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

待。知得時方去行。事有不得不然者。如舉業必

先講書又講作文之法。方可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

合一。正是對病的藥。知行本體原是如此。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

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

畧。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

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

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篤信。固是

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

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

於心處。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

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非大學本旨

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既明知行合一之說

格物為事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

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二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格物。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事。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已分上事。已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事父，臣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知州不盡職可謂與天為二乎。舜事父可謂與天為二乎。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天壽之故。變動為善之心，惟脩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格物的物字即是事。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七

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得，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得，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得，得以充塞。

流行便是致其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為約禮功夫、淡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八

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處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事親如平居康寧、惟知承顏順志、疾病危急、惟此心有不平耳、若云事親時、存此天理、是將存天理為主、意將事親作其間一條件、試思親病危急之時、舍此傍徨、求愈之心、又有何心來、學存天理、毋乃究竟以心理為二與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

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為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九

人心非偽之謂也、偽則豈止於危且既、以偽屬人、又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何也、偽而尚有得其正者、邪所云、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亦未盡不正、不可謂道、道又安有失其正者、若忠之過孝、之過又不可謂人、心益稍過、其中非叛正也、心之本體、無人與道、可分此心、字只當意字看、道心、行於人心之中者、也、離人心、即道心、無可見、所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是也、因而轉語云、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其謂之何、朱子云、道心為主、人心聽命、非謂心有二也、蓋以理、義、節、制、嗜、慾、即成、湯、制、事、制、心、之、謂、以、成、湯、之、功、夫、說、堯、舜、之、本、體、亦、何、畔、焉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

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說說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潘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詩書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

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濶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事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質以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莽魯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為

此類漢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

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道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采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

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矧予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堯舜以前事如何畧不少見先生曰義黃之世其事濶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畧無文采的氣象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

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畧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

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共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易不涉一事未可稱史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四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為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過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

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以上論刪述諸條。見孔子心事實。所賢所不賢。未復生當亦心屈。

愛曰。謂說消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人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五

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十五條徐愛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

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
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
一箇天理

主一是各隨其事而主天理如讀書則擇善戒
惡接客則思齊內省若云主一箇天理只似
居處恭到執事與人便無下手處即遇貨
色豈無主天理工夫只着不得好字耳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
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
胎也馴至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
去耳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六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
亦因病而藥

靜治擾正治也浮而懶觀書足以收之勞而懶
且宜無息以養之若漫無分別則書之味不可
得而懶亦不回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
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
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
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

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
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
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
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
斷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
養得此根

自以學問長做助惡者正謂此類知
以變化氣質爲本則學問皆益矣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
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七

形狀大畧使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
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
聖人所畫摹倣騰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
技其失真愈遠矣

依傍謂之臨摹摹空又多違畔免斯二者乃可
以言著述總之出於不得已之心者近是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
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
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
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

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八

無朕中須有箇明的工夫便無病只守箇冲漠便是養成朕漠遇事時雖欲講求不可得矣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善無盡須指事言不然善心至堯舜寧復可加耶望道未見則聖人不自足之心大抵然爾非擬何境也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此克己專就事上言如對人便思謙讓見得便審辭受皆謂之事上磨如此習慣本心更無過意不去處豈不動靜常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九

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工夫

工夫皆下學自然會心處乃上達如此看人人有上達時時有上達但上達分數又不同有徹有不徹耳然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上固有可語矣但可語者達之天機而天機須人自至亦

猶可語者學之工夫而工夫須人自用就教者論下可語上亦可語就學者論學可為達不可為以此例質於先生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

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

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篤行。非專行。事一念不妄發。亦篤行也。顏子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既無妄念。則純是天理。非惟一而何。今併篤行作惟精工。夫先生蓋以惟一為上達耳。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

聖人之意可見矣。

用行獨許。顏氏又知聖心不專悅。隱居各視其人何如。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

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為主。未必能循理。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一

得力處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

先難後獲
勿正勿助

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
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
盡豈有此理莫說事物講求終不可盡假如講
求得一能之亦止增益才技
無當於心德也程朱未至其極原謂隨一事一
物之中因所知一二分而窮竟至十分豈謂盡
窮天下之物耶高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
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
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
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
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二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
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倒看得
多解得去凡學須於心體上用功有明不得行
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
不過說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
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則知朱子原不
分心理為二
或問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

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
為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
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
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
容分析又何須奏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三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
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
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
和只在謹獨

先生之學脫於俗不墮於
空正為此處看得真切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
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
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

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四

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要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

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答周道通書云。紫言何思何慮。謂所思所慮。惟一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今于孔又作正解。適與伊川答上蔡語同。向之駁伊川者。果何耶。豈所謂橫說豎說者與。

澄問有人夜怕鬼。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行不慊心。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于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迷。好貨。卽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五

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觀于莘之續問。怕鬼者。其卽于莘耶。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夫子旣肯與輒爲政。必是他已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

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既悔痛。真切。則豈不感動。底豫。輒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輒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訴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輒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必欲得輒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循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六

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輒為太公。備物致養。而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先生論事處事真可
上空羣儒遠通古聖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見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

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涵養全在未發。何故說調停適中。蓋未發之養。未純發之時。不能自然中節。則須着意節之。此隨時克治之實功。所以佐平昔涵養之未逮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七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方其居也。觀象起於初畫。玩辭起於初爻。雖全卦觀玩。必循序而進也。故不曰易之辭。元亨利貞。而曰初九潛龍勿用。及其動也。觀變於所值之畫。玩占於所用之爻。全卦中有專取也。取專於全。斯其于易也不泥矣。

看固是易龜亦是易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難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知心之本體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無出入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

陽明要書 八卷一上 傳習錄 二八

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就心體言出入是動靜就凡心言出入是求放心言入猶仁言至也緣放逸而忽收故云入緣理沒而忽見故云至蓋人心邪思妄念刻刻紛飛繞提醒便寧息提醒者操與欲之謂也寧息者入與至之謂也心原活潑潑地故操存非硬把持告子之不來直是舍之而禪家之恭誦頭又因其心於無可奈何之地未知操之方也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人道其心亦是要人學好然非入道正路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畧同但有了上一截遺

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儒又只得聖人下一截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界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為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先生曰所論大畧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

陽明要書 八卷一上 傳習錄 二九

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王嘉秀所問直是先
生甲子山東程策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尚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

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此論與治衛正名俱出千古手目從無人到得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

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

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

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說得無罅漏與立定格式自有異說理豈以有說為貴耶但隨時變通耳子曰主忠信從義

唐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

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

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

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正為善念難言直云此念卽善此念是何物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

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走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

微惜其蚤死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

魯齋因溫公之意而失之與不謀食不憂貧之訓明明相背發後人多以谷傷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

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

過不及便是私

既已有私又不容不着意思去之先生所謂調停適中是也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

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為急算得此數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一

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

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到冬至那一刻時

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

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

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

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

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

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照上磨上分別得極明然因所知之一二分猶到十分所謂精義也用功原在磨上惟揣摩惟測方在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

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

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

自謂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

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又有一層着。實用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一

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

徹方可

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先生說用功。然後知為學之方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

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

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

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

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

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

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說得徹。肯徹。隨若體貼此意。實實去欲存。理不要管。知行是一箇是。兩箇亦不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徑徑不同。求之亦有要乎

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拘文義以求道。遠

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二

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

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

見。認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

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

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

心。即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

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

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

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已原不相干。只是裝縫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為。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

與盧城十所以為善也宜參觀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四

與其為蛟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此說與世道復古自不相干然自說得好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

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僅言逐物之害未及不逐之方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五

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單刀直入昔賢曾說此法先生提出色利名三字欲根功夫方有著落其功最大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氣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謂孟子教告子故夾於說蓋以既持其志不必別有無暴工夫耳然其謂無害於志也持志之人自無踰越之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若有踰越是未能持志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降而自卑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為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偽矣

陽明要書 入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六

先篇復出 無以為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刺刺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中和之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

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中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

陽明要書 入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七

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畧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瘡之人雖有時不

發而瘡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

陽明要書 一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八

道之全體。聖人亦難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為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為物。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在。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

有精精中有一

精知坤能一父
精母岐耶通耶

陽明要書 一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九

先生曰。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為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

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格致誠正總是修身之事故曰修身為本今以修身為已發已發可為本耶中者天下之大本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一

乃以大本為和耶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若云無仍似與惡對矣且因無惡而謂之善又似虛而不靈非性善本旨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與無善之言似與蓋云至善本無善也正其本肯也智者得之空及施之根愚者聞之辨作善之矣夫理原無一毫之雜故稱至善先生固見無惡者心之體乎一字之差貽笑無極貽譏亦無極若求至常雖云至善無惡猶非也至善豈必言無惡哉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不得謂仁先生曰此甚難言須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一

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方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無根從何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

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是當理曰亦是一統事都只成就他一箇私已的心

其伯善意同而斷案加嚴

右七十三條陸澄錄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二

侃問先生言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嚮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心痛時豈但閒事即要緊事亦管不來持志若果如之豈不是死工夫安得物來順應所以先生亦自

攷其說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

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三

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只要遷善改過虛明光景亦不是工夫早窺破末流之弊然先生之教如此而其徒如彼何哉得非終日指本體之故與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

卽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參以千里其流禍賦父與君學晦翁之學者有諸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四

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

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

精金止可喻仁難以喻聖純乎天理仁之謂也一念亦是不論分量大小若聖乃大而化之蓋又是天理中分量極大者人皆可爲堯舜獨論存心不論才力夷尹惠之稱聖有才力而純以天理運用之立言似同立義微異即如驥以德稱惟有力而不恃故稱驥設止常馬之才安閑受範湖之良馬則可謂之驥則未也一兩之精金亦聖特以明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五

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在天理上着工夫徒獎精竭力求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

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六

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程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脩，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悞，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

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文公考索著述上用功，此言不謬。至云不先切已自修，則非也。人所處各有時，二程當年表章學庸，孟子得文公集註始興，論語並尊太極圖西銘，亦得文公表章解釋始燦然大明於天下。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皆是其體認力行者。不知若干歲年，所以讀書皆是其切已自修之助，豈與他人考索著述有意番名者同耶？若書明道聚徒講學，既事異而心同，又事同而心異，只看所以然如何。文成一生，究曉以良知示人人，若不論其功利詞章之世不信其明道覺世之心，而曰夫夫也，亦非切已自脩者也。文成何以為辭哉。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七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艸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艸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艸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之見，一切不理，不可以治天下。聖人只是無有作好作惡。

陽明要書

卷一上傳習錄

四八

循乎理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卽艸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惡。曰不作好惡。非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艸如何。是不着意思。曰艸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卽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

陽明要書

卷一上傳習錄

四九

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艸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意前草不除。是甚麼心。無極而太極。猶之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形而後。不得不有善惡也。且氣與太極最近。氣有清濁。則二五之精。已不能如無極之真矣。況以物出於太極。而強謂物物皆同。太極與花草無善惡矣。設如禾秀亦無善惡。與有人於此。鋤秀以全禾。必爲良農。去禾以養秀。或存秀以妨禾。未有不以爲昏且顛者也。推之麟與鴉。與鴉與鴉。自別與人。妄別之與。正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所以謂之無作好無作惡。所以謂之物來順應。耳。使彼果無善惡。則好惡雖正。皆強造其所本無者。與解之者。曰物之初。自不分善惡也。夫彼既已爲禾。秀爲騎。鴉爲鴉。矣。願舍之而追遯于禾。分禾秀之前。以爲見性。何爲者哉。故知花草之說。實先生中年未定之見。不幸爲龍溪輩妄衍之。以誤人。先生晚年亦數數警以微詞。箴以痛語。無如其說之已熾。而難救。何龍溪身口相違。已無足論。而緒山錢氏朴實。用功乎定師書。亦以此等語。入于講學。明道之條。不爲刪去。豈獲惜同門記者之痛痒。而不惜天下後世觀者之痛痒哉。余初欲盡除此類。已念傳習錄。乃其後著蔡神。明之者。流傳已遠。與古之而使人疑其滿。不如存之。而使人知其爲僞。前之遺之。爲得也。不能爲先生。神亦何必爲先生。神哉。○王門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卽事字。今于此。又直以物爲物。與格物之不正。以歸於正。難以相通。當明辨之。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著落。

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于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又須識得橫說豎說決不相悖不然聖人以口給自相才看言不疎東講學之本先以矣

或問為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為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為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

造化機微如此

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大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為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

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為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

此言方名保難

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為貴若畱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為深切惟謂堯舜為萬鎰孔子為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一

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惡是何言也果若是希聖希天豈非多事自責自修又安所庸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

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笨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德章之疑殆千古之所同疑也解之曰萬非多九千非少在彼者即在我應是何言與先生隱隱破生民未有之誦而難於直語姑從為之辭後世無忌憚之小人至有謂孔子不如管仲此又妄爭分兩而忘精金之喻者也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一

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子張論交不同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先儒以學為效先覺之所為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此

所貴如枝葉

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下許多問辨思索存

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此心之天理耳效先覺之所為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決安得不說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三

不伴謂心自悅心可否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益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四

專務修己，方是立志。然工夫入門，各殊然而謙之上也。多聞多見，知之次也。立法教人，大抵為次。而設教孔子，四教善誘，以文為端。又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朱子為學，為教一守守孔子家法，而陽明先生，勞空以點識為宗。上智能領其益，中人難措其手，小人且借以文過飾非。蓋先生少困於見聞，長悟於憂患，靈源濶而用力切，是以成功。故曰：我學是無中生有，益可自道。實難望人。他人詩、琴、先生之學，者未見有能成者也。刊落繁枝，固根本之至計。但孔子傳學，未子多讀書，又不可與外好詩文一判。同觀好詩文者，意在詩文，博學多讀，善意在擇善誠身。故也以培其志，豈以分其志哉。忠惠高子云：前賢指示皆真切，後學無訛。是勝翁。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

此與答陸谷剛同

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所謂涵養指靜悟也，所謂識見指聞見也。

梁曰：子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也。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曰子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五

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

此與各節
東檢書同

原來書教
左察神木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六

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集義專屬執事敬敬專主無事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時耶內外非致誠也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亦即不須言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决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

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克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曰子曰先儒謂一艸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乎悚然有悟

惟軋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

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心之靈處謂之知乃云知之主宰處謂之心先生以知立宗特如此倒說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七

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道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如此說正字乃是証驗之証常要儘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明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乃云正心是誠意中體認功夫聖人因見心之本體上着不得功

夫須就其發動處實好善惡則靜虛無倚
之心體可得而復誠意乃正心中體認功夫也
而先生以應改之何哉遵復古本而反顛倒其
要旨乎且者實用意好善惡既便是誠意又
可謂之作好作惡耶傳習錄下卷黃以方記先
生語云心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
方可着力彼之說是則此之說非矣斷為中年
未定之見姑存以俟後之君子○正不與邪對
思有邪正心無邪正也人心自有正位虛靈是
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所謂未
發之中也心體無可用力故于意之所發誠之
然不遇善惡之時當安所實用其好惡則先生
所論蓋心體復矣正位得矣若夫心正而意自
欲
恨淨盡心體復矣正位得矣若夫心正而意自
誠此性之之聖也猶大意誠而知自至誠明之
事也知至而物自格所謂生而神靈義農軒轅
之論是也豈謂世無若人人無若德然皆非所
以語於學之道也凡于人性為頌言之者于大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九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
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
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於獨
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
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
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
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德偽善惡界頭於此一

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
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
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
又分戒懼為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
斷既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
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
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
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
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九

若
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
死灰
祖觀之念者動念於事物也細會之念不過懼
然存主而已此即是戒懼此即是知凡人念着
於物則心之所知與寂然不動之體遠甚聖人
有念直與虛靈不昧相似所以不涉聞見紛紜
不落斷滅禪定而盡已性盡人物之性者也數
年來常疑先生實無無念時尚未徹太虛境界
今乃知其專救斷滅之病故特精言念字明其
自異於禪鳴呼聖人言善以主靜立人極以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為至神無感之時
不動即善也有感之時所通是善也先生言無
善以實無無念時相救念於善耶念於無耶覺
其無念者即念蓋云實無無覺時無良知時耳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

生曰此亦未可便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誠字畢竟是本體。曰思誠工夫。便在思字上。曰誠之工夫。便在此字上。曰以誠敬存之工夫。便在以字存字上。非荀子此言出於明道。明道豈先立意見。豈吹毛求疵者耶。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十一

蕭惠問曰。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又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爲己。今思之。亦只是爲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

誠心即理
汝心即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十一

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真爲着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方才真是爲着他。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以外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軀殼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繇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之視發。竅於口心之聽發。竅於於耳。心之言發。竅於口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

述前是
如此

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已
這箇真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
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箇軀殼
的已必須用着這箇真已便須常常保守着這
箇已的本體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
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
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是有為已
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
有為已之心不能克已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十二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
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
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
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與學其妙與聖人
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直輒自信自
好着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
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
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
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為聖

人的心來與汝說息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
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專是粗學二氏之士直者輕忽聖道以利奪義
也若深探其妙不實視此身不大視生死禍福
專於心體用功則漸與聖道集義慊心之味相
近漸覺漸漸安肯舍其易簡切實者而為其偏
曲渺茫者乎先生所以深造二氏之後幡然反
正也自明道橫渠晦菴皆曾犯此若淺夫俗士
歎羨二氏之皮
毛又安能悔耶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
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十三

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
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凡學有得皆然
非獨未發之中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
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不知乎先生
曰汝能知晝情情而與養蠶而食行不著習不
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
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
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死生

心無生死與朱子所見不同高忠憲先生甚宗朱子獨此說則同陽明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全增減不得何須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謂之教但非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縣教入道者緣何舍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是聖人之教為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

陽明要書

卷一上傳習錄

六十四

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道則道便是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

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修道之謂教作如此解至平至當非有意翻文公之案也但此既云戒慎恐懼是修道工夫未能率性者之事而他日又云周公繼日以思亦是戒慎又似以戒懼即虛靈不昧之本體則如何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問為邦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

陽明要書

卷一上傳習錄

六十五

邦的太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知之已淺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畧須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便於防範上疎濶須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疎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入須告以修身取人達道九經及明善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方是箇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

下便治得後人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
為那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制度未足以為萬世常行之道亦
探本之言但翻駁處儘露英氣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

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
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
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
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
物致知的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六

誠意的事如新本先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
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
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
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字落了直待千餘年
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
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
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
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
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

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
画蛇添足

聖經已提出修身為主何又提出誠意為主果
以修身為主去做格物致知的工夫自然都个
着身心上來何待奉扯且聖經先後二字是論
工夫非論主意若論主意欲明明德於天下已
居最先而欲誠意之主意居致知格物之前又
何待言哉以先生絕世聰明乃立此混語以道
後儒左籠右罩顛倒
重複之譏惜哉惜哉

右三十三條薛侃錄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上終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七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下目錄

傳習錄下

陳九川錄十八條

黃直錄十五條

黃修易錄十一條

黃省曾錄九條

錢德洪錄五十一條

黃以方錄二十五條

通計一百二十九條

陽明要書

八目錄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下

陳龍正纂

傳習錄下

九川初見先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其後再見先生先生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原到誠意上

陽明要書

八卷一下傳習錄

一

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功夫後又體驗覺得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為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

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二

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其泉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窳。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其泉用功所以轉得來。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說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須如此說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日常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

本原都是
放心

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與于中國家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為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四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針膏盲。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做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相處。用功夫。當見之。

他日答席元山又云。象山之學。簡易直截。孟子以後一人。與此微不合。

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日如

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良知分自心之是非。固已具足。猶恐迎幾應變。未必充用。無碍業經變故。方能自信。猶良賢既明於理。亦須臨症試驗耳。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眾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為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偽。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

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九川問伊川說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門人已說是

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

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

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六

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

多。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

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

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素有快活處。病中依舊卽常快活也。總是不爲病所苦。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

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纒纒難屏。覺得早則易覺。

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

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

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

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

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

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真是難處。雖知丟他不去。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七

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却于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

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

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

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

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

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

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讚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于中國蒙董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八

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此說似指朱子其實本於朱子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請問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兢兢業業翼翼自然不息便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

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恐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論語地論工夫論心性總只交互渾融非謂其差也但孔孟隨時與言先生一言到底

以上十八條陳九川錄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先生曰心之體無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得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九

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得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乃指天以示之曰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是昭昭之天外又非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節氣但循着這天理則便

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得不得果屬可商隨時有未得與得耶少壯未得而老得耶先生之說融於文公矣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十

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人皆以良知家為頓悟。豈知良知無漸。致未嘗無漸也。各隨分限所及。則初學既無識等成德。終無已時。盈科後進。自強不息。真有成如成終之妙。故味一旦豁然貫通。六字。晦翁漸中有頓味。各隨分限所及。六字。陽明頓中有漸。陽明可以無疑。晦翁後人可以無疑。陽明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

善。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今說箇知行合一。正

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知行是一。是二。原不必紛紛致辨。先生此答。似亦自悔其中。歲多言。故不復明。知行之所以合一。處。直云我立此方以救病爾。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

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天理所在。便去盡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十一

十一

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知名物。度數。草木禽獸之類。不勝其繁。聖人雖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者。聖人自不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入太廟。每事問。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不知能問。雖亦是天理。節文。但常人皆然。不必聖人本體明者。方能問人也。常人雖問。後未必

便欲始徹終聖人一問人言即于此事之當然所以然無不洞悉此方見得本體大明者與凡人不同處

問先生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水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好樂憂患之有所親愛畏敬之辭此是過當些子處下愚如紉直與本體相反矣善惡一物之說亦須善觀不然將程子惡亦未嘗非性與善惡皆天理之說扯入佛氏無善無惡去則遇戈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聞之覺甚易後體驗來此箇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

之學一誠而已

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德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者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者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掩矣先生異於釋者在存天理釋子初欲離動求靜二之也其後欲以靜該動欲一之而實不能也得手宗門者或能治一事能用兵則有之而以均天下國家化民成俗斷斷乎不能也

存言靜德
言動亦細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矜持太過終是有弊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簡束便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照管中心自能簡束容止直內方外自是無弊太矜持太直率俱是有弊雖彼此救正終是有弊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亦非修辭立誠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稍過其分限亦誠也意在成物也自言須不及其分限別可送耶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慎思之亦夾在學問講求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

只是不可有凡人忿懣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且如出外見人相觸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怒人相觸怒其非者而已不與我事所以惟見理之是非若因犯我而怒則先有一我立其間

其心者形也愈不學則愈賤者爲主愈學則愈

爲主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逃了父子怕君臣累逃了君臣怕夫婦累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因怕故逃以不着成着楊墨以治人起見故孟子極其流弊至于無父無君佛專事心性故先生追其病根爲着相

以上十五條黃直錄以方係二人今觀所
記首一條皆用黃以方問四字發端餘條
並無直名直皆代以方掌記而身與師
未嘗發一詞難又不涉他友一字耶且後
所記凡二十五條稱以方者三而此所記
十五條惟發端處一見似前後總屬以方
所錄非直之筆也或者直方妻合直與以
方本是一人刺集漸就遂致
名與字而南之闕疑可也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不知亦須

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

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

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

陽明要書 入卷一下 傳習錄 七

中漆燃一燈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窶窶
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
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
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
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
良知存久黑窶窶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
是助長不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是有根本

與雲去光
復又別

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
事事物物上尋討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
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
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鮮好終
久要憔悴

程朱豈修飾外面何嘗老來放倒蓋其生平總
以上人欲存天理為功非因窮至事物之理而
精神不計於內也先生因格物之解不合
遂疑前賢用力處與己不殊前賢不受矣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

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

陽明要書 入卷一下 傳習錄 七

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
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
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
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
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
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
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時一
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

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縱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上智之人。恐不屑爲舉業。不肖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

陽明叢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六

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

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開了幾多英雄漢。

非果於作文累於得失
爲舉業者知此便知學

問生之謂性。亦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亦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停當。然良知亦只

經過方知

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此條當與下錢德洪錄告子病源
一條參觀。請所辨論俱在彼條下。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

陽明叢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七

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遜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毀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

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平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子

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以上十一條黃修易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待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主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工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至極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

子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死轉保全
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
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
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
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若以厭外物之心
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情之氣若不厭外
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專倚靜坐何以有驕情
之病靜中傲然有見每
自負知道是驕靜中悠然自得謂世務不足經
意是情非深於自爲不能知非切於爲人不肯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
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縛
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
與曾點言志一章畧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
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
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
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
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

此款不
泛是隨
遊說

罵起來了伊川素教方嚴門人自不敢曠率則
有之生平未嘗罵僕僕遂于此發
罵脆笑昔賢殆先生之習氣又發矣且聖人神
化賢者守經正其同也聖不云乎以不可學可
最爲能似弟子豈必人人如 聖人乃復稱許他
燕師安得人人如尼父耶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狀
只如狂者便從任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
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
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
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此是聖學真血脉路

以上九條黃省曾錄

李侯壁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
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壁起而對曰珙亦願
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
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真有聖人之
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若爾些子別念掛帶便非

必為聖人之志矣。珙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

此下五十一條，據原集皆黃省曾錄，然他友皆字德洪，獨名其為緒山手錄，無疑集訛，則耳今正之。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要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不尚急尚舒徐，不尚虛尚朴實，不尚懸解，尚去欲合觀二條，良知教門思過半矣。

問：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如何？先生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便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又翻案交融，非緊關語，亦因問者不切，姑以此答。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日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昔日向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晦冥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眾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眾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曾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魔寐。日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惟衰食人人所能先生云非昏睡即麗寐方知舉世能寢息者少又嘗云喫飽後要消化方知食者少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脫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意思便不是他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虛無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

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竝無餒歉纒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

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
句便盡更無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

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此當與前黃修易錄生之謂性一條參觀據此
條先生從內義外推出告子性在內物在外
之岐見所以不滿告子者推其意謂物有善惡
而非以性無善無不善為有病也請合兩條論
之性無可言善字特指熟其中生意如德仁杏
仁其性如何可言善然須謂其中有生意此生意
能幹能枝能葉能花須是呼之為善此生意與
生之謂性生字迥然告子指其可見者是形而
下彼思性中安得有可見之善故須云無善此
生意是不可見者是形而上原非謂性中有一
可見可指之物則直謂之善而理本無形太極
本無極之善了然矣必云無善分明是無上又

陽明要書

卷一下傳習錄

天

加無也愚故云先生誤在善不說在無○孟子
不言有無如道善如曰性善如乃所謂善從
未嘗云有善謂性善則所謂性有善自不可若
告子言無而孟子言有是各墮邊見矣惟孟子
不加有字故後儒敢以無善無惡擬之似孟子
當年為缺義惟孟子不加有字故告子之無善
無不善與後儒之無善無惡皆為滲漏其半而
總不出孟子之範圍必謂性無善無惡能是告
子而非孟子乎未也繼善成性孟從孔出矣能
是告子而非孔子乎或曰我固有之孟子亦言
有矣曰我字自與性字異我身亦我我心亦我
我下自可加有字假曰非由外鑲性也然乎哉
大抵告子認性與禪宗不異青禪宗明心告子
勿求於心則粗其耳○好片青天無一物夾雜
而風雨露雷無所不備性猶天也呼性為善猶
費青天為好耳若夫善惡善事猶彩霞明星惡
意惡事猶黑雲濁霧雖彩霞明星與黑雲濁霧
相去遠甚要不可就此霞此星為青天之本體

陽明要書

卷一下傳習錄

无

也善意善事性所發也非性所有也待發而有
乍有也非恒有也厥有恒性不恒不足以為性
善意善事之于性猶彩霞明星之于天其大者
亦猶景星卿雲也豈其恒耶若執善為性則現
在為執着事前事後為撞撥性之本體終無見
時是益扶無善者之本意良有激而云也聖賢
謂富貴功名皆若浮雲惟為善是實彼恐人認
定此語以為性中有物身後有名俱從有為處
則方故復扶之曰無善見有為為善者與富貴
功名無異皆所性以外物爾然孟子云所性不
存則謂充實事業皆太虛浮雲矣善如勳華猶
不執着更有何善可執着耶故言善則以此而
空彼言無善則扶彼而害此是以閉正道者深
固之嫌其偏於扶破也孔孟未嘗說有何待後
人說無○性中本無一物何故謂之善曰無守
物夾雜至虛至粹不謂之善而何古人于善處
外在本言無無之一言獨不以加於善非但為
立教防維而已益合眾無所以為至善也無能
無知孔子何如其善也無得而稱泰伯何如其
善也行所無事尚何如其善也蕩蕩乎無能各
堯何如其善也無聲無臭天載何如其善也無
言而時行物生天何如其善也無思無為而道
天下之故易何如其善也無我而萬物皆備我
何如其善也治功行誼教誨知能皆善也皆性
之所出也皆天下所不可無者及其至則皆反
於無惟性本無一物故反於無以合性本無一
物何善如之以本無一物為無善何失如之○
朱子說心自仁如耳自聰目自明愚謂性之善
亦如之聰明何嘗有物可尋則原不落有而必
指為無聰無明不反為利語乎必天下有原無
耳目之人則可有耳而障其聰性與師曠一有
目而替其明性與離婁一不對坎毫未遇五音
妄聽之聰明原無可指也○性善之善即至善
至善即太極此善原不與惡對或曰既言善安
得不對惡終不如太極二字渾融豈知據字推
求即太極何嘗無對太即與少對極即與半對

此問原少
理若在孔
各

矣。語言指點至此更無去處。必求無一毫破綻。惟有孔子兩句云：子欲無言，云默而識之。邵子亦云：畫前有易，蓋惟是不涉手口，方是獨而無對。方得渾淪無破綻耳。復摘之曰：欲無言亦言也。稱默識非默也。則太昊之卦有熊之律，蒼頡之字，其不與楚人氏之鑽同為禍首歟。天開不長夜，其然乎哉。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氣相通，其有自精，即以氣為良知本欲狀。良知之善，循而適，使人心之下夷於物氣也。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未看此花時，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

此花不在汝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箪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只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此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此條理，便謂之信。

其居常也，日異之難效，在而歌思親之，死如不欲生，居常與矣。其遇變也，有舍身而全親，無棄親以全身，遇變異矣。而日身與親更不分別，其然乎。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

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

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

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

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

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向說天壽不貳屬因知勉行此又言盡性至命仍與未了符與已意歧矣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

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

本事人過了十數年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

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

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

坐者皆悚然

平日寬和此責嚴厲然此人慧耳巧于行此意者能淡而先生悅其慧辯而不責也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旬

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

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

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

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

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

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塵尾提起一

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塵

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

的塵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

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坐者皆躍然

想亦中歲撥鋒暮年德盛神充應不復爾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

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

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

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

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

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

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賁前知者天下之治亂也知則可以豫救不賁
前知者一身之利害也盡義受命而已矣何避
何趨如此分看自合且如畏於匡厄於宋若在
邵子或能預遠網羅孔子則不知而遭困紇歌
微服卽是遇變而通
卽是從知幾上來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
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目
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知本無不知今
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日無心照物淺語便明非此
語則無照無不照起人眩惑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聰目原明心
思原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
衆人不能只是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
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
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
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
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
了若只管在事上思叫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

得喪人欲攬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
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
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
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
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
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闔意天下皆與
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
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三

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奉則不侮五
項又如何看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
不足如何先生曰三子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
巧只在用力處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
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
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
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
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

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智本體是何物便自了然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

時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簡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

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是非兩

字是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美

異於禪處在此然與物無善惡之說不可通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

陰靈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

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

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

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

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人心所合有但要認

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

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簡易透徹功夫
善惡心又安有是非內常有而外常無是亦內外也七情惡者須去善者又須中節不可執着不可過限此非加意省察雖欲調停適中得乎既欲為善去惡而云不可分別是廢察識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美

而專任克治也蓋以知無工夫工夫在為分別任其自然用力在於好惡即夫子以是知誦由其本意亦然但不云不可分別便自無病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

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

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者

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

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

知勉行者蔽鋼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為

私欲所阻必須加人一己百人十已千之功夫

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先生每云任良知之流行不可分別善惡是乃生知安行事也學知困知方以不能分別是處豈以分別為戒乎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雖哭不過節則心體不傷云雖哭亦樂大哭後方樂俱未安且樂是心體彼赤子之心獨有樂

陽明要書

卷一下傳習錄

三

耶抑子樂無之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為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若不用功連筍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

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

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

舜是世間大不孝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父鳴治

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

孝瞽瞍常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

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

心已為後妻所移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

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

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

陽明要書

卷一下傳習錄

三

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父子不可較是非然此事必其父有偏私故以此言感動之又使其子知不可有自是之見也若曲在共子豈應以瞽瞍為說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

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

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

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

滅得一毫他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需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倘所執全述亦當轉其述而使覺可轉者未嘗非鄙夫之本來天則爾。

先生曰：「恁恁又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為姦惡。舜微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義，以又薰蒸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掩惡，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早

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這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已，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諸。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事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道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舜亦過而後能改乎與堯舜以上善無盡均屬創語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

與年譜中卷各舒不詳同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望

戲子武之九成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美善盡與未盡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對曰：「古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此歌詩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即樂之本。歌永言，歌即作樂之本。聲依永律和聲律，惟欲和聲和聲即制律之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之中和原與天地。」

答孫曰仁
較此是過

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驗我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何處取得准來。

借感子以感人心，復古樂得太上因之之意。至欲補候氣之法，立論過高，既竭耳力，繼以六律不可。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

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聖

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

本上用得培養功夫，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

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

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髓，其流必歸於文

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

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益，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馳而放者用此治之，濁而放者又當別治。

先生歎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

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日這病痛只是箇好高

不能忘已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

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蘓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

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聖

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

能窮，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

爾。

不論心術學術，且單論天資。孔子天資忠信齊

宣王天資朴實，商君天資刻薄，蘓秦張儀亦天

資險譎人也。故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安可謂聖人之資。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

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

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

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

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發未發于思指之矣性成之矣全得判出中邦學者方知于未發性養德獨是也今云無未發已發籠籠統統令人何處用功此與知行合一之說更別知行合一不過說得舉備猶然仁知之見無未發已發直是無事生事幾于无妄之行矣益剖中和者譬如黃析臘腊之情後人執着譬如醫家立方之滯耳欲融其滯而遂混其端促是厥方之誤而類創臘腊之位也分說之害曾害幾人言無之教所救何事驚天動地救天實地在先生為制諸後人直借為美口之資亦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聖

大足惜哉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為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觀

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觀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眾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聖

總之能生則是性故曰善不可已有幾種性也總之能視則是眼故曰明不可已有幾種眼也雖無定仍有定兼射則是勝者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着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為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曉是義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

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辭氣高超可喜細思之爲氣所亂之人雖于後午前恐無氣平雅聖氣象若不爲氣亂者雖無確據正有寂寥又非人消物盡之比也彼經今而不古此經古而不今則一日都經過者指何等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

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吳

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倒看

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歸見先生曰

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

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

主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

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

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

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

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

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

日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

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

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好

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先生機辯明快頗類孔子

以上五十一條錢德洪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吳

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

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

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

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

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

只懸空去思想出一箇道理却在身心上

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

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

事也

孔子明以博學篤行爲兩事學與思亦爲兩事先生兩而一之且三而一之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兕

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四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

又非無善無惡

上便實實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良知便去做知得不善却不依這良知便不去做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好惡雖知惡不能着實惡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兕

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吾少時曾依晦翁說着實去格物來因勞

致疾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居夷三載頗見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萬物皆備於我矣天下之物莫不與我相關隨所遇之物而格之原在身心上做合內外之通也認定物字在外故必須看物字在內冷二條視之先生之意具見矣然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便自有擔當此意思則真是先生得手處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至

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的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些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博學之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卽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卽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卽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至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至

立心之志
自好

病痛如五伯攘夷、秋、尊周室，都是一團私心，便
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
悅慕其所為，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
相干。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偽，而不
自知。故我說箇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
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
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
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箇，如曰夫道一
而已矣。又曰：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
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
博約等說，皆為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即
慎獨，即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
以那數件都做格物的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
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

朱子未嘗
如此

是道問學處多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
件。且如今講習討論，至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
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
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
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
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
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
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便為私欲所蔽，有
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
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
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
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
學用工，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
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
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

掃除其根
與克伐怨
欲不行異

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

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工見吾講

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

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

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即無未發
已發之說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壹

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

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

見爾之見性常在入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

馳騫不在不睹不聞上用功蓋不睹不聞是良

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

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

實落處久久成熟則不須着力不待防簡而真

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

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

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

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

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不可須臾離原說離不得也觀可離非道也
便見先生以中庸爲說工夫故反分兩層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

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摺一掌血方能聽吾

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

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惡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壹

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

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

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安帖若纒下

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歎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

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

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

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為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念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實無無念時只是慎獨原無所着則念在干一事一物矣未來為必已往為因此便是存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五

伐功之根
皆碍心體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何謂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亦與我同體鬼神亦與我同體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叫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了我的

如此薄
切身心否

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有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精靈游散了天地鬼神萬物尚在何處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老

天地鬼神萬物皆與我流通其說是矣謂死者無天地萬物是往聖之靈明與後世之靈明間隔不通矣一體見在不一體先後乎學者更致詳焉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亦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德為聖人非謙即不成聖此是絕頂去處故曰君子之終佛家自尊自大便是不識此義又曰此道至簡至易亦至精至微孔子曰其如示

諸掌乎人於掌何日不見及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使不知卽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却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卽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聖人果以相助望門

弟子否先生口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

陽明要書

卷一下 傳習錄 一

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問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

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以上二十五條黃以方錄 卷一 下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二目錄

書 五十八首

答顧東橋

答周道通

答陸元靜

答歐陽崇一

答羅整菴少宰

答聶文蔚一

答聶文蔚二

答毛憲副 戊辰

與安宣慰一 戊辰

與安宣慰二 戊辰

答人問神仙 戊辰

寄諸用明 辛未

與王純甫 壬申

答儲柴墟 壬申

陽明要書 卷二目錄 一

答何子元 壬申

與黃宗賢 癸酉

寄希顏 癸酉

與王純甫 甲戌

答王天與 甲戌

寄李道夫 乙亥

與黃宗賢 丙子

與陸元靜 丙子

與黃誠甫 丁丑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與薛尚謙 戊寅

寄諸弟 戊寅

與王晉溪司馬一 戊寅

與晉溪二

與晉溪四

與晉溪六 俱戊寅

答方叔賢 巳卯

與許台仲

與陸元靜 辛巳

與楊遂菴閣老 癸未

答舒國用 癸未

與黃勉之 甲申

陽明要書 八卷二目錄

與王公弼 乙酉

寄鄒謙之一 丙戌

答友人 丙戌

答南元善 丙戌

答魏師說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與晉溪三

與晉溪五

與克彰大叔

寄聞人邦英邦正 庚辰

答倫彥式 辛巳

答徐成之 壬午

與楊仕鳴 癸未

與劉元道 癸未

答劉內重 乙酉

二

與王勉之 乙酉

寄鄒謙之二 丙戌

答友人問 丙戌

與毛古菴憲副 丁亥

答方叔賢 丁亥

嶺南寄正憲男 丁亥

陽明先生要書卷二目錄 終

書

陽明先生要書卷二

陳龍正集

答顏東橋 分七節。觀所答則所問可知故

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

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

不入口而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有欲行之心然

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

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身親履歷而

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

陽明要書 八卷二書

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

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

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

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

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

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

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

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

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

學也者
心在身此
只說梅身
學

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淡闕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此條之說高子忠憲辨之極詳愚按心理本無二心之所安則是理耳認理為一物而以吾心求合之則誠二之也而朱子原未嘗云云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理也若果心即是理則云心之所同然者心也可乎一二之間即心性之辨

陽明要書

卷二

二

問思辯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懸空講說遂可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辯辯即學也即行也辯既明矣

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辯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學問思辯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辯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豈有不行而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耶

陽明要書

卷二

三

窮理之解精矣第行有身心則單提心行以破身行之說學有身心則單提身學以破心學之說本無內外而提此破彼反似分內外矣分內外則其理反偏而不全得微有翻案之見與
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其心之非之類則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訓矣大學格物之訓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

自是難辨

至者不易

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獎耶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辯窮理者秉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

陽明要書

卷二書

四

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

窮理之說聖人復起不易矣而朱子以解格物亦為至當蓋窮理在聖人分上即是自然明物察倫是也在學者分上即是用力隨事體認是也朱子初未失窮理之義陽明于格物則啓後儒之惑矣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

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十里之謬不於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纒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

陽明要書

卷二書

五

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致其忠之知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見致知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

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

克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

陽明要書

卷二 書

六

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徇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

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精一執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五倫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

學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其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

陽明要書

卷二 書

七

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得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衣食或通有無或備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

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已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

陽明要書

卷二

八

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性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以與論也三代之衰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使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

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後之以爲麗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前瞻後盼應接不遑日夜遊遊洩息其間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要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

陽明要書

卷二

九

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矣嗚呼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此條之論乃先生直接道統處智畧技能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恃盡劈破之而惟求復心體之爲

貴解悟靈通至先生極矣然一毫不特盡劈破之而惟躬行五倫之為貴其心則惟欲安天下之民惟共成天下之治道學一點真血脉先生得之恐後世以頓悟而疑其為儒之禪以事功而疑其為儒之雜不可不辯也先生固云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若自道云○耿定向請從祀疏有曰所著拔本塞源論指示人心最為明切使中外臣工實是體先則所以異太平之治實多而守仁之志已得彼惟欲朝廷協一德之交而不樂有倡道之名也可謂漢見先生之志矣

答周道通 分三節

緊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

陽明要書

卷二書

十

豈謂無思無慮耶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
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
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
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
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
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
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
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
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

之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

不思而得從心所欲聖心可言欲不必言思願與先生再商之然先生此說自與學者有益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若不就自己良知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聖人氣象何絲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

陽明要書

卷二書

十一

心通於道然後能辯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是非之真心不昧即是通於道能辯是非又指事物上之是非也
生之謂性生字即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

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卽是性性卽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 分四節

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

陽明要書

入卷二

三

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剎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

此且就未學時說

動靜生陰陽。愚久思之未悟。先生得我心於百年之上。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容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膺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容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容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

陽明要書

入卷二

三

聞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知學聞道。卽伊傳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惡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瞭如明鏡。畧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

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瘥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瘥之人。瘥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瘥之未發。而遂忘服藥調理之功乎。必待發而後治。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發未發耶。

答歐陽崇一 依耿定向節文

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良知非離見聞。凡多聞多見。莫非

陽明要書

卷二書

十四

致知之功。良知非斷思慮。良知發用之思。自是明白簡易。無憧憧紛擾之患。致知非絕事應。實致良知。則行止生歛。惟求自慊。而不為困。致知非為逆億。致良知。則知險知阻。自然明覺。而人不能罔。

答羅整菴少宰 分二節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孔子以為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詁即皆自以為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

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

陽明要書

卷二書

十五

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

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因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爲有外

陽明要書 卷二 六

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爲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爲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貫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非但入門有此一段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緣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之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非

難明者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其之所謂格物其

陽明要書 卷二 七

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
所致者本心之明統體太極也所格者在物之理物各太極也理即太極豈有二豈有內外乎欲盡統體之太極在物物太極上研證正合內外之道也致知是理一處格物是分殊處豈比義外
答聶文蔚一
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已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

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以斬天下之信已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施及蠻貊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是以人各有心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

陽明要書

卷二

六

視之則無在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

推治亂之本專在良知之致不致實是頂門一鍼

答聶文蔚二分三節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总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個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

似欲自出

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懸。空。守。著。一。個。勿。忘。勿。助。滯。滯。蕩。蕩。沉。空。守。寂。養。成。一。痴。騃。漢。事。來。即。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緣。學。術。之。誤。人。也。

陽明要書

卷二

九

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

先生立宗似空用工。極實不考其踐倫集義而單各其論學未可也。

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厝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

未明徹也。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

以上七書係傳習錄中卷移入故不列年

答毛憲副 戊辰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淡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

陽明要書

卷二

二十

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語。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况

於流離竄逐之微乎。某之居此。蓋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若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陽明要書

卷二

二十

不知學者見爲僻強其責道理如此

與安宜慰一 戊辰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間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請左右也。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可擅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

則使若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

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違是故

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

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

縣之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滅也亦可增也驛可改

也宣慰司亦可革也錄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

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除寇

盜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以要賞則

陽明要書 卷二 書 三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將以何為使君為叅政亦

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底極也眾必

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

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敢弗

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

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繇此言之雖今日之

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

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

夫拂心違義而行眾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

與安宣慰二 戊辰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

此雖或出於妒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

之以旣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

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

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

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矣何可以濫及

陽明要書 卷二 書 三

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

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

始出眾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

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羣公復徐徐今

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

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

民怨眾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

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

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眾四十八萬深坑

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猴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

陽明要書

八卷二書

五

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

使君幸熟思之

二書實談事機實達夷情實本忠義蓋瑞木之科非蕪張之舌

答人問神仙 戊辰

詢及神仙有無兼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無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即好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動髮已有一二莖變化成自日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常經月附病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不知者猶妄謂之能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不得已姑爲

陽明要書

八卷二書

五

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廣成子之千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度函谷若是而謂之曰無疑於欺子矣然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久稟於受氣之殆殆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板宅飛昇點化投奪之類論惟奇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夫有無之間非言語可況存久而明養深

而自得之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以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胸中灑灑不掛一塵而後可以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

時先生居龍場年三十九七月初悟致知已漸覺二氏之非矣所答雖類權詞乃是實語可以破人之戀世味而未長生者

陽明要書

卷二

三

寄諸用明

辛未

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豈獨以時當歛晦亦以吾學未至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癸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

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

與王純甫 壬申

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

答儲柴墟 壬申

陽明要書

卷二

三

承示劉生墓誌此實友義所關文亦縝密獨叙乃父側室事頗傷忠厚子於父過諫而過激不可以爲幾稱子之美而發其父之陰私不可以爲訓未刺石刪之爲佳喻及交際之難此殆謬於私意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所以爲簡易之道世人心雜於計較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師友道廢久後進之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

以是師友之道日益淪沒伊川瞋目而坐游揚侍立不敢去今世習於曠肆憚於簡飭不復知有此事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嚴憚然後言之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間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是故大知覺於小知小知覺於無知大覺覺於小覺小覺覺於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以覺於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

陽明要書

卷二

无

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於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僕之意以為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已有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眾則其相與為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僕於今之後進尚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譬之陳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將試為之而遂以告其兄凍餒者使其為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不以告之承相

問輒縷縷至此有未當者不惜往復

答何子元 壬申

來書云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若日食則可預推也諸侯行禮

陽明要書

卷二

无

獨不容少避乎何必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則祭廢當殺牲之時而不知日食之侯者何也承喻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者足見為學精察深用嘆服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尚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

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胤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三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其以鼓用牲斃于社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三之一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

陽明要書

卷二書

手

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謬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

太廟火似亦不得不廢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與黃宗賢

癸酉

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粧綴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爲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也

陽明要書

卷二書

手

立誠即立志

寄希顏

癸酉

希顏卓然在疚聞友朋中多言希顏孝心純篤哀傷過節某素知希顏者宜爲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爲也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顏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顏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爲愧然亦終須如希顏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工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愛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其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願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其任為嫌。譬之婚姻。聊為諸君之媒。灼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

陽明要書

卷二

三

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說。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體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卻恐正是私心。不可不察也。

與王純甫 甲戌

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為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為異也。

觀此則先生所謂趨向者。乃躬行而非論說矣。是故能不失人後。儒以論說為趨向。宜乎受欺者眾也。然先生提良知近虛。而所輕者。願在議論。後儒道問學。近實而所重者。願在異同。乃知陽明先生

近無我矣

答王天字 甲戌

天字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摸擬強之。使歸於道。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

陽明要書

卷二

三

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字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寄李道夫 乙亥

比聞到郡之始。即欲以此學為教仁者之心。自然甚為執事。喜然又為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

因事啓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尊意以爲何如。

與黃宗賢 丙子

用力習熟。然後居山。昔人嘗有此說。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卽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無源。有源者。絲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

陽明要書 卷二 書 五

輟者皆無源故耳

與陸元靜 丙子

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詩文之類乎。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

與黃誠甫 丁丑

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于諸友也。養病之舉。恐已蹙。停此亦順親之心。未爲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爲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爲今日諸君喜。爲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原靜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爲諸友今日喜。爲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搖

陽明要書 卷二 書 五

動。如絮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張王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無妨聖賢之學。若原無求爲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思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

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又不可不深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
知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
如白日無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
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遽伯玉

陽明要書

卷二

三

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
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
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
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
矣其相授受之言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
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常加精一
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
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
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

近來實見此學有斤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
治欠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母使亦如吾之習
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
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
漸長世累日深而精氣日減然汲汲奮志於學則
尚可有爲至于四十五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
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而無聞焉斯
亦不足畏也已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
爲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母使過時而徒悔也

陽明要書

卷二

三七

與薛尚謙

戊寅

初擬日下卽回因從前征勦撤兵太速致遺今日
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
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萌歸心更相倡和已有
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
此輩可歎可歎

與王晉溪司馬一

戊寅

守仁才劣任重懼覆餗爲薦揚之累近者南贛
盜賊外若稍定其實譬之疽癰但未潰決至其惡

陽明面師
散盜

他人用兵
幾和先生
最思人制

毒則固日深月積將漸不可瘳治生既庸醫又無藥石之備不過從旁撫摩調護以紓目前自非老先生發針下砭指示方藥安敢輕措其手冀百一之成前者申明賞罰之請固來求鍼砭於門下不知肯賜俯從卒授起死回生之方否也近得奉中消息云將大舉乘虛入廣蓋兩廣之兵近日皆聚府江生等恐其聲東擊西亦已密切布置將為先事之圖但其事隱而未露未敢顯言於朝然不敢不聞於門下且聞府江不久班師則其謀亦將

陽明要書

八卷二書

三九

自阻大抵南贛兵力極虛近日常加募選訓練始得三千之數然而糧賞之資百未有措若夾攻之舉果行其勢尤為窘迫欲借貸於他省則他省各有軍旅之費欲加賦於貧民則貧民又有從盜之虞惟贛州鹽稅一事邇奉部文停止但官府雖有禁止之名姦豪實竊私通之利又鹽利下通於三府皆民情所深願而官府稍取其什一亦商人所悅從用是輒因官條之議仍舊抽放蓋事機窘迫勢不得已然亦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比

之他鳳簪之得者也特具 聞奏望賜扶持使兵事得賴以濟實地方生靈之幸生等亦得免於失機誤事之誅仰見體國憂民之誠輒敢每事控

與晉溪二 戊寅

前月偶獲微功具本 聞奏差人既發始領部咨知夾攻已有成命前者嘗具兩河之奏不敢專主夾攻者誠以前此三省嘗為是舉往返勘議動經歲月形迹顯暴事未及舉而賊已奔竄大半今老

陽明要書

八卷二書

三九

先生畧去繁文之擾一決而定機速事果則夾攻之舉亦未嘗不善也凡敗軍債事皆緣政出多門每行一事既稟巡撫復稟鎮守復稟巡按往返需遲之間謀慮既泄事機已去今除去總制之名使各省事有專責不令掣肘致相推托一洗近年牽擾之弊非有大公無我之心發強剛毅者孰能與於斯人亦孰不樂為之用乎今各賊巢穴近江西者蓋已焚毀大半但擒斬不多徒黨尚盛其在廣東湖廣者猶有三分之一若平日相機掩撲則賊

常用少節
之不得已

兵多轉致
寇大

勢分而兵力可省。今欲大舉賊且并力合勢。非有一倍之衆。未可輕議攻圍。况南贛之兵。素稱疲弱。見賊而奔。乃其長技。廣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賊所素畏。夾攻之日。勢必偏潰。江西。今欲請調狼兵以當賊鋒。非惟慮其所過殘掠。兼恐緩不及事。生近以漳南之役。親見上杭程鄉兩處機快。頗亦可用。且在撫屬之內。故今特調二縣各一千名。并湊南贛新集起備。共為一萬二千之數。若以軍法五攻之例。必須三省合兵十萬而後可。但南贛糧餉無

陽明要書

卷二

罕

與晉溪三 戊寅

閩寇之始。本不甚多。大軍既集。乃連絡四面而起。幾不可支。偶獲成功。皆賴廟堂成算耳。今南贛之寇。又數倍於閩。且地連四省。事權不一。兼救音有不與民事之說。故雖虛擁巡撫之名。而其實疏令所及。止於贛州一城。然且尚多牴牾。非有司敢

理極平常
無人識得

於違抗事勢使然也。今為南贛止。可因仍坐視。稍欲舉動。便有掣肘。竊以南贛之巡撫。可無特設。止存兵備。而統於兩廣之總制。庶幾事體歸一。不然則江西之巡撫。雖三省之務。尚有牽碍。而南贛之事。猶可自專。一應軍馬錢糧。皆得通融裁處。而預為之所。猶勝於今之巡撫。無事則開雙眼以坐視。有事則空兩手以待人也。夫弭盜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盜之本。今責之以弭盜。而使無與于民。猶專以藥石攻病。而不復問其飲食調適之宜。病有

陽明要書

卷二

罕

與晉溪四 戊寅

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為難。能用善言之為難。舜在深山。何以異人至。其若決江河。然後見其與人相去遠耳。今天下知謀才辨之士。其所思慮。謀猷亦無大相遠者。然多蔽而不知。或知而不能

用或雖用而不決雷同附和求其的然真見孰可
行孰不可行孰似迂而實切孰似是而實非斷然
施之於用如神醫之用藥寒暑虛實惟意所投而
莫不有以曲中其機非有明睿之資正大之學剛
直之氣其孰能與於此若此者豈惟後世之所難
雖古名世大臣未之多聞也守仁每誦明公之所
論奏見其洞察之明剛果之斷妙應無方之知燦
然剖析之有條而正大光明之氣凜然理義之莫
犯未嘗不拱手起誦蓋自識事以來見世之名公

陽明要書

卷二

聖二

巨卿負盛望於當代者其所論列尋常亦有可觀
至於當大疑臨大利害得喪毀譽眩昏於前力不
能正即依違兩可掩覆文飾以幸無事求其卓然
之見浩然之氣沛然之詞如明公之片言者無有
矣在明公平時雖自有以異人人固猶若無以大
異者必至是而後見其相去之甚遠也後進迂劣
幸辱驅策之末所謂駑駘遇伯樂而獲進於百里
其爲感幸何如哉邇者龍川之役亦幸了事竊本
推原厥功所自己畧具於奏末惟念福薄之人難

與成功雖仰賴方畧僥倖寒責而病患日深已賊
廢棄乞休疏人伏惟明公終始曲成使得稍慰老
父衰病之懷而百歲祖母亦獲一見爲訣生死骨
月之恩生當何如爲報耶

在此見王司馬之善用人

與晉溪五 戊寅

近日三省用兵之費湖廣兩省皆不下十萬生處
所乞止於三萬實皆分毫扣算不敢稍存贏餘已
蒙洞察准允後戶部復見沮抑昨者進兵之際凡

陽明要書

卷二

聖二

百皆臨期那奏殊爲窘急幸而兩月之內偶克成
功此雖已遂之事然必欲一鳴其情者恐因此遂
誤他日事耳又南贛盜賊巢穴雖幸破蕩而漏殄
殘黨難保必無兼之地連四省深山盤谷迓流之
民不時嘯聚輒采民情議於橫水大寨請建縣治
爲久安之圖乘間經營已畧有次第守仁迂疎病
懶於凡勞役之事實有不堪但籌度事勢不得不
然是以不敢以病軀欲歸之故過其事而不以聞
苟幸目前之塞責而已也伏惟再賜裁度

不以先生之所以事君者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先生之所以治事者治事不敬其事者也

與晉溪六 戊寅

邇者南贛盜賊遂獲底定實皆老先生定議授算以克有此生輩奉行而已何功之有敢冒重賞乎老先生橐籥元和含洪無迹乃欲歸功於生物物惟不自知其生之所自爾苟知其生之所自其敢以為功乎是自絕其生也已具本辭免非敢苟為遜避實其中心有不自安者陞官已過加之磨子若之何其能當之負且乘致寇至非無貪得之心

陽明要書

卷二

四西

竊懼寇之將至也伏惟鑒其不敢自安之誠使得以原職致事曲成之感當又何如

錢德洪曰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曰潘高者晉溪公門壻也嘗與子道公與吾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進捷音疏公見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容有進師像者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兒右手執師奏讀至關緊則擊節賞歎願兒日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日入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旗牌適聞中有叛軍報

比更知
空山獨宿
賦之矣

始終得歷
牌之力

即奏師往視之旗牌隨行不准繳還時人莫之知也師歸舟至豐城猝遭寧藩之變即以旗牌便宜集義兵破洪都告變未及聞而罪人已先得矣江西既平羣姦在君側挾武宗出南征久駐雷都晝則蕩舟蕪湖江上網魚以肆樂夜則盡撤擁衛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洵洵師當譏譖百出且奉旗牌練兵於上游羣姦挾謀終不敢逞武宗還京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乃駕迎新天子執玉以朝四海偃

陽明要書

卷二

望

然而莫知其自者公之智有以豫定於先也夫勦叛軍細事也而顧遣大臣親視之賊平繳還旗牌舊例也而顧加命地方有草寇竊發即便宜處置其身雖在朝而心無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鼓卒能得大災定國是天下不知師之歸功於晉溪而尚疑師成功之太易古今稱知遇之難者睹此不可以發大慨耶蓋公之忠誠愛國默與師會公則有請必行師則無言不酬師與公自知之爾余感師與公會遇之

奇皆本於忠誠之素合乃紀所聞以跋於後使
論世者知所本焉

與克彰大叔

初得 旨令守仁解囚至雷都行及蕪湖復得

旨回江西撫定軍民皆 聖意有在無他足慮

也家中凡百安心不宜為人搖惑但當嚴緝家衆

掃除門庭清靜儉樸以自守謙虛卑下以待人盡

其在我而已此外無庸慮也

古人蒙危疑惟盡其在後而已先生欲舉家惟盡
其在後此亦郭汾陽輕見魚朝恩之意豪傑知畧

陽明要書

卷二

聖

無所不能轉旋至于若命死生非用知畧之會也
古來名士功臣惟難見此

答方叔賢

已卯

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熱

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

里矣竊竊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為未

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

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

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

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

虛見而已耳古人之學切實為已不徒事於講說
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
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
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
可以不察也

寄聞人邦英邦正

庚辰

書來意思甚悉切持此不懈即吾立志之說矣原

泉混混不舍 叔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

如是立志者 平也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

陽明要書

二

聖

志而能有成 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

而知交脩罔 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

有日預想山 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以道立為本 有待
以立志為本 下得本

與許台仲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道不可須臾而離

故學不須臾而間居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

居言不能無荒迷爾學則不至於荒迷故曰喪事

不敢不勉寧戚之說為流俗忘本者言也喜怒哀

樂皆中節之謂和。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嗑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異於平居之學矣。問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以奉告。幸圖其所謂大孝者。

答倫彥式 辛巳

論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陽明要書 卷二 書 哭

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

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益從事於此而未之能也。聊爲賢者陳其所見云爾。

與陸元靜 辛巳

觀循理之謂靜一語可呼先生爲禪。否惟至無善無惡則不能爲禪。陽明要書 卷二 書 哭

聞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費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着。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

以示人如老子彭錢之徒乃其稟賦若此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彼學中所稱述以為祖師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不宜輕信異道徒亂聰明弊精神廢歲月久而不返遂將為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為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

以自正二仙語仙道極破長生之惑

陽明要書 卷二

季

答徐成之 壬午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難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頃者往復之辯不能一反焉僕所以疑其或出於求勝也一有求勝之心則已亡其學問之本而又何以論學為哉所以惟願二兄之自反也夫君子之論學要在得之於心學也者求以盡吾心也尊德性而道問學尊者尊此者也道者道此者也不得於心而惟外信於人以為學烏在其為學也已

至

象山之學以其嘗與晦庵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礪之與美玉豈不過甚矣乎

與楊邃庵閣老 癸未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生獨私憂以為猶甚難也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緩急折旋豈能如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

陽明要書 卷二

季

明公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無所為歟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舵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眾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眾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古之君子洞

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且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有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及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大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

陽明要書

卷二

五

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姦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

任之而後可以免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敢獻其芹曝

蘇勉遠卷實先生自道其縷縷血誠在他人不能言不敢言言亦自愧人亦不信

與楊仕鳴 癸未

前者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冊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得

陽明要書

卷二

五

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爲若欲有所記札以爲日後印証之資則直以已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就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

水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能告之也。雖然。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也。君子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也。夫心之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

陽明要書

卷二

五

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倏愧。忤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

體。敬畏爲灑落之功。岐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嘗言人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兢兢業業。文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

陽明要書

卷二

五

先生着意駁朱至二程則尊述簡至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窳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虛實。強弱寒熱。內外而斟酌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証候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

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焉之亦自無傷若專欲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為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

與黃勉之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

陽明要書

卷二

五

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其中有是與不是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為盡大抵訓釋字義亦止得其大槩若精微與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着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答劉內重

乙酉

亦出程子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為之亦須量力有漸夫學者既立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村實頭致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措數也是非毀譽亦可資之以為砥礪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見也眼前路徑須放開濶纔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雉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子見南子子路且有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直依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又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此正是大頭腦處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

見聖心於千載之上

陽明要書

卷二

五

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犖有見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者之所喜聖賢不貴也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內重輩二三人而已然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

與王公弼 乙酉

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處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

陽明要書

卷二 書

辛八

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未是天壽不二根基豈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與黃勉之 乙酉

承欲刺王信伯遺言中間極有獨得之見惜其零落既久後學莫傳因勉之寄此又知程門有此人也高明特達不在游揚諸公之下矣中間尚有執着處刪去之為佳凡刺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

惟簡明切實為貴若支辭蔓說徒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

先生嘗言有愛惜文辭之心便非剛訂六經手段所以不願已言之多傳亦不欲多傳前人之言

寄鄒謙之一 丙戌

承示論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為此也古禮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寤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上者欲導民於禮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

陽明要書

卷二 書

壬九

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禘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益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俗習之異宜此雖先王所未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

與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黃矣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祠堂位次附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畧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

陽明要書

卷二書

本

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心竊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爲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

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附於已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附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爲僭况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爲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

陽明要書

卷二書

本

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爲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附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侄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欲爲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爲之嗣勢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

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致良知之祖最重禮製良知之流遂至于茂禮守禮則行已救人皆有歸着此即先生預防病發之劑。○文公家禮四代皆南向以西為上陰道上下之義也。然古者統於東向之尊故昭穆皆以西為上蓋如生人坐位近尊者為上也。今皆南向則東向之統既虛上西覺非至當而昭穆之序遂廢。故尊亦有未安陽明之欲更之似矣。但云古廟門皆南向至皆東向似亦未盡度古者廟之外門雖南向而廟必東向故太祖得以正中而居若云廟制亦南向則太祖反而面壁而生昭則負壁而向戶猶可說也。穆乃負戶而向壁豈理也哉。時制廟既南向則如浦江鄭氏高考妣南向當尊餘三世列為昭穆以東西當南北疑亦近理然揆之於心不安更多古者左昭右穆蓋尊者東向則居左者向南陽明要書 卷二 空

痛及否

而居之乎愚反覆思此數載矣立此說以俟後之明禮者

奇鄒謙之二 丙戌

承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與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緣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得透徹使人洞然知為自已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矣

答友人 丙戌

陽明要書 卷二 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答友人問 丙戌

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實去做這件事。若着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

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實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始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今說知行合一亦是

陽明要書

卷二

奎

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本來如是，但着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總之知行原是把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着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箇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

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况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知行就是一箇工夫。上分說是矣，以爲古人補偏救弊其然乎。

答南元善 丙戌

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壘壘千數百言，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

陽明要書

卷二

奎

未易以涉斯境也。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仰，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然於意氣，感激於憤悻，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廓然與太虛同體，太虛之

中無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碍元善今日之所造其庶幾於是乎關中自古多豪傑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自今關中之士有所感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爲聖賢之學將必自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爲無意乎謂天爲無意乎

真毛古菴憲副 丁亥

凡鄙人所謂致良知與今人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

陽明要書 卷二 六六

植致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間者乎

體貼天理出程伯子湛文簡易貼爲認加以隨處二字先生因謂其枝葉上尋生意然前見本體一以貫之先生少壯時亦且未能也則文簡之說于學者自有益

答魏師說 丁亥

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

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卽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專一

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良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微若見得透徹卽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卽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陽明要書 卷二 六七

答方叔賢 丁亥

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疏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但與名其間有一二不可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雜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

盡爲所壞。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雖小人而有才者可以器使。若以薦賢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砥礪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者。木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

陽明要書

卷二

六

矣。今其身體既以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惟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攘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不忍也。賁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

提出自己用人與薦賢於朝不同。處古來幾人行得幾人識得。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所志向鮮有不

潛移默奪。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欲得憤怒。正到騰沸時。便靡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肯卽如白日一出。魍魎自消。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

陽明要書

卷二

六

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所宜深恥。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可不太哀乎。區區之心。愛莫爲助。惟願諸君皆爲古之大臣。古所謂大臣者。更不稱有何知謀才畧。惟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惟未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

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癘。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在諸君若自己病痛未除。何以能療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相見時。幸每以此意默相規切。須是克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方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報得如此知遇。不枉出世一遭也。病卧山林。僅可脩藥餌。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誠見血噴此而不。首不可以為人。

陽明叟書

入卷二 書

字

嶺南寄正憲男 丁亥

初到江西。因聞姚公已在賓州。進兵恐我到彼。則三司及各領兵官。未免出來迎接。反致阻撓其事。是以遲遲其行。意欲俟彼成功。然後往彼。公同與之一處。十一月初七。始過梅嶺。乃聞姚公在彼。以兵少之故。尚未敢發哨。以是只得晝夜兼程而行。途中皆平安。家中凡百皆只依我戒諭而行。魏廷豹。錢德洪。王汝中。皆不負所托。汝宜親近。敬信如就芝蘭可也。廿五日。天。學。好。學。攜。汝。讀。書。必。能。切。

彌汝不審。近日亦有少進益。否聽兒邇來。眠食如何。凡百只宜謹聽魏廷豹指教。不可輕信奶婆之類。至囑至囑。一應租稅帳目。自宜上緊。須不俟我丁寧。我今國事在身。豈復能記念家事。汝輩自宜體悉勉勵。方是佳子弟耳。

先生要書卷二 終

入卷二 書

圭

陽明先生要書卷三目錄

五言古詩

和湛原明二首

龍岡新構

採薪

送蔡希顏

通天巖

七言古詩

火秀宮次一峯韻

啾啾吟

五言律詩

午憩香社寺

觀九華龍潭

陽明要書

卷三目錄

一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

七言律詩

遊牛峯寺

尋春

化城寺

移居勝果寺

武夷次壁間韻

宿萍鄉武雲觀

龍岡漫興二首

過天生橋

南齊雲祠

春晴

陸廣曉發

雪夜

元夕二首

家僮作紙燈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僧齋

德山寺次壁間韻

喜雨

聞日仁買田雪上構同志待子歸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

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

豐城阻風

重遊化城寺

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

示諸生二首

別諸生

陽明要書

卷三目錄

二

謁伏波廟二首

五言絕句

芙蓉

山中示諸生四首

宿淨寺

七言絕句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山下大雨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卷三目錄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三

陳龍正纂

五言古詩

和湛元明二首

器道不可離、二之卽非性、孔聖欲無言、下學從泛
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於子既
聞、命如何、圍中土、空谷以爲靜、
靜虛非虛寂、中有未發中、中有亦何有、無之卽成、
空無欲見真、體忘助、皆非功、至哉玄化機、非子孰
與窮、

陽明要書

卷三

一

龍岡新構

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濕、請構小廬欣然趨
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

岡書院其軒曰何陋

謫居。閒。假。息。荒。穢。亦。須。治。鑿。巖。雜。林。條。小。構。自。成。
趣。開。窻。入。遠。峰。架。屏。出。深。樹。墟。寨。俯。透。迤。竹。木。互。
蒙。翳。畦。蔬。稍。漑。鋤。花。藥。頗。雜。時。宴。適。豈。專。予。來。者。
得。同。憇。輪。奐。匪。致。美。母。令。易。傾。敝。隨處經理之才
萬物一體之志
營茅乘田隙、洽旬始苟完、初心待風雨、落成還美

觀鋤荒既開徑、拓樊亦理圍、低簷避松偃、疎土行
竹根、勿剪墻下棘、束刈因可藩、莫擷林間蘿、蒙籠
覆雲軒、素缺農圃學、因茲得深論、毋爲輕鄙事、吾
道固斯存。

採薪

倚擔青厓際、歷斧厓下石、持斧起環顧、長松百餘
尺、徘徊不忍揮、俯畧澗邊棘、同行笑吾餒、爾斧安
用歷、快意豈不能、物材各有適。

送蔡希顏

陽明要書

卷三

二

希淵赴南宮、試訪于滁陽、遂畱閩歲、既而
東歸、問其故辭、以疾希淵與予論學、琅邪
之間、於斯道既釋然矣、別之以詩

風雪蔽曠野、百鳥凍不翻、孤鴻亦何事、嗷嗷避寒
雲、登伊稻梁計、獨往求其羣、之子眇萬鍾、就我滁
水濱、野寺同遊、請春山共攀、援鳥鳴幽谷、曙伐木
西澗、照清夜、湛玄思、晴窻玩奇文、寂景賞新悟、微
言欣有聞、寥寥絕代下、此意莫可論、
羣鳥喧北林、黃鵠獨南逝、北林豈無枝、羅弋苦難

避之子丹霞姿辭我雲門去山空暫流泉路僻述
深樹長谷何盤紆紫芝春可茹求志雙棲巖避喧
寧遜世繁子辱風塵送子媿雲霧匡時已無術希
聖徒有慕倘入陽明峯爲尋舊棲處

通天巖 丙子撫南嶽作

青山隨地佳。豈必故園好。但得此身閑。塵寰亦蓬
島。西林日初暮。明月來何早。醉臥石林涼。洞雲秋
未掃。

七言古詩 二首

陽明要書 卷三 詩

火秀宮次一峯韻 壬戌

落日下清江。悵望閣道晚。人言玉笥更奇絕。漳口
停舟路非遠。肩輿取徑沿村落。心目先馳嫌足緩。
山昏欲就雲儲眠。疎竹月色與風泉。夢魂忽忽到
真境。侵曉循迹來洞天。洞天非人世。予亦非世人。
當年曾此寄一迹。屈指忽復三千春。巖頭坐石剝
落盡。手種松栢枯龍鱗。三十六峯僅如舊。澗谷漸
收溪流新。空中仙樂風吹斷。化爲鼓角驚風塵。風
塵慘淡半天地。何當一掃還吾真。從行諸生駭吾

說問我恐是茲山神君不見廣成子高臥崆峒長
不死到今一萬八千年陽明真人亦如此 先生之
生固有
神異此詩隱隱逗出或曰如不
語怪神何日先生已自語矣

啾啾吟 辛巳

知者不惑仁不憂君胡戚戚眉雙愁信步行來皆
坦道憑天判下非人謀用之則行舍耶休此身浩
蕩浮虛舟丈夫落落掀天地豈願束縛如窳囚千
金之珠彈鳥雀掘土何煩用屬錢君不見東家老
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兒童不識虎執

陽明要書 卷三 詩

四

羊驅虎如驅牛痴人慾噓遂廢食愚者畏溺先自
投人生達命自灑落憂讒避毀徒啾啾

五言律詩

午憩香社寺 辛未在廬陵作

脩程動百里往往餽僧居佛鼓迎官急禪林爲客
虛桃花成井落雲水接郊墟不覺泥塗澁看山興
有餘

觀九華龍潭 巳卯

飛流三百丈瀕洞秘靈湫峽坼開雷斧天虛下月

鈎化形時試鉢吐氣或成樓吾欲鞭龍起爲霖遍九州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 庚辰

逢山未愜意背日更移船
映寺緣溪逕雲林帶石泉
鐘聲先度嶺月色已浮川
今夜巖房宿寒燈不待懸

七言律詩

遊牛峯寺 壬戌

縈紆鳥道入雲松下數湖南
百二峯巖犬吠人時

陽明要書

卷三 詩

五

出樹山僧迎客自鳴鐘
凌颺陟險真扶病異日探
奇是舊踪欲扣靈關問
丹訣春風蘿薜隔重重

尋春 壬戌

十里湖光放小舟
漫尋春事及西疇
江鷗意到忽飛去
野老情深只自留
日暮草香含雨氣
九峯晴色滿溪流
吾儕是處皆行樂
何必蘭亭說舊遊

化城高 壬戌

山深樓閣憑空上
外侵天外清秋度
明月人傑結浮陰
鉢龍降處雲生座
巖虎歸

時風滿林最愛山僧能好事
夜堂燈火伴孤吟

移居勝果寺 以下十四首正德丁卯赴蒲龍場作

江上但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
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
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
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
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霞望釣臺

武夷次壁間韻

肩輿飛度萬峯雲回首滄波月下聞
海上真爲滄水使山中又遇武夷君
溪流九曲初諳路精舍千年始及門
歸去高堂慰垂白細探更擬在春分

陽明要書

卷三 詩

六

宿泮鄉武雲觀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
翠色絕雲開遠嶂寒聲隔竹隱晴溪
已開南去艱舟楫漫憶東歸沮杖藜
夜宿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龍岡漫興 二首

路僻官卑病益閑空林惟聽鳥間關
地無醫藥憑書卷身處蠻夷亦故山
用世謾懷伊尹恥思家獨切老萊斑
夢魂兼喜無餘事只在耶溪舜水灣
臥龍一去忘消息千古龍岡漫有名
草屋何人方

管樂桑間無耳聽，咸英江沙漠漠遺雲鳥。草木蕭蕭動甲兵，好共鹿門龐處士，相期採藥入青冥。

過天生橋

水光如練落長松，雲際天橋隱白虹。遼鶴不來華表爛，仙人一去石橋空。徒聞鶻鴛橫秋夕，謾說秦鞭到海東。移放長江還濟險，可憐虛却萬山中。

南齊雲祠

死矣中丞莫謾疑，孤城援絕久知危。賀蘭未滅空

陽明要書

卷三 七

遺恨南八如生定，有為風雨長廊嘶。鐵馬松杉陰霧捲，靈旗英魂千載知。何處歲歲邊人賽旅祠。

春晴

下下春晴風漸和高，巖殘雪已無多。遊絲冉冉花枝靜，青壁迢迢白鳥過。忽向山中懷舊侶，幾從洞口夢烟蘿。客衣塵土終須換，好與湖邊長芰荷。

陸廣曉發

初日瞳瞳似曉霞，雨痕新霽渡頭沙。溪深幾曲雲藏峽，樹老千年雪作花。白鳥去邊迴驛路，青崖缺

處見人家，通行奇勝才經此。江上無勞羨九華。

雪夜

其人如

天涯久客歲侵尋，菲屋新開楓樹林。漸慣省言因病齒，屢經多難解安心。猶憐未繫蒼生望，且得閒為白石吟。乘興最堪風雪夜，小舟何日返山陰。

元夕 二首

故園今夕是元宵，獨向蠻村坐寂寥。賴有遺經堪作伴，喜無車馬過相邀。春還草閣梅先動，月滿虛庭雪未消。堂上花燈諸弟集，重闌應念一身遙。

陽明要書

卷三 八

去年今日卧燕臺，銅鼓中宵隱地雷。月傍苑樓燈彩淡，風傳闕道馬蹄迴。炎荒萬里頻回首，羌笛三更謾自哀。尚憶先朝多樂事，孝皇曾為兩宮開。

家僮作紙燈

寥落荒村燈事除，蠻奴試巧剪春紗。花枝綽約含輕霧，月色玲瓏映綺霞。取辦不徒酬令節，賞心兼是惜年華。何如京國王侯第一盞，中人產十家。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一賦歸來不願餘文園多病帶相如
雜邊竹笋青
應滿洞口桃花紅自舒荷黃有心還擊磬
周公無
夢欲刪書雲間憲伯能相慰尺素長題問
謫居

僧齋 以下二首原集亦在龍場作似未確姑
闕之

盡日僧齋不厭閒
獨餘春睡得相開
簷前水漲遂
無地江外雲晴忽
有山遠客趁墟招
渡急舟人晒
網得魚還也知世
事終無補亦復心
存出處間

德山寺次壁間韻

乘興看山薄暮來
山僧迎客寺門開
雨昏碧草春

陽明要書 卷三 九

中墓雲捲青峯善
卷臺性愛烟霞終
是僻詩雷名
姓不須猜岩老衲
成灰色枯坐何年
解結胎

喜雨 以下三首兩子無商韻作

吹角峯頭曉散軍
橫空萬騎下氤氳
前旌已帶洗
兵雨飛鳥猶驚捲
陣雲南畝漸忻農
事動東山休
共凱歌聞正思鋒
鎬堪揮泪一戰功
成未足云

聞日仁買田雪上攜同志待子歸

月色高林坐夜沉
此時何限故園心
山中古洞陰
蘿合江上孤舟春
水深百戰自知非
舊學三驅猶

一氣如話
似于美傳
意時

媿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
獨向幽溪雪後尋

回軍龍南小憩王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忍

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

陽明山人舊有居此地
陽明景不如但在乾坤俱
逆旅曾留信宿即吾廬
行窩已許人先號別洞何

妨我借書他口中車還舊
隱應懷茲土復鄉園

豐城阻風 已卯 前歲遇難於此
得北風幸免

北風休嘆北船窳此地
曾經拜北風勾踐敢忘嘗

瞻地齊威長憶射鉤功
橋邊黃石機先授海上陶

陽明要書 卷三 十

朱意頗同況是倚門衰
白甚歲寒茅屋萬山中

重遊化城寺 已卯

愛山日日望山晴
忽到山中眼自明
鳥道漸非前
度除龍潭更比舊
時清會心人遠空遺
洞識面僧
來不記名莫謂中丞
喜忘世前途風浪苦
難行

移雲峯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諸
庚辰

深林之鳥何間關
我本無心雲自閒
大舜亦與木
石處醉翁惟在山水
間晴窓展卷有會意
絕壁題

詩無厚顏願謂從行
二三子隨遊麋鹿俱
忘還

示諸生 二首

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
德業漫從故紙費精神乾坤是易原非畫心性何
形得有塵莫道先生學禪語此言端的為君陳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
有秘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為堯舜莫把辭
章學柳韓不信自家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別諸生

綿綿聖學已十年兩字良知是口傳欲識渾淪無

陽明要書

卷三詩

十一

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
天未畫前握手臨岐更何語慙慙莫媿別離筵
以上三首不
當作詩觀

謁伏波廟 二首 丁亥

子十五歲夢中嘗作絕句云卷甲歸來馬
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瞻雲埋銅柱雷轟折
六字題詩尚不磨今拜伏波祠下宛如夢
中茲行殆非偶也因識其事

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為徂征敢倚風

首句已知
沒於筆矣

雲陣所過須同時雨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慚無
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 廊廟恥說兵戈定四夷
樓船金鼓宿烏鬢魚麗羣舟夜上灘月遮旌旗千
嶂靜風傳鈴柝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鏖
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兩堵干羽五雲端

五言絕句

芙蓉閣 王成

青山意不盡還向月中看明日歸城市風塵又馬
鞍

陽明要書

卷三詩

十一

山中示諸生四首 癸酉

餘流亦沂水童冠得幾人莫負詠歸興溪山正暮
春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
踏花去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
不必問誰家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
月上松影落衣斑

宿淨寺 已卯十月至杭 王師遣人追寧濂

山僧對我笑長見說歸山如何十年別依舊不曾
開 此病人人犯他人是自犯先生是被人逼迫而
犯

七言絕句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山下大雨巳卯

昨夜月明峯頂宿。隱隱雷聲在山麓。曉來却問山下人。風雨三更捲茅屋。

野人權作青山主。風景朝昏頗裁取。巖傍日脚半

溪雲山下雷聲一村雨。

咏良知四首示諸生以下四首不作詩觀

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陽明要書

卷三

詩

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

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原總在心。却笑從前顛

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却自家無

盡。兼沿門持鉢效貧兒。

答人問良知二首

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

知得良知却是誰。自家痛痒自家知。若將痛痒從人問。痛痒何須更問為。

答人問道

餓來喫飯倦來眠。只此脩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陽明先生要書卷三終

陽明要書

卷三

詩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上目錄

奏疏上二十五篇

陳言邊務疏

擬諫迎佛疏

申明賞罰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疏通鹽法疏

南贛擒斬功次疏

陽明要書 卷四上目錄

議夾剿兵糧疏

議夾剿方畧疏

換 敕謝 恩疏

議南贛商稅疏

橫水桶岡捷音疏

涇頭捷音疏

辭免陞蔭疏

再請疏通鹽法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下目錄

奏開宸濠偽造檄榜疏

留用官員疏

江西捷音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乞寬江西稅糧疏

討處地方田產疏

四乞省葬疏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陽明要書 卷四下目錄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二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上

陳龍正纂

奏疏上 二十五篇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特進士

遇者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

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此誠 聖主遇災

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

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夫軍情之利害事

機之得失罔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

臣雖新進亦何不可之有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一

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

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

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

何謂蓄材以備急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今邊方

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推倉皇失措

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無可繼者夫以南

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

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

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穀子者未見一人萬

正統以來至今皆此情狀

書行之法只說得一子蓋始就揚言之

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孰可使以禦之臣愚以為

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

韜畧統馭之才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

應故事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

之才如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

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

超異者於此使相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

而校試三年而舉選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

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二

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

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

不諳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適度而徃

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子有云苟為不畜終身

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人才有

所長必有所短而人情亦必有所懲於前然後有

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

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

成功願上之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夫求才於倉

方惜此語
不然口須

萬金或云
古稱金一
斤萬金也

辛而必欲拘拘於繩墨之中必不克矣臣嘗聞諸
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
過失舉名損棄閒散夫有過失罪名在平居誠不
可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
亦足用也且損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
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
邊事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宜相遠矣何謂
簡師以省費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
夫善用兵者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三

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師其可
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
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
不耐我得其背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筋膠
解弛二也虜逐艸木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
烽火兩月邊艸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
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
旅既行言已無及惟簡師一事猶可省虛費而得
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密於萬人

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
萬人之聲既揚矣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
人之威猶在也而其費又可以省無窮之費況官
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所喜彼之
請兵徒以事或不濟責有分耳今誠於邊塞之卒
以其養京軍者養之賞京軍者賞之旬日之間數
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
田以給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
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四

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
姓財竭今之官軍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
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
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秋成使之各
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犄角寇
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邊牆亭堡以遏衝突
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
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者又何謂行
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

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徃徃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隅暮調守於西鄙不惟不實之罪而復爲曲全之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卽豪門之賁緣且需求剗剗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與邊戎之怨爲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不受乎其受之也肯不庇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

平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何以臨師服衆哉臣願陛下下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卽以先所喪師者斬于轅門而所謂頭目之屬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軍威振克敵制勝皆原于此何謂敷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亾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恤其孤寡振其空乏令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

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警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澆其怒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仇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伴北勿從餌兵勿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僞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六

卒辨當其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小有剗掠之虞一以爲當救一以爲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亾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者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爲失機養威蓄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契古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

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
以勝予敵也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勳聞
謀以謀虜熟訓練以月長嚴號令以肅情而又頻
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滿溢而後
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驛至於崩山漂石而未
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牧
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
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
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

陽明要書

八卷四上 奏疏

七

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我矣彼虜曠目
持久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
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
橫擊是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
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為將
者所共見也但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惟
陛下幸察

讀此可知先生早年兵法當時何故莫識識者僅
王瓊一人然亦用其身而不行其蓄材之道豈時
不可為耶○先生晚年自云是疏所陳亦有可用
第當時學問未透中多數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

除欲與天下共
事恐未必有濟

擬諫迎佛疏 未上 正德十年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 諫皆斥
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然獨竊喜幸以為此
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樂羣臣之諫
雖亦出於忠愛然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
從起正當將順擴充邇流求原而徒紛爭力沮宜
陛下之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臣之見獨異
於是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未至耳使 陛

陽明要書

八卷四上 奏疏

八

下不徒好佛之名而務得其實不徒好佛之末而
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臣
請為 陛下言好佛之實 陛下聰明聖智
昔在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
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 經筵儒
臣進說不過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遠有所開
發 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
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縱心於遊觀蓋亦無
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焉馳逐困憊之

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遂遠思西方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為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之選返之遲久。遠迎其徒。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九
 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太之業也。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然乎。然使陛下好佛之心。誠至。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之。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

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平治天下。或可以脫一身之生死。雖不可參贊化育。或可以導羣品之羣頑。就此二說。亦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與後乃窺聖道之大。遂棄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崇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壽誠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救人急難。仁亦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然後能有所濟。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神州。木鳥獸無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十

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大矣然必耳提面誦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至誠所運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十一

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願豈無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明堯舜之道者日與之推求講究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

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

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願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

王道本乎人情好貨好色其趣卑其情近引而之王道易好佛其趣高其情遠引而之王道難然人主之好佛大都慕福則亦未必高且遠也先生窺而瞞之庶幾工於引君雖不果上存之足以悟後主之人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十二

申明賞罰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臣謹據江西按察司副使楊璋呈國家行師賞罰律有明條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未能者罰典止行於恭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討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誠使申明賞罰之典許軍前以軍法從事有能討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許照征勦流賊陞賞事例庶幾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臣按三省

愚觀楊璋所厚大堯舜對之士

集不足
此

盜賊二三年前不過三千今已數萬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漢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縣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縣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縣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楊暉所議者。臣請因是為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性雖克頑固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事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十三

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猶或聚眾而與之角。迫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矣。皆置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仇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縣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眾。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有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因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何苦而不彼

征乎。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接。在官府者為之問諜。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縣於招撫之太濫也。夫盜賊之害。孰不痛心。而有司獨欲招撫。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名立。豈非其願。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養皆脆弱。驕情每遇征發。追呼拘拊。旬日而始集。約束賞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稱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塵先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十四

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用兵。不過文移調遣。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勦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刃不足。則勦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四面而起。若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戢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

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嫗之號
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
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
以爲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繇於兵力之不足也
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亾之卒以抗
強虜南贛之兵尚及數千豈盡無用然而金之不
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
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
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凡兵之情

陽明要書

八卷四上奏疏

五

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
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
足繇於賞罰之不行也今朝廷賞罰之典何嘗
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
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
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
氣雖使韓白爲將不能有成況臣等腐儒小生素
不知兵者復何冀乎議者以南贛之賊連絡數郡
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不足以掃蕩巢

不必矣

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爲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
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
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
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
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
呼嘯成羣此皆徃事之已驗者臣近棟南贛之精
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
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乎昔假臣等以便宜行事
不限以時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可省半

陽明要書

八卷四上奏疏

六

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即時剿捕申報不得仍前
朦朧隱蔽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云云時以前
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卽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
未及一月而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
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掣肘則自然無
可推避思効其力繇此言之律例具存前此惟不
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
獲効亦未必不如是速也伏望 皇上特假臣

其有實

令牌令旗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至於償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徑極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所失矣臣自度不足以及辦此行乞骸骨苟全餘喘但今方待罪於地方心知其弊敢不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追死罪於萬一

攻治盜賊二策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廿八日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十七

臣觀犇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疽癰之在人身不速攻治必至潰肺决腸然而攻治之方有二若陛下從臣前奏假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繇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孽惡之淺淡而爲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爲後先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

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快一朝之忿益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竝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强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淡迹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滅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杆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繇前之說臣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而任之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十八

夫攻則分咎然權亦分而功不易成任則到其
甚重無以逃責矣然智者優為之世見先生以為
肩其難而先生固取其易也大都臨事請益兵請
分任者總屬卸擔卸擔無庸無庸無庸無庸無庸
添設清平縣治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廿八日

臣謹據官民各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政教不
及釀成大盜今動三軍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
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一時之計未為久遠之規
乙於河頭管中添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
煙輳集道路適均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
龍巖添設漳平而寇盜以靖上悅添設永定而地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十九
方以寧此皆明驗又稱河頭地方北與盧溪流恩
山岡接境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平和等鄉
又與廣東饒平縣大拿箭灌等鄉接境皆係窮險
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日之程各
雖分設都圖實則不開政教徃徃相誘出劫正德
二年雖蒙剿捕未設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今
雖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弊乞添設縣治以
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風俗又稱大洋陂背
山面水地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堪建縣

雄虎立司

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
分割管攝隨地擇差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
巡簡司以為防禦將小溪巡簡司移建仍量加
編弓兵點選鄉夫協同巡邏二事並舉則內足以
壓服盧溪諸巢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況今奏凱
之後尚有餘糧民間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
池有山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願任
採鑿挑築甃陶之工所陳歷歷如此臣時督兵其
地猶恐大兵之後繼以重役民或不堪親行訪詢

文私記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二十
莫不仰心樂從惟恐或阻臣隨遣人私視其地官
府未有教令先以伐木畚土雜然並作畏糧趨事
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邑之民積苦盜賊設
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人心冀望甚渴皆以
為必如此而後百年之盜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
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觀河頭形勢實係兩省
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拿箭灌諸巢雖已破蕩
而遺孽殘黨亦有逃避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
剝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

權有餘
無幾

區區條理
如人耳目
為

先生疏尾
大都以此
訴

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
不解自散化為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
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
臣竊以為開縣治於河頭控制羣巢於勢為便雖
使民甚不欲猶將強而從之況其祝望欣越若此
亦何憚而不為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
有不容已蓋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
唇齒勢必相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
勞所費無幾臣等區畫大畧已備又令于建縣地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王

內預算街衢井巷務俾均適端方可垂永久聽願
徙新舊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其所便度數月之
內可無督促而成民間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
校須命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陛下採而
行之設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
之民羣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
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
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

疏通鹽法疏

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臣謹據贛州府抽分廠呈遞者奉禁廣鹽止許南
贛發賣不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
過一日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
惡衝斷橋索奸商計乘水勢聚積百船用強越過
後雖擒獲正罪不過十之一二又有投勢夾帶者
又有挑擔馱載從小路越過者其弊多端不禁則
違事例禁止則勢難行合從便宜暫許廣鹽得下
袁臨吉三府立廠盤掣以助軍餉於事有益於法
無碍臣因查得正德六年設立抽分廠計二年有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王

半共抽過稅銀四萬兩有奇三省夾攻大帽山等
賊軍前應用及造廠建橋修城買穀月糧借支共
三萬八千兩有奇地方糧賞之用歲費不貲而仰
給於商稅獨重前項商稅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
於鹽利獨多今本省動調官兵以三萬為率半年
為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令前商許於袁臨吉
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為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
備軍餉庶袁臨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
府軍門得軍餉之利而關津把截之處免阻隔意

外之變誠一舉而三得矣。儻疑鹽稅至贛州府十取其一。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然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其心悅服。竝無稅重之嫌。贛南二府閩廣喉襟盜賊淵藪。指日夾攻糧餉之費。委果缺乏。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極。勢難復征。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三

惟前項鹽稅商人既服公私又便庶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者也。

南贛擒斬功次疏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臣初檄嶺北道副使楊璋云各賊名號日漸借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乘虛入廣患害匪輕即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為鄉導者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之月令俱以下班為名晝伏夜行剋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該道亦親帥重兵隨後

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仍嚴緝各兵務獲真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已而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從賊五十四名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焚死賊徒四百四十餘名搗過巢穴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十餘間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木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為力已易猖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暫阻居民得以秋獲地方亦為一寧此皆仰仗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三

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為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楊璋區畫贊理勞勩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 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之氣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

議夾剿兵糧疏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臣恭看得前賊惡貫已盈天討在所必加惟復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請今夾攻

事理既奉有 成命臣謹將南贛二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七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樂昌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桂陽桂東進廣東自樂昌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竝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龍川縣洵頭接境洵頭係大賊池大鬚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

數夥除之稍易然倚洵頭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入洵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一時竝舉庶無驚潰之患約計須用一萬二千人今調各縣機兵打手萬人輔以招安義民葉芳新民王受等兵共二千人以足其數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三百七十餘石間日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該

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月爲率約用米三萬三千餘石銀二萬餘兩軍官使客廩給及賞功餉勞牛酒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餘兩通約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集兵以來月有所費見存止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庾南康上猶四縣積穀約七八萬石貯積年久恐春米不及前數見在前銀又不足用卽欲別處緩不及事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貯庫未解并一應紙米賊罰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

銀合行照數借給應用事寧之日或將以後抽掣商稅或開中鹽引另處補還庶克有濟一合用紀功御史及統兵領哨官除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知府汪賴吉安伍文定汀州唐淳惠州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知縣張戩東鄉黃堂新城黃文鸞萍鄉高桂龍泉陳允諧俱有才名堪以領兵候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竊照師期已迫兩月之間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之類百未有措又事于各省道途相

去近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遵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許臣等軍法從事庶幾警懼事可易集

一定進兵地次定兵數三定糧數四定人才先生行師大約如此今之長子茫無主張姑且臨事凡事不豫則廢而況兵乎

議夾剿方畧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臣竊慮肇賊謝志珊等既破之後必將乘間復出行委各官于南安南康上猶各要害處統兵往來防勦未幾志珊果復統眾一千五百餘人攻南安

陽明要書

入卷四上奏疏

三七

敗走逾月復至又大敗而去共計擒斬二百五十人有奇楊璋議曰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壤夾攻之舉止應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洲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壤夾攻之舉止應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

先破賊情

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壤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壤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壤夾攻之舉止應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碍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勦則老師而廢財今宜約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臣惟三省夾攻必彼此尅日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

陽明要書

入卷四上奏疏

三八

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逮事之畢廣東之兵亦自集矣則又合湖

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舉之益易。當是之貴。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

陽明要書

八卷四上奏疏

三十

軍合擊。茂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為如楊璋議。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

當時伍文定勇楊璋智二人先生之左右手也璋如能死寧藩之變段秀實顏真卿不專美於前矣文定居外府故佐先生擒濠為首功璋居會城遂為濠所劫士固有幸不幸哉

換 敕謝 恩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臣以凡庸膠膺重寄。思逆罪責深求。禍源奏請。申明賞罰。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

陛下不惟不加咎譴。悉與施行。隆以新命。

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 敕諭宣布

之日。百姓填衝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為。天子明見萬里洞察幽微。占羣策之畢。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偽息其奸。怙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効。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耻也。自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為也。臣因謫勞。亦寧。小無知。不思鞭策以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

陽明要書

八卷四上奏疏

三十

狐兔之穴。斷期掃平。

議南贛商稅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廿五日

臣謹據副使楊璋議。報春季折梅亭抽分商稅。倍少于前原。其所自益。因抽分官止。是典史倉官義民。不惜名節。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商客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通同店牙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夫折梅亭抽分之設。一則魁大吏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遵行年久。贛州龜角尾抽分之設。

嘉及三年共抽商稅銀四萬二千兩有奇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軍餉俱仰給于此竝未奏動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河之稅已經勘明停止近復大舉夾攻全仰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不給實惟奸先是資合將折梅亭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吏縣顧夫銀兩每季支領則非惟大吏過嶺之夫不缺而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三十一

軍餉之用大增臣惟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雷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

以上俱錄

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楊璋所議良可允行

橫水桶岡捷音疏

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臣竊觀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嘖嘖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若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三十一

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議者紛紛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寇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桶岡內連且以為必免桶岡勢必重來桶岡今言其不意進兵速急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賊兵而桶岡破竹之勢及不濟矣於是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分哨道使都指揮許清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澤壽自上猶縣石人坑人知縣王天與自白面入各率兵千餘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鄭文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

此處補不
詞本思

唐淳自緝都入季敷自德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
 縣金坑入各率兵千餘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
 縣張戩候各兵齊集令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遇奔
 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
 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副使楊璋叅議黃宏監督各
 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
 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十日臣兵進屯至坪使間
 諜四路分探皆以為諸賊不虞官兵猝至各巢皆
 鳴鑼聚眾往來呼噪為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
 陽明要書 天卷四上 奏疏 三五

兵復呼噪奮逼統前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我
 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
 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漆
 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景馮
 廷瑞兵懸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
 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八面隘巢破先驚頭巢破
 狗脚嶺巢破菴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
 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眾險之中倚以
 為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眾扼險至是見橫水烟
 陽明要書 天卷四上 奏疏 三五

然已於各險隘設滾木礮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
 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
 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墩示以久屯之
 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
 樵登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賫銃砲鈞鏢使
 繇間道扳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混
 賊張立旗幟葵茅為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
 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
 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

督兵而至是日擒斬俘獲并奪回被虜人畜贓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踈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徑徑失足墮澗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兩咫尺不辨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徑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三五

報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柵寨為退保計有復合聚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運糧穀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竊計湖廣夾攻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桐岡尚百餘里山路險峻三日始達若此中之賊圍之不克而移兵桐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逐進分投急擊十六日邢珣攻破旱坑巢寫井巢李敦郊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七日唐淳攻破

絲茅坵巢十八日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坵巢觀音山巢十九日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伍文定張戩兵亦至二十四日文定攻破寨下巢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戩又破朱坑巢文定又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李敦又破李坑巢許清又破川均巢二十七日郊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擒斬俘獲奪回甚眾是日各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三五

管官兵請乘勝進攻桐岡臣復議得桐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溪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餉兩歲往者亦營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為名而能及詢訪鄉導其所踈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溪入湖廣迂回半月始至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同難

可入五路
俱分占訖

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或有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岩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眾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三七

却及午雨霽各兵鼓舞而前乃敗走舒富王天與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竝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入十八磊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巢破烏池巢張戢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舒富破大王嶺巢擒斬俘獲甚眾賊大勞雖敗結陣分遁者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三七

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臣遣舒富率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張戢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蚤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眾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為陣以拒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戢右懸崖而下遠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

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邢珣屯葫蘆洞唐淳屯十八磊伍文定屯大水郊文屯下新地張戢屯礮頭舒富屯茶坑姚壘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李敬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許清雷屯橫水余思雷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叅議黃宏雷劄南安給糧餉以為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剿遁賊初五日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

下新地巢初七日唐淳又破杉木均巢破原陂巢
破木里巢十一日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庵巢十
三日又破東桃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
甚衆其間岩谷溪壑之內飢餓病疹顛仆死者不
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畧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
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
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橫水創築土城周圍
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
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三九

防遏推官徐文英呈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
賊黨千餘突徃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
遣季教分兵趨朱雀坑伍文定趨穩下雞湖郝文
邢珣趨上新各相機急剿二十日伍文定兵擊賊
於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寨長河埧巢黎坑巢二
十三日郝文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伍文定又追
擊於雞湖巢十二月初三日季教擊賊於朱雀坑
寨孤狸坑巢擒斬俘獲奪獲甚衆於是奔遁之賊
始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

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
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
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參照大
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種惡
數十年而毒流之慘極亦數年于茲矣前此亦嘗
夾攻曾不能損其一毛屢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
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
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
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皆仰仗 朝廷威德之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四十

被廟堂處置得宜俾得伸縮自繇舉動如志奉
成算以行事循方畧而指揮將士用命動無掣肘
則是追獲獸兔之捷實繇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
叨任使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
決於千里之外 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
蠻之表臣等敢爲 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
所遭得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楊璋等領兵
官許清等皆漢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
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 皇

上音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
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
是役也兵分十哨先生自統中軍

湖頭捷音疏 正德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續該臣看得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
巢則接境於湖柳在贛州之湖頭桶岡諸巢則連
界於閩廣接境於湖柳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
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
助以相援臣等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未乃

陽明叢書

卷四上奏疏

聖

與廣東署兵徐圖湖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
節日舊年九月將進兵橫水恐湖賊乘虛出擾思
有以阻離其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使報効
生員黃表義民周祥等稭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
一時賊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等皆願從
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其衆曰我
等作賊已非一年官府來招亦非一次此何足憑
待金巢等後果無他出投未晚其時臣等兵力既
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

湖頭捷音疏

陽明叢書

卷四上奏疏

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殺賊立功於
是藉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橫水已
破仲容等始懼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
酋豪與謀而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
赴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功意在緩兵因覘虛實乘
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
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
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
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議事旬日之間至者

陽明叢書

卷四上奏疏

聖

數十皆以此賊非他賊比其出劫行剽皆有深謀
人不能測自知惡極不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
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不能大
捷後雖敗逃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官府無
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曰狼兵易與耳調
來亦須幾年我縱避之不逾一月意謂狼兵來不
能速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
尤非昔比正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
爲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狂於故

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
可以攻之也乃密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
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楊開益
懼為戰守餉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
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
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
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
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洲頭取
道徑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實有為之之意又恐假

陽明要書

入卷四上奏疏

三

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
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
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
與之抗故賊深仇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
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仲容候三省夾攻之
兵一至即同時竝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偽投盧
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
先已謀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為爾等擅兵
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造此不根之言乘機

具狀

誣陷且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安得有此遂
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
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惟呼號訴珂等罪惡
臣因亦陽令其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
遂械繫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
容諸賊且令先遣人歸集其衆候珂等既還乃發
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從喻仲容使勿以
此白從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
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亨將士下令城中今南

陽明要書

入卷四上奏疏

四

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洲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
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為樂遂散
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
其凡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
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
臣又使指揮余恩賚曆從賜仲容令毋撤備以防
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
府所以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
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

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涇巢恐播諸賊則別資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為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聞

新著事不

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從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眾曰。若欲仲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勒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涇巢。恐播諸賊。則別資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為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聞陽明要書 六卷四上 奏疏 聖旨

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從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從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從南平。入知府那珣。從太平。保入指揮郝文。從冷水。逕入知府季敬。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從烏逕。入臣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抵。下。涇。大。巢。而。使。各。哨。分。路。同。時。陽明要書 六卷四上 奏疏 聖旨

觀此乃陳元先生能

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洞各哨官兵透開
三洞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皆潰敗陳祥兵
遂破熟水巢五花障巢姚聖兵遂破淡方巢上下
陵巢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郝文遂破曲潭
巢赤唐巢季敦遂破石坑巢三坑巢是日擒斬俘
獲甚衆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復
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徑
分投急擊初九日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
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邢珣破黃田均巢姚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哭

堡破岑岡巢余思破塘合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孟
俊破大門山巢危壽破鎮里寨巢十一日邢珣破
中村巢郝文破半運巢都坑巢尺八嶺巢季敦破
新田運巢古地巢余思破空背巢舒富破旗嶺巢
頓岡巢十三日孟俊破狗脚均巢水晶洞巢五湖
巢藍州巢十六日危壽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各
擒斬俘獲甚衆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
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拒險自固九連山勢極
尚橫亘數百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

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
必奔徑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
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半
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
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
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
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
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呼應賊疑
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哭

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
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
賊果分隊潛逃二十五日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
邢珣覆賊於白沙余思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
姚聖覆賊於烏虎鎮危壽覆賊於中村季敦覆賊
於北山又戰於風門與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
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均諸處各哨官兵復粘踪會
追二月初二日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
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危壽余思復與賊戰於

黃均十二日陳祥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舒富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邢琦季敬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二日舒富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郊文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甚衆三月初三日博鄉導人等四路爪探皆以爲各巢積惡克殺之賊擒斬畧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脅從惡未久者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四九

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徑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琦徑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珣因言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闖寇迄今年餘未獲少林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縣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還師息衆爲便義官葉芳等及村鄉居民亦以爲言臣因親行相視險易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

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次賊首三十八從賊二千有六伴獲八百九十人叅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惟劫掠是嗜淵頭諸賊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籍隱匿遠近妖邪積歲規圖漸成奸計兼之池仲容池仲安等皆力博猛虎捷競飛猿兇惡著聞賊黨素服是以負固恃頑屢征

陽明要書

卷四上

五十一

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苟且招安以幸無事今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朝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剿數番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

迂疎淺劣而計功較績願反有加於昔何哉實錄
朝廷之上處置得宜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
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過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
又慮事或牽徂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
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
頒咨文一布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
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
死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
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十一

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竿成功
敢從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 皇上推
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倍賞以旌始謀
及照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
加顯擢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邢珣季致推官危壽
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
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以為後勸
諸疏所載地名賊名無甚關要者例皆刪去惟此
疏進兵之地所破之寨一一臚列蓋不獨見其方
畧存示後世
可當碑志也

辭免陞蔭疏

正德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過蒙 國恩授以巡撫之寄蒞事之後兵革財
匱盜熾民窮縮手無策 朝廷念民命之顛危慮
臣力之弱劣本兵議假臣以賞罰則從之議給臣
以旗牌則從之議改臣以提督則從之繇是臣以
賞罰之柄而激勸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
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
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再
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十二

湖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分遣官
屬賁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剿之師亦莫不畏威
用命咸奏成功是皆本兵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
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如駑駘之馬而
得良御齊鞞乎轡銜之際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
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驚下亦能盡日之力而
至百里人見其驚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
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踏或十數
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

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前在賊巢，已嘗乞休。庶幾生還，獻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忍耻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始功，收回成命，容臣以原職致仕。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宣力受任者得免。

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晉溪能識先生，然當日輔臣亦賢哉。樞臣有覆必從，及提督專歸功於樞，而不以為大恨。若在後世，則先生之讓功未足報知於樞部，先賈禍於政府矣。或謂功賞待嘉靖而始行，正當時輔臣脩怨之驗。然正德之季，諸奸用事，善保先生者亦未宜遽反世封也。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十一

再請疏通鹽法疏 正德十三年十月廿二日

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廣鹽順流而下，不踰信宿。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為便。停止以來，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而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

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南贛盜賊雖平，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峯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壘，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剿，臣亦繆承方畧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

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矧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忍力有未敷，竊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十二

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夫聚歛以為功臣之所素耻也，培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久，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為不忠矣。願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於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勅該部

俯采所議

飛報寧王謀反疏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臣奉 命查處福州三衛之亂行至豐城適值寧
府告變逆亂之民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
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夾
江來追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
兵不敢逼幸而獲免回至吉安據知府伍文定稱
地方無主乞暫留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避擁呼號
臣念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

陽明要書

入卷四上 奏疏

五五

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
之間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
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
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伍文定等調
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鄉官王懋中羅僑等與
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
乘間務為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
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 天
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省愆

答已命將出師因難與邦未必非此臣以多病屢

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非臣任適當 君父之

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候區畫

稍定各官畧可展布 朝廷命師一臨遂遵前

旨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

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 國之

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其肩棄

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鄉官王懋中羅僑忠義自

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

陽明要書

入卷四上 奏疏

五六

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
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
官授以要職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羅循羅
欽德曾直周魯郭祥鵬郭持平及驛丞李中王思
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
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見在知府陳槐戴
德孺邢珣徐璉知縣王天與顧必李美劉守緒李
綽陳允諧同知朱憲夏克義及闔省各官今見在
者乞 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等官庶

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傾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救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臣觀檄榜妄言惑衆議訓 主上當卽毀裂又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

以事合 聞奏隨卽固封以進所獲賫偽檄榜官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與叅政李敬也承芳言寧府迎取安福縣舉人劉養正致仕都御史李士實入府因逼承芳等代賫偽檄榜文赴各處張掛敬則言欲自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被執叅照寧王睥睨神器指斥 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稔不韙之罪犯無將之誅李士實恩遇四朝職託心肯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錄用之典今皆反回事仇爲之出謀發慮既同狗彘之行難追斧鉞

之誅季敬趙承芳義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中鷹犬之徒鈴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可矜除已監禁外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于戈冀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 國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

留用官員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寧府謀叛有操戈向 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調兵討賊四路阻絕竝無堪用官員適遇兩廣清軍御史謝源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 朝廷臣亦思軍務緊急各官俱有印 敕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心戮力經

濟大難待事寧之日起京復命

江西捷音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膏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亦以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萬人臣以百數疲弱之卒不敢輕舉驟進退保吉安姑爲牽制時遠近軍民劫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督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兵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解甯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 奏甯公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五九

差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王懋中鄒守益等相與激發忠義譬喻禍福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淡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區畫旬日官兵稍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自甯省城以禦臣後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甯兵萬餘屬其心腹使守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

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戴德孺引兵自臨江寧徐璉自袁州來邢珣自贛州來胡堯元童琦自瑞州來談儒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至豐城分布哨道得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遂發市譟臣乃大誓各軍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遂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臣所遣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六十一

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竝進梯縷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皆自首投罪隨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徑相機擒剿外竊照寧王

逆焰薰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懾今其猶獫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未有一人應者前項各官皆從臣起於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克破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然當此物情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艸芥又挾其厚貲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皇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空

之嫌乎

擒獲宸濠捷音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臣自破南昌以七月二十二日奏報謀知寧王攻圍安慶未下聞我師既出大恐李士實等以為徑往南京既登大寶江西自服寧王不應解安慶之圍歸援江西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已為賊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圍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

其心先

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至是得謀報果如所料臣同各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加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歛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空

其心先

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為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當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於

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于聿徐文英李美李
楫王冕王軾劉守楮劉源清等各領兵百餘四面
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
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內
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
皆不問罪。嘗受賊官爵。能逆歸者。皆免死。斬賊徒
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播。
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謀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
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空

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
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
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氣驕甚。伍文
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
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
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竝
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
級。墮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
賊眾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

須在一勝
之後收復
二郡乃真

因連舟逐
用火攻

假唐文皇
擒寶建德

當先者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
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瑛引兵亦至。
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
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陳槐
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
曾瑛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
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挑戰。時風勢不便。我
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伍
文定等立於鏡袍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空

兵殊死。竝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
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
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
等為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擊其右。余恩等
各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
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不致死。力坐觀成
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
而集火及寧王副舟。眾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
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

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都督李士實劉養正劉吉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脅從官按察使楊璋都指揮郊文等擒斬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守募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忠臣等既擒寧王而入闕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得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竊照寧王恣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空五

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搔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資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洲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萬起事之日分遣親暱使各募兵從行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

藏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且又矯稱密旨以脅遠近偽傳檄諭以惑人心故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共氣煽使然也臣以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空

上天之陰陽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救臣以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

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燹災之多獲而不知王
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
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監軍御史及
領哨各官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并力共收
全功共開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冒險衝鋒
功烈尤懋鄉官王懋中鄒守益等當搖惑之日激
烈忠憤捐身殉 國伏願 皇上論功朝錫之
餘普加爵賞旌摧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
懦怯仍 詔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李七

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
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
願 皇上罷息 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
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
甚

乞寬免江西稅糧疏

正德十五年三月廿五日

前者 大駕親征官軍填城塞郭百姓鋒鏑之餘
又復呻吟奔走以給廝役妻孥鬻於艸料骨髓竭
於徵輸當是之時鳥驚魚散老弱委溝壑健者竄

山澤而為盜徇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
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播捷之下郡縣官
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
風濤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憂及日後稅賦之
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臣亦危疑倉皇恐
不能為小民延一旦之命未暇為請若是者又數
月官軍始將有歸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矣流
移之民間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
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李八

矣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加之師旅師旅極矣
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
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忍從而陵其膏
血乎自寧王謀反傳播偽命優免稅租小人惟利
是趨洶洶思亂臣于其時因通行告諭許以奏免
稅糧人心稍安今遠近軍民匍匐訴告求 朝廷
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閔然與
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詭已竊相傷嗟謂宸
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

子皆嘗出死力以勤。國難不蒙少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匿而爲奸肆。而爲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播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充

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嚙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剝之弊。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剝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民維那本。那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皇上思那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

憂。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非但解一省之倒懸。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已無救於難矣。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臣等上不能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將臣等黜歸田里。速賜施行。以紓禍變。

計處地方田產疏 正德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充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那之本也。本固則那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頃者宸濠占奪民產。近奉詔書曰。宸濠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陛下明以燭奸。淡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國信不移。始者宸濠既敗。臣等已委府縣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

之時事變搶攘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潤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肯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艸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又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淡人被誅求家遭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今二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十一

縣額派糧米十一萬九千石有奇准益二府祿米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民納不前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於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乎舖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釁起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東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舖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

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由訖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乞一救疏部行令覆勘委係占奪百姓者給還本主管業官房量攻城樓窩舖衙門餘外用產估價變錄入官先補南新二縣應允糧米及王府祿米餘貯司庫用倘緩急是蓋以百姓之產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運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與人曰財惟陛下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十一

管夷吾王導善因先生似之

四乞省葬疏

正德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近者奉命抹瘞赴關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鼻逃歸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聞省撫巡方面見無一人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痛割裂昏矓日

此卷第
四

此卷第
三疏
大

加厄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過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奉旨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既而寧王逆黨幸悉擒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圭

獲百姓室家相慶有更生之樂莫不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淡母喪未葬之故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再疏以來伏候八月不得明旨臣內積悲痛外遭窘局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聾一切世事皆如夢寐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爲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既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此卷第
三疏
大
以下方是
第四疏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赴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日長也三疏哀請又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刺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隣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淚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從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倏倏故臣捐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圭

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國難已平。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以苟歲月。父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近。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情。赦而不戮。臣死且圖銜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七十五

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

號呼至此而不應。宰相之罪也。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正德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臣起兵以來所用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俱係賞勞兵快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人情洶洶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况聽解賊賊官本等銀係寧賊搶劫官庫剝削民脂原應存留

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置委果已極竊惟各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他省錢糧接濟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未嘗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師旅饑饉之餘財盡民窮近又加以水災流離益甚乞敕自用兵以來支用過各該府縣銀糧照數開豁免行追補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陽明要書

卷四上奏疏

七十六

此因兵逃所以費者然久而多費人則安之速而省費人則忘之既忘其省費之功反從而責之以追補以茲謀國以茲用人豈獨一時不平實千秋之永鑑也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正德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臣謹按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煽惑即移文遠近宣朝廷恩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論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壯者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

迫然而小民不卽離散者以臣既爲奏請。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罔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顛連困陪之狀。臣於前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者。竄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姦。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鱉。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之發。所以綏定之者。更無別計。陽明要書 卷四上 奏疏 七十七

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爲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爲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况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于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借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迎送。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繅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不忍聞睹。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

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洵洵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肯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於國事自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府縣追徵毋急以紆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寤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崖之下東撐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

陽明叟書

卷四上

七十九

曉以京儲之乏夫論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之典拆然骨剝脂之痛而股其血閉目於析骨之慘而責其遺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入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不能完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納完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窘局艱苦誠可謂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差且將不免於罪臣竊寬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自署下考亦有矯制發廩願受其

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早荒而為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為之宣布於眾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亦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

陽明叟書

卷四上

八十

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願欲警眾集事前肅戒後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肯災肆赦之典寬而有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緣於臣請即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

痛哭流涕如自訴身家

卷四上 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下目錄

奏疏下 十二道

辭封爵普 恩賞疏

再辭封爵普 恩賞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撫綏思田緊急用人疏

處置思田疏

陽明要書 卷四下目錄

征勦稔惡徭賊疏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查明岑邦相疏

乞 恩暫容回籍養病疏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下

陳龍正集

奏疏下

辭封爵普恩賞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臣在先朝繆膺軍旅之寄值寧藩肇變義當死難遂不量力與之犄角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先帝登遐無階控額天啓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慰勞憫惻使得歸省又推 大孝之仁優之存問授臣以雷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勳在昔名

陽明要書 卷四下奏疏

一

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臣之淺劣何以堪之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似假於匪人而况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况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不敢不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厭亂思治將啓 神聖以中興太平故厥其謀而奪之魄斯固天之爲

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昌熾。人心疑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二

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璉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等。鄉官王懋中鄒守益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生。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士若雷濟蕭禹龍光高榕王佐等。或詐為兵。微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

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提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憶其姓名。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反。為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仇。抱冤賈恨。實繇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眾。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况犬馬微勞。偶逢機會。幸而集事。奚足為功。臣世受國恩。繆任提督。承乏戎行。苟免鯨鱓。况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朝夕。又

不知足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已之恥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願陛下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

再辭封爵普 恩賞疏 嘉靖元年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四

下之能忘已之恥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意日已

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况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使其肯郡縣各官果懷偷生之心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五

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慨、奮、激、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齏、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且、宸、濠、惟、推、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諸、人、者、爲、庸、使、其、皆、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紛、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者、

古今斷人 節用

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而救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搆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繇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嘖嘖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迨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六

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旣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廢。遠者

逝潰矣。當此之時。苟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能追論其平時邪。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遑計其他。當此之昔。雖有禦人國門之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七

寇。苟能效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矣。又况矢石之下。劒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後有夷滅之禍。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旣往之愆。

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膠於河水而曰是有膠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彼諸臣者即不敢自以爲功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八

邀賞於上顧臣與之同事今賞積於臣彼有未逮臣復直受而不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所誣搆控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搜羅以爲快曾無一人焉爲之鳴其不平幸而陛下龍飛英賢輔翼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

情夫人臣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倉卒舉事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九

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附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也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臣在衰

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
不勝受 恩感激

純臣之心衆臣
之情一一披出

辭免重任乞

食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適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
道顧乃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
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
勘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自思臣於 若
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十

病患久積日甚月深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
敢強又况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
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債事死無及矣臣又
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仇殺比之寇賊之攻劫
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
集姚鏞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亦兵家之常要
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所以激勵
鏞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
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自

恐委任不
專

視才識未及姚鏞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
舉事鏞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中事少沮輒
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
鏞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明賞罰信
果而已慎擇主帥當聽其所為臣以為兩廣今日
之事宜專責鏞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
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
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
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往代其任夫 朝廷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十一

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
無事君之忠則所謂過人之才者僅足以濟其一
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
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
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或可量置閑散使得
自效其涓埃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
成之仁並行而不相悖矣

用兵本非先生所樂况督同姚鏞尤多掣肘故其
辭疏如此既而 朝廷遂罷鏞而專任先生當時
國計猶
行人也

莫不及已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扶疾奉命已抵梧州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一言其畧

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獠獠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事權亦已專且重矣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顧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十一

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煩勞亦且不能無倦况於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能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奸能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且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論之益梗撫之益疑至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

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矣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黨惡數人其下萬餘之眾固皆無罪之人也今猛父子及其黨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機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於是役其悴心憔悴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効夫二酋者之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十一

於憤激而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効夫二酋者之

沮兵拒險。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仇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以無所往。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戮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十四

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蕞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伯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十五

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
 之庇臣所未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
 兵以來費銀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
 五萬矣所食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
 一萬矣絲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
 後乎又聞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徒有虛
 名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
 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
 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
 陽明要書 卷四下奏疏 十六
 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
 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
 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
 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沒良
 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流官之無益亦斷然
 可睹矣但論者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
 改之嫌恐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
 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
 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庇於民死

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
 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
 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
 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
 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
 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
 俟事平之日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得一
 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
 陽明要書 卷四下奏疏 十七
 實地方之幸
 蘇受逆死自全非害百姓此其大當撫之源頭其
 間自反罪責自修兵威學問中行師行師中學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二月十三日
 頃者思恩田州之役臣集多官議得兩省荼毒已
 踰二年今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縱復克之亦
 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惟
 恐一物失所雖一夫之獄慮有虧枉 親臨斷決
 况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使之噍類不遺伐
 天地之和虧好生之德其患一也二年以來所費

銀米各已數十餘萬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兵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士不服前歲疫死者一二萬人頃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猶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况驅之鋒鏑之下乎其患三也兩省之民廢耕織者二年衣食之道日窮今春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七

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威德明示賞罰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

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繇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逆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獗之巢穴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皆皆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獠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今若復開進兵彼知事未易息相煽蠶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七

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一夫顧直一兩一馬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官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恃者獨湖兵然而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踣頓

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迹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囚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肯勝廣之亂實興於閩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爲今日計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以昭 皇上好生之仁培元氣以貽燕翼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歸免於疾病脫於鋒鏑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及時耕種雖在困窮皆獲顧其家室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而爲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兵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無藉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窺邊沿海

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城野免於驚擾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其善七也士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蚤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旣皆悅服不須復以兵守歲省調發之費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民間無往來騷屑之患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動之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患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如此然而當事之人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幸數級之獲以要賞上幸一時之捷以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苟利於國皆

不思勸入
事矣

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未撓亂其志今日
之撫利害較然斷在必行無可疑矣於是眾皆以
為然臣乃至南寧府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惟
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畱南寧賓
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聞臣奉命來
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皆欲投生日夜望臣
之至已而聞總兵等官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
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黃富等十餘人
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來歸惟祈免死臣諭以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朝廷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查勘開
以更生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死因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持歸諭盧蘇王受等限二
十日內投到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亦可無憾
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
具衣糧盡率其眾掃境來歸俱至南寧府城下分
屯為四營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
人赴軍門投見哀求免死願為竭力報効臣因復
諭以朝廷恩德以為既已赦爾死寧肯誘爾來

不但其情
正得此狀
二人乃益
信不死矣

降又復殺爾虧失信義可勿憂疑但蘇受擁眾負
險雖絲畏死然此一方為爾之故騷擾二年前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二省之民不畧示罰何以泄軍
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百眾皆合辭
叩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人臣執法之義
於是眾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眾莫
不感泣呼誓以死報及據狀末言岑猛原無叛
情乞存一脉自臣奉命而來沿途詢訪莫不以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及臣至此
又同大小各官屢經酌議亦皆以為治夷之道宜
順其情遂因其告哀許為奏請且諭以朝廷之
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第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
忠報國勿慮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
感泣歡呼誓以死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罪
臣又諭以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
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迨窺日久家業
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

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總兵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觀盛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十四

明豈勝慶幸

料敵用兵趙充國不能過充國猶是不戰屈人老將勝筭耳先生直發於不忍人之心此又儒將名將事同而心異處

撫綏思田緊急用人疏

嘉靖七年二月十五日

臣觀思恩田州連年兵火之餘官府民居悉以燬破雖葺屋尋丈之廬亦無完者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

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議欲于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解宇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又皆未至一應事宜莫有任其責者竊見右布政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安插各夷合如方獻夫所奏量改林富憲職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十五

仍聽臣等節制暫住思田撫綏其衆然而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况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所能堪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今且暫設一切廩給日糧合用之費往來夫馬合用之人俱取辦於南寧府衙取給於庫貯軍餉一不以于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解宇漸完則將林富量移別任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於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

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得撫綏之益而日後可免煩勞之擾矣。

建府修城既不能無事。又恐因事生擾。目前撫綏既不可無官。又恐因官生擾。所以舉事正欲無事。暫爾設官。其後不必專官。吾心盡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處置思田疏 嘉靖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多端哉。蓋因其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繆膺重命。勒處兵事。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也。又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加誅矣。因其悔罪。遂復宥而釋之。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

之心也。然而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而復去。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

之俗也。已去而復設。則嫌於從蠻夷之俗。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惟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其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乎。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不去。惟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其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乎。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安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無偏無黨。無意無必。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與各官會議。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終必觸樽俎。翻几席。而駭擲矣。故宜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有以散其黨

謹行任此
勞并

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牆墉之限積牙童犒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積牙童犒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窺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行其村落經理其城堡因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恥斷後下賤之徒則又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虞 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播衆心而債成事故不

避煩舌之騰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為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眾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制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知有所歸効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偏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不自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

非但無遠
夷又無遠
臣

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設流官衙門。但其衝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為之闢其荒蕪。備其旱潦。通其溝。逾丁力不足。則聽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歲增募招徠。以充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十

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為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仰給於南寧庫。逮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為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

無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緩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闢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前議。庶可經久。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岑氏世有田州。其私思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藉受之。變翁然。遽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以為苗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十

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之。皆自以嬰日存孤之義。故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為者。况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肯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許令世有田州。其後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浦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關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 表朝貢。又遣人賚

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肯率衆遠遁未嘗抗拒其無反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八甲以屬之聽以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日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則授以同知九年則授以爲知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悉如前議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日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

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長岑邦佐幼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徭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熾州民無主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

佐爲知州如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簡以散各夷之黨蓋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仇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

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彼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議將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爲一巡簡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簡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聽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簡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則授以爲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五

土巡簡其糧稅之入。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姦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以爲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

以爲亂。此今日巡簡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一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交得矣。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民間謠曰。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卽復傾。如是者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五

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以爲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朝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應設官員。自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器具而已。今通判等官。見具惟知府。陳能至今不來訪。得陳能原陞廣西布政使司右

才隨特取
用皆經驗
過者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六

叅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以重其權吏部移文令先赴該司到任然後往蒞田州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叅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之體勢而輒敢慢視勅旨蔑廢部移深為可罪陳能則欲申一己之小憤而遂爾委朝命於艸萊使為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乞通提究以警將來臣觀陳能氣性倖倖若此亦非可綏柔新附之民者有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通判剪緝安義諸賊甚得條理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行文委令經理其事若即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迨其果有成績遂擢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為不倦為益地方决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搜剔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強取而得者

寬建臣即此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三七

故不必過為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兔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
一 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他所姑使自効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為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為宜苟未能灼知卓異之才超舉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鑿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
一 田州各甲思恩各城頭今擬各分設為九土巡簡司權令各頭目分管以候 朝命其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

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簡以旌其功徐五亦隨章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章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簡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竝立者臣等以為不然方其率眾為亂則蘓受者罪之魁及其率眾來降則蘓受者又功之首况二府目民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

陽明要書

卷四下奏疏

三五

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眾目之下。眾目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定亂息爭之道也。故仍議以盧蘓王受為眾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人心允服。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教但瘡痍迺窳之餘尚無受屋之民焉有人學之士况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

字之以如以榜之

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為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為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為有漸而民不知擾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陽明要書

卷四下奏疏

三五

征勦稔惡猺賊疏

嘉靖七年四月十五日

臣近因思田之役駐軍南寧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朝廷德威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而此猺賊獨敢擁眾千四百出殺掠即今日之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羊腸六寺仙臺花相等巢各賊自弘治正德以來至今二三十年被害人民前後奏乞勦除不下數十餘次若不及今討伐其患終無底極况今小民請兵急救皆為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窟貫滿難復通誅即欲奏請

只是行連
只是物完
總共出
不意

俟命下之日行事竊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為期。亦未易平蕩。了事項者。思田變亂之時。前都御史姚鏌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兵。近幸地方已靖。各兵正在班師。歸途所經。與各賊巢穴相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上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合是調官軍協同永保二司宜慰土兵分道進勦。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其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勦。入寨等賊。以除民害。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四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嘉靖七年七月初六日

看得為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不惟有為。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閒住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為兵備於湖惠。楊必進舊為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未來臣前。奏委林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四

寬管理府事。乃其稟質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卧病。軀且不能保。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為。而又熟知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然廣西軍衛有司。所屬官及各學教職。亦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教職無異者。乞改用林寬於別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效。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臣所最切心者。私計其人。至于終夜不寢。竟未之得。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

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聖三

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故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革之。邊患未見其有瘳也。夫今之以考察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者也。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

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斷在不疑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聖三

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借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庸陋之徒。雖被察而去。無肯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邊進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竊伏望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嘉靖七年七月初十日

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難以力圖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設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各歸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殆以此揆望官府舉動今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日感激 朝廷再生之

陽明要書

八卷四下 奏疏

四四

思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臣遂行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分投密調各目兵夫迂路前到南寧而聽約束各官行至新墟地方又密授進兵方畧刻定日期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據各寨斷藤峽擒斬一千一百有四俘獲五百六十有八八寨擒斬一千九百有一俘獲五百八十有七因言斷藤峽諸賊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天順間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

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合兵復勦兼行招撫然後還巢是後官府曲加撫處暫安數月稍不加意輒復猖獗近年以來勦撫之計益窮蓋已至於不可支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爲兇惡利鏢毒弩莫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國初韓都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撓喪惟成化間土官岑瑛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而賊勢大湧當遂退兵亦以撫安而罷是後莫可誰

陽明要書

八卷四下 奏疏

四五

何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密授因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道路懽騰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宜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

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頓頓崖谷什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卽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蘇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兄父亦不能是過矣等因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聖六

到臣照得兩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勇自來征勦所不能克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而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寃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畧之所能及哉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惟 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

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之餘自守尚恐未克而敢望此意外之事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皆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未知一念報國之誠殊不可泯至於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舍死爭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聖七

先惟恐功效不立無以自白其本心誠有如子弟之於父兄者此皆臣所親見者也右布政使林富已聞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副總兵張祐叅將張經沈希儀督兵叅議汪必東督勦縣丞林應聰主簿季本并防截搜捕調度給餉官程雲鵬史立誠林寬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然當茲炎毒瘴疫之中經冒鋒鏑出入崎嶇固皆有捍患勤事之績蹈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彭宗舜彭蓋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國之義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度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

明其幾畧功勞于各官呈詞見之疏
劉謙讓不居殊功上下立言有法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臣去歲奉命勘處思田蒙皇上天地好生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聖入

之仁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心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仰賴神武幸已蕩平一方倒懸畧爲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不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

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力斷已不能了此但心知其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龍蛤三都嶺等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賊峒以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聖九

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小者僅百人大者數百及千而止又皆有山谿之限險扼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不能克也各巢之賊

皆倚恃入寨爲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卽無所致。其窟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昔，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爲廣西極邊窮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五

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若盡移其家衆，則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

建新治必
先擇屯然
後依省可
可又

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脩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分制八寨。徭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遂反與之交通，及爲之居停，爲之指引，分其劫掠所得，共爲民害。官府察知其姦，欲加懲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五

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臣督兵其地，悉將各官綁赴軍門，欲斬之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壘，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畱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

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
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豚絡
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
反側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且至。各賊之交
自不能合。如取机之上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真
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榦
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
而服化矣。

一 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看得思恩舊治原在寨

陽明聖書 卷四下 秦疏 五十一

城山內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
移出地名橋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
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磽确之上。芒利礱研之石
衝射抵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
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
以爲風氣所使。蓋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
之下必有狐鼠。亦理之自然者也。况其地瘴霧
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
初。思田歸附之後。臣時卽已料理其事。未得善

精其陰陽
公劉有之
原非方其
乃至理也

其甚其狀
中其而口

大備於道
天地人

民以食爲
天無災夏
也

地近因督勦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
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
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爲平原。環抱涵畜。兩
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
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
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實其地。爲之景
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
先趨事。遂令署府事。同知桂整。督令各役。擇日
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

陽明聖書 卷四下 秦疏 五十一

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買。往反
旬月。十不致一。常多置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
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
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
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
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
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
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返。無復
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簡之制。循土

何處無好
風水應知
何處無好
人物

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

一改鳳化縣於三里。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解宇選來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依。則委之管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各三里者。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五十四

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四散。逃亡不敢歸視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縣治。以據

其險。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築城垣。

解宇選委能官。與督其役。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各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五十五

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簡而舊屬鳳化一縣。徒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

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已於思恩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宜并割上林以通屬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體統尤宜何者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於體統有所未稱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於思恩未爲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五

遠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思恩均爲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屬於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改化日新則夷民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至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

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多在縣之宿姦老蠹與之包圍因而以一科十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鄉民屢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於縣民之姦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寬平深厚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五

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十餘家竹樹森翳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繇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八九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便窮鄉小民之糧差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均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已久淪於夷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而

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况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簡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略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裡之地自南寧以達田寧自田寧以通雲貴交趾則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五

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聖明裁允仍定賜縣名選官給印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臣

謂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竝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卽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爲選立酋長諭以朝廷征勦各巢者爲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爲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卽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五

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合縱遺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近年以來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姦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脇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激於姦民之驅脇遂勾結相連而起此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

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膠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卒

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蕩浦各處，猺賊最爲要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逃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僅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空

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五百中所分調哨守於他處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查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敷之以威信，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叅將兵備各官又不肯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按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爲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土目一二

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徠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姦自伏正宜及今爲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

查明岑邦相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九日

臣等前議岑氏世有田州宜立岑猛之子一人使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空

承其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審問土目及鄉老等猛子應立何人衆稱岑猛四子長邦佐妻張氏出次邦彥妾林氏出三邦輔外婢所生四邦相次妾韋氏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彥襲職今邦彥既死應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于時以爲武靖地方正當猖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歸戴已久况其才力足制各猺近日該州土目人等相繼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

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無絕岑氏之祀其才否優劣固不必深論者因諭以宜立其次邦輔於是衆又稱邦輔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親子况其質貌厚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脉臣等議得仍土官者專爲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

陽明要書

卷四下 奏疏

空

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猛子而止謂猛子存者二人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內事體多端文已繁瑣故遂簡略其詞今蒙 朝廷洞徹細微復令查奏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不詳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不言猛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近復通審該府土目鄉老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惟其事亦必須如此而後穩貼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此等關係之事言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

用其極非萬全可久豈敢輕易具奏伏乞 聖

明宥其疎漏萬死之誅仍從原議立邦相於田州
以曲順各夷之情邦輔聽以官族名目隨任如此

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

躬必有以邦輔現存達于 上聽摘先生之欺
問者先生每不自明其故又不尤人之言引咎自
責而已以是思以漸消王春益篤德慧至誠所致
也其事雖瑣其處之之理甚大不可以不存

乞 恩暫容回籍養病疏 嘉靖七年十月初一日

邇者蒙 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

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惟恐 付託不効以孤

陽明要書

卷四下奏疏

套

生成之德以累薦舉之明於是日夜危懼而病亦
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而兩府頑民帖
然來服其間雖有強大賊巢素為廣西眾賊之根
株屢征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
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效之勇財力
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
平巢穴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
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豈愚臣知力能辦此哉
竊自幸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是

不敢致任
故求醫治
莫

殆功過其事各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

非望之獲必有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

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

就清涼親醫藥而病終不止遇暑輒作去歲奉

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醫者先以水止不

服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

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

惡飲食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

田州之役其時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

陽明要書

卷四下奏疏

套

其中務衛設所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
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
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已興至南寧移卧舟次
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於韶雄之間伏思今日之
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臣雖病發而歸亦可
以無去後之憂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志也受
陛下之淡恩思得粉身蓋骨以自効又臣近
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以圖
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

陛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而憫其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圖報

陛下尚有日也

當時若用先生于內或元輔次亦本兵則先生自能用才臣于外成無降之功而天下之治必更有可觀者矣又可以養其身使久而為國乃以一方之事重勞之以促其死而不竟其用惜哉○耿定向曰維時輔臣桂萼知世宗欲召先生入咨啓沃如其軋已故為令督師兩廣尋復構煽致削封爵智士忠臣至今悼嘆

陽明先生要書卷四下 終

易月更書 卷四下 奏疏

臣

陽明先生要書卷五上目錄 各依年譜次序

文移

廬陵告諭 十一條

止訟

救病

保甲

先期兌運

戢經過公差

禁假差

陽明要書 卷五上 目錄

火災自咎

防火

和軍民

乞免買辦葛布申

諭別父老

南贛公移告諭 四十條

巡撫南贛到任通行各屬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附式備載

案行各分巡道督緝十家牌

申行有司十家牌法

申諭十家牌法

申諭十家牌增立保長

南贛鄉約

選揀民兵

批韶州府雷兵防守申

行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勦捕漳寇方畧牌

案行福建廣東領兵官進勦事宜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陽明叢書

卷五上目錄

二

獎勵福建廣東守巡領兵官

告諭新民

告諭條款 以上巡撫

兵符節制 以下提督

預整操鍊

行郴州道選募將領牌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

禁約權商官吏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批留嶺北道給錄呈

批贛州府給錄呈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批嶺北道脩築城垣呈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禁約驛遞牌

咨報湖廣巡撫秦防賊奔竄

咨報湖廣巡撫秦防賊奔竄

咨報湖廣巡撫秦防賊奔竄

陽明叢書

卷五上目錄

三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告諭涑頭賊巢

進勦涑賊方畧

剋期進勦涑賊牌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批議處湖原條賊呈

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

立社學示各教讀訓蒙大意

優禮謫官牌

優獎致仕縣丞龍韜牌

卷五下目錄

文移

征藩公移告諭 二十一條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

應

寬恤禁約

撫安百姓告示

預行南京兵部及各衙門勤王咨

陽明叢書

卷五下目錄

四

谷都御史顏權宜進勳

調取吉水縣民兵牌

行豐城縣督造淺舡牌

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牌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牌

諭江西三司從逆官員牌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牌

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官眷牌

咨兩廣總督楊停止調集狼兵

追勦入湖逆党牌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江西公移告諭

十九條 時兼巡撫江西

陽明叢書

卷五下目錄

五

告諭軍民體恤北來軍士榜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再批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批提學道邵銳乞休呈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獎勵主簿于旺牌

議處官吏廉俸牌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頒行社學教條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批清理永新縣錢糧呈

告諭安仁等縣頑民榜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申

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牌

陽明要書

卷五下 目錄

六

賑恤南昌等府水災牌

兩廣公移告諭 二十五條

行廣西領兵官勦撫事宜牌

以下處置思田

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牌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請送湖兵牌

賑給思田二府牌

犒獎儒士岑伯高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批蒼梧道脩理梧州府城呈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批裁革文移呈

批雷朝觀官呈

批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陽明要書

卷五下 目錄

七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

行領兵官勦牛腸六寺諸賊牌

以下征勦八寨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調發歸順州土官岑燾牌

行委官林應聰督諭土目牌

行張祐搜勦綠茅餘巢牌

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牌

請勞思田從征土目牌

批綏柔府江諸處流賊呈

陽明先生要書卷五上

陳龍正纂

廬陵告諭

止訟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六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與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子孫。孰與和吳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為人之所敬愛乎。吾民其思之。

救病

今○灾○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病○者○湯○藥○餽○粥○不○繼○多○飢○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隣○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為○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閩○門○相○枕○籍○以○死○為○民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

一

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餽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槩治以法、雖曰爲政之常、吾心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復不吾聽、吾亦不能復貸矣、其熟思之、毋遺悔、

保甲

縣境多盜、良繇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畧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宥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先期兌運

告鄉頭糧長人等、上司奏定水次兌運、正恐爾輩

在縣拖延、不卽起運、苟錢糧無虧、先期完事、豈有必以水次責爾之理、縱不免罪、比之後期不納者、獲罪必輕、昨呼兌運軍旗面語、亦皆樂從、不敢有異、爾輩第於水次速兌、苟有益於民、吾當身任其咎、不以累上官、但後期誤事、則吾必爾罰、定限某日時完報、

戰經過公差

一應公差、經過河下、驗有關文、照關應付、毋得隱難取罪、其無關文、及雖有關文、而分外需求、生事

者、先將裝載船戶、摘拏送縣、取供、卽與搜盤、行李、上驛封貯、仍將本人、鄉拏送縣、以憑參究、懲治、其公差安分守法、以禮自處、而在官人役、輒行辱慢者、體訪得出、倍加懲究、

禁假差

借辦銀兩、本非正法、然亦上人一時之急、計出於無聊也、今上人有急難、在爾百姓、亦宜與之周旋、寧忍坐視不顧、又從而怨詈訕訐之、則已過矣、夫忘身爲民、此在上人自處、若全軀保妻子、則亦人

情之常。爾民毋責望太過。吾豈不願爾民安居樂業。無此等騷擾事乎。時勢所值。亦不得已也。今急難已過。本府決無復行追求之理。此必奸僞之徒。假府為名。私行需索。自後但有下鄉征取者。爾等第與俱來。吾有以處之。毋遂洵洵。

火災自咎

天時亢旱。火災流行。水泉枯竭。民無屋廬。歲且不稔。實繇令之不職。獲怒神人。以至於此。不然。爾民何罪。今方齋戒省咎。請罪於山川社稷。停催征縱。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四

輕罪爾民亦宜解訟罷爭。息心火無助。裂烙禁民間。毋宰殺。酌飲前已違。老人徧行街巷。其益脩火備。察奸民之因火為盜者。縣令政有不平。身有缺失。其各赴縣直言。吾不憚改。

防火

昨行被火之家。不下千餘。實切痛心。何延燒至是。良繇衢道太狹。居室太密。架屋太高。無磚瓦之間。無火巷之隔。是以一遇火起。不可救撲。昨有人言。民居夾道者。各退地五尺。以闢衢道。相連接者。各

退地一尺。以拓火巷。此誠至計。但小民惑近利。不計久長。徃徃臨難追悔無及。今與吾民約。凡南北夾道居者。各退地三尺。為街東西相接連者。每間讓地二寸。為巷。又間出銀一錢。助邊巷者。為牆以斷風火。沿街之屋。高不過一丈五六。廂樓不過二丈一二。違者各有罰。地方父老及子弟之請達事體者。其即赴縣議處。

和軍民

昨吳魁吳石洪等軍民互爭火巷。魁吳等赴縣騰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五

告以為軍強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室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何彼此乎。今吉安之軍比之邊塞。雖有間。然其差役亦甚繁。難月糧不得食者。半年矣。吾方憫其窮。又可抑乎。今法度嚴厲。一陷於罪。即投諸邊裔。出樂土。離親戚墳墓。不保其首領。國典具在。吾得而繩之。何強之能為。彼為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少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為

如此救火法

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陵。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宜，吾罪爾矣。訴狀請軍明早先行赴縣面審。

乞免買辦葛布申

且示奉行

奉鎮守江西太監牌差吏齋銀一百兩到縣收買葛紗本職當拘糧里陳江等，着令領價收買，據稱本縣自來不產葛布，原派歲額亦不開有葛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奉派折銀一百五十兩，當時百姓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繇控訴，只得各自出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 六

辨賄賊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十兩，又復忍苦賄解，今復催督買辦，又在原項折派一百五十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況今旱災相仍，疾疫大作，多至闔門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為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強者羣聚為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若不轉申，祈免切恐，激成大變，據此方欲備錄，申請間，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辨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慰解，諭以知縣自當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

情大如西
權辭慰解

假不得已
而思

既不可

始退聽徐徐散歸。今復蒙鎮守府催督并提當款，官吏伏念前事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本職自到任以來，卽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至於物情忿激，擁眾呼號，始以權辭慰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 七

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已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伏乞當道垂憐小民之寤，苦俯念時勢之難為，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違違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卽行罷歸田里，以為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以一官易萬民之命，易以一令阻鎮守之威，難且在他，人解還原銀，不與收買，已為莫大之風力矣。先生併舊派折價而抗，辭免之仁者，必勇信哉。此時且然後為督撫，固無足奇者，夫惟任氣之士，或少年早職，所能為漸，涉崇應反，沮縮焉，何則無義以養氣，則氣與時衰也，故不學則老，不如少學則老益。

諭別父老

縣令到任且七月，以多病之故，未能為爾民興利

去弊中間復局於時勢未免催科之擾德澤無及於民負爾父老子弟多矣今茲又當北觀私計復返與父老且有半年之別兼亦行藏靡定父老其各訓戒子弟息忿罷爭講信脩睦各安爾室家保爾產業務為善良使人愛樂勿作兇頑下取怨惡於鄉里上招刑戮於有司嗚呼言有盡而意無窮縣令且行矣吾民其聽之

先生令廬陵七月脩舉廢墜節財施教搜奸革弊他人四五載滿任所不及為者皆為之無遺又居而為之自咎行而與之論別人以為先生聞世奇才不可能也吾以為人自少先生之心果視一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八
邑之民如吾赤子果且有難感之人有難為之事耶故首列廬陵十一條為先生事功之發軔為讀

南贛公移告諭

巡撫南贛到任通行各屬

撫屬地方界連四省盜賊潛據其間不時出沒剽劫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初膺重寄地方延袤廣遠未能徧歷其間緩撫之方

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各官即今逐一會議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民快曾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尚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為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為經畫某處或有閒田可興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九

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悉心計慮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二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母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

不敢同惡淡惟昧劣庶賴匡襄

到手第一着便是諮詢但諮詢中即有條目足以
啓人思身使對者不敢作浮語虛詞若空空下問
則愚者不知所以致思
情者亦不警策矣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此係甲莫詳於

本院奉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
所恨才短智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
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
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
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豈忍以狡詐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十

相待便欲防奸革弊以安良善則又不得不然吾
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勉體吾意輸
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十家共 內開甲頭某

甲尾某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
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
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

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
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
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係某坊某里長某下甲
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
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
甲下某色人現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有寄
莊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視徵保住人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十

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寫雜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莊
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
即須查究

一男子幾丁

某係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係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律何處經營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潤量添
行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逐名

開寫浮票粘貼客去則揭稟無則云無

陳龍正論曰南嶺盜賊多起於奸細先生獲其大
首一人遂知要領此牌乃窳奸細之良法也或曰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士

是法也齊之以刑乎齊之以禮乎曰皆具曰不已
繁乎曰後世繁文縟貌無益民生者多矣習而行
之不以爲繁顧于坊民教民之道耳目所不經見
聞則以爲煩民而多事夫所謂多事者不過有三
勞民筋骨也費民財力也妨民工課也然保甲行
而一家之勞九家逸矣一日之勞九日逸矣則不
勞孰如之平居出膏火酒食之費臨事無破家蕩
產之虞不費孰如之每日以其餘畧爲木鐸無終
歲男不得耕女不得織之患不妨工孰如之不維

其後而顧目前不籌其總而爲碎算則淺見者過
也且唐虞之世有九歌周禮有孟春道人之狗今
人見之亦嘗謂繁而不知其長保於無事乃有大
簡者存焉能行十家牌法真良守令矣輔世者能
使天下真行是法亦謂之良輔弼矣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看得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
先顧蒞事未久尚昧土俗撫輯之宜未有所措訪
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士

之人同爲狡僞欺竊之事甚者私通輦賊與之傳
遞消息窩藏奸宄爲之盤據夤緣盜賊不靖職此
其繇仰分巡道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
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
住雙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
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輸
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踪
跡可疑之事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
如此庶居民不敢從惡而奸僞無所潛形各掌印

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着實施行。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陳龍正論曰。前牌告諭父老安民意多。此牌專督分巡。禦盜意多。其實無二法。無二意也。所與言之人異耳。

申行有司十家牌法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自糾甲內之人。不得容留盜賊。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糾察其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而勦除之。爲力甚難。今有司徒不嚴十家之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與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縣平日怠忽因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後

古

循未嘗思念及此也。自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致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仰各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者。或三四十人。或一二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後

五

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而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繇其無愛民之實心。若使果然視民如子。安忍不施勸勉。而輒加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守令之有志

於愛民者其盡思之

陳龍正論曰此係平藩後兼撫江西時申飭因十家牌法是為治第一要義自縣令至督撫皆同欲使觀者得一事之首尾故總列之後申諭二條做此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訪各處官吏類多視為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去

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為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為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為立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自今

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

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脩睦息訟罷爭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七

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鬪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脩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脩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今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

再行申告言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

此亦兼撫江西後申行

申諭十家牌增立保長

先行十家牌式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六

但遇盜警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卽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告官重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各縣卽行推選增置仍告諭遠近使各知悉各

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

此亦兼撫江西後申諭

南贛鄉約

鄉約莫詳於此

谷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歸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爲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繇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閭者無素誘掖獎勵之不行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九

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卽善人矣母自恃爲良民而不脩其身爾一念而惡卽惡人矣人之善惡係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毋忽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道果斷者四人爲約正

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自之、官又不能改、

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區處、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莊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莊、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一羈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專便從鎖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盜、今後有此告、請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鳴官、

一親族鄉鄰、徃徃有因小忿、投賊復讐、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關礙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卽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已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史昔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攬差下郡索求齊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讐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陽明要書 卷五上 五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從從女家責聘禮不克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稱家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

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週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祇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是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五

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與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爲同約勸約正編贊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其常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

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脩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遂屬酒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悚，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與各就位。知約撤彰善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

陽明要書

卷五上

五

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徧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徧謂衆曰：「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卽言。無則曰：「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就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

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為罰。某敢不卽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與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

陽明要書

卷五上

五

孰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為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與遂退。」

陳龍正論曰十家牌以防奸之法兼訓育鄉約以化導之意兼整齊相爲表裏。

選棟民兵

撫屬地方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劫掠大爲民患本院專以再盜安民爲職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徧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鼠卒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猛虎是以每遇猖獗輒復請兵非調土軍卽倩獵達往返之際輒已歷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卽已魁颺潛形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又復鼠狐聚黨皆不軌之羣良繇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倘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遁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豈以一州八府之地

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據嶺北道兵備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爲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爲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爲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於原額數內揀留精壯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爲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畧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窺此

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錄已運機設伏呼
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足以護防守截而
兵備募召之士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
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
無緩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
此其間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尚在各官酌量
盡善務期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同則拯溺救
焚之圖自急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
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為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
冊以憑查考

保甲既定第三着便是練兵揀退疲弱補募驍勇
便是其中料理而以屯兵任守以所募勇士任職
便是先定用兵之畧

批韶州府雷兵防守申

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一措置
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今據所呈非惟不能弭
盜而適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豈本
院立法之初意哉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

不得已之意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心自無難處
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各縣所留之
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勦襲防守之
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張威勦襲之士非精銳不
可以摧鋒陷陣況各縣所留尚三之二而兵備所
取止三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又況勦襲之兵
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
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為力此於事
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征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取私便之為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為害宜各除去
偏小之見共為公溥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
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能戰則守益易此理果明但不經報被則人不覺
耳事皆然兵為甚

行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勦捕漳寇方畧牌

據呈勦捕事宜已經各仰施行所有方畧恐致泄
露不欲備開案內另仰兵備密會守巡紀功贊畫
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
氣向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嶇林木蒼翳若兩

水游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探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涼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為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夜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賚糗銜杖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而死無生有進無退第一念轉動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

陽明要書

卷五上

羊

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避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為計已獲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

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剽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為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畧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處論各官知會之後即連名開具遵依揭帖密切差人回報

案行福建廣東領兵官進勦事宜

陽明要書

卷五上

羊

兩省所呈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為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演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當道亦皆協謀并力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連絡糾合阻併設械倘禦之奸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

法機和
氣可用

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謂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勝負之算間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格

三

不容髮烏可執滯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糜軍債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人皆料已先生專料彼其實不能知彼者不得爲知已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據漳南道艾洪等呈稱賊衆大約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一分聽撫一分遠遁廣東境界一分淡藏

本處山谷絕巖峻嶺易以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千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留精兵以守險待賊飢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據各哨委官稟報各賊不聽招撫合續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隨據參政陳策呈據指揮高偉報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賊衆突出馬陷淡泥被傷身死簿查先據陳策等呈已批各官酌量如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趨掩其不備則用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格

三

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若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國破羗之謀滅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之中絕淡奸於意料之外今據前因高偉既奉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竝進却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指揮黃春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攻眼見摧敗畧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各守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

急用人之際姑且記罪查勘督勦及照添調狼兵一節、該省節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尅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一遇小挫輒求濟師、況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萬二千有餘數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況稱糧餉缺乏正宜減兵省費安可益軍贖財其軍但等所統軍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編建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差官領解軍前接濟各官俱要奮勇協心乘機進勦

陽明叟書

卷五上

文移

五

毋頓兵通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自懈弛務須連營掎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酌量奏奏小敗之後不肯贈兵只思簡錄真武成河意

獎勵福建廣東守巡領兵官

看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淡賊巢自來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

月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除將功次查奏外通令先行獎勵仰即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絲段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齋簡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勤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就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

因查奏之賞尚遲先行獎勵為制撫者不可不知凡文移有存其言者有存其言者有存其言者與言而中者也他似此

告諭新民

陽明叟書

卷五上

文移

五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緝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為善而不蒙福無為惡而不受殃毋以眾暴寡毋以強凌弱務典禮義之習永為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為非者父老頭目即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為善去惡之誠一則剪除莠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近因督征象

湖各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茲春耕其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眾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及以布疋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眾多不能徧及各宜體悉此意

掃蕩象湖各巢之後兵威大張此時溫言撫諭任有頑梗無不畏懷懷實出於畏也故畧提兵功以動之詳復作言以慰之若未破賊而為此告則裏而不遵既破賊而無此告則春氣不能為主

告諭條款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繇興今民窮苦已甚而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又競為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為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為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羣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

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禮之人顧一齊眾楚寒不勝眾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母怠

海論數條又鄉約十家牌所未備蓋因其習俗之弊而乘之

兵符節制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眾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仰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為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為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為之副將得以罰

偏將偏將得以罰管官管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管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偽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此卽明分數之大槩而用人之法亦畧見焉長五十夫以下者任力長百夫以上者兼職既成有制之師可得有能之將

預整操練

看得捕盜老人某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況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效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

齊一仰該道將所屬向化義民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令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殺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效有功勤者厚加犒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如身臂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三

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子弟之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師克在和之於平時所以爲臨事能和之地

行郴州道選募將領牌

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勦事宜各該兵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談悉兼恐機宜多致瀉漏該道卽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畧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夷倘曉盜情向背忠慎

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即與密切商度。徑來計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疎虞。

兵機可以人通。不可以筆傳。但堪任。往來之人不可誤用。忠慎二字。盡之不必才智也。

行漳南道禁支稅牌

上杭河稅專為軍餉而設。自來非奉本院明文。毫不許擅支。與該省各衙門原無干預。今後凡有相應動支。止許具錄呈稟本院聽候批允。不得一該申請有乖事體。漸開多門之弊。反生侵渙之姦。

陽明要書

入卷五上

文務

四

下司有風力者。不待此牌。中人以下。得此牌。始有所據。以回各衙門。其詞似嚴。責於下。實以曲體之。

禁約權商官吏

商人比諸農夫。固為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措。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為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訪拏禁約外。仰道即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道照。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

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鷄鴨之類。一槩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為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顧。就行抽分。厥查給票帖。以防詐偽。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陽明要書

入卷五上

文務

四

先王之重農也。抑末。後世之寬民也。厲商。商不業而民亦病。謀亦編矣。商亦吾民。此仁人一體之見。而裕國存焉。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據副使楊璋呈。因福建軍人作亂。兵部題請南贛都御史王前去處置。其南贛地方事情。合行楊璋暫且代理。一應緊急賊情。徑自從宜施行。今本職陞任本司按察使。啓行在邇。缺官管理。看得本官既已陞任。本院不日又從福建。南贛賊情。及該道印信。必須得人經理。已仰按察司議委風力老。

成堂上官一員速赴該道再照各處遞報公文或係地方急務若待議定前去未免顧此失彼愈加積滯仰府凡遇各處齋到公文關係地方賊情重事俱差人送赴分巡該道議處徑自施行仍呈本院知會其餘繳報批申呈詞招錄不急之務就便收候類齋本院俱毋違錯

以國事無誤為主不拘尋常禮節

批雷嶺北道給錄呈

朝廷設官本因保障臣子盡職匪專給錄副使楊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聖

璋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獗方爾請兵會勦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給錄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疎交承之際必至弊乘間隙仰本官勿以循例給錄為急惟以效忠盡職為先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國之勤懋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

得此數語至今知有楊璋豈不榮於華表耶

批贛州府給錄呈

知府邢珣久勞郡政屢立戰功合有賞功之典

出於報最之外今三年之考既因事久稽而六載之期亦計日非遠況地方盜賊雖靖瘡痍未瘳苟有善可救民何厭久於其道微疾痊即起視事給錄一節六年并考

改言異心無賞而感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據兵備周期雍呈溪田半砂等處負山濱海地僻人稀以致賊徒誘結勢漸猖獗今雖議立軍堡一時未得完工合行武平守備侯汴暫住南韶設法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聖

擒捕候軍堡已完仍回武平看得各巡捕官因循坐視致令盜賊滋蔓俱合拏赴軍門但當用人之際姑且記罪仰該道嚴加督捕務在目下靖絕以功贖罪及照該道原議設立軍堡十處每堡軍兵二三十人勞分力弱恐不足以扼賊勢仰會同守備官再加酌量如軍堡工費浩大且可停止將各堡該戍軍兵分作兩營選委勇官二員分統於盜賊出沒地方絡繹搜捕每月限定徃來次數就仰經過縣分按月開報兵備官處不時考較督責其

談設軍堡止於每日程途所到建立一所以備宿歇。非獨省費易舉。亦且勞弁力合。地方可恃。以無恐。盜賊聞風而自息矣。但事難過度。仍須詳議。務求至當。亦無苟從。侯汴准暫往南韶住劄。嚴勦捕。以靖地方。稍候武備既設。施行有次。還歸武平。處置精妥。親歷者所不及。以無苟從。相望。益集思廣益之道。非謬謙也。天下事實難過度。一人實無二人之見。惟淡於學道者知之。不學者。其此英畧。即欣然自多。距人千里之外。而後誤必多矣。

批嶺北道脩築城垣呈

據呈府縣城垣倒塌數多。應委各印官估計脩理。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四

惟石城一縣尤壞。知縣林順柔懦無為。合行同知夏克義估計督脩。看得城垣倒塌。地方急務。幸茲盜賊蕩平。正可及時脩築。若患至而備。則事已無及。即行各官估算工程。措置物料。一應事宜。各自從長議處。呈奪各官務要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已財。因地任力。計日驗功。役不踰時。而成堅久之績。費不擾民。而有節省之美。庶稱保障之職。以副才能之舉。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見在贛州教場住劄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應合禁約。仰道即行出示。張挂教場。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呈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州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四

一各兵但被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竝在營房居住。鈴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朋夥喧嘩者。訪出。網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醫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拏送該道枷號。如隱情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強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鬪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稟談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器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如平日懶惰不行脩理臨時上操弦矢斷折鏡砲不響旗幟不明細打一百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四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談道府訴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辨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着別樣衣冠暗入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樽節用度謹慎

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加責治

一各談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拏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個月滿日細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凡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與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談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四

行嶺南不設軍職巡捕牌

訪得南贛巡捕牌當革者若無實每遇火盜生發坐視觀望曾不以與恣恣中間更有不守法律在於私宅接受詞訟嚇取財賄紙米或捕獲一賊則招攀無干之人乘機詐騙僉克總小甲則需索拜見更換舖夫則索要年例稍或不從百般羅織又如前從所屬巡邏則索要折乾刺取酒食甚至容隱賊徒竊分賄欲便拏究緣無指實查行間仰談道即將巡捕軍職官員就便裁革一應地方事

宜俱令府縣捕盜官管理中間倘有未盡事理該道再行議處呈奪

禁約驛遞牌

水西驛遞舊例每遇公差驗有真正關文隨赴軍門掛號此乃防姦革弊定規本院撫臨贛州未幾即因盜賊猖獗累出勦平尚未清查訪得近來姦詐之徒起一關文輒就洗改或改一名為二三名或改紅船為站船或改口糧為糜給或改下等馬為中等上等馬或該有司支應而黃緣驛遞應付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哭

又有或看望親朋或經過買賣因與驛遞官吏相議求買關文詐偽百端本驛所官吏即便印鈔厚白申紙裝釘方尺文簿一樣二本送赴軍門每遇公差關文驗無前項奸弊就與騰換隨送軍門掛號給付如或本院出巡就赴該道兵備掛號中間若有交通私與關文或不經本院掛號潛行應付者拏問賊罪決不輕貸今後差撥船隻迎送止許各至交界驛遞倒換立限回還敢有貪圖過關米糧或權要逼勒過界者就便指實申來以憑拏問

谷報湖廣巡撫秦防賊奔竄

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賊所奔逃尚恐不止前項諸處已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薶之功

谷報湖廣巡撫秦夾攻事宜

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發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哭

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反將有名賊首隱蔽其家事定還巢至今貽患又有居民無籍者攜帶妻女入寨為盜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勦則通報消息尤為可惡今聞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被虜逃歸若不通行挨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各縣掌印官查附近賊巢居民村寨通計若干畫圖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

弁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有應勦賊徒來投希圖
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
寨之人通坐以奸細重罪再給告示曉諭鄉村里
老人等但有平昔人舉為盜即今潛出許其舉首
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并四隣一體坐罪
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
拔

征勦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申撥得峯賊聞知湖廣土兵將到為備益堅又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

五

聞于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
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
糧穀設有機隘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
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眾亦無所施其力本
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畧同
照得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為賊所輕必資湖廣土
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為夾攻尚遠今
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
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陷賊

此句無
在來官不
按自否

計中老師費財復為他日之患追悔何及除行監
督守巡官分投先往土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
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橫水大巢各哨官兵合就分
委督發依期進勦

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
坑進蹊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
兵搜茶潭寫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
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
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為一大營及各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

五

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
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接應毋致疎虞
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
角窟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芒背上
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攻桶岡
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
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為一大營
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
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

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聽以軍法從事
本官務要竭忠效命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
前進蕩除羣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疎虞國
典具在本院即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
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
乾字營哨長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
手一隊鏡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至

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
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緝大旗一
面奇兵機用為先導尋常皆機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緝大旗
一面正兵行動用為先導尋常皆機遇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
經過歇宿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艸一
木者斬劄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
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至

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
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
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
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
百軍中呼號奔走驚眾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
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
火人外敢有喧呼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
巡夜之人每夜各有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
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
眾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哨探可徑而畏難不
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斬軍行遇敵人來
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輒動即便整隊向賊
牢把相機殺勦違者斬軍行遇賊眾乞降恐有
奸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令其遠退
自縛來投不許輒與相近遇有自稱官吏及地
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輒與相近即便駐軍
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使
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

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隊皆斬。鄉隊不救，鄉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竝聽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告諭涇頭賊巢

本院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本欲即調大兵勦除，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五

回軍之日，勦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與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豈無脅從之人。況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若遽興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悉誅滅

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爲盜，爾必佛然而怒，豈可心惡其身，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搗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賊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皆繇爾等悔悟不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五

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上之心，無故殺一鷄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誰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終夜不寢，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

得已而與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必欲殺爾又非我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

五

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克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

許多者數
用少也不
久者欲逐
美也而後
皆主誠數
語則兵機

今只與良民一槩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錄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士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飢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

五

賄爾則家資為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今特遣人撫諭爾等并賜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我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與言至此不覺淚下

悉哀至誠宜當日湖賊之投誠者眾也黃金巢窟河其皆矣于是賊首池大猷等涉風而計易行力

進勦湖賊方略

湖頭積賊池大鬚等不時糾眾突出攻城殺人先年亦嘗征勦皆因預失防禦以致漏網後雖陽為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幾肆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若不趁時計勦地方何以寧謐行知府陳祥速將合用糧餉等項從長議處一面即於所屬選集驍勇經戰者三千人少或二千人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穆

五

密行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等分截要路就仰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畧尅期進勦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倘將賊巢道路險易。圖圖貼說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遁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縣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尅期併力進攻必使

根株悉拔噍類無遺

尅期進勦湖賊牌

池大鬚等屢征屢叛近來惡焰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合應趁機速勦本院已先密切分布哨道仰知府陳祥領兵從和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搗中洲大巢知府邢珣從大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均巢中村巢直搗上洲大巢指揮姚璽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由巢直搗岑岡大巢指揮余恩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穆

五

從龍子嶺入攻溪尾巢塘洞巢空背巢直搗下洲大巢千戶孟俊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均巢直搗中洲大巢推官危壽從南步入攻脫頭石巢鎮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搗中洲大巢知府季敦從信豐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從信豐縣烏運入指揮郝文監督姚璽余恩孟俊三哨官兵分路進勦本院自從冷水巡直搗下洲大巢親自督戰尅期俱於某日時四路竝進

獎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勦。抑且徒勞遠涉。乞畱屯彼地。免其過境。彼此兩便。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勦。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振。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克收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特差千戶高睿齋領花紅禮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空

物。前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管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初調之調未至而賊已破則已之此事理之常也。初調非失策也。使賊謂我俟湖兵之至然後進攻。乘其未備一舉而破之。此先生之所以用湖兵也。平藩亦此機矣。兵機不可明言。而直令停止。則彼心未免不擇。故宛轉獎勵。

批議處河源餘賊呈

賊勢漸盛。談道既以兵力勞德。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各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屯劄。選知因曉事人。役齋榜。權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

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收粟入巢。趁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覓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分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尅期竝舉。出其不趨。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勦。又不從權撫。任其出沒。往來。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爲生。是愈長羣賊之奸。而益重吾民之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空

苦。兵糧日耗。後圖愈難。上緊議處。施行。毋得徒事。徃復。各官兵不論或撫或勦。俱時操練。整束。密切。踴。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飽者飢之兵法之常先生于此時且欲飽之使賊自食其力。寬目前焚掠之患。且爲異日可因之糧。嗚呼。淵哉。

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逆天。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

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勸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本院屬有哀疾，未遑旬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遺諭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先生用兵之先必有告諭所諭者賊也以言當兵平賊之後必有告諭所諭者民也以言為禮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穆 奎

立社學示各教讀以訓蒙大意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不重記誦。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為專務。其培植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徃徃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艸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必使之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

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巖頑，日使之漸於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穆 奎

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釋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束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罔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求其為善也，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輒因時俗之言，改廢其

繩墨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徧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清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空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懈。久則精神宜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歛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遍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作。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緩。俯謹而不失之拘。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

席歛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做。每十日則總四班。遍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做。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

陽明要書

卷五上文移

空

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優禮謫官牌

本院奉 命征勦四省盜賊。漢慮才微。責重。合求賢能以資謀畧。訪得潮州府三河驛驛丞王思志。行高古。學問淵源。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惠州府通衢馬驛驛丞李中堅。忍之操。篤實之學。身困而道益亨。志屈而才未展。合就延引。以匡不

及仰該府措辦羊酒禮幣委該縣教官齎送本官處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起關應付以禮起送前赴軍門以憑諮訪該驛印記別行委官署掌

特訪賢能乃高舉承耳與信陵君毛公薛公相似使俗套為之不過借題以起大官苟慕脫俗之名而非有實見亦何益於兵事哉大眼力大厝置在此等處

優獎致仕縣丞龍翰牌

訪得龍翰居官清謹迨其年老歸致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污者乘肥衣輕揚揚得志而愚民競相欲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為

陽明要書

卷五上

空

生鄉黨鄰里不知周卹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使飢餓於我土地亦有司之恥也仰贛州府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母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如此舉動不知者以為緩以為名高不知其急切而有實用也廉心經則各起奮發勸則風俗淳

以一龍翰而感官吏父老子弟用地方之微財而感銷他日無限之甲兵與無限之軍需先生于兵威既振寇盜既平必三致意於此他人事定功成之後即不復有為益自漢唐以來識此義者鮮矣

陽明要書

卷五上

文移

空

陽明先生要書卷五上

征藩公移告諭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國家優禮
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上逆天道下犯眾
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雖非專責危難
安忍坐視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
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
東福建湖廣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巡撫都布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一

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仰府即行
所屬縣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一
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
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各備鋒利器
械供給糧草擇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各項費
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申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
備船隻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即刻依期啓
行進攻仍選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
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效忠致身

正在此時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
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觀望失誤軍機自取
罪戾

第一番先鼓舞
本省守土官

寬恤禁約

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
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
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
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二

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除一面奏聞外仰府
行所屬各縣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
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
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曉諭軍民
務各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
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
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為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
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國
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拏解赴官治

有事無事
只是保甲
為長策

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眾戶及受財不舉許
被害之人告發重治各縣仍將前項寬恤禁約事
宜翻刻告示發鄉村張掛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
議處

地方有一倡亂者必有眾小亂乘之頂為禁約則
可以然消所謂禁約亦非禁思亂之數人也體察
民之隱破大戶之憂使眾人皆安則彼乘機思亂
之役人無所備而起若稍後時或民心先為所煽
此機大抵為官平日專責躬行仁政不貴告示惟
此等時乃責告示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也
或疑備約大戶可乎曰為亂者在小民決不在大
戶稍抑大戶以慰小
民易安非安大戶耶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三

撫安百姓告示

示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
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
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
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鄉赴軍門
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效力願從義師
擊反叛者俱赴軍門投見

一禁一招激發出
多少忠義之氣

預行南京兵部及各衙門勤王咨

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 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
行各省合勢征勦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
南都切惟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畱都根本咽喉所
關雖以 朝廷威德人心效順逆謀必無有成然
其滿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
為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為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
何及咨煩貴部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
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
虞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四

而西約會湖湘互為犄角本職亦砥鈍策驚率蹕
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
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番都百官得此一咨
心增細而膽增旺

咨都御史顏權宜進勦

貴院奉 命行勘前事即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勘
事情咨煩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
約二三萬名委謀勇官分領會約鄰省刻期進討
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諒貴院平

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況今奉命查勘寧藩正
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王憂臣辱王辱臣死
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調取吉水縣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等各戶下人
丁習武尚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
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令調
取以赴國難為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齋牌前
往吉水着該縣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利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器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該縣即查支
官錢給與口糧暫屯本縣操演武藝候本院指日
東下隨軍進勦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
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冤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
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為民除暴尚聞愚暗之徒阻
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尚為
親王今逆謀既著即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
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激忠義振揚威武為百姓
報仇泄憤共立百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

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
妄生事端

親王反賊二語說出昔可畏今不足畏之故如指
掌如快箭昔可畏者各分也非威焰也今不足畏
者大曲在彼
大直在我也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知縣顧似速差能幹官前來樟樹接駕淺船照依
該道估價於官庫支給各船旗軍收領就便擇日
遵照本院面授水簾桅等法典工脩造務將前船
銜結勾連多用串關扇束縛堅牢足障水勢以便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六

施工毋為摧蕩虛費財力

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牌

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勦即日啓行府縣正官統
兵前進各城池雖委佐貳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
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
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各該署印官徑自以
禮敦請老成鄉宦眾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
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
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

言其不得
民心以破
賊

試題

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托以咨決之事一
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
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為心盡心竭力共圖
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不相
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

謂吉水兵則龍光守吉安城則劉遜至如招諭
思田則李伯通演習則張繼芳不問攻守文告
每事皆選定一人動必有功惟無偵事其訣法無
他惟察人心之忠良其才自為我用耳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各處兵快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 七

委各該文武官伍文定等統領分立哨分授以方
畧令其併力進勦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已
見自為異同累有事機可乘坐是輒致違錯本當
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
援聲息已逼慮恐各官仍蹈覆轍臨期債事特此
通行申飭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在於見駐
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畧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
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為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
前人懷一心互生同異以致悞事定行罪坐所錄

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先具不致異同重甘結
狀并不違依准隨牌繳來
先生督責伍公如此伍公當年犯死定國之勲可
勝言哉

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牌

一哨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即統部下兵快向係所
部下不用生兵欲使兵將
招習之後十一哨俱同四千四百二十名進攻
廣潤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
把守王府內門

二哨贛州府知府邢珣統兵三千一百三十名進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 八

攻順化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三哨袁州府知府徐璉統兵三千五百三十名進

攻惠民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
兵

四哨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統兵三千六百七十五
名進攻永和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
學分司屯兵

五哨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統兵四千名進攻
章江門就畱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六哨泰和縣知縣李楫統兵一千四百九十二名
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七哨新塗縣知縣李美統兵二千名進攻德勝門
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中軍營贛州衛都指揮余恩統兵四千六百七十
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八哨寧都知縣王天與統兵一千名夾攻進賢門
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九哨吉安府通判談儲統兵一千五百七十六名
陽明稟書 卷五下 文核 九

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十哨萬安縣知縣王冕統兵一千二百五十七名

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十一哨吉安府推官王暉統兵一千名夾攻順化

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十二哨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統兵三千名

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
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國

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
兵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於軍前斬首示
衆。

十二哨通計三萬四千八百五十人而屯守皆在
其中查原集所載臨陣者僅一萬四千餘人按南
昌擒宸濠陣亡六十
八人耳謂非巧速與

諭江西三司從逆官員牌

寧王逆天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
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
首幽囚或甘心降伏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

陽明稟書 卷五下 文核 十

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揀得各官見今在
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關者有之出入府庫
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法
固不容誅推情實為可憫即今本院統兵二十餘
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為福
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
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開
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
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

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繇親齋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官責其開城門百姓宗支令其開家門一開一閉即兵家開闔之端而百姓宗支又令從逆官撫諭之所以重官之責使之效力贖罪蓋此牌專為官而設也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牌

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偽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十一

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奇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各赴各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此牌專為軍民設前册散其謀此牌漢其力

行江西二司安葬寧府官眷牌

寧王稱兵犯闕委偽官葛銳等把守省城音信

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統兵攻城該府官眷一聞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寧王背逆罪在不赦而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知府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開庫藏已封號訖各官眷身屍相應埋葬仰司即便啓知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新建二縣官措置棺木以禮安葬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十二

被城之日人必以宮眷為賊屬以焚死為快意先生以禮葬之明朝廷卹同姓之仁而親督相視略知郡王選委老成內使周詳曲盡一一可為後世法

咨兩廣總督楊停止調集狼兵

寧府謀反係國家存亡所關初恐兵力不敷備咨懇選驍勇兼程前來今七月二十日親自統領兵快直抵省城進攻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即分兵搜擒外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民畏懼狼兵俱各驚惶及又訪得狼

達土兵曾受寧王贓物私許助謀效力今調各兵
本以為國除害惟恐反為民害不無悞事咨煩貴
院將起調兵快停畱本省應用施行

南昌已破不煩派兵受贓私助必是當時風聞之
言先生藉此以惟詞止之使彼不得不止也

追勦入湖逆黨牌

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呈稱後港逆犯楊本榮等百
十餘人撈船逃入鄱陽湖乞行南昌饒州等府縣
及沿湖巡司居民人等截捕看得賊既入湖良善
已分正可乘機令兵捕勦守巡南昌道即點號勇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三

軍快六七百名給一月糧行指揮馮勳等星夜躡
賊向徑獲功重賞毋致遠竄貽患

賊既入湖良善已分入守即兵機即仁術也人憂
其逆我喜共分蓋未逃以前分別賞難不分又不
可今既入湖則一心計賊無復玉石俱焚之慮凡
人憂不成功取賢愛我殺賊人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澳戶牌

逆藩黨類多已誅劔脅從之徒多非得已已經給
發曉諭許其自首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澳
戶又該知縣引赴軍門投首當即量行賞治仍發
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澳戶尚有隱匿未

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為非者又有沿江湖港等

處澳戶以打魚為繇因而劫殺人財合就通行查

處仰抄案回司即選能官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

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澳戶到官查審戶若

千丁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

小澳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

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為一牌內僉眾所畏服一

名為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為一甲內僉

眾所信服一名為總甲責令管束仍於原駕船梢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古

粉飾方尺官為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

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

在官每月朔望各具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

考點開如有隱匿未報者許投首免罪亦照前

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為非及抗頑不行到

官仰照本院欽奉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

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

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
三府一體編立牌甲嚴加禁約造冊繳報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示一應隨從逆府舍餘軍校人等論罪俱在必誅、雖經自首奉有詔宥、據法亦當遷徙邊遠烟瘴之地、念已誠心悔罪、故務委曲安全、仰各洗心滌慮、本分生理、保守身家、如有投入各王府及鎮守撫按三司衙門、充作軍牢伴當皂隸防夫等名目、挾持復讐、定行擒拏、追坐從逆重刑、知情容匿者、論以窩藏逆黨、同甲鄰佑不舉首者連坐。

某縣某坊第幾甲釋罪自新一戶某人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左鄰某

右鄰某

仰各鄰毋念舊惡、務要與之和睦相處、蚤晚仍須勸化鈴束、毋令投入各府各衙門充役、挾勢害人、定行坐、以知情容隱逆黨重罪、

先生本意止畏餘黨投入、守太監府耳、各王府決不肯留、各衙門決不敢留、姑統言之、竊窺當年情事如此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劫府庫

本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盡將江西都布按三司及附郭南昌等府縣庫盤檢去訖、中間多係各

府州縣解到起運等項錢糧、未經轉解若不嚴加查考、恐滋侵欺、仰司印取原行卷簿到官、責令該庫官攢并經手人役、從公清查、要見某項原收某府州縣解到某邑起運錢糧若干、某項原係貯庫紙米贓罰金銀器物等件各若干、寧王盤檢若干、中間有無官吏庫役人等乘機侵騙情弊、即今見在若干、通行查明、備造印信手本、火速繳報、以憑查考、

此意重在防奸杜欺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六

行江西布按三司看守寧府庫藏

寧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并各府官、公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守、仰司印行南新三縣、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領兵快把守、寧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輒、二司掌印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關點、毋得視常、虛應故事、此意重在遠嫌杜讒、微獨一身亦以保眾官也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本職將寧王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
為照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俱已投首解散
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
無他嫌今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
監張及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
提督軍務平賊將軍統領兵官左都督朱 憂國
愛民之心素聞遠近况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
體勘逆賊巢穴果已被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
加撫諭安輯本職縱使復回省城安能少效一籌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七

咨兵部查驗文移

宸濠并各重犯官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
返恐致疎虞及違悞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
解赴 闕下獻俘外照得本職繆當軍旅重寄地
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
御寶敕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
前項各官文移既非 祖宗舊章就使果皆出

於 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
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
死亦何所及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咨
報貴部備抄揭帖咨請查驗施行

果皆出於 上意一句見先生何等力量氣魄
當年大司馬之早智同心為不可忘也今安得一
晉溪乘樞密乎雖然設有晉溪亦以邊幅不脩斤
能久矣昔也士習清能用濁人今也士習濁獨操
清議得失多寡之數如何

江西公移告諭

告諭軍民體卹北來軍士榜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六
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視而不能救徒
含羞愧言之痛心今京邊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
來無非為 朝廷之事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
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得一顧其家其為疾苦有
不忍言豈其心之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
尤非北人所宜今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
情懷益有不堪爾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
即須念諸官軍久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
客之情勿懷怨恨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

民朝廷必有優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詞訟俱宜含忍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議處官吏廉俸牌

近來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賊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繇皆云家口衆多日

何故

其可憐亦可歎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十九 給不足俸資已薄而近例減削又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亦有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至於任滿職罷不得歸鄉夫食墨不才法誠難貸而情亦可矜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厚薄有等皆使得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職責以廉恥今定制所限不得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俯仰難遂是陷之必貪之地而責以必廉之守中人不能况其

下乎非獨人情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查所屬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

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牌

前獎一小吏之清白以風之此處衆小吏之廉情以體之其兼及二品以下大吏則政體宜然爾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二十

查覈各營土目兵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命在營將息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張祐務要三四日或五六日督命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示不測之武須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憺憺憂念但一則欲為爾等立功一則欲為地方除害心雖不忍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

此牌應入 征勦八卷 第五條原 集族編下 此

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就領牌劄。

用兵難用，夷尤難。其始不有仁恩，則不為我用。用矣，不督之以數，則不為我戰。不督之以仁，則怨。雖使畏威，用命，終非長將也。先生撫蘓，受以恩，及其慈財，色而中沮，則嚴誅督之，咸克厥愛也。知其畏懼，隨言慰之，俾始終心悅焉。所以志勞忘死者，視也。未幾而掃蕩之功成，蘓受之犒，行矣。奇輸二西，各以百計，他物稱是。又請於朝，先期賞授之官，嗚呼！孰謂用夷者，以術不以仁耶。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聖駕南征，所有供應，已經分派各府州縣支給。在庫官錢，均派經過府縣應用。近訪得官吏不法，或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三

將官庫錢糧，通同侵欺入己，乘機科派民間出辦。或取金銀器皿銀兩，或要牛馬猪羊等物，輒差多人下鄉，狐假虎威，擾害殆徧。積年刁徒，又從中百般需索，稍有不遂，輒稱毆打抗拒，聳信官府，添人捉拿，加刑重追。若不查禁處置，深為民患。仰司會同布政司，速行計處。先將各應支銀兩，查解應用。若有不足，就將在庫不拘何項銀兩，給支接濟。俱要造冊開報，以憑查考。候事畢之日，或作正支銷，或設法追補。其各府州縣科取民間財物，即行查

究禁革未到官者，毋再追併。已在官者，照數給還。敢有隱瞞纖毫不發，體訪得出，或被入首告，定行拿問賊罪。仍先出示，發所屬張掛，務使知悉。

已在官者，給還此方謂之真查禁。後世但俾未入官者最為不均。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據守禦千戶所旗甲稟蒙本所差解鎮守江西太監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掌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三

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剋旗軍事屬違法。本當拿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禮銀務見的確，如稱各軍名下糧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合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己。查報不實，罪有所歸。鎮守太監當時之虎狼也。以孝宗之聖而不能罷，及於正德，表裏相應，幾危宗社。世宗初，永嘉入朝，片言去之。百年以寧，微永嘉，吾其被髮左袒矣。先生處市價禮銀一事，橫折之如無人，以澤則

永嘉遠而先生近以勢則永嘉易而先生難永嘉將順新德先生道同未造也嗚呼神哉如復見明通先

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為蠲免一以為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議謂兌准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准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

陽明叢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再批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江西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奉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小民莫不鼓舞臣子所當遵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徵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筆捷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為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為之今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

陽明叢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變之難有友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各衙門知會。

罪已以感民。賢者猶能之。獨任其罪以勉羣。有司其意尤弘。隱矣。惟羣有司感上之保全。而撫字益勤。先生不第以一身衛民。合大身以衛民者也。嘗見人情于尤。答之來。居上則歸責於下。為下則委過於上。先生昔尹廬陵。拒鎮瑄之買葛。申文則云。如有違違等罪。止坐本縣一人。不以累其上。也。及官。恐江西批。題呈云。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罪。不以累其下也。嗚呼。非無我能然乎。小人無德不責人。君子無往不責已。觀人者。觀其規避與不規避之間。而學德心事。始然視矣。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慚。部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為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日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脛削。一時忍痛并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慮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

施行一面具錄呈來以憑咨 奏

批提學邵銳乞休呈

看得江西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爾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求歸者。欲潔身高尚。挽留者。則為國惜賢。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但本官宜再酌於去就之間。務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聽行所志。若猶眷顧。宗國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後請到心

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槍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切。

觀臨難苟免之言。則緇衣是而考槃非矣。可議伍邵之優劣。伍高才。亦巨議也。人臣既入擔簦之會。惟以大倫為主。難言潔身。潔身則須未臨槍攘。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與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錄亦是意有所為。大抵能聚

矩者必推已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甲。理苟不渝。雖屈匪辱。

先生稱知府者如是。則致其求去者。有乖恕道多矣。以聚矩一語。後訓其人。

獎勵主簿于旺牌

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仰卽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三

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禮以馬為重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孝友。孚於鄉里。本職往年請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為曲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繇。將為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以禮賢為

名。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不可論。亦得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為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暫雖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恨本職起兵攻勦。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誣誣。謂與同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三

謀。將以泄其警恨。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却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警妄指。蓋有不待辯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國之忠。陷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顯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

殃信奸人之口為叛賊報警此本職之所為痛心
刺骨日夜冤憤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
死幾欲為之奏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
以為既釋或以為候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
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
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
志快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
贖其痛恨具咨貴部細煩詢訪特賜扶持分辯施
行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无

頒行社學教條

先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頌已得人但多
係客寓日給為難今欲望以勸誨亦須量資勤苦
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
各官仍要不時勉勵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
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為家事不但
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
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
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

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該縣備
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
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道府官
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
就廢弛

社學訓蒙是教民先務而精選教讀又社學之要
務也本後道府不時親臨一節全在簡省騁從不
然恐為民擾大抵先生治法有三日保甲日鄉約
日社學而用兵不與焉書院講學不與焉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南昌湖西湖東各道地方兵荒之餘民窮財盡盜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平

賊蠶起劫庫掠鄉無月無警府縣各官事無綱紀
申請旁午文移日繁政務日廢仰各分巡官不時
往來該道臨督所屬設法調度務以息訟弭盜康
寧小民毋憚一身之勞終歲逸居省城坐視民患
支移日繁政務日廢道盡末世光景分巡官不時
往來所屬恐亦須先生臨之于上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盤據人跡罕
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為之若腹裡平衍四通五
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

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因獄差徭一應煩費未
易悉舉。且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
其爲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
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各官再從長計議。設
縣之外。果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

批清理永新縣田糧呈

據呈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已非一日。今欲清
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反滋弊端。
依議定委各官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三

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令各官正己格物。
殫慮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
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
照所議造冊。永永遵守。

丈量清弊丈量亦滋弊今時田糧影借動云丈量
盡亦熟思審處

告諭安仁等縣頑民榜

告諭安仁餘于東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
西。卽聞三縣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
方事勦平閩廣湖柳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

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朝廷復有兼撫

是方之命。今備詢得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

已在必誅無赦。夫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

入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欲卽

發兵勦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

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千里分

本少於東都。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

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夫一矣。旣而兩邑之民。徭賦

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三

使其近東鄉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益爾

民紛爭之謗。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旣成。尚

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

亦須爲之申理。或懲或戒。使爾得其平。若終難化

論者。卽宜斲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

切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

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

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履

倒置。長奸縱惡。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之必死。

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撫臨以來。未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是撫州同知陸傳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特委本官親齋本院告諭。俾爾等因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民互相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 三五

本院奉 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疋難。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蓋粉爾輩。如机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獨爾債負。除爾罪名。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爲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前官縱之而愈傲。先生僅免其死。而衆心革。英謀勳伐爲標。至誠善言爲根。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申

三司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當該

衛改革之初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推
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
於當時必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廟堂之特
選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或庸碌浮沉甚至欺公
剝下豈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閒各
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缺少人多未及盡用
各官惟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
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
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頹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王導行酒舉座盡歡先生批掌印而廣慰餘官足
使人人自勵此居位者隨地育才之法豈必朝廷

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牌

據知縣熊价所稟已知安義叛賊畧平所漏無幾
俟餘黨一盡各官即可振旅而還在途務要肅整
行伍申嚴紀律禁緝軍兵不得犯人一州一木今
差恭隨官齎執各官原領令旗令牌監軍而回有
違令使擾於人者即行斬首示衆其奮命當先被
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

實開報以憑優恤不得互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
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雖微亦在褒賞若有爭功
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擯抑其奉新兵快從年從
征多犯禁令今既效有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踏
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
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安居樂業申嚴十家牌諭
互相保障仍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
帖以漸散回

賑恤南昌等府水灾牌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據申非常水灾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
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
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合
令各官裝載穀米分投鄉村量行賑給南昌水灾
尤劇但居民稠雜素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
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仰守巡即便分督該府
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
不必揚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灾爲事其間驗有貧
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入戶

畧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

賜時不待查名足以應急賑後不必造冊足以省事惟請助不揚言賑餉所以防民之飾偽也然必官先至而未歸後者乃為得之

兩廣公移告諭

行廣西領兵官勸撫事宜牌

各兵已入溪地利在速戰若曠日持久未免師老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務

三

氣衰且臨敵易將進退之間呼吸成敗是以本院沿途且行且訪而傳聞不一未有的報仰統兵參政等各官公同計議若已在進兵之際則宜遵舊任軍門約束齊心并力務在了事方許旋回軍門參謁若猶在遲疑觀望之地而王受盧蘇等尚有可生之道朝廷亦豈以必殺為心則宜旋軍左次開其自新之路聽候本院督臨審處務在進退合宜

主意雖定於撫恐前任軍門已奮勇立功則不欲說其事故開陳兩端

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牌

程年本爵提督南贛軍務因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領兵來隨帳下奮勇殺賊效勞為多後遭寧藩之變爾又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即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眾晝夜前來遠赴國難忠義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歉歉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茲奉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務

三

忌功之徒百般屈抑心殊不平念爾舊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開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尚多與爾為讐爾宜高爾牆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栢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脩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

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前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意如父子故言如父子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兩廣地方廣濶，武職員多，當爵鎮臨之初，賢否一時未能備知。擬合通行詢訪，仰各司嚴加諮察，不拘已用未用，曾否減革武職，但有謀勇素著雄才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无

大畧堪任將領者，從公舉保，以憑奏用，不許徇情濫舉。賊犯人員，自貽玷累，都司仍轉行總兵等官一體遵照。

只是搜求人才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財置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原數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

革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堪備操演，分聚開關，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出奇，會同分守，道通融斟酌，務求簡易可久之道。

打手只言揀汰屯堡關隘只言裁革正言若反世人兵只言增調保隘只言增設反言若正

批嶺西道立管防守呈

據所議既得其要畧，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脩復營堡，或開通道路。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四

或戒飭反側，猶寨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勸懲，一戒百如農夫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去艸，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凡屯兵不可使閒得此，可推其意，若以坐守為守，不惟虛耗錢糧，且漸驕而不可用。

稿送湖兵牌

先該奏調永順保靖二宜慰司土官目兵聽用，今田州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為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然間關山海，勞苦備嘗，

且其勤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實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亦合計算總支。庶免阻滯。及省備州下邑之擾。仰行南寧府於賞功銀內。照依開數支出。齋送各宜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合用廩給口糧。查取見在確數各若干。亦行南寧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又自桂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望

林府起至全州止。俱照前計算縣驛若干。各就該府支銀應付。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經過各府。各查照軍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目到彼。分送給賞。無功送還。尚一一體悉優給。況調來之時乎。處之當則土日之兵亦馴。處之不當則中國之兵立召其亂。然一言以蔽之。道途兵變。大抵為食不應口爾。若近日調兵。彼此總算總支之法。再與沿途設處酒麵口食。使隨刊隨飽。安有道路數數之驚乎。

賑給思田二府牌

近因思田二府攘亂。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

軍兵前來南寧府屯住。大小軍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苦未蘇。況自三月以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缺食。已行同知史立誠。查報停歇湖兵之家。相應量行賑給。仰南寧府專委史同知。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炙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炙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鹽炙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內支給。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望

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論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賞發亦感。不賞亦感。如是乃為能用賞。使賞者悅。而無賞者嗟。賞可徧及耶。

犒獎儒士岑伯高

思田之亂。洵洵兩年。本院前來勸處。仰賴 皇仁。宣布 威德。旬月之間。諸夷向化。然而奔走效勞之士。其間乃有淡謀秘計。潛開默導。以會合事機。

者其功隱而難見此惟王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也。儒士岑伯高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人皆服其信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吏莫不聞風向慕本院撫臨之初卽用此生使之淡入諸夷仰布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孚信之速至於如此當時平復秦內卽欲具列其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且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今思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四三

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其於報功勵忠之典未稱仰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 敕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優免雜泛差徭既以遂其養母之情且以遂其高尚之節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

必人肝心一作高賞雖後時而感益淡象伯高願效死力者又當幾何人。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前項城頭兵糧等項雖經行令各目暫行管理但在流官知府處必須通曉事體土目一人專一在府聽候傳布政令通達土情不然未免上下之情亦有扞格查得土目蔡德政平日頗能通曉事情仰令統率各土目供應人役在府聽候答應凡遇差遣及催督公事就便遵照傳布督催各土目人等或有未便情繇亦與申達本府務通上下之情以成一府之治就將七處一城頭撥與本目永遠食用流傳子孫本目務要奉公守法盡心答應其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四四

或違犯節制輕則該府官量行究治重則具申三府軍門治以軍法

夷狄以不治治之是因其俗然夷狄亦有以治治之者須就其人以一土目率各土目各土目有罪官府只責一土目而足矣否者衆土目可勝按平。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呈湖潤寨目兵徑赴鎮安取調准議備出印信給帖與該府談司各永執照以杜後爭湖潤既自知原屬鎮安從此必益供事大之職鎮安欲自求仍統湖潤從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協和

庶可永絕禍患。若徒迫脇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乃自取滅亡，後悔何及。

批蒼梧道脩理梧州府城呈

據呈梧州府城垣脩復申樓等項，合用水石磚瓦，於府庫抽收竹木銀兩動支。看得城上申樓，雖有風雨崩塌之倘，亦有兵火焚毀之防，得失相半，誠有如該道所慮者。今議脩復，雖亦舊貫之仍，若損多益少，終為浪費。該道再行計處，或將見在申樓間節拆卸，每隔二三十丈，則存留三四間，或四五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卷

聖五

間以居防守之兵夫，而拓其空地，以絕延燒之患。且以便人馬往來之奔突，旗鼓刀鎗之運用。以其拆卸之材料，脩補焚燒之空缺。當綽然有餘，而更樓火舖之類，亦可藉此以脩理矣。但地利土宜，隨處各異，未可以本院一時之見，懸斷遠度。仰該道廣詢博訪，如果有益無損，即查本院所議，斟酌施行。若得失相半，准如該道所呈，一面動支銀兩脩理，一面會同各官，再加量度計議呈報。

視國如家可省則
省省而其事益善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據僉事吳天挺呈，勦平牛腸等賊，所有賊田，合行清查，免致紛爭。宜選委府衛賢能官親查酌量，應給還狼民者，明立界至，給還原主耕種。係賊開墾者，丈量頃畝，均給各里十名，招狼佃種，俱候成業。一年方行起科納糧，免差本院之意。正欲如此區處，據呈足見該道各官用心之勤，悉依所議，就委該府衛賢能官各一員，親臨踏勘，清查明白，酌量給派招佃。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卷

聖六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據呈番人柰邦等，合行瓊州府查支官銀，買辦船隻，量給米飯，送回該國。若有便船，搭附隨宜。其原搜獲葫蘆五個，給還收領，鎗劍等物，入官以防在海劫奪之患。看得各夷既審進，實是實，又無別項詐偽，相應聽還本國，却淹留日久，致令死亡數多。而郡縣徒增供饋之擾，處置失宜，貽累不少。仰該道即如所議，趁此北風未盡，上緊送發回國。若再會議復，則愈加遲悞。倘行合于衙門知會。

先生于繁急事每每立斷不令徃覆人言。朝廷任之者重故得自繇也。今朝廷權重不重耶。所任何事先生之任直是心乎為國。見後始終故能不借人言耳。

批裁革文移呈

據呈今後但有牌察行屬者止於倘仰語後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繇回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自今事關本院除函該奉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賦罰紙價預備稍費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聖

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陋為德為民共圖正土光明之業

此事九今日之要藥

批雷朝觀官呈

據呈憫念兵荒欲留府縣正官足見留心地方但今歲應朝事體頗重朝廷勵精圖治必有維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觀感似難通行

奏雷仰各照例依期起程況該道守巡既肯憂勞盡心若此各府州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戒脩省自堪驅策其間果有關冗不才者該道即行別委相應官員署管仰即查照通行毋再疑滯近來每托地方有事則正官免朝請此是彼其弊

批揭陽縣王簿季本鄉約呈

據呈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為有司者皆能如是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雷軍門聽用該縣若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況本院近行十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及詢其實類是虛文搪塞且編寫人丁惟在查考善惡乃聞加以義勇之名未免生事擾眾已失息盜安民之意訪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該府將發去牌式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芳編歷屬縣督令縣官勤加操演務不失本陣並法初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細釋必須明白透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脈絡而施為得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四六

其條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理毋令廢墮
行法不得本意惟教之以用人治人所以救治法
之窮也以法救法則愈繁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土人譚勸蘇彪加以社學師
名號鄉老黃永堅加以耆老名號看得教民成俗
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
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
未信而勞其民反以為厲已矣據本官所申是亦
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為有漸不致徒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兗

飾一時之名務垂百年之澤

先生之治大約兵以定之耕織生理以富之典學
教以化之雖于藝夷亦然使相天下規模可知也

行領兵官勦牛腸六寺諸賊牌

以下征勦八寨

仰某官督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彭九
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于未至信地三
日之前停軍中途候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
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
分之經繇徑復而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
務要彼此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時偃旗息

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
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除臨陣斬獲外其
餘脇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
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仍禁約軍士所過
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艸一木本官既有地方責
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
以祛患安民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同各
官計議從便施行呈報

講究通曉一段
是用兵大機括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平

行南部二府招集民兵牌

仰府及所屬各縣不拘機兵打手各色人內訪求
武藝驍勇膽力超羣之士以一當百者每府三名
或四名每縣二名或三名無者於別縣通融取補
務要年齒少壯三十歲以下者每月給與工食八
錢就於機快工食內頂貼仍與辦衣裝器械各名
備開年貌親族鄰里限一月之內送赴軍門應用
調發歸順州土官岑獻牌

仰官男岑獻挑選部下慣戰精兵二千名各備鋒

利器械親自統領前赴軍門面授約束所帶兵夫但在精勇不許徒多所以不差旗牌官員正恐張揚事勢騷擾地方故今止差叅隨百戶密切督調前月官男赴軍門叅見已曾當面分付牌至限三日內起程星夜前來毋得循常遲慢違悞刻期定行究治決不虛言

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司牌

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皆驍勇慣戰今又各為身家之計自願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至

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餘半月未見成功此必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舍脫離奮勇殺賊遂致兵氣日衰軍威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必致撓敗則是各日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報朝廷之德抑且損軍門之威正名定罪後悔何及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齋執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及田州府官身督盧蘇

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各營原犯罪人等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仍前不肯效力者仰即斬首示衆斷毋容忍致敗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惻怛為念者乃本院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今日用兵有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至

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因以除地方之患帥師行軍之道不如

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官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功成之日許給還婦女財物此寬蠻夷之權法也蓋用蠻攻蠻婦女亦蠻之婦女財賄亦蠻之財賄姑計其成功而不責以禮義若中國之兵方進勦時私收財色恐不肯前必殺無放寧得以此為例
行張祐搜勦涿茅餘巢牌

賄伏先者

涿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其罪尤甚於八寨若不勦滅終遺禍根副總兵張祐即密召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為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各賊村分務要殲除黨與蕩平巢穴若各賊奔竄大名淡山各兵就可雷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徑追捕本院先曾發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徑勦正合事機各日務要潛機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

五三

稿勞思田從征土目牌

思田二府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自備衣糧征勦八寨諸賊渠魁殄滅羣黨削平今地方寧靖旋師奏凱實錄各目不避炎蒸奮勇效勞念進兵以來妨廢一年耕種况今青黃不接之時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為賑給以慰人心仰同知桂鰲即會同南寧府掌印官將軍餉糧米魚

鹽盡利便

鹽內照依開數支給各頭目收領但思田南寧道里隔遠糧米搬運不便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過數目繳查

行賞如此乃能使實惠沾人道遠費多則上難費而下不受果委國家自恤下人無夷夏一也

批發柔府江諸處流賊呈

共只相欠

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各番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徒欲久雷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謂為可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

五四

猶恐難善

久之計則亦未矣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饋稍不滿意求索將無底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警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弊四也欲借此衛民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反為吾招一寇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今復雷之可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今稔惡各番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

不肯與之連比。則惡黨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論。各賊或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威。威力之強。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與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服立爲酋長。以聯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絀來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收。一征不已。至於再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今日來投。卽待以良善。開其自新之路。決不追旣往之惡。爾等卽可以此意傳諭之。我官府亦無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

陽明要書

卷五下 文移

五

若是其相遠乎。亦錄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缺支吾。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行各府縣掌印官。公同指揮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撫恤。給以告示。稿以奠鹽。待以誠信。敷以恩德。諭以朝廷誅勦各賊者。爲其稔惡不俊。若爾等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一艸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所扇惑。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

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論。誠亦再盜安民之良法。而有司槩以虛文抵塞。雖已造冊繳報。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何方。該道仍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

行之彌廣。而功彌大。視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惟該府議欲散撤額情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就近防守一節。區畫甚當然。以三千之衆。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爲一班。每兩月更一次。若有鳴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爲守土安民之本。而以武靖

陽明要書

卷五下文移

五

起調之兵。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上目人等遵行。今後免其秋調哨守等役。專在潯州聽調。凡遇緊急調取。卽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爲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不覺言之叨叨。各官。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爲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

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
若保甲若行兵若講學靡不統括

陽明先生要書卷五下

終

文移

五

陽明先生要書卷六目錄

策 三道

國朝禮樂

佛老

伊顏

序 十八篇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送黃敬夫僉憲廣西序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送李柳州序

氣候圖序

戊辰

陽明要書

卷六目錄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五經臆說序

戊辰

贈王堯卿序

辛未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別王純甫序

辛未

別湛甘泉序

壬申

文山別集序

甲戌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高平縣志序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象山文集序

庚辰

陽明要書

卷六目錄



策三道

問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功大者樂備治
 備者禮具而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也自
 漢而下禮樂日衰不能祖述憲章以復三代
 之舊制不過苟且因循承近世之陋習而已
 惟我 太祖 太宗以聖人在天子之
 位制作之隆卓然千古誠有不相沿襲者獨
 其廣大淵微非世儒所能測如合 九廟

陽明要書

卷六 策

一

而同堂其有傲於古乎一郊社而並祭其有
 見於經乎聲容之為備而郊祭之舞去于戚
 以為容雅頌之為美而燕享之樂屬教坊以
 司頌是皆三代所未聞而創為之者其間固
 宜考諸三王而不謬而非聖人其孰能知之
 夫魯吾夫子之鄉而先王之禮樂在焉夫子
 之言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斯固魯人
 之所世守也諸士子必能明言之

聖人之制禮樂非直為觀美而已也固將以移風

易俗也夫禮樂之說亦多端矣而其大意不過因
 人情以為之節文是以禮樂之制雖有古今之異
 而禮樂之情則無古今之殊傳曰知禮樂之情者
 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所謂禮樂之情者何也
 豈徒在於鍾鼓干戚簠簋制度之器而已邪豈徒
 在於屈伸綴兆升降周旋之文而已邪後世言禮
 樂者不本其情而致詳於形器之末是以論明堂
 則惑於呂氏考工之說議郊廟則局於鄭氏王肅
 之學鐘呂紛爭於秬黍而尺度牽泥於周天紛紛

陽明要書

卷六 策

二

籍籍卒無一定之見而禮樂亦愈以廢墜是豈知
 禮樂之大端不過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者乎傳曰
 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今夫
 行禮於此而有以即夫人心之安焉作樂於此而
 使聞之者欣欣然有喜色焉則雖義起之禮世俗
 之樂何異於古使夫行禮於此而有以大拂乎人
 之情作樂於此而聞之者疾首蹙額而相告也則
 雖折旋周禮屢擊咸韶亦何補於治乎即是說而

充之則執事之所以下詢者雖九廟異制可

也、合而同堂亦可也、郊社異地可也、一而並祭亦

可也、聲容之備固善矣而苟有未備焉似亦無傷

也、雅頌之純固美矣而苟有未純焉或亦無患也

嗚呼此我太祖太宗所以為作者之聖

而有以深識夫禮樂之情者歟雖然先王之制亦

不可以不講也祭法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益以文武世室而為九廟門皆南向主

皆東向各擅一廟之尊而昭穆不紊焉則周制也

陽明要書 卷六 策 三

郊社之禮天尊而地卑郊以大報天而社以神地

道故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其

不並祭久矣祭天之用樂則呂氏月令以仲夏命

樂師修鞀鞀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竿笙

箎簧飭鐘磬祝敵而用盛樂以大雩帝則祭天之

樂有干戚戈羽矣子夏告魏文侯以古樂以為進

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

復亂以武治亂以拊訊疾以雅而所謂及優侏儒

者謂之新樂夫國家郊廟之禮雖以義起固不

害其為協諸義而協矣豈若協於義而合於古之

為尤善乎祀享之樂雖不效古固不害其為因人

情而為之飾矣豈若因人情而又合於古之尤善

乎昔者成周之禮樂至周公而始備其於文武之

制過者損之不及者益焉而後合於大中至正所

以為善繼善述而以達孝稱也儒生稽古之談固

未免於拘滯所恃有善繼善述之聖天子在

上也

問佛老為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

陽明要書 卷六 策 四

者亦非一人矣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

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

不足以為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

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云比之

楊墨尤為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

習者又其糟粕之餘歟佛氏之傳經傳無所

考至於老子則孔氏之所從問禮者也孔子

與之同時未嘗一言攻其非而後世乃排之

不置又何歟夫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誠

非道矣。比之後世貪冒無恥，放於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有兼愛爲我者焉，其亦在所闕乎？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其無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于入者，吾甚恥之。故

陽明要書

卷六 策

五

願諸子淡辯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知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從起歟。然則天下之攻異端者，亦先明夫子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而彼亦將以我爲異端，譬如穴中之鬪鼠，是非孰

至言發于古之經

說出清

從而辯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於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國家天下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不可一日缺焉者也。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苟不明，苟不過焉，卽不及焉，過與不及，皆不得夫中道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爲之徒者

陽明要書

卷六 策

六

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其爲人豈庸下者？其脩身養性，求合於道，亦豈甚乖於夫子乎？獨其專於爲己，而無意於天下國家，然後與吾夫子之格致誠正而達之於修齊治平者，不同耳。其心以爲吾仁矣，天下之不仁，吾不知可也。吾義矣，天下之不義，吾不知可也。居其實而去其名，歛其器而不示之用，置其心

老子非無意於天下

於都無較計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於其
心此其爲念固非有害于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
之一至此乎今夫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
肖者可以企而及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
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子弓之後有荀
况荀况之後爲李斯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哉
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
以無害于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
不能以無弊也今天下之患則莫大於貪鄙以爲

陽明要書

卷六 策

七

同冒進而無恥貪鄙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
不可也冒進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
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姦則彼亦以其師之
說而爲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
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
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冒進如
是而攻焉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
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今不皇皇焉自攻其弊以求
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

本也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于自攻者夫
豈不喻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執已嚴而待人恕
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
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諸子闢之於後而
豈復俟於言乎哉執事以爲夫子未嘗攻老氏則
夫子蓋嘗攻之矣曰鄉愿德之賊也蓋鄉愿之同
乎流俗合乎汙世卽老氏之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者也。和光同塵之說蓋老氏之徒爲之者而老氏
亦有以啟之故吾夫子之攻鄉愿非攻老氏也。攻

陽明要書

卷六 策

八

鄉愿之學老氏而又失之也。後世談老氏者出於
鄉愿故曰夫子蓋嘗攻之也。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諸君皆志伊學顏者請遂以二子之事質之
夫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
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後
世猶以爲割烹要湯斯則孟子已有明辯至
于桀固未嘗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再至五
昔人謂其急于生人而欲速其功也果爾其

不類於以割烹要之歟。顏淵之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過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門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顏子而後。可語此乎。至於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尤孔子之所深嘉。屢歎而昔之人。乃或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不辭。顏子四勿。孔門之

陽明真書

卷六第

九

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爲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爲難。而昔人以爲易也。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賴子之學。淺矣。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辨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于窺測也。嘗觀伊尹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于畎畝。雖祿之以天下。有弗顧者。其後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誠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

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之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于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于桀。不可也。尹于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以爲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既以爲君矣。又可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弗

陽明真書

卷六第

十

用。尚何有于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知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之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于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矣。然五就之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惟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固必自有以處此。而愚以爲雖誠有

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為反覆悖亂之歸也至于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言者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為南而冀之為北至其道理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詢人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答也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為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于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

陽明要書 卷六 十一

盡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無所惑哉夫于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辨而斷然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耳何以能克已復禮而為仁哉夫惟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略無纖芥之疑故干事至物來天理人欲不待議擬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決而無疑滯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決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

皆南未為
知行合一
之說

得聞也若夫箠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惟韓退之以為顏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為哲人之細事是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箠瓢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禮以為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于三月不違蓋其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作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

陽明要書 卷六 十二

言誠正而弗及格至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太缺宜其于顏子之樂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于此哉顧其平日不敢自棄而執事今日之間適有相感發者是以輒妄言之
以上策三道俱甲子
山東試錄詳見年譜
序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

子家語其門人高第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葉
因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將必有如古
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弘治甲子山東巡
按御史陸偁聘守仁爲考試官而守仁得以部屬
來典試事於夫子之鄉夫以平日願一至焉者而
乃得盡觀其所謂賢士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
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
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盡矣而真
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七

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
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
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
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學使者蓋
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
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
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者其皆身通
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
逮於古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所取苟不與

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諸士之中苟
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亦諸士者之
恥也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嗟夫
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
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
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
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
子之鄉人也矣

送黃敬夫僉憲廣西序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十四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
以行其道故能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
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
而懼非古今之性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不同
而觀夫天下者達與不達耳廣西天下之西南徼
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鬱蒸
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嶺海獠非時竊發
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仕者所懼而避焉者
也然中原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

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上樂天而無入不陽明要書 卷六 序 五

何事不本於志
 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為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宋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為童子。以至於為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眾者。恒如一家。今之權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為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陽明要書 卷六 序 六

雖欲其政之不善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賢乃宜於遠。士君子自處當如是。既遠之後。宜有以優之。又朝廷所以待士也。銓衡不此之思。而第欲置賢長於遠方。則斯言也。無乃為忌嫉者藉乎。先生暮年。不得入朝。而委之思田。蓋桂夢亦用此術矣。先生固少懷行道之志。以嶺廣為鄉閭。至死而不悔。

送駱蘊良潮州太守序

昔韓退之刺潮州。其詩文問亦述潮之土風物產。

者大抵謂潮為瘴毒崎嶇之鄉而海南帥孔戣又以潮州小祿薄特給退之錢千十百周其闕乏潮蓋邊海一窮州耳今嶺南諸郡稱饒足者必首潮甚至謂江淮財賦之地亦所不及豈潮之土地賾於古而今豐抑退之貶謫之後不無激於不平而言之過也退之為刑部侍郎諫迎佛骨天子大怒欲殺之裴度崔羣輩為解始得貶潮州則潮在當時不為美地亦畧可見今之所稱則又可以身至而目擊固非出於妄傳特其地之不同於古則有

陽明要書

卷六序

七

自也予嘗謂牧守之治郡警農夫之治田農夫上田一歲不治則半收再歲不治則無食三歲不治則化為蕪莽而比於瓦礫苟盡樹藝之方勤耕耨之節則下田之收與上等江淮故稱富庶當其兵荒之際凋殘廢瘠固宜有之乃若今之時而其民往往有不堪之嘆豈非以俗習於奢逸上之人又從而重歛繁役之剝剝環四面而集則雖有良守牧亦一暴十寒其為生也無幾矣潮地岸大海積無饒富之名其民貢賦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業

儉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陳堯佐之徒相望而撫鞠之所以積有今日之盛實始於此邇年來富盛之聲既揚則其勢不能久而無動有司者又將顧而之焉則吾恐今日之潮復為他時之江淮其甚可念也諸暨駱公蘊良以左府經歷擢知潮公嘗守安陸至今以富足號遂用是建重屏其地繼後循其迹而治之者率有聲及入經歷左府都督事兵府政清自府帥下迨幕屬軍吏禮敬畏戴不謀而同其于潮州也以其治安陸者治之而

陽明要書

卷六序

八

又獲夫上下之心如今日之在兵府將有為而無不從有革而無不聽政績之美又果足為後來者遵守則潮之富足將終保於無恙而一郡民神為有福矣夫為天子延一郡之福功豈小乎哉子素知公心且稔其才為潮民慶之以酒而頌以此言

地以貧僻冬則有時而漸盛地以富樂名則必至於大矣得貧地而不憂其人可知也得富地而私喜其人可知也今日之富地且不可以任運得嗚呼求而得之意果何為彼以為市耳地以為盜矣讀斯序無志者愧改有志者增修

送李柳州序

柳州去京師七千餘里在五嶺之南嶺南之州大抵多卑濕瘴癘其風土雜夷獠自昔與中原不類唐宋之世地盡荒服吏其土者未必皆譴謫而以譴謫至者居多士之立朝意氣激軋與時抵忤不容於儕衆於是相與擯斥必致之遠地故以譴謫而至者未必皆賢士君子而賢士君子居多予嘗論賢士君子平時隨事就功亦與人無大異至於處困約之鄉而志愈勵節益堅然後心跡與時俗

陽明要書

卷六序

九

相去遠甚則非必賢士君子而後至其地至其地而後見賢士君子也唐之昔柳宗元出爲柳州刺史劉黃斤爲柳州司戶黃之忠義已不待言宗元之出始雖有以自取及至柳而以禮教治民砥礪奮發卓然遂有聞于世古人云庸玉女於成也其不信已夫自是寓遊其地若范祖禹張廷堅孫覲高穎劉洪道胡夢昱輩皆忠賢剛直之士後先相繼故柳雖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賢士是以習與化移蔚然爲禮義之邦本朝財貨所出盡於東

南於是遂爲嶺南甲郡朝廷必擇廉能以任之

則今日之柳州固已非唐宋之柳州而官其土者豈惟非昔之比其爲重且專亦較然矣李君邦輔自地官正郎膺命以往人皆以邦輔居地官十餘年不當遠去萬里外予則以邦輔居地官上曹者廉聲有能績優游榮樂之地皆非人所甚難人亦不知其中之所存今而間關數千里處險僻難爲之地得以試其堅白於磨涅則邦輔之節操志慮庶幾盡白於人人而任重道遠真可以無負今

陽明要書

卷六序

十

日緝紳之期望夫所處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二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

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虫始振爲魚負水鰓祭魚之類。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脩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地無比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

陽明要書

卷六序

三

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書多糜則書或蜚雨蝻蝻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水則書鸚鵡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失常而世道之興衰人事之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君臣者恐懼脩省之道也。總兵懷柔伯施公命工繪七十二候圖遣使走龍場屬叙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

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之存之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劔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脩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衆美之基也緣是因人事以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

陽明要書

卷六序

三

會元以探萬物之幽顯而窮天地之終始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道之也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謝枋得文章軌範獨爲舉業者設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錢之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吾微有訓焉夫自百家之浩蕪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絲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

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王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陽明要書 卷六片 三

君致吾誠焉耳世見夫繇科第而進者類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弋身家之腹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傳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又從中別之

五經臆說序 戊辰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日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嘗怪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為醪也夫謂糟粕之為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攜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錄之意有所得輒為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陽明要書 卷六片 二

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自娛則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為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其說自其徒已多不傳蓋先生固自以為臆說也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游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

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為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實皆其務乎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僣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五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欽潘氏之仕於朝者戶部主事選大理寺副珍戶部員外日南大理評事鑑凡四人正德五年冬珍且以上三載最選鑑以兩宮徽號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於是叙八制為錄修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日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承我潘氏某日一作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

自然之理
人易忘之

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洩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洩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畧嘗歷之其材中樞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慨之以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日然則潘氏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五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請於陽明子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為職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

蓋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巧埴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五

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馬而冶廢匠焉。而陶埴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錄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湛甘泉序

壬申

有教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子。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攢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為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為無益也。居今之時。有外記誦詞章。而為學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六

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
聖人之道其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
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
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
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
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禦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
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
疑其為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
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三

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為多言
病也吾言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
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
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
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
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為
緩乎

其辭氣不無抑揚太過然求
自得三言實聖學真血脉

文山別集序

甲戌

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採
之因成別集焉其間顛沛萬狀非先生自述固無
從而盡知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
人因詞考迹感於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
心固有裂背泣下思喪元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
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忠於其君求盡吾心
焉而已豈屑屑言之以斬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
忠於其君亦欲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
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思以吾之事君者啓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三

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者非自言之何錄及人乎
斯先生之所為自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
節死義之士無不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
為善者也是集也自盡若嫌於斯世之知以教
人則惟恐其知之不盡也自盡若可無傳以與
人為善則惟恐其傳之不遠也先生裔孫今太僕
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屬其為之序嗚呼當顛
沛之日而不忘乎與人為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
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斬知為

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遺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三

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心哉夫政有時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典故次之以官政政行

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與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叅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脩之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三

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辯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置矣脩此十者以治達夫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此記與尊經閣記相類真所謂湛於經術之文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禹貢職方之述已不可尚。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之屬或略而多漏或誕而不經。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濶畧實爲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有司者之職。其可緩乎。慈溪楊君明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父老詢邑之故將以脩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考遂廣詢博採搜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三

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是數千載散亂淪落之迹燦然復完予惟高平卽古長平秦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於此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弔千古不平之恨而不可得或肯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之了無哀恤秦之毒虐固不容誅而當時諸侯其先亦有以自取者

夫先王建國分野皆有一定之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以紀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脩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聘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藉於是兼并僭竊姦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敢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繇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

陽明要書

八卷六序

三

不大哉。今天下一統州縣之吏以贅疣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獨能汲汲於此所見不亦遠乎。明甫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皆可書於志以爲後法而謙讓不自有也故序其畧於此使續志者考而書焉。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日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周生悚然有間復請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復請陽明子曰子

陽明要書

入卷六序

三

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日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返而必來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曰斯吾之所謂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

者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貨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錄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親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文近於蒙莊滑稽然有至理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陽明要書

入卷六序

三

謂已為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為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繇分也清伯可無慎乎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

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具弟子之禮而問焉。曰。釋與儒孰異。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曰。子無求其是非。與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日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

陽明要書

卷六

三

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辨也乎。曰。然則五經所載四書所傳。其皆無用乎。曰。孰爲而無用。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

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以一貫。教以能近取譬。使求諸其心也。孟氏之時。墨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氏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繇外鑠我也。我固有之。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

陽明要書

卷六

三

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尚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

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三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與晦翁嘗有同異。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

陽明要書

卷六

三

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讀先生之集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此象山先生定評

陽明先生要書卷六 終

陽明先生要書卷七目錄

記 十三篇

提牢石壁題名記

新建預備倉記

何陋軒記

君子亭記

遠俗亭記

象祠記

賓陽堂記

陽明要書

卷七

一

重脩月潭寺建公館記

觀德亭記

重修文山祠記

萬松書院記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重修山陰縣學記

說 十三篇

一體說

元年說

魯隱公元年說

元年春王正月說

默齋說

悔齋說

約齋說

見齋說

矯亭說

白說字貞夫說

立志說 二條

陽明要書 卷七 目錄

博約說

惜陰說

題跋雜著 共十八條

書東齋風雨卷

竹江劉氏族譜跋

書石川卷

書王嘉秀請益卷

書楊思元卷

書佛郎機遺事

書陳世傑卷

書王一為卷

書朱守諧卷

書汪進之卷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叙

書張思欽卷

書正憲扇

示憲兒

示諸生責善

陽明要書 卷七 目錄

示徐曰仁應試

諭俗 二條

諭太和楊茂



陽明先生要書卷七

陳龍正纂

記

提牢廳壁題名記

弘治庚申

京師天下訟獄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聞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

陽明要書

卷七 記

一

固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扇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箒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弊與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于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至繁至猥而

其勢有不容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

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之十月而

予適來當事夫子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

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

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

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

不可爲之時也夫其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

也而又適予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

與其至不可爲之昔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

陽明要書

卷七 記

二

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

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

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荷

且莫有所觀感適悉取而書之廳壁雖既亡者不

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然有可別

擇以爲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

得以法明善而免過愆不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

以爲此者固亦推已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

也矣

新建預備倉記

卷七

倉廩以儲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蓋猶有所以為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邈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餓孍相枕籍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割其刃為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哉紹

陽明要書

卷七

三

與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稔即無免焉歲癸亥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地得舊太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為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于八月農工大壞比室罄縣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買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乃八月巳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藉息公

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乃益遂厥營凡為廩三面廿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為廳事以司出納其無事時則凡賓客部使之往來而無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阻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為門出之大衢並門為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買遷者而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有一年之備矣夫憫災而恤患仁也未患而預防知也已患而不怠勇也創今以圖後

陽明要書

卷七

四

誠也一事而四善備不可以無紀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謫龍場龍場者蠻貊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方國徒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鳥言山棲抵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綈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

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姦窮黠外良而中
蝥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
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
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
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
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
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此予嘗圃
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閣之材
就其地為軒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檜竹蒔之以

陽明要書

卷七記

五

卉藥列堂階辯室與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道畧
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
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
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
樂歷聖脩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
後茂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鉤繫之術窮而狡匿譎
詐無所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
繩之木雖麤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
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胡可以

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
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豈獨
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豈獨不
非其人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陽明子既為何陋軒復因軒之南築臺為亭環
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
虛而靜遠而有聞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
而柯葉無所變有君子之操應蜚而出遇伏而隱

陽明要書

卷七記

六

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
泠然中乘齊而協肆更攝讓儻儻若洙泗羣賢之
交集風止纒靜挺然特立不讓不屈若虞廷羣后
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
四者而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
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
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虛靜虛而若愚非
君子之德乎遊也而不憚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
操乎昔也行於朝余也行於野順應物而能處

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雍雍
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
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
名其許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
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
而未能則可云爾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爲君子儒
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也人而嫌以君
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之

遠俗亭記 戊辰

陽明叟書

卷七 記

七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
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之既遠則必高
曠之是宅矣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獄訟軍賦
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
也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
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
業者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
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
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

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
之政是遠俗也已荷其心之鄙瑣而徒閑散疎放
之是托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
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
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
者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非君子之心

象祠記 戊辰

陽明叟書

卷七 記

八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
事之宜慰安君因新其祠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
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曰斯祠之肇也
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
邇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不敢廢也予曰胡
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爲子
則不孝以爲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
庫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
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然
則祀者爲舜非爲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旣格
之後乎不然古之騫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

於世吾於是益見舜德之入人深而流澤之遠且
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烏知其終之不見化
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
亦允若使瞽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
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孟
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有為斯蓋愛象之
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而輔導之也不然周公之
聖管蔡不免不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
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

陽明要書

卷七

記

九

乎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
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
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
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
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
之脩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
也

從來無此學問故從來無此識見文章君子所至
之地則必有其於其人使諸夷聞此而慕義是蓋
諸夷也動其慕義之心其願中朝之治者必希是
益中朝也學之成已而或物其遠關乎世道豈可

美訓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日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
也賓日羲之職而傳目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
寅而賓日傳以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日日乃陽
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
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
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
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

陽明要書

卷七

記

十

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為小人乎哉為賓
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
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
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驕
其嗜其日惟霽其响其霧其日惟雨勿怵其响倏
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嗜嗜其光矣其光熙熙
與爾偕作與爾偕宜倏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
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
頂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
門闕懸若鼓鍾編磬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
翔鸞螭之糾蟠倏忽之駭搜誦奇變幻不可具
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
木垂蔭蔽虧鳴瀑清溪停澗引映天下之山萃於
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下
上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
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

陽明要書

六卷七記

十一

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雖素不知有山
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
茲巖之勝蓋可知矣巖界與隆偏橋之間各數十
里行者至是皆饑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
寺附巖之戍卒官吏與凡苗夷蠻彝之種連屬而
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
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
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貲庀材新其寺
於巖之右以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

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
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
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
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
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
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不兩月工
告畢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予惟君子之政
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
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

陽明要書

六卷七記

十二

時衆方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
行其心之所不愧非見外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
乎誠不可以不志也矣寺所從來于今凡三緝而
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觀德亭記 戊寅

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
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
於心者其動安。蕩於心者其視浮。歉於心者其氣
餒。忽於心者其貌惰。傲於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

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政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爲君，爲人臣者以爲臣，爲人父者以爲父，爲人子者以爲子，爲人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

陽明要書

卷七

十三

重脩文山祠記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臺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拓而新之，不再踰月而工萃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

祝而况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文公之沒且三百年矣，吉士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麤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鶩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

陽明要書

卷七

十四

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妨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以行好德之心，振揚風教，所謂民之秉彝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

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姦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陽明要書

卷七記

十五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閒弘治初叅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趾而改爲之廟貌規制畧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然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旣簡鄉闈收一省之賢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爲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脩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爲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請言以紀其事惟

我 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羣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可謂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所以立學者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鶩於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

陽明要書

卷七記

十六

賞以借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書院之設亦此類歟士之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日旣進我於學校矣何復優我於是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夫嘗不可以精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故將期我以古聖人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僞矣不雜於人僞率是

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為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經曲之禮。以言其倫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有所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而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陽明要書

卷七

七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自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為多士誦之。

讀此而不手舞足蹈者。非夫也。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四端也。五常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

陽明要書

卷七

十八

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

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

陽明要書

卷七

十九

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于是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世守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學者不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

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日散失，至於妻人丐夫而猶器器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誦誥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姦心，盜行逐世，壅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

陽明要書

卷七

二十

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慨然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請予一言以諭多士。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亦庶乎知所以尊經也矣。

開千古之心眼而筆舌亦足以發之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昔于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為：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

人心果否
此乎則
直危而也

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儼廩
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脩學也求天下之廣
居安宅者而脩諸其身此為師為弟子者之脩學
也其皆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
猶未及言今請為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
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
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
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
陽明要書 卷七 三十一
入井而側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
要與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
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
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
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
謂允執厥中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
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
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
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

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
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人心日熾而不復知
有道心之微間有畧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闕然指
以為禪學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
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
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
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
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
天下有未別未序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
陽明要書 卷七 記 三十一
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
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
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
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
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
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心。也
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豈。必。屑。屑。於
其。外。其。外。有。未。當。也。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其。所
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

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不可以治家
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
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
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今之爲心性之學者而果
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
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爲事則固聖門精一之
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
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
背而馳日鶩日遠矣有以心性之說招之來歸者

陽明要書

卷七記

三

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
不自知其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
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
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
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無
待而興者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因
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
士一言之而已乎

以此辯禪辨聖
學儘亦直哉

說

一體說

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
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
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
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
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
鳴穀觶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
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

陽明要書

卷七說

三

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
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
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
文錄續編首列此篇原名大學問惟此數語至精
至切可配西銘其餘諸說如親民所以明其明德
止至善所以親民而明其明德大都類之倒之眩
人耳目以故緒山錢氏傳習錄與文錄俱不載
迨後四十餘年隆慶改元華亭徐文貞柄國獨
宗先生之學片言隻字皆欲廣布人間錢氏遂復
編而刻之非其本懷也余體先生免致累人之意
又因錢氏原初不錄之舊盡除去之而獨存此數
言於
說林

元年說

元年春王正月 人君即位之一年必書元年元者始也無始則無以爲終故書元年者正始也大哉乾元天之始也至哉坤元地之始也成位乎其中則有人元焉故天下之元在於王一國之元在於君君之元在於心元也者在天爲生物之仁而在人則爲心心生而有者也曷爲爲君而始乎未爲君而其用止於一身既爲君而其用關於一國故元年者人君爲國之始也當是時也羣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觀維新之始則人君者尤當洗心滌慮以爲維新之始故元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日前此可無正乎曰正也有未盡焉此又其一始也故元年者人君改過遷善脩身立德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綱五常之始也立政治民休戚安危之始也嗚呼其可以不慎乎

陽明要書

卷七

五

魯隱公元年說

元年者魯隱公之元年春者天之春王周王也王次春示王者之上承天道也正月者周王之正月周人以建子爲天統則夏正之十一月也夫子以

天下之諸侯不復知有周也於是乎作春秋以尊王室故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也書王正月以大一統不以王年而以魯年者春秋魯史而書王正月斯所以爲大一統也隱公未嘗即位也何以有元年乎曰隱公即位矣不即位何以有元年夫子削之不書欲使後人之求其實也曰隱公即位矣而不書何也曰隱公以桓之幼而攝焉其以攝告故不即位也然而天下知隱公讓國之善而爭奪覲覲者知所愧矣曰以攝告則宜以攝書而不書何

陽明要書

卷七

五

也曰隱公兄也桓公弟也庶均以長隱公君也奚攝焉然而天下知嫡庶長幼之分而亂常失序者知所定矣曰隱公君也非攝也則宜即位矣而不即焉何也曰諸侯之立國也承之先君而命之天子隱無所承命也然而天下知父子君臣之倫而無父無君者知所懼矣一不書即位而隱公讓國之善見焉嫡庶長幼之分明焉父子君臣之倫正焉善惡兼著而是非不相掩嗚呼此所以爲化工之妙也歟

元年春王正月說 庚辰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不改時其最有據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有目者之所共觀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夫子嘗曰吾從周

陽明要書

卷七

二十七

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已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惠天下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導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

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宜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雞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

歐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實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

陽明要書

卷七

二十八

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時亦未為無據也子謂周之改月與

時也何據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
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
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
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
改月與時也何疑况禮記稱正月七日日至而前
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
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
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爲
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于意直據夫子春秋之
陽明要書 卷七 說 三九

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爲九切而非謂其爲不可
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夏而
已然非始於周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
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哉曰非
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之時亦
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
秋者魯國紀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
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
也且令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
陽明要書 卷七 說 三九

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
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
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博學卓識雄辯往哲起
於九原不能不心折

默齋說 辛未

梁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
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子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
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爲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
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

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
驗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
者放其中。子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
四。爲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
默之愚。以不言。係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
長短也。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淡爲之情。厚爲
之貌。淵毒阱。狼自託於默。以售其姦者。謂之默之
賊。夫是之謂四僞。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
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

陽明要書

卷七

三

知恥而後知默。君子欲誦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
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詎非以爲默而默存
焉。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
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聞然而日章。默之
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
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悔齋說 癸酉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
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
無不誠也。然吾人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
過將日入於惡。小人之惡。悔而益淡巧焉。益憤譎
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
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頻悔。小人則幸
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齊
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爲之
說如是。

陽明要書

卷七

三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學
者。泛濫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乃
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爲約之說。予曰。子欲其約。乃
所以爲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
其殊。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
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
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爲
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

歸理於心
何改心又
須出於天

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
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者鮮矣孟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爲
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齊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
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
睹也福其居曰見齊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
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

陽明要書

卷七 說

三

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爲見乎曰見而未
嘗見也觀時惑陽明子曰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爲
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
行未嘗無也謂天爲可見則仰之而無所指之而
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
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
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
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如有所立卓爾謂之如

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未繇
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爲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
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
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
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
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
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爲醉
見食者不可以爲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
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

陽明要書

卷七 說

三

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未歸飲食戒慎所以異於蒙莊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
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
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
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故君子之論
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無
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

已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爲之說。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白生說者太保康敏公之孫都憲敬齋公之長子也。敬齋賓子而冠之。昨既醮而請曰。敢請字而教諸曰。字而教諸說也。吾何以字而教諸吾聞之天

陽明要書

卷七

三五

下之道說而已。天下之說貞而已。乾道變化於穆流行。無非說也。天何心焉。坤德闔闢。順成化生。無非說也。坤何心焉。仁理惻怛。感應和平。無非說也。人亦何心焉。故說也者。貞也。貞也者。理也。全乎理而無所容其心焉。之謂貞本於心。而無所拂於理焉。之謂說。故天得貞而說道以亨。地得貞而說道以成人。得貞而說道以生。貞乎貞乎。三極之體。是謂無已。說乎說乎。三極之用。是謂無動。無動故順而化。無已故誠而神。誠神剛之極也。順化柔之則

也。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之時義大矣哉。非天下之至貞其孰能與於斯。請字說曰。貞夫敬齋曰。廣矣。請問其次曰。道一而已。孰精麤焉。而以次爲君子之德。不出乎性情。而其至塞乎天地。故說也者。情也。貞也者。性也。說以正情之性也。貞以說性之命也。性情之謂和。性命之謂中。致其性情之德。而三極之道備矣。又何二乎。吾姑語其畧而詳可推也。本其事而功可施也。目而色也。耳而聲也。口而味也。四肢而安逸

陽明要書

卷七

三五

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或過也。貞而已矣。仁而父子也。義而君臣也。禮而夫婦也。信而朋友也。說也有貞焉。君子不敢以不致也。貞而已矣。故貞者說之幹也。說者貞之枝也。故貞以養心。則心說。貞以齊家。則家說。貞以治國。平天下。則國天下說。未有貞而不說者也。未有說而不貞者也。說而不貞。小人之道。君子不謂之說也。不僞。則欲不依。則邪。奚其貞也哉。夫君子之稱也。貞君子之道也。字說曰。貞夫勉以君子而已矣。

立志說 乙亥示弟

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

陽明要書

卷七

三七

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疑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

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息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燥。燥心生。責此志。即不憍。妒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

陽明要書

卷七

三七

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符。契何者。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實

心體之然後信其非妄也

博約說 乙酉

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宜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

陽明要書

八卷七 說

无

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

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

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

禮。則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佛

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

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

功利異端亂之也。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

陽明要書

八卷七 說

四

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為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

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題跋雜著 共十八條

書東齋風雨卷 癸酉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淒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歡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相尋於無窮亦何異於不能崇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東齋風雨之作固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望

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味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窻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真有所苦而類爲垂楚不任之辭是不可與言夢者而與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魯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篡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而人偽滋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望

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槩而已爾士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充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峯公又以清

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為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
祖敬齋而宗南峯亦不足矣况其世賢之多也
而又奚必長沙之為重也夫

書石川卷 甲戌

議論好勝亦今時學者大病學者於道如管中窺
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
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有道
者從傍視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
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四三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古之人所以
能見人之善若已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已
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妬其勝
已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
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
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已有未善
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視虎狼蛇蝎見者持挺刃而
向之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

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
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
可以不自省也

書楊思元卷 乙亥

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
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矜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
慮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慎
慎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
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四四

自盈者吾必惡之自銜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
惡者乎有不吾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
也其謙默乎

書佛郎機遺事

見素林公開軍濠之變即夜使人覓錫為佛郎機
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勉子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
人多道暈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晝夜行三千
餘里以遺子至則濠已就擒七日子發書為之感
激涕下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

况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者乎蓋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淡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嘗欲列其事於朝顧非公之心也為作佛郎機私詠
佛郎機誰所為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葺弘之血漿不足睢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為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四十一
正德戊寅冬福建按察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

贛時逆濠姦謀日稔遠近洶洶予思預為之備而濠黨伺覘左右搖手動足朝聞暮達以期雍官異省當非濠所計及因屏左右語之故遂與定議期雍歸即陰募驍勇具械束裝部勒以俟子檄晨到而期雍夕發故當濠之變外援之兵惟期雍先至適當見素公書至之日予初嘗使門人冀元亨因講學說濠以君臣大義或格其姦濠不懌已而滋怒遣人陰購害之冀辭于曰濠必反先生宜早計遂道歸至是聞變知予必

起兵即日潛行赴難亦適以是日至見素公在莆陽周官上杭冀在常德去南昌各三千餘里乃皆同日而至

書陳世傑卷 庚辰
淵變則即日就道既行則兼程以進不遺餘力道遠同而至日同其偶然乎誠則同矣

堯允恭克讓舜溫恭允塞禹不自滿假文王徽柔懿恭小心翼翼孔子溫良恭讓蓋自古聖賢未有不篤於謙恭者向見世傑以足恭為可恥故遂入於簡抗自是簡抗自是則傲矣傲凶德也不可長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四十二

謂之謙謙德之柄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仲尼贊易之謙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故地不謙不足以載萬物天不謙不足以覆萬物人不謙不足以受天下之益昔者顏子有而若無益得夫謙道也慎獨致知之說既嘗反覆於世傑則百凡私意之萌自當退聽矣復嗷嗷於是益就世傑氣質之所急者言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德脩毋謂已為已

知而輒以誨人。母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終日但見已過然而識之學而不厭。則於道也其庶矣乎。

書王一爲卷 癸未

王生一爲自惠負笈而來學。居數月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爲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四七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爲學。子曰。立志而已。問立志。子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方。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

書汪涉之卷

程先生云。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夫苟有必爲聖人之志。然後能加爲已。謹獨之功能。加爲已。謹獨之功。然後於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於古人論學之是非。誠僞不待辯說。而自明。何者。其心必欲實有諸已也。必欲實有諸已。則殊途而同歸。其非且僞者。自不得而強入。不然。忘已逐物。徒弊精力於文句之間。而曰。吾以明道。非惟有捕風捉影之弊。抑且有執指爲日之病。辨析愈多。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四七

去道愈遠矣。故某於朋友論學之際。惟舉志以相切礪。其於議論同異之間。姑且置諸未辯。非不欲辯也。本之未立。雖欲辯之。無從辯也。夫志猶木之根也。講學者。猶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蕭艾也。進之勉之。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叙

退之與孟尚書書云。云其交太顛。大意不過如此。而後世佛氏之徒。張大其事。往往見之圖畫。真若弟子之事嚴師者。則誣已甚矣。然退之亦自有以

取之故君子之與人不可以不慎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完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做千罪百惡皆從做上來做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做必不能孝為弟而做必不能弟為臣而做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個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做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摶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五

示憲兒

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遊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菓心是蒂蒂若壞菓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

棄

示諸生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也無所怒乃為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為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至

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為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敦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既業舉子便須入場亦人

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之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目見得題意大槩了了即放膽下筆縱味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場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得失之念為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此便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慮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將進場十日前便須練習調養蓋尋常不曾起蚤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至

得慣忽然當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豈有佳思須每日鷄初鳴即起盥櫛整衣端坐抖擻精神勿使昏惰日日習之臨期不自覺辛苦矣今之調養者多是厚食濃味劇酣譟浪或竟日偃卧如此是撓氣昏神長傲而召疾也豈攝養精神之謂哉務須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於學問者茲特以科場一事言之耳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

使久坐。進場前兩日。即不得翻閱書史。雜亂心目。每日止。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娛。若心勞氣耗。莫如勿看。務在怡神適趣。忽充然滾滾。若有所得。勿便氣輕意滿。益加含蓄醞釀。若江河之浸泓衍泛。濫驟然決之一瀉千里矣。每日閒坐時。衆方囂然。我獨淵默。中心融融。自有真樂。蓋出乎塵垢之外。而與造物者游。非吾子繁管聞之。宜未足以與此也。先生自言舉業非所長。然讀其論。雖震澤昆陵不能至也。得心之後。何事不妙。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五

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繇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論太和楊茂

其人聲啞。自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茂以字答。

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答曰。知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茂時首肯拱謝。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個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個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個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個能言能聽的禽獸。茂時扣胸指天。你如今於父母但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鄰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五

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茂時首肯拜謝。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省了多少。閑是非。凡說是非。便生是非。生煩惱。聽是非。便添是非。添煩惱。你口不能說你耳不能聽。省了多少。閑是非。省了多少。閑煩惱。你比別人到快活。自在。了許多。茂時扣胸指天。躡地。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時首肯再拜而已。

此等人亦來求教見先生感人之處此等人亦能使
之受教見先生應人處

陽明先生要書卷七 終

陽明要書

卷七

題跋雜著

五

陽明先生要書卷八目錄

墓表 一篇

節菴方公墓表

祭文 四篇

南鎮禱雨文

瘞旅文

祭頭山神文

祭永順保靖土兵文

陽明要書

卷八目錄

一

墓表

節庵方公墓表 乙酉

蘇之崑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業舉子已而棄去
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日子乃去士而
從商乎翁笑日子烏知士之不為商而商之不為
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為郡從事其友日子又
去士而從事乎翁笑日子又烏知士之不為從
事而從事之不為士乎居久之嘆曰吾憤世之碌

陽明要書

卷八 墓表

一

碌者刀錐利祿而屑為此以矯俗乃今果不能為
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饑乏
朝廷義之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
與其配朱竭力農耕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
士歷官方而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為詩酒會鄉人
多能道其平生皆磊落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
見翁與其二子書壘壘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
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
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脩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

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
以求盡其心其要歸在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
已士農以其盡心於脩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
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脩
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
昔舜叙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
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傳說版築於巖膠而舉於
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為乘田
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

陽明要書

卷八 墓表

二

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信也自王
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營於利以相驅軼於
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
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
詭辯以誣世惑眾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
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
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
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
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

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論著之

祭文

南鎮禱雨文 癸亥

惟神秉靈毓秀作鎮於南實與五嶽分服而治維是揚州之域咸賴神休以生以養凡其疾疫災眚之不時雨暘寒暑之弗若無有遠近莫不引頸企足惟神是望怨有歸功有底神固不得而辭也而况紹興一郡又神之宮牆輦轂之下乎調宜風雨

陽明要書

卷八 祭文

三

節而寒暑當民無疾而五穀昌特先諸郡以霽神惠而乃入夏以來亢陽爲虐連月弗雨泉源告竭黍苗游稿歲且不登民將無食農夫相與咨於野商賈相與憾於市行旅相與怨於途守土之官帥其吏民奔走呼號祈禱告請亦無不至矣而猶雨澤未應旱烈益張是豈吏之不職而貪墨者衆歟賦歛繁刻而獄訟寃滯歟祀典有弗脩歟民怨有弗平歟夫是數者皆吏之譴而民何咎之有夫怒吏之不臧而移其譴於民又知神之所不忍也

然豈民之冥頑妄作者衆將奢淫暴殄以怒神威神將罰而懲之歟夫薄罰以示戒神之威靈亦既彰矣百姓震懼憂惶請罪無所遂棄而絕之使無雖類神之慈仁固應不爲若是之甚也夫民之所賴者神之食於茲土亦非一日矣今民不得已有求於神而神無以應之然則民將何恃而神亦何以信於民乎某生長茲土猶鄉之人也鄉之人以其嘗讀書學道繆以爲是鄉人之傑者其有得於山川之秀爲多藉以爲吾愚民之不能自達者

陽明要書

卷八 祭文

四

通誠於山川之神其宜有感夫其非其汰也而謂有其名人而冒以其名加我我既不得而辭矣又何敢獨辭其責耶是以冒昧輒爲之請固知明神亦有所不得而辭也謹告

瘞旅文 戊辰

惟正德三年秋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平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

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

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傷兩人哭之哀子曰此必更
且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傷
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日復有人來
云見坡下積尸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命
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挿往瘞之二童子有
難色子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惘然涕下請往
就其傷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呼
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
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

陽明要書 卷八 祭文 五

爾郡邑爾烏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
鄉遊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
辜乎聞爾官吏日耳俸不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
可有也烏爲乎以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
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
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
不任其憂者夫板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飢渴勞頓
筋骨疲憊而又瘴厲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
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

謂爾子爾僕亦遠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
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
愴也嗚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
虺如車輪亦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
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
此二年矣歷瘴毒兩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
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
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
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

陽明要書 卷八 祭文 六

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
寓兮奚必子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
曰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
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余兮吾
與爾遊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
嘯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
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
與呼嘯而徘徊兮殮風飲露無爾仇兮胡友糜鹿
暮猿栖兮爾安爾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見先生之仁亦長觀者之智老而貪者死之招也然先生自忘其死哀人之死人重而已輕耶非也犯權佞盡忠言而致命也聽之而已矣遠希升斗而死也負不哀哉所以致死者不同也故于已則忘之于人則哀之非已輕而人重也

祭涇頭山神文 戊寅

惟廣谷大川阜財興物以域民畜眾故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亦惟其有功於民然地靈則人傑人之無良亦足以為山川之羞茲土為盜賊所盤據且數十年遠近之稱涇頭者皆曰賊巢恥莫大焉是豈山川之罪哉雖然清涇之井糞穢而不除久

陽明要書

卷八 祭文

七

則同于廁溷矣丹鳳之穴鴟狐聚而不去久則化為妖窟矣糞穢之所過者掩鼻妖孽之窟人將持刃燔燎環而攻之何者其積聚招致使然也誠使除其糞穢剗剝滌蕩將不終朝而復其清涇鴟狐去而鸞鳳歸妖孽之窟還為孕祥育瑞之所矣今茲土之山川亦何以異於是守仁奉 天子明命來鎮四陲憤涇賊之兇悖民苦荼毒無所控籲故邇者計擒渠魁提兵搗其巢穴所向克捷斯固天人順應之理或茲土山川之神思一洗其積辱

有體

陰有相協假手於予今駐兵餘旬雖巢穴悉已掃蕩擒斬十且八九然漏殄之徒尚有潛迹小民不能無怨于山神為之遁逃主萃淵數也予提兵燦入豈獨除民之害亦為神雪其恥夫安舊染棄新圖非中人之情而況於鬼神乎今此殘徒勢窮力屈亦方遣人投招將順而撫之則慮其無革心之誠復遺患於日後逆而弗受又恐其或出於誠心殺之有不忍也神其陰有以相協使此殘寇而果誠心邪即益佑其衷俾盡攜黨類自縛來投若水

陽明要書

卷八 祭文

八

之赴壑予將隄沿停畜之如其設詐懷姦即陰奪其魄張我軍威風驅電掃一鼓而殲之茲惟下民之福亦惟神明之休壇而祀之神亦永永無作惟神實鑒圖之

祭承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兵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阻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

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傷哉三
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復顧
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
古者不得已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
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
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
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可盡言乎邇者思
田之役予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
無可勦之罪義在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
陽明要書 卷八 祭文 九

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
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
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
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
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乎予因疾作不能親
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予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
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予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
嗚呼傷哉

附錄總序

陽明年譜者緒山錢氏所編、東廓鄒氏總裁之、而念庵羅氏所再訂也、錢氏考次十餘年、更歷數手、然後成書、于是先生之歷履精神宛然、可睹、然猶有未盡善者、譜其人意專在其人、一切事情交涉、簡而不滿足、矣、原譜叙寧藩反事、繁至于言、讀者幾以為藩誌、而忘其為先生譜也、若夫吉安有積穀太守伍公與先生意合、此乃用兵定亂、絕大關鍵、蓋無食不可以屯兵、而主者之心不固、地方不

陽明要書

六序

一

足恃也。遺此二語。則先生不雷臨江而趨吉安。獨以形勝哉。又如雷家公署戒守者。兵敗即火之。此正其殉國之忠。成功之本。與答東廓。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一言一事。可以互相發明。而原譜不載。何以見其不計利害。惟知若辱臣死之義耶。此二條。竝考徐階畫像記。增入。又初授刑部主事。創固園巡警規。亦仁人隨事盡職之要。分考會試。識鄒文莊於糊名卷中。初撫南贛。置二匣行臺前。日求通民情。願聞已過。三條俱考。取定向所作世家。

隨年補入。餘皆有削無加。凡書疏文移詩歌集中。所已載。悉與刪去。蓋譜附集後。非獨行之書。彼此竝載。則一書中自相重複。未為得體。更使觀者前後皆眩。亦非醒世之意也。然亦有移集於譜者。如中秋宴門人於天泉橋二詩。全首詞氣。未是高格。然不全載。則此夜之高襟逸興。不能千載如生。離而載之集中。不如合而綴之於譜。情緒聯屬也。原集又有從吾道人記。鋪叙過多。欲摘取其要。則前無首後無尾。不復見董蘿石之面目。故亦節載譜

陽明附錄

八序

二

中。此類不過數條耳。不敢多為更置。以失其舊。至于先生既沒。崇祀徧天下。所以仰止。溫綸襲封。所以報功。保孤禦侮。所以事師。皆他人事也。書之作。為學道計也。非為表先生之盛。記先生之家世也。則苟非先生精神所存。何取於鋪張揚厲為哉。故全削之。夫惟論道育才。處事行師。一語一默。一瞻一嘆。一机一策。莫非學之所存。而道之所發。與夫後之人。發揮稽載。有當乎心傳。有禪乎願學者。則輯為遺言逸事一卷。辯證一卷。併附年譜之後。

反覆迴旋當信良知於經世爲有用之學於立身爲務實之學而不躬行不成務者皆借良知之名而不嘗致之之味者也于是附錄之心慊矣來者無窮庶幾哉鮮有憾心

崇禎壬申六月辛卯後學嘉善陳龍正序

陽明附錄

序

三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總目

卷一

年譜上

自成化壬辰初生至正德戊寅巡撫南贛

凡四十七年

卷二

年譜中

自正德己卯至辛巳凡三年

卷三

陽明附錄

總目

年譜下

自嘉靖壬午至戊子凡七年

卷四

遺言逸事

論學 九條

征藩 九條

赴謫

用行

撫贛 二條

終命 三條

卷五

辨證

傳習錄原序

傳習續錄原序略

文錄原序略

文錄叙說 三則

文錄續編序略

別錄叙說

發明師旨 三則

崇正書院仰止祠記略

龍場祠記略

講學要旨

陽明附錄 二 總目

跋大學問後

年譜原序略

年譜序略

年譜考訂序略

與錢緒山論年譜書

答羅念庵論年譜書 三首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總目 終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一

陳龍正脩

年譜上

先生姓王氏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將軍義之裔右軍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始自山陰徙餘姚壽五世孫綱有文武才 國初為廣東叅議死苗難廟祀增城子彥達號秘湖漁隱生與準是為先生高祖精禮易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世傑以明經貢太學祖天叙號竹軒環堵蕭然雅歌豪吟

陽明要書附錄 二 卷一 年譜上

有高士之致父華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思山

陰山水佳麗復自姚徙居越城先生嘗築室

陽明洞洞離越城東南二十里學者稱為陽

明先生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丁亥先生生

是為九月三十日太夫人鄭娠十四月祖母

岑夢神人衣緋玉雲中鼓吹送兒授之驚寤

已聞啼聲祖竹軒公異之即以雲名鄉人傳

其夢指所生樓曰瑞雲樓

十有二年丙申先生五歲

先生五歲不言一日與羣兒嬉有神僧過之
曰好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悟更今名即能
言一日誦竹軒公所嘗讀過書訝問之日聞
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有七年辛丑先生十歲皆在越

是年龍山公舉進士第一甲第一人

十有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寓京師

龍山公迎養竹軒公因攜先生如京師先生

陽明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二

年纔十一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

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

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

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

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

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濶明年就塾

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

知之一日與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

之日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

愈來愈奇
素解是本
色

謝天道居
成功其在
矣

聖賢先生

聖境類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類至下丹田
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
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
讀書登第先生疑曰登第遂為第一等事耶
或讀書學聖賢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

母太夫人鄭氏卒居喪哭泣甚哀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

先生出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

陽明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詢諸夷種落悉問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

不敢犯經月始逃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

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蚤年兵法鬚毛唾雲

埋銅柱霄轟折六宇題詩尚不磨時畿內石

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石和尚劉千斤作亂

屢欲為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為狂乃止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在越

七月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

外舅諸公養和為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就

伊川十八
亦賦書

一生兵
已光

此道十後
十九年遇
于海外
總不尋常

妻為聖賢
弟子交為
寧極地
少時從傳
學東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四

官署委禽合卷之日偶間行入鐵柱官遇道
士跌坐一榻即而叩之因問養生之說遂相
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追之次早始還○官
署中蓄紙數篋先生日取學書比歸數篋皆
空書法大進先生嘗示學者曰吾始學書對
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疑思靜
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既後讀明道先
生書曰吾作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
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
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為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寓江西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

是年先生始慕聖學先生以諸夫人歸舟至
廣信謁婁一齋諒語宋儒格物之學謂聖人
必可學而至遂淡契之明年龍山公以外艱
歸姚命從弟冕階官及妹塔牧相與先生講
析經義先生日則隨眾課業夜則搜取諸經

實心變化
誠實是作
五衣基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五

子史讀之多至夜分四子見其文字日進嘗
愧不及後知之日彼已游心舉業外矣吾何
及也先生接人故和易善謔一日悔之遂端
坐省言四子未信先生正色曰吾昔放逸今
知過矣自後四子亦漸欽容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在越
舉浙江鄉試

是年場中夜半見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
自言曰三人好作事忽不見已而先生與孫
忠烈燧胡端敏世寧同舉其後宸濠之變胡
發其姦孫死其難先生平之咸以為奇驗
是年為宋儒格物之學先生始侍龍山公于
京師徧求考亭遺書讀之一日思先儒謂眾
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
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
年春會試下第籍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
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為狀元試作

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
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
矣及丙辰會試果為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
第為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為恥吾
以不得第動心為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
社龍泉山寺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學兵法當時邊報甚急 朝廷推
舉將才莫不遑遽先生念武舉之設 僅得騎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六

射搏擊之士而不可以收輜略統馭之才於
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書莫不精究每遇賓
宴嘗聚果核列陣勢為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是年先生談養生先生自念辭章藝能不足
以通至道求師友于天下又不數遇心持惶
惑一日讀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日居敬持志
為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為讀書之法乃悔前
日探討雖博而未嘗循序以致精宜無所得

于兵法亦
學而知之

皇英兩帝
雖因學未
得亦亦果
得也故也
得也故也

又循其序思得漸漬泠泠然物理吾心終若
判而為二也沉鬱既久舊疾復作益委聖賢
有分偶聞道士談養生遂有遺世入山之意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在京師
舉進士出身

是年會試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出身
第七人觀政工部

疏陳邊務

先生未第時嘗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七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馭役夫以什伍法
休食以時暇即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以
金帛謝不受乃出威寧所佩寶劍為贈適與
夢符遂受之時有星變 朝廷下詔求言及
聞達虜猖獗先生復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
切

是疏世所詭為詩謨
先生晚以客氣自省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在京師

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皇英兩帝
雖因學未
得亦亦果
得也故也

創製因循巡警規至今遵之
規中有禁獄吏取飯之條恭承一修世傳為美
談先生現亦自省曰善歸已矣如人狗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在京師

奉命審錄江北

先生錄囚多所平反事竣遂遊九華道者蔡
蓬頭善談仙待以客禮請問蔡曰尚未有項
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問至
再三蔡曰汝後堂後亭禮雖隆終不忌官相
一笑而別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

陽明要書附錄 八卷一年譜上 八

食歷崑崙險訪之正熱睡先生坐傍撫其足有
頃醒驚曰路險何得至此因論最上乘曰周
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好秀才可歸求之後再
至其人已他移有會心人遠之歎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在京師

八月疏請告

是年先生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先是五月復
命京中舊遊俱以才名相馳騁學古詩文先
生歎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為無用之虛文

人與復

非此種言
幾與空門

陽明要書附錄 八卷一年譜上 九

也遂告病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
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與等四人
來訪出五雲門先生即命僕迎之且歷語其
來蹟僕遇諸途與語良合眾驚異以為得道
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屏去已而
靜久思離世遠去朕定向云于時內照形體
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
忘地有欲言惟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因循
未決久之又忽悟曰此念生於彼提此念可
去是斷滅種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復
思用世往來南屏虎跑諸刹有禪僧坐關三
年不語不視先生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
已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即開
視對語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日起念否
對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愛親本性論之僧
涕泣謝明日問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二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皆

賢者

以所自覺
覺火

出先生手筆其策問議 國朝禮樂老佛害道志伊學顏及分封清戎禦夷皆有成法錄

禮樂老佛伊顏三策已載要書中共策分封日此天下之人所不敢言也欲求善後在朝廷之上心千難志而不以更改為罪策清戎日南人不習北土人不習南宜以其清而已得者就籍之於其本實塞下而禦夷則當于邊報稍寧之日選將蓄財就傷以備之談笑以處之此其大略也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十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復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志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贊及門者至是專志授徒講學然師友之道久廢咸目為立異好名惟甘泉湛先生時為翰林庶吉士一見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為事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驛驛丞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

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亦下 詔獄已而廷杖四十既絕復甦尋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在越

夏赴謫至錢塘

先生至錢塘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十一

蓋虎穴也夜半虎透廟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邀至寺寺有異人嘗識于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為著得明夷遂策返先生題詩壁間曰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

信乎有命何避何處

即合色之夕出而對坐者

見正乃是真其人若所談皆真不足異矣

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
取間道繇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
尚書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場驛
○是時先生與學者講授雖隨地興起未有
出身承當以聖學為己任者徐愛先生妹婿
也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于
學愛與蔡宗充朱節同舉鄉貢先生作別三
子序以贈之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在貴陽

陽明學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十三

春至龍場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
叢棘中蛇虺魍魎毒瘴癘與居夷人駮舌
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
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
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櫛
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
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析薪取
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

此是秋報

悅復調越曲雜以詼笑始能忘其為疾病夷
秋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云云
于時困衡動忍忘死忘生澄默以思俟若神
啓天解從前伎倆見趣無一可倚惟此靈昭
不昧者相為始終不離倫物忽中夜大悟格
應感而是是非非天則自見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
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

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
之莫不脗合立心自在博文前默識必在博
業有孝心方可講求溫清其言至矣所謂立
心在博文前也掃除聞見無過先生然悟門

陽明學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十三

必在博文後即于先生見之觀其少壯時研
窮典籍廣涉交游考求事物疲神有年未得
會歸於一三載無事可涉無人可接無書可
讀居居澄默然融釋雖曰棄從前之復實
亦假從前之力也故令向不博文此時雖寤
寐猶能寧能寧然有悟而鼓舞一世為後學
宗師至于今不替乎明睿如頌子夫子猶以
博約相誘他人可知矣所以弟子之釋孝弟
然後學文頌子之才博約方至卓爾始於
立心繼以博文成於默識于聖不能易也
因著五經臆說居久夷人亦日親狎以所居湫
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
子亭玩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先
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

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慚服水西安宜慰問先生之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辭不受始 朝廷議設衛於水西既置城已而中止驛傳尚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折其不可且申 朝廷威信令甲議遂寢已而宋氏酋長有阿賈阿札者叛宋氏爲地方患先生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民賴以寧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古

有行乎夷狄之心亦有行乎夷狄之事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王貴陽書院

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辯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親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

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在吉

陞廬陵縣知縣

先生三月至廬陵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蒞任初首詢里役察各鄉貧富姦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卽斷射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勸諭民胥悔勝氣罷訟至有涕泣而歸者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圭

絲是囹圄日清在縣七閱月大抵諄諄慰父老使教子弟毋令蕩僻城中失火身禱返風以血禳火而火卽滅因使城中闢火巷定水次兌運絕鎮守橫征杜神會之借辦立保甲以弭盜清驛遞以延賓旅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語學者悟入之功先是先生赴龍場時隨地講授及歸過常德辰州見門人莫元亨蔣信劉觀時輩俱能卓立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幸得諸友悔昔在貴陽

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
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
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
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吾輩平日為
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
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
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
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冬十有一月入觀

陽明學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去

時黃宗賢縮為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
囑請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
聞對曰雖處有志實未用功先生曰人惟患
無志不患無功明日引見甘泉訂與終日共
學

十有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論實踐之功先生與黃縮應良論聖學久不
明學者欲為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
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應良疑其

觀得居鄉
童真有志
者

先生得力
在此其後
如此

難先生曰聖人之心如明鏡纖翳自無所容
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極之鏡
須痛刮磨一番盡去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
拂便去亦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
若駁蝕未去其間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亦
自見得纔拂便去至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
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繇異幸勿以為
難而疑之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
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

陽明學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十七

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
向時未見得裏面意思此功夫自無可講處
今已見此一層却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
去也○按先生立教皆經實踐故所言懇篤
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後吾黨又覺領悟太易
認虛見為真得無復向裏着已之功矣故吾
黨穎悟承速者往往多無成甚可愛也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在京師

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至誠求道
實經元道

論晦菴象山之年

二月為會試同考試官

識鄒文莊於糊名卷中人服其精鑿是年僚友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為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聞論學淡自感悔遂執贊事以師禮告病歸西樵以卒其志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送甘泉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都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一清改置吏部職事之暇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六

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飲食啓處必共之至是甘泉出使安南封國將行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別易而會難也乃為文以贈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在京師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按同志考是年穆孔暉蕭鳴鳳等同受業者二十人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

與徐愛論學愛是年以祈州知州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王孔孟千聖立言人各不同其旨則一今之傳習錄所載首卷是也

入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在越

二月至越

先生初計至家即與徐愛同遊台蕩宗族親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七

友絆弗能行五月終與愛數友期候黃綰不至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欲遂從奉化取道赤城適久旱山田盡龜拆慘然不樂遂自寧波還餘姚綰以書迎先生復書曰此行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後草習氣已淡雖有美質亦漸消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金時但目下未可得耳先生茲遊雖為山

水實注念愛縮二子蓋先生點化同志多得之登遊山水間也

先生生而有高趣樂水樂山乃其性然然引弟子偕行亦欲因是洗滌俗人紛華習氣耳至云初抵家即同遊台蕩恐作諸者揣摩失真久客歸省豈忍遠遊養親與造士孰急

冬十月至滁州

滁山水佳勝先生督馬政地僻官閒日與人遊遨瑯琊灑泉間月夕則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諸生隨地請正踴躍歌舞舊學之士皆日來臻從遊之衆自滁始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禁絕先生曰紛雜思慮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後有物各付物意自然精專無紛雜之念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不能別畱居江浦候先生渡江先生以詩促之歸日滁之水入江流江潮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休

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為千里遠相即君不見堯羹與舜墻又不見孔與臯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自徐愛來南都同志日親朝夕漬礪不懈客有道自滁游學之士多放言高論亦有漸背師教者先生曰吾年來欲懲末俗之卑汚引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接學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時弊今見學者漸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論學只教學者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王嘉秀蕭惠好談仙佛先生警之曰吾幼時求聖學不得亦嘗篤志二氏其後居夷三載始見聖人端緒悔錯用功二十年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故不易辨惟篤志聖學者始能究析其隱微非測憶所及也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南京

正月疏自陳不允

是年當兩京考察例上疏

立再從子正憲為後

正憲季叔易直先生充之孫守信之第五子

也先生年四十四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俱

未舉子故龍山公為先生擇立之時年八齡

○是年御史楊典薦改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時命太監劉允烏思藏齋備供諸佛奉迎佛

徒允奏請鹽七萬引以為路費許之輔臣楊

廷和等與戶部及言官各疏執奏不聽先生

欲因事納忠擬疏欲上尋止

疏請告

是年祖母岑太夫人年九十有六先生思歸

一見為訣疏凡再上不允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

九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

是年知先
生所用

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書王瓊特舉
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是年知先
生所用

王思輿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本日
何以知之曰吾觸之不動矣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

是年知先
生所用

先生過萬安遇流賊數百沿途肆劫商舟不
敢進先生乃聯商舟結為陣勢揚旗鳴鼓如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趨戰狀賊乃羅拜于岸呼曰飢荒流民乞求

賑濟先生泊岸令人諭之曰至贛後即差官

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為自取戮滅賊懼散

歸以是月十六日開府○初至置二匣行臺

前日求通民情願聞已過

此今特據狀定向所撫世家補入

行十家牌法

先是贛民為洞賊耳目官府舉動未形而賊

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姦尤甚先生偵知之呼

入臥室使之自擇生死。棘乃輸情吐實。先生許其不死。試所言悉驗。乃於城中立十家牌法。其法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籍貫姓名。年貌行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遇面生可疑人。卽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坐。選民兵。

二月平漳寇

初先生道聞漳寇方熾。兼程至贛。卽移文三省兵備。尅期起兵。自正月十六日蒞任。纔旬

陽明書牘錄

卷一年請上

五

日。卽議進兵。兵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遂潰圍而出。指揮單恒縣丞紀鏞馬陷死。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先生乃責以失律。罪使立功。自贖。諸將議猶未決。先生曰。兵宜隨時變。在呼吸。宜各持成說。耶於是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敕羣哨。佯言犒衆。退師。俟秋再舉。而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乘其懈。選

陽明書牘錄

卷一年請上

五

兵分三路。俱於二月十九日乘晦夜銜枚竄進。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失險。復據上層峻壁。四面滾木礮石。以死拒戰。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從間鼓噪突登。乃驚潰奔走。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攻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坑等巢。一十三所。斬首從賊。詹師富。溫火燒等七千有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算。而諸洞蕩滅。是役僅三月。漳南數十年逋寇悉平。○初議進兵。論諸將曰。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出。若賊果盤據持重。難以兵尅。則用充國破羗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已而桓等徃於小勝。故違節制。不從間道。以致挫衄。諸將志沮。請濟師。先生以爲見兵二千有餘。已爲不少。奈何坐待濟師。以自懈。遂親督兵而出。卒成功。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于四月。先生方駐軍上杭。禱

行臺得雨及班師一兩三日民大悅有司請

名行臺之堂日時雨堂先生為之記

五月立兵符

其數有伍有隊有哨有管有陣有軍其分有小甲有總甲有哨長協哨有管官參謀有偏將有副將其牌有伍符有隊符有哨符有營符

奏設平和縣移枋頭巡簡司

先生以賊據險久為民患今幸破滅須為拊

陽明集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

河頭巡簡司于枋頭蓋以河頭為諸巢之明

喉而枋頭又河頭之唇齒也且曰盜賊之患

譬諸病人與師征討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

撫輯者飲食調攝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務調

攝則病不旋踵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

也○是月間蔡宗充許相卿季本薛侃陸澄

同舉進士先生喜遺書以致戒又聞日仁在

告買田嘗上為諸友久聚之計遺二詩慰之

六月疏請疏通鹽法

始都御史陳金以流賊軍餉於贛州立廠抽

分廣鹽許至袁臨吉三府發賣然起正德六

年至九年而止至是先生以救諭有便宜處

置語疏請暫行待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

南贛舊止以巡撫蒞之至都御史周南曾請

旗牌事畢繳還不為定制至是先生疏請事

下兵部尚書王瓊覆奏以為宜從所請於是

陽明集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改巡撫為提督得以軍法從事 欽給旗牌

八面悉聽便宜既而鎮守太監畢真謀于近

倖請監其軍瓊奏以為兵法最忌遙制若使

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乎不可

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事遂寢

撫諭賊巢

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嘯

聚將用兵勦之先犒以牛酒銀布復為文以

諭之其文哀憐無辜懇惻至誠酋長黃金巢

盧珂等即率眾來投願效死以報

疏謝陞賞

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三

表裏降 敕獎勵故有謝疏

疏處南贛商稅

始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以資軍餉後多姦

弊仍併府北龜角尾以疏開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南贛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洲頭諸賊巢

大賊首謝志珊等糾約諸賊大修戰具并造

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欲先破南

康乘虛入廣初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題請

三省夾攻至是先生先攻橫水左溪分定哨

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巳酉進兵凡二旬破

賊巢五十餘擒斬大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

從賊二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眾請乘勝進

兵桶岡先生復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其所

錄入之處皆已設備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

迴半月始達况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同難

合勢為守必力乃使其黨往說以禍福許以

受降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堅

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我兵分道疾進

前後合擊賊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大賊

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賊一千一百四俘獲

賊屬二千三百捷聞賜 勅獎諭○首長謝

志珊就擒先生問曰汝何得黨眾若此珊曰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亦大不易曰何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放

過多方釣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

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門人曰吾

儒一生求友之益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師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隨

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于祖堂歲時

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監上堡鉛廠

長龍三巡簡詞

先生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故為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示控制議割上猶崇義等三里大庾義安三里南康至坪一里而特設縣治于橫水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平坦仍設三巡簡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中西通桂陽往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十一

東入萬安興國宜設隘保障令于戶孟俊伐木立柵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縣名崇義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贛

正月征三洲

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皆如期竝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

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矣何喜如之梁日孚楊仕德誠可與其學廨中事累尚謙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時延尚謙為正憲師兼倚以衙中政事故云

二月奏移小溪驛
小溪驛舊當南康南安中丙子大庾峰山里民懼賊警殺自願築城為衛至是年二月奏移驛其中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十二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以病也

襲平大帽洲頭諸寇

先生議攻取之宜先橫水次桶岡次與廣東徐圖洲頭方進兵橫水時恐洲頭乘之乃為告諭且賜以銀布其酋長黃金巢等已願出投矣惟池仲容不從金巢等至推誠撫之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兵先生覺之比征桶岡使截

路上新池以迂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被害者以先生果欲寬此賊也咸請濟師以殲之不從乃密畫方略使各歸部集以候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爲戰守備復使人賜首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爲防耳佯信之因移檄龍川將伐木開道討珂等賊復使來謝會珂等告變先生欲籍珂以給三泐密語珂曰吾姑毀狀汝當再來則受杖三十繫數

陽明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旬乃可珂喜諾先生復授意令杖極輕至是假怒珂數罪狀且將逮其屬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先生先期召巡捕官佯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奇事也又曰樂戶多住龜角尾恐招盜盍遷入城來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已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頌曆三泐推心招徠之時仲容等疑先生圖已既得曆稍安黃表輩從容曰若輩新民禮節生

疎我來頌曆若可高坐乎於是仲容率其黨九十三人皆悍酋來營教塲而自以數人入見先生呵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塲疑我乎仲容惶恐曰聽命耳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二月二十三也先生既遣叅隨數人館伴複製青衣油靴教之習禮以察其志意所向審其貪殘終不可化而士民咸訴于道曰此養寇貽害先生始決殲魁之念矣踰日辭歸先生曰自

陽明書附錄

卷一年譜上

三

此至三泐八九日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取勞苦爾聞贛州今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先生曰正節尚未犒賞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且盡殲之先生自惜終不能化日已過未刻不食大眩暈嘔吐先時嘗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集兵以防其變及是夜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泐賊故阻水石錯立水中先生躡

屬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先生摘百人捲旗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時正月七日丁未也副使楊璋守備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邪珣李敦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餘餘奔九連山往議九連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先生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伴奔潰乘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先生未至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乃進攻治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先生又疏請先後擊之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廣兵期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因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留軍計斬

荆頭廣東尚不及聞皆與前議合

四月在師立社學

先生謂民風不善繇於教化未明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即行告諭發南贛所屬各縣父老子弟互相戒勉與立社學延師教子歌詩習禮出入街衢官長至俱拱手拱立先生或贊賞訓誘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

漸成禮讓之俗矣

五月奏設和平縣

和平縣治本和平峒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曠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路遼遠人跡既稀姦宄多萃相傳原係循州龍川雷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

陵夷先生謂宜乘時脩復縣治以嚴控制改
和平巡簡司於剡頭以過要害議上悉從之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騰子錦衣衛世襲
百戶辭免不允

旌橫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大學

先生出入賊壘門人薛侃歐陽德等二十餘
人皆講聚不散至是回軍休士始得專意于
朋友日與發明大學本旨指示入道之方先

陽明聖書附錄

入卷一年譜上

五

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
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
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
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為主而為致
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數字以良知指示
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至是錄刻成
書傍為之釋而引以叙

格致本於誠意先生有實見得處然于大學本旨
不符故高忠憲云謂之陽明之大學可矣

刻朱子晚年定論

陽明聖書附錄

入卷一年譜上

五

先生序略曰昔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
性之餘恍若有悟證諸六經四子洞然無復
可疑獨于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恒疚於心竊
疑朱子之賢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
復取朱子之書而簡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已
大悟舊說之非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
年未定之說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
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
相繆戾者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
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未聞則亦何怪
乎于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
世也乎子既自幸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先
得我心之同然輒採錄而裒集之以示同志
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與
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攻之
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
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
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

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篋收諸
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
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
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
其怒矣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

正傳觀朱子諸書乃平日錯綜答人亦或因朋友
之病而目抑以置之不盡出於晚年也陽明先生
取以自同呼之日晚年定論亦從數百載後遂斷
之爾夫以朱子之躬行實踐而反自愧為口耳之
學正文莫猶人之意今亦執夫子之自言而謂聖
人躬行未得可乎但朱子誦讀著述精神所用或
者過多晚年益加切近又是其進處寧可與謂其
生千專事口耳茫然無得於心至老而痛悔極矣

未及改
正卯

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

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與陸澄各錄一

卷刺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

獨先聞道亦早自南京兵部郎中告病歸與

陸澄謀耕膏上之田以俟師年纔三十一先

生每語輒傷之

九月脩濂溪書院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脩濂

以友輔仁
意正如此
如此方見
朋友之益

溪書院居之○先生大征既上提一日設酒
食勞諸生且日以此相報諸生瞿然問故先
生曰始吾登堂每有賞罰不敢肆常恐有愧
諸君比與諸君相對久之尚覺前此賞罰猶
未也於是思求其過以收之直至登堂行事
與諸君相對時無少增損方始心安此即諸
君之助固不必事事煩口齒為也諸生聞言
愈各省畏

十月舉鄉約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一年請上
三九

先生自大征後以為民雖格面未知格心乃

舉鄉約告諭父老子弟使相警戒

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據戶部覆疏所允南贛暫行鹽稅例止三年

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民而止取鹽稅所

謂不加賦而財足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

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以灘高

也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舟

多蔽河而下勢莫能遏乃上議開復廣鹽著

明請暫行
今請奉命

為定例 朝廷從之至今軍民受其利

朕定向撰世家曰先生流績甫逾年凡三捷皆役
不再籍兵無挫刃數十年負固不逞之兇一旦殄
湯功何偉也且其初至兵之安第選民兵立兵符
明賞罰以練之而不征調狼達土兵食匿矣第疎
通鹽法處商稅以足之而未始加賦編民申保甲
宜諭告格于其始立社學舉鄉約以和厯中閱舉
治置巡司務郵驛以綱厚厥終輕略周而垂裕也
今矣先生在世燕居則悅強習勞出兵則躍馬先
即倥偬中時時朋來問學揮塵談道其任事何
而神情又何暇裕也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一 終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

卷一 年譜上

四十一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二 陳龍正脩

年譜中

正德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辭陞蔭隨乞致仕並不允

以三洲九連功蔭子錦承衛世襲副千戶上

疏辭免已而以祖母疾亟又疏乞致仕並不

允

六月奉 敕勘處福建叛軍聞宸濠反遂還起

義兵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

卷二 年譜中

一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勝眾謀叛奉 敕

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啓行十五日丙子至豐

城知縣顧似迎告濠反先生遂返吉安濠久

蓄異志正德初與瑾納結管風南昌諸生呈

舉孝行撫按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

正素有詩文名屈致鼓衆按察使陸完因濠

器重遂相傾附及為本兵首復護衛羽翼及

完改吏部王瓊代為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

律督責撫臣脩武備而諸路戒嚴濠恐復風

未嘗非光
以之見

竊謂為得
一廷宜前
偵卒奪其
矣

諸生頌已賢孝。扶當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欲何為耶。而臺省亦交奏。寧王不法。事少師楊廷和。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及外廷皆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曰。宣德中有疑于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旦。瓊謂元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雷當廷領之。元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渡近給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請中

二

事中孫懋易讚請。選兵操江。倘江西流賊雷中日久。第如擬行之。倘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為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安罷密召養正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即即可行事。是夜某兵以俛比。且諸司入謝。遂殺都督。此孫懋按察司副使許達而

諸司被繫者。惟公差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不食死。叅政李敷。按察使楊璋等。皆為所勝。于是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妻伯王春等。四出收兵。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集亡命。拈丁壯。號兵十萬。奪運。紅順下。戍。窺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已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請中

三

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夜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下外。并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濠。留旬月。於是故為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谷。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請中

四

搖之濠見傲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
 至吉安郡既有積穀而太守伍文定議合遂
 留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與文定等計傳
 傲四方暴濠罪狀促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
 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兵于
 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
 准令許泰御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
 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
 陸竝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

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竝進剋期夾攻南昌
 且以原奉機密敕旨為據故令各兵徐行待
 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為李士實劉養
 正內應偽書賊將凌十一閉念四投降密狀
 令濟光等親人計入于濠濠乃留兵會城以
 觀變至七月三日謀知非實乃屬宗支棋構
 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
 安慶李敦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棋構士實養
 正等東下賊眾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

本堂圖說
中並錄文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請中

五

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為偽都督總一
 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
 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決旬知
 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
 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充嗣
 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眾觀望猶不敢
 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
 亂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
 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

○先生在吉安鄒守益趨見曰聞濠誘葉芳
 兵夾攻吉安先生曰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為
 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剝屋萬
 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
 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
 盡反我輩固當爾守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
 如洗先生遂引兵而西留其家吉安之公署
 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至即火之毋為賊辱
 守益慮濠遣逮其父益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

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

暫留姑爲牽制俟

命師至即從初心時奉

旨着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

來說

疏上僞檄

六月廿二日叅政李敦同南昌府學教授趙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譜中

六

承芳貴僞檄諭吉安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

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

甲辰義兵發吉安已酉誓師於樟樹辛亥拔南

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剋期會于樟

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

暉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

德孺袁州徐璉贛州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

章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思新

淦知縣李美泰和李楫寧都王天與萬安黃

冕各以其兵來赴已酉誓師于樟樹次豐城

謀知賊設伏于新舊厰以爲省城之應乃遣

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

戌發市汊分布既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

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厰賊潰奔入

城一城皆驚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

之呼譟梯組而登遂入城擒棋櫛萬銳等千

有餘人所遺官眷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譜中

七

民分釋脇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

胡濂劉裴許效廉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

首初會兵樟樹衆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

之先生曰今南康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

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關是我腹背受敵

也莫若先破南昌賊失據歸援則安慶之圍

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

遂促兵追濂丁已獲之於樵舍江西平

初濂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接

沉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
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
強盛宜堅壁觀釁先生曰賊未逢大敵惟以
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
若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會撫州知府陳槐進
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
意遣余思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槐
胡堯元章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

冕王軾劉守精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面
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合而擊之分布既定
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斷之
珣遶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
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倂
北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
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
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
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

曾璵兵亦至先生以爲九江不破則湖無外
援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
合饒州知府林瑛兵攻九江遣廣信知府周
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
文定立鏡砲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砲入濠副
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
舍連舟爲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爲
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
伏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

命者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
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
爲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
實養正劉吉王春吳十三火信等數百人復
執脇從官王宏王金楊璋郊文馬驥白昂等
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餘賊數百艘逃潰乃
分兵追勦戊午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
擒斬千餘死水中殆盡已未得槐等報各擒
斬千餘起兵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

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寧藩之變閩省方面
竝無一人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爲牽
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卽以捷聞
○洪見龍光述張疑行問事甚悉嘗問曰事
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
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
河圖爲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
非問何事非問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
對曰熟識卽使光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

之縛齋傲人欲斬雷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
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
逆禍福之理論官民間鏡與瑞昌王助逆遣
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
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
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何函入告
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
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傲人也○
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

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具省屏左右語
之雍歸卽陰募驍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
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臚書領東兵僉僉事
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
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爲佛狼機鏡并火藥法
遣僕從間道來遺燧以討賊○先生入城月
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
不輒報至卽登堂遺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
側席遺牌斬先却者還坐衆咸色怖驚問先

生日通聞對敵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
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
先生曰通聞寧王已擒想不僞但死傷者衆
耳理前語如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
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
此一見先生轉託曰妻妃賢妃也自始事至
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遺葬之比使往果
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妻爲諒女
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
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於是假威武大將軍
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
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隨
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
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畧言
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
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竊惟宸濠發謀
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
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不旋踵遂已成擒
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
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
有餘憾矣蓋時事方艱賊雖擒亂未已也○
是月疏免江西稅 益王 淮王餉軍
朝覲官恤重刑以實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
逆人叅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
上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 中

十一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
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 武宗親與遇戰
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
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
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
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
亂昔助濠尚為脇從今若激之遂成土崩之
勢至是與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漠然之乃徐
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默
輔 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
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
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
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武宗嘗
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
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
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諫忍從諛乎不得
已今叅隨負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 中

十二

先生曰止可五金錦。永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永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倘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為表章。令錦永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 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已至淮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 講中 西

陽羣姦在側不得已從京口將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 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忠等挾宸濠軍馬屯聚搜羅百出。積綸等望風附會。肆為飛語。先生既還南昌。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象先生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于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

是無之 不動 欲備則德 在我無安 則恐有歸 事遂收中 夫

讀人常

先其其 後原其後

承四善亦 因付以深

此 陽亦知

無召不赴 與即行也

故厚與之。糠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醉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于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 講中 五

正月赴 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忠泰在南都。說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至。有詔面見先生。即行。乘小舫取漁艇。數十自衛。星夜兼程。至上新湖。忠等恐語相連。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草菴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偽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暮。

身死不

忘無生家
併忘親所
以為異端

他儒所不
敢然尚非
先生至處

士錢乘直急遣報故得實○先生赴召至上
新湖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
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謂
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竊父而逃吾亦終
身長往不悔矣○江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
私念彬有他即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國
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之忿徐得
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口虎旅夜驚已幸竊
謀於牛首宮車宴駕那堪遺恨於豹房若代

先生言之者彬與忠泰百方圖害可謂深仇
矣而武宗崩後先生從不齒
及韓魏公之德量李郭侯之不報兼而有焉
蓋先生于世情警語則以不較法顯于論學
異同則以自反法孟小人可○晦日重過開
以直容而學問之道無窮也 先寺刻石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
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
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
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
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請中

六

大作用大
力息遠
方邪子假
君無小人

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
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
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
遭濠亂小人乘隙為亂先生盡心安戰許乞
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祈
免詞甚哀切已而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
上納民困稍獲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
陷先生上疏以四罪自劾疏中惟叙地方災
異有云變不虛生因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
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蓋是時 武宗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請中

七

樂其九凡
樂其九凡

樂其上許
樂其上許
樂其上許

猶羈南畿進諫無繇姑以此冀君心開悟而
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先生至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
動靜相知者俱請釋兵回省無蹈危疑先生
泰然不動第曰吾已有乞休疏請解兵謝事
矣因作啾啾吟解之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
詩習禮有何可疑門人陳九川等亦以為言
先生曰二三子何不講學吾昔在省城處權

陽明要書附錄

入卷二年請中

六

登。禍。在。目。前。吾。猶。帖。然。今。何。足。憂。縱。有。大。變。
亦。避。不。得。雷。欲。擊。須。聽。其。擊。來。吾。所。以。不。輕。
動。者。有。深。慮。焉。耳。耿定向曰逆濂未死諸奸
侯素通濂得金錢者多在
上左右已稔逆志第以先生在贛不敢動也
世第俾擒濂之功不知先生于時沉機曲算
撫定瘡痍激勵將士外防賊○洪昔茸師疏
黨內賊克倖厥功乃克有終○
便道歸省與再報濂反同日而上心疑之危
急存亡之日豈暇恤其私也當是時倡義舉
兵料濂且旦夕擒矣猶疏請命將出師若身
不與其事者嗚呼微哉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既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
曰不可肯未出京宸濂已擒獻俘北上過玉
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
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及節畧前奏入諸
人名于疏內再上之始議北旋○御史黎龍
有言平藩事不難于成功而難于倡義洪謂
平藩不難于倡義而難于處忠泰之變蓋忠
泰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 豹房之謀

陽明要書附錄

入卷二年請中

七

無日不在畏師據上游不敢騁卒能保 乘
輿還宮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
謂嘉靖我邦國改元之兆豈偶然哉○先生
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者先生令參
隨往紀之命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
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濂既平紀此何為
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而搗之一機
會也後二十有登庸之役人皆傳先生有
預事謀而不知當時計有所在也

八月咨部院雪冀元亨冤狀

先是宸濠攬結名士助已凡仕江右者多隆禮際武陵冀元亨為公子正憲師忠信可託故遣往謝伴與濠論學濠大笑曰人痴乃至此耶立與絕比返贛述故先生曰禍在茲矣乃衛之間道歸及是張許等秉燬不得遂逮元亨備受考掠無片語阿順於是科道交疏論辯先生備咨部院白其冤 世宗登極詔將釋之得疾卒於獄同門陸澄應典輩備

陽明先生年譜中 卷二年譜中 二十

棺殮計聞先生為位慟哭之元亨之學以務實不欺為主潮廣遠其家妻李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生尊師講學肯有他乎手治麻泉不輒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何踣按察諸僚婦欲相會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泉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在席間聞者悚愧元亨既卒先生移文恤其家○周汝方語羅洪先曰吾于已卯二月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

陽明先生年譜中 卷二年譜中 二十

陽明先生年譜中 卷二年譜中 二十

與陽明先生素厚善會母死往請墓誌實濠使暗邀結不合而返至舟顧予呻吟昏昏意其熟寢也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為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爾儲曰先生以陽明為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鍊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相與大笑而罷其後養正既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為文以奠辭曰嗟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于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於子之母也

閏八月疏省葬不允

初先生在贛聞祖母太夫人訃及龍山公

病欲上疏乞歸會有福州之命比中途遭變疏請命將討賊因乞省葬朝廷許以賊平之日來說已再疏三疏皆不允至是凡四請嘗聞龍山公病危欲棄職逃歸後報平復乃止一日問諸友曰我欲逃回何無一人贊行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似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著

九月還南昌

先生再至南昌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講中 主

嗷嗷乃興新府工役徹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代租境內稍甦嘗遺守益書曰自到省城政務紛錯不復有相講習如度中者雖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悍急須仗有力如吾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泰州王銀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為贊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未

先生實見他人則效為空言

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淡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為良字以汝止嘗見嘗孤山石刻記曰先生督兵於贛日以講學為事自猶紳至布衣以及四方之過實皆得問道而先生治兵料敵卒平奸先得於切劇之力良多此記不知誰作歎語有會於先生無時而可置亦無時而無益也○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呂

先生不答且問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講中 主

未置密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錄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即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弟子○是時陳九川夏良勝萬湖歐陽德魏良弼李遂舒芬及裘衍日侍講席而巡按御史唐龍督學僉事邵鏡皆守舊學相疑唐復以撤講擇交相勸先生答曰吾真見得良知人人所同

但得數人
自然漸廣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

正月居南昌

特學者未得啓悟故其隨俗習非今苟以是
心至吾又爲一身疑謗拒不與言于心忍乎
求真才者譬之淘沙而得金非不知沙之汰
者十去八九然未能舍沙以求金爲也當唐
邵之疑人多畏避見同門方巾中衣而來者
俱指爲異物獨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
子全等挺然不變相依而起者日衆

於是個集
萬二字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譜中

五

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先生聞前月十
日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
秦之變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乃
遺書守益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真聖門
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盡今日多事以來只
此良知無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濶淺瀨
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
溺之患矣一日先生喟然發嘆九川問曰何
嘆也曰此理簡易明白若此乃一經沉埋數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譜中

五

百年九川曰亦爲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
爲性體故聞見日益障道日淡耳今先生拈
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復奚疑
先生曰然譬之人有冒別姓墳墓爲祖墓者
何以爲辯只得開擴將子孫滴血真偽無可
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古聖聖相傳一點
滴骨血也○又曰某於此良知之說從百死
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
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實落用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術久抑而未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行撫州府金谿縣將陸氏嫡派子孫做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按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為序以表彰之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是月先生有歸志欲同門久聚共明此學適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譜中

三

南昌府知府吳嘉聰欲成府誌時蔡宗究為南康府教授主白鹿洞事遂使開局於洞中集夏良勝舒芬萬潮陳九川同事焉先生遺書促鄒守益曰醉翁之意益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道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庚辰春其泉湛先生避地髮履塚下與霍兀厓方叔賢同時家居為會先生聞之曰英賢之生何幸同時共地又可

虛度光陰失此機會即是秋兀厓過洪都論

大學輒持舊見先生曰若傳習書史考正古

今以廣吾聞見則可若欲以是求得入聖門

路譬之採摘枝葉以綴本根而欲通其血脉

蓋亦難矣至是其泉寄示學庸淵叔賢寄大

學洪範先生遺書其泉曰隨處體認天理是

真實不誑語究兄命意發端却有毫釐未協

脩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遺節分疏亦

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譜中

三

更淡晦莫若淺易其詞界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淡長也遺書叔賢曰道一而已論其大本一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

六月赴 內召尋止之陞南京兵部尚書遂疏

乞便道省葬

六月十六日奉

世宗敕旨以爾昔能勦

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

用敕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先生即於

是月二十日起程輔臣諷科道建言以 國

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錢塘

乞便道歸省蓋至是疏凡五上矣始得允陞

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按疏畧曰臣自兩

年以來四上歸省奏皆以親老多病亦因權

陽明叢書附錄

卷二年譜中

无

姦讒嫉恐惟曖昧之禍故其時雖以暫歸為
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今陽德興而公
道顯臣於斯時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豈不
欲朝發夕至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乎顧臣
父老且病頃遭讒構朝夕常有父子不相見
之痛幸洗殃咎復覩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
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況臣取道錢
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
能已於情而況父子乎然不以之明請於

厚學決百

復其若行
不經信乃
秀信

朝而私竊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

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

者不孝故臣敢冒罪以請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歸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故淚

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也日

與宗族親友宴遊隨地指示良知德洪昔聞

先生講學江右久思及門鄉中故老猶執先

陽明叢書附錄

卷二年譜中

无

生往跡為疑洪獨潛伺動止淡信之乃排眾

議請親命率二侄大經應揚及鄭寅俞大本

因王正心通贊焉

十二月封新建伯

制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參

贊機務歲支祿米壹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

封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遣行人賚白金

文綺慰勞兼下 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至日

適龍山公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爲壽翁
感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
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與前後二年及
乎難免矣天開日月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
於一堂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
基雖以爲幸又以爲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
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聞者皆嘆會遇之
隆感盈成之戒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二終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二年譜中

手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三

陳龍正脩

年譜下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在越

正月疏辭封爵

先是先生平賊擒濠俱瓊先事爲謀假以便
宜行事每疏捷必歸功本兵宰輔憾焉至是
欲阻先生之進乃抑同事諸人功刪改紀功
文冊先生曰冊中所載可見之功耳若夫帳
下之士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或僞書反
間以離其腹心或犯難走役而填於溝壑或
以忠抱冤而構死獄中非冊中所能盡載今
於其可見之功又裁削之何以勵效忠赴義
之士耶乃上疏乞辭封爵不報

二月龍山公卒

二月十二日巳丑龍山公年七十六疾且革
封爵部咨適至翁聞使者已在門促先生及
諸弟出迎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問已成禮
然後瞑目而逝先生戒家人勿哭加新冕服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一

此曰要封
後何復靜

拖紳飭内外合極諸具始舉哀一哭頓絕病不能勝門人子弟紀喪因才任使以仙居金克厚謹恪使監厨克厚出納品物惟謹有不慎者追還之内外井井室中齋食百日後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豢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偽也稍寬之使各求自盡越俗宴弔客必列餅糖設文綺烹鮮割肥先生盡革之惟遇高年遠客素食中間肉二器曰齋素行于幙内若使弔客同孝子食非所以安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二

此乃真能
致良知者

高年酌賓旅也後甘泉先生來弔見肉食不喜遺書致責先生引罪不辯是年克厚與洪同貢於鄉連舉進士謂洪曰吾學得司厨而大益且私之以取科第先生常謂學必操事而後實誠至教也先生卧病遠方同志日至乃揭於壁曰某鄙劣無所知識且憂病奄奄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待已而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

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者外孔孟而他求將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乎

孔孟之訓孝弟而已矣先生早有超世之志特不能忘其親出而經世救民接引後學皆自愛其親始竊見後之談道者未必淡世味顧欲淡親恩正犯先生中歲斷滅種性之戒種性滅矣何道可言先生生暮死哀拈壁數言以身示非以言示也身方宅要言孝弟近於自明故引而不發夫以滅種性為見性所謂支離決裂所謂似是而非孰甚於此哉曰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即孟子歸求諸父兄之問之意也無行不與隨時顯道恐學者汎視先生之教特表而出之

七月再疏辭封爵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三

先是先生上疏辭爵乞普恩典蓋以當國者不明軍旅之賞而陰行考察或賞或否或并削其績或未賞而先罰焉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皆見黜乃歎曰同事諸臣延頸而待且三年矣吾而不言誰復有為之論列者均赴國難而一人當其賞乎上疏再辭乞錄諸勤王者功復不報時臺省程啓光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為刑部主事上疏為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

辯止謗況今日以講學異同議論滿天下吾
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吾斯未信不
得輒是已而非人也吾斯既信則當益求自
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且彼議論
之興非必私怨於我亦將以衛夫道也況其
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
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
矣可專罪彼乎○是月德洪赴省試辭先生
請益先生曰胸中須常有舜禹有天下不與

陽明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四

氣象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天下而身不與又
何得喪介於其中

千言萬語惟掃除俗蕩不從此入無礙得與物同
體氣象大約不能體物總緣自己形骸未受用耳
故不知學者以超然無欲與萬物疎真知學者以
超然無欲與萬物親先生之教常使人先為狂者
惟狂者能愛人

九月葬龍山公于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在越

二月

南宮策士以心學為問陰以闕先生門人徐

冊讀策問歎曰吾惡能昧吾知以倖時好耶
不答而出問者難之曰乃彥明後一人也同
門歐陽德王臣魏良弼等直發師旨不諱亦
在取列識者以為進退有命德洪下第歸見
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
洪問故先生曰吾學惡得遍語天下士今會
試錄雖窮鄉深谷無不到矣吾學既非天下
必有絕而求真是者○鄒守益薛侃黃宗明
馬明衡王艮等侍因言謗議日熾先生曰諸

陽明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五

君且言其故有言先生勢位隆盛是以忌嫉
謗有言先生學日明為宋儒爭異同則以學
術謗有言天下從遊者衆與其進不保其往
又以身謗先生曰三言者誠皆有之特吾自
知諸君論未及耳請問曰吾自南京已前尚
有鄉愿意思在今只信良知真是真非處更
無掩藏迴護纔做得狂者使天下盡說我行
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請問鄉愿狂者之
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媚君子以同流合汙

書房請好
似非此狂

幽明一氣
自然如此

二氏未出
其大存焉

媚小人總以媚世其心壞矣故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俗染不足以累
其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聖
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行常不掩惟
其不掩故心未壞而可與裁

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峰鄭太夫人於徐山
鄭太夫人嘗附葬餘姚穴湖既改殯郡南石
泉山及合葬公開墳有水患先生夢寐不寧
遂改葬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六

十有一月至蕭山

都御史見素林公致政歸道錢塘渡江來訪
先生趨迎于蕭山宿浮峰寺公相對感慨時
事慰從行諸友及時勉學無負初志○張元
冲在舟中問二氏與聖人之學所差毫釐謂
其皆有得於性命也但二氏於性命中稍着
私利便謬千里矣今觀二氏作用亦有切於
吾身者不知須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
是聖人盡性至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七

之用皆我之用即吾盡性至命中完養此身
謂之仙即吾盡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謂之佛
但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
見耳譬之廳堂三間共為一廳儒者不知皆
吾所用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
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中間皆舉
一而廢百也聖人與天地民物同體儒佛老
莊皆吾之用是之謂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
之謂小道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七

承定向口先生于二氏蓋已洞悉而範圍之別漢
文簡則云某翁於邪僻者二十年後沿周程之說
求之始稱有覺答儲文懿則云世有周程吾得就
弟子列或得其高弟而私淑焉亦幸也其尊之如
此世窺二氏一班者輒指擊周
程甚且弁髦孔孟何其不作哉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在越

正月

門人日進郡守南大吉先生同考會試時所
取士性豪曠不拘小節先生與論學有悟乃
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先生曰何
過大吉歷數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

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吾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與其過後悔改曷若預言不犯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且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住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于闕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于遠方之士日至宮剝甲隘至不能容蓋環坐而聽者三百餘人先生臨之只發大學萬物同體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極良知以止於至善功夫有得則因方設教故人人悅其易從○海寧董澐號蘿石以能詩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語連日夜澐有悟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澐日有聞恬然樂而忘歸也其鄉子弟社友皆招

一遇如甚
小等不統

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澐曰吾方幸遊於苦海願以吾為苦耶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先生為之記畧云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而自欺飾非長傲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也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功不足以與於此

八月宴門人于天泉橋

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筭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其一曰萬里中秋月正晴四山雲霧忽然生須臾濁霧隨風散依舊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擾老夫今夜狂歌發化作鈞天滿太清其二曰

與朱子
學定論
與彭器
與不器

處處中秋此月明不知何處亦羣英須憐絕
學經千載莫負男兒過一生影響尚疑朱仲
晦支離羞作鄭康成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
雖狂得我情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者孔
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世之學者沒溺于富貴
聲利之場如拘如囚莫之省脫及聞孔子之
教始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乃豁然脫落但
見得此意不加實踐以入于精微則漸有輕
滅世故闊畧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庸瑣瑣

陽明先生遺錄 卷三 年譜下 十

者不同其為未得於道一也故思歸以裁之
使入於道耳諸君講學但患未得此意今幸
見此正好精請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
自足而終止於狂也愚按先生說狂如此故
脫去利欲若借意氣以行私此正狂之賊也
黃綰曰先生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
視金玉如土芥恭美珍鼎錦衣縵袍大履窮
盛視之如一狀先生得其神矣後之慕良知
家法者先自○德洪攜二弟讀書城南洪父
心漁翁往視之魏良器輩與遊禹穴諸勝十
日忘返問曰承諸君相攜日久得無妨課業

乎答曰吾舉子業無時不習家君曰謂作於
稱乃父固知心學可以觸類而通然朱說亦
須理會否二魏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
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憂不得耶家君疑
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豈特無妨乃大益耳
學聖賢者譬之治家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
皆所自置欲請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
物其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今之為
舉業者譬之治家不務居積專以假貸為功

陽明先生遺錄 卷三 年譜下 十一

欲請客自聽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
幸而來則諸貸之物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
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
過氣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窶人而
已明年乙酉大比稽山書院錢榎與魏良政
並發解江浙家君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是
時大禮議起先生夜坐碧霞池作詩曰一雨
秋涼入夜新池邊孤月倍精神潛魚水底傳
心訣棲鳥枝頭說道真莫謂天機非嗜慾須

何世

二書是

夢所公非
履於未地
念遠而
歸則投
係其相堂
日轉巨千

知萬物是吾身。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宿塵。又曰。獨坐秋庭。月色新。乾坤何處更閒人。高歌度與清風去。幽意自隨流水春。十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却怜擾擾周公夢。未及惺惺陋巷貧。蓋有感時事二詩。已示其微矣。四月服闋。朝中屢疏引荐。霍元。庭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先後皆以大禮問。竟不答。

薛侃云。平居收飲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蒼。陽明愛書附錄

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在越

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于徐山。

是月作稽山書院尊經閣記。○按是年山陰

知縣吳巖重脩縣學。提學僉事萬潮與監察

御史潘倣拓新萬松書院於省城南。取試士

之未盡錄者。廩餼之咸以記請。先生皆為作

記

六月禮部尚書席書薦

清並
入為全
先生

先生服闋例應起復。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荐。皆不報。尚書席書為疏特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且使親領誥券趨闕謝。思於是楊一清入閣。辦事明年有領券謝。思之召尋不果。

九月歸姚省墓

先生歸定會于龍泉寺之中天閣。每月以朔望初八廿三為期。書壁以勉諸生。曰。雖有天

陽明愛書附錄

不卷三年譜下

三

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于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于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

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勢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虚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能浮矯許挾勝心而行憤嫉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

陽明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西

門人為之也書院在越城西郭門內光相橋之東後十二年丁酉巡按御史門人周汝員建祠於樓前匾曰陽明先生祠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在越

三月

德洪與王畿並舉南宮俱不廷對借黃弘綱張元冲同舟歸越先生喜凡初及門者必令引導俟志定有入方請見每臨坐默對焚香無語

十一月庚申子正億生

繼室張氏出前未見繼娶此何得先生初得

子鄉先達有辭齋六有者皆踰九十聞而喜

以二詩為賀先生次韻謝答之有曰何物敢

云繩祖武他年只好共命長蓋是月十有七

日也昔者王茂弘畜妾於外然後得有子以

特其大公之心既已立嗣雖無所出亦復何

害故不為也及夫人下世則張闢而納側室

亦天理人情之至也而或者帶生前缺寡妻

繼室其事不明其名不正豈非以大賢豪光

明正大之行反啓後世之幾而為口實乎作

語者尊厚其師而未精於義余恨先生初

後人致疑於先生故不敢不辨命名正聰後七年外舅黃綰因避時相諱更

今名相名何避聰慈何嫌籍之世情亦已甚矣

十二月作惜陰說

劉邦采合安福同志為會名曰惜陰請先生

書會籍先生為之說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在越

四月鄒守益刺文錄於廣德州

守益錄先生文字請刻先生取近稿三之一

陽明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五

既云云何
又命類次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六

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日所錄以年
 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
 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
 復請先生曰此便非孔子刪述六經手段三
 代之教不明蓋因後世學者繁文盛而實意
 衰故所學忘其本耳比如孔子刪詩若以其
 辭豈止三百篇惟其一以明道為志故所取
 止此例六經皆然若以愛惜文辭便非垂範
 後世之心矣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
 不同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
 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先生許
 刻附錄一卷以道守益

五月命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征思田疏辭不允
 先是廣西田州岑猛為亂提督都御史姚鏌
 征之猛父子就擒已論功行賞矣遺目盧蘇
 王受構眾煽亂攻陷思恩鏌合四省兵征之
 久弗克為巡按御史石金所論 朝議用侍
 郎張璉桂萼薦特起先生總督兩廣隨宜撫

陽明要書附錄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七

勦并覆當車諸臣功過先生疏辭 詔鏌致
 仕遣使敦促上道

八月
 先生將入廣嘗為客坐私囑曰但願温恭直
 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
 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
 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
 長傲飾非導以奢淫之事誘以貪黷之謀真
 頑無恥弱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

繇前之說是謂良士繇後之說是謂凶人我
 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
 之將有遠行書此以戒我子弟并告夫士友
 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

九月壬午發越中

是月初八日德洪與王畿舟中論為學宗旨
 畿曰先生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
 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德洪曰何如畿曰
 心體既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善

無惡物亦無善無惡若說意有善有惡畢竟
心亦未是無善無惡德洪曰心體原來無善
無惡今習染既久覺心中有善惡在為善去
惡正是復本體功夫若見得本體如此只說
無功夫可用恐只是見耳畿曰明日先生啓
行可同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
閣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
橋上德洪舉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
問我今將行朋友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語下

九

君之見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須用德洪
功夫德洪須透汝中本體吾學更無遺念矣
德洪請問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
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
辰風雨露雷陰霾暄氣何物不有而何一物
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太虛無
形一過而化亦何費纖毫氣力德洪功夫須
要如此便是合得本體功夫畿請問先生曰
汝中見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執以接

八字果然

不止無經
結且將無
漏得

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即見功夫
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
豈可輕易望人二君已後與學者言務要依
我四句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
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
物以此自脩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
畿曰本體透後於此四句宗旨有何如先生曰
此是徹上徹下語自初學以至聖人只此功
夫初學用此循循有入雖至聖人窮究無盡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語下

九

堯舜精一功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囑付曰
二君以後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
人上下無不接着我年來立教亦更幾番今
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識以來已為習俗
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
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着實
此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洪畿
俱有省

天下有可自脩而不可接人者乎中人以下
不可語上下學而上達聖人本無二學無二

教也今于汝中初問既云不可樂以接人及再問則云初學用此術術有入夫初學所循又何不可樂接乎是宗旨四句乃似不當聯言直須勞開接引上一語不徹下下三語又不徹上合之而彌分如之何如之何末云實用功夫勿懸想本體宛然晦翁同符借哉微多一掃除晦翁之意耳且先生用有明無正以本來皆無後來則有心無善惡物無善惡善知惡者自分別其意之善惡而非分別善物之善惡也故于意之善者則為其雜於惡者則去大旨如是然于言心已近贊于言物已近矯矣而況欲行爲四無謂意亦無善無惡則好貨好色好名與好善好學好問好察皆可齊觀不妨任心所發又王門以事爲物今云事亦無善無惡則止仁止孝與賊民背親亦可任意所爲蓋陽明所言無善無惡直指本來不着一相非謂有善惡而不分別也行之

出惡徒勞
不出不怨

兩非其用
隱然

臨行有大泉一證若慨然改云至善無惡心之體豈不大決顧不忍明破汝中而使與緒山之說互用兩存稍有吝情堪爲遺憾耳大舜善與人同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於我顏子若無若虛孟子未能有行真能爲善之吉人自是難日不足何愁着爲善之計而際頹腐付反使人得借以爲善無益爲惡無傷之地耶緒山敷衍帥教亦從不及無善惟汝中罷觀言之又獨享上壽故王門遂貽虛名而不知其徒之不爲言乃陽明之罪人也

甲申渡錢塘

先生遊吳山月巖巖灘俱有詩過釣臺口憶昔過釣臺驅馳正軍旅十年今始來復以兵戈起空山烟霧深往跡如夢裏微雨林徑滑肺病雙足厭仰瞻臺上雲俯濯臺下水人生何碌碌高尚乃如此瘡痍念同胞至人匪爲已過門不遑入憂勞豈得已消滄自傷果哉末難矣跋曰右正德己卯獻俘行在過釣臺而弗及登今茲復來又以兵革之役兼肺病足瘡徒顧瞻悵望而已書此刻置亭壁聊以紀經行歲月云

丙申至衢

西安雨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詩曰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關鷗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媿爾師天真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德洪汝中方卜築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及之詩曰不踏天真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胥海龜疇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今祠有仰止祠環海樓太極雲泉瀉雲諸亭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

年譜下

三

戊戌過常山

詩曰長生徒有慕苦乏大藥資名山遍深歷悠悠髮生絲微軀一繫念去道日遠而中歲忽有覺九還乃在茲非爐亦非鼎何坎復何離本無終始究寧有死生期彼哉遊方士詭辭反增疑紛然諸老翁自傳困多岐乾坤繇我在安用他求爲千聖皆過影良知乃吾師

十月至南昌

先生發舟廣信沿途諸生徐樾張士賢桂軌

等請見俱謝以兵事未暇徐樾對貴溪迨至餘干先生令登舟樾方自白鹿洞靜坐有禪定意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又曰不是已而更端先生曰近之矣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直指出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領謝而別明日至南浦父老軍民填途塞巷至不能行父老頂輿傳遞入都司乃就謁東入西出自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

年譜下

三

辰至未而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唐堯臣獻茶得上堂旁聽初堯臣不信學問先生至自鄉出迎心已內動比見擁滿驚曰三代後安得有此氣象耶及聞講沛然無疑黃文明魏良器輩笑曰逋逃主亦來投降乎堯臣曰須得如此大捕人方能降我爾輩安能

說動說驚說降未是真信然可想先生英氣雄辯

至吉安大會士友螺川

其流弊且
及不與也

諸生三百餘人迎入螺川驛中先生立談不
倦曰堯舜生知安行猶兢兢業業用困勉工
夫吾儕以困勉資而悠悠蕩蕩欲坐享生知
安行成功豈不誤已誤人又曰良知之妙真
是周流六虛變動不居顧假以文過飾非為
害大矣歌定向日先生若預知承學之弊而
可守若此即非徒以言戒也蓋身之
臨別囑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
簡易愈簡易愈真切

十一月至肇慶

陽明先生年譜

卷三年譜下

語

是月十八日抵肇慶先生寄書德洪議曰家
事賴廷豹糾正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
劇於其間吾可以無內顧矣紹興書院既得
德洪汝中任之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
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
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各會又得應
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
雖出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
足豈侯區區有所警策聊以此視鞭影耳

乙未至梧州上謝 恩疏

先生疏請撫思田存土官事下尚書王時中
持之得 旨守仁才畧素優所議必自有見
事難遙度俟其會議熟處要須情法得中經
久無患事有宜亟行者聽其便宜勿懷顧忌
以貽後患

十有二月命暫兼理巡撫兩廣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在梧

二月思田平

陽明先生年譜

卷三年譜下

差

降者七萬一千人勅遣行人獎勵賞銀五十
兩紵絲四襲所司備辦羊酒其餘各給賞有
差

四月議遷都臺于田州不果

先生既受命兼理巡撫兩廣疏言兩廣巡撫
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而久其職
任殆未可求効於歲月之間也因荐致仕副
都御史伍文定侍郎梁材南嶺副都御史汪
鏞皆堪此任請選擇而使之會侍郎方獻夫

恩先生言
而止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三

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
先生復疏薦布政使林富且言蠻夷之區不
可治以漢法今且暫設俟年餘經畧有次止
責知府理治或設兵備憲臣一人于賓州或
以南寧兵備兼理又以柳慶缺參將特薦沈
希儀且請起用前副總兵張祐俾與富協心
共事未幾富以陞去先生再薦布政使王大
用按察使周期雍又言副使陳槐施儒楊必
進知府朱袞皆堪右江兵備之任知府林寬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三

可為田州知府推官李喬木可為同知且言
邊方反覆之地得人倍難非才未易以定其
亂不諳其土俗未易以得其心不耐其水土
亦不能久居其地必兼是三者而求之則如
槐等四人固皆可用之才不當以時例拘棄
者也疏上俱未果行

大臣以為賢為重富時既任先生
而不從其所薦豈非半相之過與

興思田學政

先生以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政但瘡

錄之以所

瘡逃竄民未受屋學何繇建而風化之原終
不可緩也乃命所屬諸生無拘廩增願改田
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提學道
選委教官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興起孝
弟或倡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建有
學宮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
補廩增起貢

五月撫新民

參議汪必東知府程雲鵬等各申請量留湖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三

兵及調狼兵防守先生諭令雲鵬率各縣知
縣親至近賊良善村寨加厚撫恤因令即以
此意傳諭諸賊巢而雲鵬所議散遣僱倩機
快調取武靖州土兵就近防守一節則令對
酌行之

六月興南寧學政

先生謂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
乃與各學師生朝夕開講已覺漸有奮發之
志又恐窮鄉僻邑不能身至其地委原任監

人

俗學及
不尚刑典
能圖用重
去不阿

察御史降合浦縣丞陳迥主教靈山諸縣原
任監察御史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主教敷文
書院仍諭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諸
生應赴試者臨期起送其餘朝夕聚會考德
問業之外時課經論策就與論析文義以無
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解
脫舊習必包蒙俯就誼育薰陶庶可漸化諒
本官平日孜孜汲汲引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
生之中有不學教者時行槓楚以警其惰本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三年講下

天

院回軍之日將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
懲○又諭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
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
之美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
風有司徒事刑驅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
之以禮庶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蒲
田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扣以冠婚鄉
射諸儀頗能通曉近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
閣嬉遊度日豈若與此生日講習於儀文節

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
骸之束乎南寧府官吏即便館穀陳生於學
舍於各學諸生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
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觀感興起砥
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
則邊徼之地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難矣
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

陽明叢書附錄

卷三年講下

天

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有眾數萬南通交趾諸
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牛場仙臺花相風
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徭廻旋連絡延
袤二千餘里流劫山沒為害歲久比因有事
思田勢不暇及至是先生以思田既平蘇受
新附乃因湖廣保靖歸師之便令布政使林
富副總兵張祐等出其不意分道征之富祐
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剿入寨參議汪必東等
大破其眾斬獲三千有奇歸其巢穴遂班師
疏請經畧思田及八寨斷藤峽

初先生既平思田乃上疏凡爲經畧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曰臣等廣人也。前當事者凡用三省兵若干萬銀米若干萬官兵土兵死者若干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斗米宜揚德威遂使頑叛來

服雖舜格有苗不是過也。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入寨者諸賊淵藪而斷藤峽又入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入寨不平兩廣無安枕期也。今守仁掃而清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如拂塵然。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綏思田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也。夫守仁之成功有八善焉。乘湖兵歸路之便兵不調

而自集一也。因思田致命之助勞而不怨二也。機出意外賊不能遁。所誅者渠惡非濫殺。報功者比三也。因歸師無糧運費四也。一舉成功民不知擾五也。極惡者先誅其細小巢穴可漸德化得撫剿之宜六也。兩廣良民可以漸次安業舒聖明南顧之憂七也。韓雍雖平斷藤峽矣。旋復倡亂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誅之劇賊。今守仁平其巢窟。即徒建城邑以鎮定之。惡賊失險。後日不能爲變。

遣賊來歸。且化爲良民。誅惡綏良。得民父母之體入也。或議守仁奉命有事思田。遂剿入寨可乎。臣則曰。昔吳楚反攻梁景帝。詔周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絕吳楚糧道。遂以成功。傳曰。閫以外將軍制之。又曰。大夫出疆有利社稷專之。可也。亞夫知制吳楚在絕其食道。而不在于救梁。雖詔命有所不受。今守仁知思田可以德懷也。遂安定之。知入寨諸賊未易服也。遂因時討平之。雖無詔命先發

後聞可也。況有便宜從事之。旨乎。或曰。建
置城邑大事也。區處錢糧。戶部職也。不先奏
聞而輒興工。可乎。臣則曰。昔范仲淹之守西
邊也。欲築大順城。慮敵人爭之。乃先具版築
然後巡邊。急速興工。一月成城。西夏覺而爭
之。已不及矣。守仁于建置城邑之役。從宜厝
置。不律。戶部分。聖明南顧之憂。不以
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目擊劇賊宿患仰
賴。聖明任用守仁。一朝平定。不勝慶忭。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三

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勸。恐機會一
失。大功遂阻。城堡不築。通賊復聚。地方可慮
是故冒昧建言。唯 聖明察焉。

九月疏謝獎勵賞賚
賞思田功也。初八日。行人馮恩賞捧 欽
賜至鎮。故有謝疏。

十月疏請告
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未報
謁伏波廟

先生十五歲時常夢謁伏波廟。至是拜祠下
宛如夢中。因識二詩
祀增城先廟

先生五世祖諱綱者。死苗難。廟祀增城。是月
有司復新祠宇。先生謁祠。奉祀。過甘泉先生
廬。題詩於壁曰。我祖死。國事肇。在增城。
荒祠幸新復。適來奉初蒸。亦有兄弟好。念言
思一尋。蒼蒼蒹葭色。宛隔環瀛深。入門散圖
史。想見抱膝吟。賢郎敬父執。童僕意相親。病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三

軀不遑。宿留詩慰。慰慙落千百。載人生幾
知音道。同著形迹。期無負初心。又題甘泉居
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
來快心目。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
泉。泉饑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
與德洪。織書曰。書來見近日工夫。有進足為
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相與聚會。講切
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
達之機矣。喜幸何如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

因二三大賊巢爲兩省盜賊之淵藪積爲民
患、者、不、忍、不、爲、一、除、剪、又、復、遲、留、二、三、月、今
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
二弟近承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
惰若不痛加針砭病未易去父子兄弟之間
情既迫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
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

十一月丁卯先生卒於南安

是月廿五日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

陽明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語

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嗽不已徐言
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
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
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
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
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曰此心光明亦復何
言頃之瞑目而逝此明心見性無自私自利
之心而達天德以通天地以徹萬物其說
也似淺克明峻德以通天地以徹萬物其說
光明也似天然明德不通天地徹萬物者具
能盡絕其自私自利之心而通天地徹萬物者具
存矣此光明之真義而先生一生致良知之

何異武侯

後世子貢

增此說可
謂善說
雖善亦不
能忘

實功也語周積詳于百
世切勿認作知解上去
○初先生出廣布政
使門人王大用備美材隨舟至是贛州兵備
門人張思聰親敦匠事迎入南埜驛沐浴衾
歛如禮乃復登舟士民哭聲震地比至贛至
南昌沿途擁哭皆如之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

初六日至弋陽德洪王畿與正憲俱會

二月庚午喪至越

四日子弟門人奠柩中堂遂飭喪紀婦人哭

陽明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語

門內孝子正憲攜弟正億與親族子弟哭門
外門人哭幕外朝夕設奠如儀每日門人來
吊者百餘人有自初喪至卒葬不歸者書院
及諸寺院聚會如師存是時朝中有異議爵
廢贈謚諸典不行且下詔禁僞學廢事黃綰
上疏曰臣與桂萼相知二十餘年始終無間
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萼與守仁舊不相合
因不謂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臣觀
守仁功高而見忌學古而人不識蓋其功之

大者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外諸奸為之潛應故當時諸臣皆懷觀望若非守仁不顧赤族之禍運籌以伐謀則天下安危未可知今乃皆以為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豈有兵無勝美而濠可徒搏而擒者乎其二大帽茶寮洲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連累歲若非蚤平南方自此多事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思田構釁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已守仁定以兵機感以誠信虛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美

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入寨為兩廣腹心之疾守戍官軍與賊為黨莫可柰何守仁乘機襲之遂去兩廣無窮之巨害立功如此又卒之以死勤事夫兵政國之大事宜為後世法可以終泯其功乎其學之大要有三一曰致良知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子二曰親民蓋大學舊本所謂親民者即百姓不親之親非創為之說也三曰知行合一蓋知至至之知終終

不及無善
無惡格亦
有見

之固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以為學也是皆先民之遺論孔門之正傳可以終廢其學乎然以蕇之非守仁遂致陛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臣不敢以此為蕇是也況賞罰者御世之權以守仁之功勞而常典不及削罰有加廢褒忠之典倡黨錮之禁非所以輔明主也守仁容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為惻然臣實不忍見聖明之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譜下

美

世有此事也假使守仁生于異代猶當追崇況在今日哉且永順之眾盧王之徒素慕守仁威德如此舉措恐失其望關繫夷情亦非細故臣之師信守仁實不同於世俗君父之前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蕇為小人所護臣為之憤既而得白臣為之喜今守仁之抱冤亦猶蕇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優以卹典贈謚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政若此事不明則蕇之與臣終不能以自忘故臣敢言

及之所以盡事君之忠且以補萑之過也疏
入不報

十一月葬先生於洪溪

門人會葬者千餘人麻衣衰履扶柩而哭觀
者莫不交涕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
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前溪入懷與左溪會
衝嚙右麓術者心嫌欲棄之有山翁夢神人
緋袍玉帶立于溪上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
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闊數百丈

陽明要書附錄

卷三年記下

三

遂定穴門人李珙等築治更番晝夜不息者

月餘而墓成

年譜于神異事皆削而不錄獨于始生也傳
瑞雲樓有玉緋之神人焉于其沒也亦然皆
樹功策名徵也其稍長也有好孩兒道破之
語則僧也其所遇則有長安街相士有鐵柱
宮道人有地藏洞異人皆非吾徒也年譜雖
欲不存之而不可得也噫先生之生誠異矣
哉使非立必為聖人之
志幾何不以異終哉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三終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四

陳龍正輯

遺言逸事

論學 後集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
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
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
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功夫學
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
直下承當耳

陽明要書附錄

卷四遺言逸事

一

論學二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
只看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
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偽為且如不見道之
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得後
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
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論學三

門人存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嘆曰此弊溺人

官原亦出於行

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自知道者視之。反貽笑耳。宋儒制行。磊砢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

以上三條錢氏所錄各條及年譜皆不載。獨于文錄叙說見之。讀其首尾與文錄頗無干涉。故首附之。

論學四 原集

先生嘗言夫道廣矣。大矣。文辭技能于是乎出。而以文辭技能為道者。去之遠矣。又曰聖人之學以

陽明叢書附錄 八卷四 遺言逸事 二

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又曰開說雖多。無出於立志。又曰謹則存存。則明善惡之萌。纖毫莫道。

此條皆原集所載。大篇長頗。惟數語最要。故錄附於此。

論學五 取定向記

嘗序禮記纂言。謂禮原于天命之性。老莊外禮言性。故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末。世儒外性求禮。紛紜于器數儀文之末。而忘秩叙之原云。

論學六

與陸原靜語學凡十六章。讀者喜澄善問。因見先

生答問之教。然先生謂原靜止在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分疏耳。若信得良知在良知上用功。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徐昌國談

長生術嘗謂居有不可超。無滯器非以融道先生曰。去有超。無無將奚超。外器融道。道氣為偶矣。子固未超。未融乎。夫消息盈虛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顯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命而已矣。所趨舍於其間。問冲舉有諸曰。盡為性者可冲於天。盡為性者可泳於淵。盡人之性者。可知化育也。昌

陽明叢書附錄 八卷四 遺言逸事 三

國憮然

論學七

黃岡郭善甫挈其徒良吉走越受學途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郭屬吉質之。先生先生方寓樓。不答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饋孟語曰。此孟中下。乃能盛此體。此案下。乃能載此孟。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良吉退就舍。善甫問先生何語。良吉嗚咽不能對。歸而安貧樂道。至老不負師門云。

論學八

先生一日寓寺中有郡守見過張燕行酒在侍諸友弗肅酒罷先生喟曰諸友不用功麻木可懼也友不達請過先生曰可問王汝止友就汝止問汝止曰適太守行酒時諸君良知安在衆乃惕然嘗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吾輩舉止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一友侍肩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因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

陽明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四

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即為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友因有省一日市人闕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呼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云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為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求諸己故也致良知者惟反之自心不欺此理耳先生察邇言謹細節一語點撥人鍛鍊人類如此

論學九

先生寓京嘗以書盡規門弟至有違言者自省曰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舌吾罪也在雷都人傳謗書心動自媿曰終是名根消煞未盡晚年或問寧藩事曰當時只合如此覺尚有揮霍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別也其反已之深切而用功之密類如此

以上五則出耿定向撰陽明世家內禮記蔡言序徐昌國墓誌原集俱有全文係定向撮要錄俱原集所無

陽明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五

赴諭 黃希記

公初居龍場夷俗于中土人至必盡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

此與野廟中虎不敢入相類命生者不死君子罔可以定志矣蠱神猛獸猶知不敢殺公則瑾彬輩之欲殺公而終不得者不其愚哉

撫嶺一 黃希記

初贛州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日在官府左右詞規不待言出於口凡意向顏色之間賊必先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

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其後一出而成功

撫贛二 移置石刻記不知誰作

取大學中庸古本序其大端與濂溪太極圖說聯書刻石於醉孤山之上

其尊周子也如此昔程門推西銘於大學未嘗以太極圖說示人先生此舉殆與晦翁表章同旨

征藩一 龍光說

公於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計議

陽明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六

惡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欲使遲雷半月遠近聞知自然有備無患乃假寫兩廣都御史楊火牌云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仰沿途軍衛有司照數預備糧草伺候支應若臨期缺候定依軍法斬首示意 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于兩廣各處提調兵馬潛來襲取宸濠將發間雷濟問曰寧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

對曰疑則不免公笑曰得渠一疑彼事去矣既而

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從逆者眾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合一時耳縱之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既判勝負預可知也

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為今之計只是遲雷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遂密遣垂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果疑懼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濟等

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致義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本部題奉

聖旨許奉卻承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

陽明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七

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並進刺期夾攻南昌毋得彼先此後本職先往福建公幹因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

起兵今遵前 敕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
 兵部咨到緣繇皆是先發制人之謀當時必以寧
 王兵未舉動今其兵已出約亦有二三十萬若北
 來官兵不知的信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寧王
 堅守南昌擁兵不出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
 便恐難猝圖須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其
 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
 救破之必矣今寧王主謀李士質劉養正等各
 書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閏廿四亦各密差心腹
 陽明要書附錄 卷四 通言逸事 八

前來近狀皆要立功報效可見寧王已是眾叛親
 離之人敗必不久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
 先鋒八萬已到贛州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
 萬已到黃州本職起兵十萬先領二萬屯吉安府
 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共計見
 有十一二萬儘已足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必有
 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倘開緣繇煩
 請酌定一應進止機宜速垂覺曉事人員同差去
 人役星夜回報寫成手本令濟等遵慣能走遞家

亦不

人重與盤費以前事機陽作實情備細密切說與
 令渠潛踪隱跡星夜前往南京及淮揚迎接官兵
 又令濟等尋訪素通宸濠之人厚加結納令密報
 寧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跟捉果獲手
 本將差人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因此又疑劉李不
 信其謀又與龍光計議假寫回報士實書云承手
 教足見老先生報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不
 得已身雖陷於網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諭密
 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
 陽明要書附錄 卷四 通言逸事 九

萬無一失矣然幾事不密則害成務須待機而發
 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
 區區心所不忍也況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
 一出便可下手昨凌閱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
 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
 人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爲之防
 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養正亦同兩書
 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通士實龍光設法差通養正
 各差通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繇是愈疑劉李劉

李亦各相疑不肖出身任事又遣素與養正交厚
指揮高曆致書養正及遣濟禹引誘內官萬銳等
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等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
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
以千計遣雷濟龍光蕭禹王佐等分行賊壘潛將
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
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又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
加看養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亦皆
反間之謀初宸濠謀定六月十七日出兵自於二

陽明叢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十

十二日在江西起馬徑趨南京謁 陵卽位遂直
犯北京因入前間不敢輕出十七等日先遣兵出
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候濠不出亦各疑
懼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
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無心攻鬪其後濠探知
四路無兵前項事機已失兵勢已阻人馬已散多
有潛來投降者濠至七月初三日始出兵距初擬
之期果踰半月及事平報捷疏內一切反間之計
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

可書可

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反間寧王必卽時擁兵
前進兩京各路何特爲備所以使之坐失事機全
是遲留寧王一着所以遲留寧王全是謀行反間
一事今日讀奏冊所報皆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
能盡者十倍於奏冊濠既就擒江彬許泰等悵悵
失計無所泄毒欲置奠元亨與濟禹光等於死地
元亨被執光等四竄伺官軍離省方敢歸家當時
粘告示插旗牌皆風雨黑夜出入賊壘萬死中得
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
陽明叢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十一

議者并將在冊功次削去恐繼此有變人皆以光
等爲鑒戒矣

征藩二 龍光說

公應變如神不可測識方破省城時忽傳令造免
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濠於湖上
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
欲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
翼日伍文定等方督兵殊死戰賊兵忽見一大牌
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濠

兵既屢敗，窮促思潛避。見一漁船隱蘆葦中，濠犬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漁人轉送與稜，疏所載頗殊。蓋濠汜別妃嬪之後，避就漁舟，漁舟則知縣王冕所轉使耳。疏中不便詳述，與不載反間諸謀同意。又蔡文述贛州父老言，濠為葉芳所擒，當時芳出濠不意，乘之故，濠窺而思避，雖王冕預備漁舟，何候轉送，實芳促之力也。

征藩三 雷濟說

公在豐城聞變，南風正急，拜天哭告，風稍定，頃之舟人謹諫，回風濟禹，取香烟試之，舟上果然。久之北風大作，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公呼一

陽明要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十一

小漁船自縛，敕令濟禹持米二斗，鱖魚五寸，與夫人為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濟禹對曰：已備。夫子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夫子命取羅蓋，蓋日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方戒嚴，舟不得泊岸。濟禹掛羅蓋以示，城中遂謹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於濟禹，心嘆危迫之時，暇裕乃如此。

征藩四 錢德洪記

德洪昔在師門，或問用兵有術否？夫子曰：用兵何

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

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

動與不動之間。昔與寧王逆戰於湖上，南風轉急，

面命某某為火攻具，是時前軍正挫，却某某對立，

矚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平

日智術，豈有不足？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

又嘗聞鄒謙之曰：昔先生與寧王交戰時，與二三

同志坐中軍講學，謀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

怖色。先生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

若。頃之謀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

出見謀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又嘗

聞陳惟濬述薛尚謙之言曰：昔見有侍於先生者，

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

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

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又問：今

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

否？先生曰：人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

待強持而後能，即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

陽明要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十二

割庶事孟施舍所謂守氣也若人真宥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窮此曾子所謂守約也又嘗聞劉邦采曰昔有問人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亦非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根源上全

陽明叢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古

不講及每事只在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可安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既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等沒緊要事上昔者德洪事先生八年在侍同門每有問兵事者皆默而不答以故南贛寧藩始末俱不與聞先生沒後搜錄遺書七年而奏疏文移始集及查對月日而後五征始末

具見獨於用問一事昔嘗蒙聞奏疏文移俱無所見去年面訪龍光始獲問書間牌書稿并所問於諸同門者悉彙而錄焉

此條緒山錢氏所自記前三條則龍光雷濟口道而緒山代筆之者也第當時不見雷濟并濟語亦龍光述之故總云獲諸龍光再按先生有言孔子修春秋下凡陰謀詭計之事皆削之以杜奸故平藩用間不形于奏不宜于語門弟子皆不聞亦斯意焉然不著其顛尾後世將不知反掌取濠之故雖有忠誠體國之士或臨事而易視惟觀其成功者如是則一切謀計皆所以濟其忠誠在他人爲陰詭者在先生爲變化隨時而有以發體國者之智慧雖存之以杜奸未爲不合也

征藩五

黃箱記

陽明叢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五

公至豐城聞濠變亟欲遡流趨吉安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誡其耳遂發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雷庵下一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公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

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勤王之事尚易為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為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寧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以俟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今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於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偽太師李士實。家族至舟尾。令其規知公。即伴怒牽之上岸。處斬。

陽明書附錄 卷四 通言逸事 六

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遲獲。優人果于裕衣。案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踰數日。公調度已定。乃移檄遠近。暴濠罪惡。濠始悟為公所欺。

征藩六 黃綰記

公既拔南昌。知濠兵將還。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共領精兵五百分道迎擊。出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間道欲出。公不意。攻復省城。偶遇于某處。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文定等。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之兵。

此不可

無統領。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此事年譜不載。以為先生失計也。何所失。不料濠亦取間道。出奇兵也。然能不以小弱挫氣。反四而激。勵其麾下。轉敗為功。則是即短見長。而足以垂法於行師矣。

征藩七 黃綰記

江彬等初至。公往見。彬輩皆設席於傍。令公坐。公佯為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於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體論之。左右皆為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為矣。

陽明書附錄 卷四 通言逸事 七

征藩八 黃綰記

公見張永與之語。知其忠。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為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旬月就俘。皆總督威德指示方畧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為國。及彬等欲加害。意既而公赴召。奔龍江。關忠等又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中野服入。九華山。永聞又力言於上。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

衆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脩道錄是 上益信

公

此條載年譜中然歸功德督則止駕中倫給中野服則奉止中慮故永得因以進言而解 上疑此譜所未及 詳也併著之

征藩九 蔡文記

寧藩一事護先生者有二日始通寧府後知事不可成從而剪之又日寧府財實山積兵入其宮悉取以歸當時至形諸章奏有識皆知其必無而莫悉其無之故皆知其絕無可疑而無以破人之疑

陽明要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六

余移官入贛當時故老尚有存者容訪累月乃知先生計慮之深規模之遠有非常情所能測也逆藩當時所憚獨先生耳殺之不得必欲致之故致倦倦於先生而先生亦示以不絕機有所待也嗣酋葉芳有衆萬人感不殺之恩樂爲用先生間示以意芳叩首踴躍待報而發逆藩亦屬意於芳嘗以厚賞啗芳芳不卻有以聞於先生者先生撫然久之搏案起日今日視義當爲成敗禍福不計也及起兵芳密使人告日吾以欵彼也今日之事生

死惟命先生大喜即攜以往鄱湖之戰逆藩望芳

來芳乘之遂就擒大難之平芳實有力先生語芳

日吾請於朝以官償汝如何芳叩首日芳土人不

樂拘束願作富家翁耳先生遂入官籍所有以獻

餘以予芳滿其欲焉

文非先生門下士不惟信先生之心兼欲使天下皆白先生之迹又欲使後世識制叛之機用夷之妙文亦有 心人哉

用行 黃翰記

文襄之信 如此

輔臣桂公華素不善公而楊公一清亦以公昔居

寮佐不欲與之同列見大臣交章薦公乃相與謀

起公思田以沮其入輔之路又恐事完回京復命

上必爾用復題公兼理兩廣巡撫張公字敬見

公所處岑猛諸子及盧蕪王受得宜征勦八寨有

方大喜日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即薦於

朝取來作輔共成天下之治事未果而公歿

終命一 黃翰記

將屬續家童問何所屬先生日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爲可恨耳

百計阻之 且殺之矣

陽明要書附錄 卷四 遺言逸事 九

聖賢且暮死生見其進未見其止夫于獨惜顏淵
幾見數分先生獨自惜誠自見其未止也愚故曰
假以數年教言疵病亦能變化更以先生之惜未
子者惜先生

終命二 錢德洪記

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日恐
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
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
氣息

終命三 錢德洪記

初先生在廣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禮

陽明要書附錄 卷四 道言逸事 手

送之儀其中有情不得却與側不必却者收貯賞
功所謂之羨餘及病革召賞功官勞其勤勞而命
歸羨餘於官既卒督撫汪誠齋鉉按官吏之請以
原羨銀五百三十二兩致其嗣子正德時正德方
四齡而先生弟守儉輩又不敢辭德洪乃手狀代
布托叅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汪公簡發
公帑畧言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先師
之心易簣之頃儼然治命不忍違也

使先生平昔取與或寬沒後 要書附錄卷四 終
安有子弟及門如此耿介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五 陳龍正輯

辯證

傳習錄原序 徐愛

原不自謂
萬世之常
教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謂之曰聖賢
教人如醫用藥時時加減要在去病拘執一方鮮
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
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
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
教同門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辯證 一

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嘗曰子欲無
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異邪蓋子貢專
求聖人於言故以無言警之使求自得顏子默識
心通無不在已故與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
故於子貢之無言不為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為
多各當其可而已今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何事
錄先生之語惟有時去側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
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吾儕於先生之
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

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日仁沒最早。然傳習錄。自日仁始行。陽明之教者。日仁緒山之力為多。

傳習續錄原序 峇 錢德洪

師沒三年。同門各以所記師言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既而同門曾子才。漢復傍為采輯。名曰遺言。已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為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今年洪來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游蓬

二

遊。斯有復請哀其所逸者。洪竊惟師門致知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脩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感遇之誠也。今師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宜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為問答語。增刻於蘄。讀者不以知

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於是錄矣。

惜不見水西原本。今之續錄。頗有背謬。且有與生平之說自相矛盾者。豈非影響為之累耶。余今受其重複。存其才。所益後學。不敢自專之意。錢氏親承師旨。而影響不能盡除。良可歎也。

文錄原序 峇 錢德洪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上世民涵其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不逆于心。是之謂意教。中古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為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利其用。正其德。而民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游蓬

三

亦各足於願。入於善而不知。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民失所趨。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曉曉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孔子之在春秋也。其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者乎。然天下之大。不與眾非笑者。僅三千人。豈非空言動眾。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為易也。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豈速肖之

千古同慨

士知自拔於俗矣。尚未能盡脫乎俗習耶。吾師陽明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世亂先生之學者。卽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雖然是錄也。特入珍藏之。肩輪也。珍藏不守。屑屑焉。肩輪是。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文錄叙說一 錢德洪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辯證

四

初鄒謙之將刺先生文錄。先生曰。吾黨好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既又論德洪曰。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辭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刺既成。先生讀之。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誦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

淺淡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

文錄叙說二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刀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有疑義卽進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辯證

五

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茫無印證。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皆爲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不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

累人非但悖道之書。卽不緊要文字。使後世費財力以傳之。費心目以覽識之。皆累也。故益簡益善。

文錄叙說三

袁刻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道無

此說非也

近是而未

分別條緒
似是而非

二種已斷

情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
槩以年月體類為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有
日先生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為要凡不切講
學明道者不錄可也反覆思之傳言者不貴乎盡
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
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真匪徒無益
是眩之也先生學凡三變其言亦不同今傳言者
不獨其獨得之旨而尚吝情於悔前之遺未透之
說混焉誇博不幾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乎既又思

陽明叢書附錄

卷五 辨證

六

先生之文既以傳誦於時今尚能次其月日善讀
者猶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槩以文
字取之則并今日之意失之矣乃以文之純於講
學明道者哀為正錄餘則別為外集而總題口文
錄疏奏批駁之文又釐為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
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
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

文錄續編序畧

徐階

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不入於空當時聞者幸知口

陽明叢書
附錄
卷五
辨證

耳之可取。然其闢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
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
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蓋詆以為不足務。脫於
俗。顧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
久。乃始失其宗者。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夫三
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
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
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
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

陽明叢書附錄

卷五 辨證

七

甚而未已也是編也將以救之

別錄叙說 錢德洪

同門有病別錄之太繁者。余曰先生之學。見諸行
事之實。或告朝廷。或咨部院。或移寮屬。或諭軍
民。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
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于此可見。
何病繁乎。

此錢氏之智。足以知其師者也。良知似虛而能致
之。則必篤行。良知似枯而能發之。則有奇用。他人
止重口說。爾故於講論則難多。而喜記於實事。則
不察而倦觀。

發明師旨一 錢德洪

先生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是教亦三變也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大夫言則紛紛同異反

陽明叢書附錄

卷五 辯證

八

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始見先生於所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詭屋而觀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為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稿之病故邇來只指點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

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却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于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雅寧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証透也

發明師旨二

先生自辛巳年歸越四方來者日眾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

陽明叢書附錄

卷五 辯證

九

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卧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味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惱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德洪嘗

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眾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

先生當時講會雖盛然聽人自來決不傳刺相違末語感召可味

發明師旨三

南京諸友邀余登報恩寺塔坐第一層問曰聞師門禁學者靜坐慮學者偏靜淪枯槁也似也今學者初入門此心久濡俗習淪浹膚髓若不使求密室無所視聞澄思絕慮深入玄漠何時得見真面目乎師門亦嘗言假此一段以補小學之功又云

陽明遺書附錄

卷五 辯證

十

心罹疾病如鏡面斑垢必先磨去明體乃見然後可使一塵不容今禁此一法恐令人終無所入德洪對曰師門未嘗禁學者靜坐亦未嘗立靜坐法以入人曰舍此有何法可入曰只教致良知良知即是真面目良知自能辨是非自能時靜時動不偏于靜曰何言師門不禁靜坐曰程門歎學者靜坐為善學師門亦然但見得良知頭腦明白更求靜處精練使全體著察一滓不留又在事上

精練使全體著察一念不欺斯之謂動靜皆定之

學曰偏於求靜終不可與入道乎曰離喜怒哀樂

以求中必非未發之中離仁敬孝慈以求止必非

緝熙之止離視聽言動以求仁必非天下歸仁之

仁是動靜有間矣非合內合外故不可與入道曰

師門亦有二教乎曰師嘗言之矣吾講學亦嘗誤

人今較來較去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眾皆起下

塔錄畫廓指真武流形圖曰觀此亦可証儒佛之

辨眾曰何如曰真武山中久坐無得欲棄去感老

陽明遺書附錄

卷五 辯證

十一

嫗磨針之喻復入山中二十年遂成至道今若畫堯流形圖必從克明峻德親九族以至協和萬邦畫舜流形圖必從耕稼陶漁以至七十載陟方又何時得在金碧山水中枯坐二三十年而後可以成道諸友大笑而別

崇正書院仰止祠記畧 錢德洪

昔者夫子之始倡是學也天下非笑詆訾幾不免于陷穽者屢矣夫子憫人心之不覺也忘其身之危困積以誠心稽以實得見之行事故天下之同

存者共起而以身承之以政明之故諸生之有今日慮亦難矣

龍場祠記畧 羅洪先

予嘗考龍場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孩童所固有夫婦之愚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自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何其不易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欲閉而成冬風露之滅薄霜霰之嚴凝隕獲推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

陽明學書附錄

卷五 辯疑

七

極而軋雷霆奮焉百整落羣草苗氣動盪於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違而況于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振迅雄偉脫屣故常當其倡言於逆瑾蠱政之時憂思懇欵意氣激烈議論鏗鉤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揚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萬里絕域形影子立既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志之不能去之不可輾轉煩替以需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于是

羅洪先

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鼓舞天下之人至於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問其致知之功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之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辯於中否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有待於人乎微色發聲法家佛土皆人也皆憂患所感而動何謂無待於人

陽明學書附錄

卷五 辯疑

七

講學要旨 鄒守益

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勲烈而公克兼之獨除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嘗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古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愚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

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事。犯顏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

跋大學問後 錢德洪

學者稍見本體。卽好爲徑超頓悟之說。無復有省身克己之功。謂一見本體。超聖可以跂足視師。門誠。意。格。物。爲。善。去。惡。之。旨。皆。相。鄙。爲。第。二。義。善。行。無。顧。涉。滅。禮。教。猶。自。以。得。聖。門。之。最。上。乘。隱。亦。已。過。矣。豈。知。古。人。立。言。不。過。爲。學。者。示。下。學。之。功。而。

陽明先生附錄

卷五 辯證

古

上達之機。待人自悟。而有得。言論知解。非所及也。

年譜原序畧 錢德洪

師既沒。吾黨學未得止。各執所聞。以立教儀範。隔而真意薄。微言隱。而口說騰。且喜爲新奇。論秘之說。陵躐超頓之見。而不知日遠於倫物。甚者。認知見爲本體。樂疎簡爲超脫。隱機智於權宜。蔑禮教於任性。未及一傳。而清言亂衆。甚爲吾黨憂。

年譜序畧 王宗沐

昔者孔子自序其平生得學之年。自十五以至七

十。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嘗仰而思之。使孔子不至七十而沒。終不至於從心耶。若再引而未沒也。七十而後。將無復可庸之功耶。嗟乎。此聖學所以別於異端。斃而後已。不知老之將至者也。自濂溪明道之沒。而此學不傳。陽明王先生蓋學聖人之學者。其事功文章。與夫歷涉發跡。頗爲世所奇。而爭傳之。以爲怪。年幾六十而沒。而其晚歲始專揭致良知爲聖學大端。予嘗覽鏡其行事而參讀其書。見其每更患難。則愈精明。負重難。則愈堅定。

陽明先生附錄

卷五 辯證

五

然後知先生英挺之稟。雖異於人。而所以能遠於此學。發揮於作用者。亦不能不待於歷歲踐悟之漸。而世顧奇其發跡。與夫事業文章之餘。夫亦未知所本也。與先生高弟錢洪甫。以親受業。乃能譜先生履歷。始終編年爲書。凡世所語奇事。不載而於先生之學。前後悟入。語次尤詳。書成而俾予爲之序。

年譜考訂序畧 錢德洪

先生門人錢洪甫言年譜事。余以先生事業多在

亦非專為
此輩人雅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辯證

共

公議本
先生也

語雖至理
然有自負
然不必及
內

江右而直筆不阿莫洪先若遂舉丁丑以後五年
相屬已而洪甫編次年譜成復令洪先更正凡八
百數十條其見聞可據者刪而書之歲月有稽務
盡情實微涉揚詡不敢存一字大意貴在傳信以
俟將來洪先因訂年譜反覆先生之學如適途者
顛仆泥淖中困矣然卒不為休也久之得小蹊徑
視昔之險道有異焉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然卒
不為休也久之得大康莊視昔之蹊徑又有異焉
在他人宜若可以已矣乃其意則以為人之才力
足以特立而困為我者固尚眾也則又極力呼號
至老死不休蓋有大不得已者惻於中嗚呼豈不
尤異也乎善學者竭才為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
蓋有密證殊資嘿持妙契而不知反躬自求實際
以至不副夙期者多矣固未有歷涉諸難深入真
境而觸之弗靈發之弗瑩必有俟於明師面臨至
語私授者也洪先談學三年而先生卒未嘗一日
得及門然於三者之辨今亦審矣學先生之學者
視此何哉無亦曰是必有待乎其人而請固其影

也

與錢緒山論年譜書 羅洪先

平生未嘗細覽文集今一一詳究始知先生此學
進為始末之序因之頗有警悟故於年譜中手自
披校凡三四易稿於兄原本似失初制體兄虛心
求益不復敢有彼我限隔耳如乙亥年自陳疏乃
考察隨例進本不應復有納忠切諫之語亦遂改
正之原載本稿不敢濫入豈當時先生有是稿未
上歟愚意此稿只入集不應遂入年譜惟兄善教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辯證

十七

之

答羅念菴論年譜書 錢德洪

精詣力究昨據兄獨得之功而言來簡揭出四字
以示更覺反惕謂康節收手太早若是孔子自停
脚不得矣實際之言真確有味聞者能無痛切乎
夜坐十詩詞句清絕造悟精深珍珠入口令人雋
永然中有願正者與兄更詳之吾黨見得此意正
宜藏蓄默証未宜輕以示人恐學者以知解承功
未至而先及本體作一景象非徒無益是障之也

千古未說

蓋古人立言皆為學者設法。非以自盡其得也。故引而不發。更覺意味深長。然其所未發者亦已躍如。至道非以言傳。至德非以言入也。故歷勘古訓。凡為愚夫愚婦立法者。皆聖人之言也。為聖人說道妙發性真者。皆賢人之言也。與富家翁言。惟聞創業之艱。與富家子弟言。惟聞享用之樂。言享用之樂。非不足以歆聽。聞而起動作也。然終不如創業者之言。近而實也。此聖賢之辨也。調息殺機。夾子諸說。知兄寓言。然亦宜藏默。蓋學貴精。非忌駁。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辯證

十九

道家說性命與聖人所問毫釐。聖人於家國天下。同為一體。豈自遺其身哉。彼所謂術。皆吾脩身中之實功。特不以微軀。係念。輒起絕俗之想耳。關尹子曰。聖人知之而不為。聖人既知矣。又何不為耶。但聖人為道。至易至簡。不必別立爐竈。惟致良知。人已俱得矣。知而不為者。非不為也。不必如此。為也。自先師去後。茫無印正。今幸兄主張斯道。慨同志凋落。四方講會。雖殷可與言者。亦非不多。須爐中火旺。會當有融釋時。毫釐滓化。未盡火力。一去。

滓復凝矣。更望其成。金足色。永無變動。難也。而沉庸一言之雜。其耳乎。兄為後學。唇口容聲。關係匪細。立言之間。不可不慎也。情關血脉。不避喋喋。

答羅念菴論年譜書二

鋪張兩字。最切病端。此貧子見金而喜也。平時稍有得。每與師意。會便起贊嘆。稱羨富家子。只作如常。茶飯見金而起喜心者。貧子態也。非老成持重。如兄巨眼。安能覷破。即任意盡削之。不肖得兄舉筆。無不快意。決無護持疼痛也。信之信之。教學三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辯證

十九

變諸處。俱如此例。若不可改盡削去之。自古聖人。未有不錄憂勤惕勵。而能成其德業。今之學者。只要說微妙玄通。陵躐超頓。在言語見解上。轉不知先師與人為善之心。只要實地用功。其言自謙遜。卑抑。非欲謙也。心常不自足也。兄所批教處。正見近來實得與師意同也。

觀緒山無我氣象。則後人暴厥師。書情脈手譜。皆不播於乃心矣。

答羅念菴論年譜書三

讀師譜考訂。感一體相成之心。慶師教之有傳也。

說盡學者。淨切心事。

使人言者。皆如此室。心否。

教三變其
明于此者

中間題綱整潔增錄數語皆師門精義匪徒慶師
教之有傳亦以驗兄閉關所得默與師契不疑其
所行也所增采數十條弟前不及錄者是有說先
師始學求之宋儒不得入因學養生而沉酣於二
氏恍若得所入焉至龍場再經憂患而始豁然大
悟良知之旨自是出與學者言皆發誠意格物之
教然每談二氏猶若津津有味蓋將假前日之所
入以為學者入門路徑辛巳以後經寧藩之變則
獨信良知單頭直入指發道要不必假途傍引無
不曲暢旁通師在越時同門有用功懇切而泥於
舊見鬱而不化者時出一險語以激之如水投石
於烈焰之中一擊盡碎纖滓不留亦千古一大快
也聽者於此等處多好傳誦而不究其發言之端
譬之用藥對症雖芒硝大黃立見奇效若不得症
未有不因藥殺人者故聖人立教只指揭學問大
端使人自証自悟不欲以峻言隱語立偏勝之劑
以快一時聽聞防其後之足以殺人也師沒後竊
見吾黨喜為高論立異說以為親得師傳而不本

陽明要書附錄 卷五 辨認 三

其言之有自不得已因其所舉而指示立言之端
私錄數條未敢示人不意為好事者竊錄洪于甲
午年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故歸而刪正刻傳
習錄於水西實以破傳者之疑非好為多述以聳
學者之聽也故譜中俱不欲采入而兄今節取而
增述焉然刪刻苦心亦不敢不為兄一論破也

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五 終

陽明要書八卷附錄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葉紹顒編守仁有保甲法已著錄紹

顒吳江人是書成於崇禎乙亥取守仁全書摘其

要語前有小序八首及凡例四條皆著其刪纂之

大意浙江通志載宋儀望輯陽明文粹十一卷王

畿輯陽明文選八卷而無此書之名蓋偶未見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二十卷

(一)

〔明〕王守仁撰 〔清〕張問達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

八年致和堂刻本

序

見知聞知之統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而周程諸子。追尋其緒。又五百餘年。而陽明先生。揭良知之學。使學者求理于吾心。而無復有逐物騖外。支離蕪蔓之病。而聖道于是乎復昭。蓋良知者。明德也。致良知者。明明德也。明德具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所為物理也。舍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從見耶。此仁者所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明明德于天下。致良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張序

而已矣。致良知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性無不善。故德無不明。動于意而後有不善。人心惟危也。意雖有不善。而明德之根于天良者。未嘗不知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良知也。致其本明之良知于意。則亦隨其意所在之物。而正其不善。以止于至善。而知乃有據。而意乃非虛。君臣父子。視聽言動。無不皆然。則物我無間。至誠無息矣。此之謂明善誠身。此之謂精一執中。聖門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蓋知行相為終始者也。不終何以為始，不行何以為知。知行合一，又何疑乎。問達幼不自揆，見先生之文章而頌法焉。聞先生之功業而向往焉。積之二十年而後，窺見先生之學，其功業文章皆良知之實用，根于心而無待于外。燦然如日月經天而莫之掩也。沛然如江河行地而莫之禦也。浩浩乎如太和元氣之充周，時行物生而不見化工之跡也。夫先生豈有異于人哉。操之于戒慎恐懼之微，而放之于天下國家之大。先知先覺，惟恐吾人不聞斯道，而萬物一體之仁，汲汲終身。人徒見其大學古本之復，知行合一之節，格致誠正之論，與朱子微有異同，而遂詆之為禪。今先生之書具在，其果外人倫乎。遺事物乎。其空虛寂滅，無裨用世乎。動靜體用之學，果有間于精一之旨，明明德之傳乎。夫聖道之在天下，萬世當與天下萬世共明之。豈一人一世之所得私。况先生之學，百世以後，聖人而不惑者哉。蓋至于今日，而亦信從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張序

二

宋矣。問達口領心解，事自謙竊附于私淑之後。以俟同志者考而正焉。亦以自見其生平學先生之學，盡于是焉爾。

時

康熙貳拾捌年歲次己巳秋七月江都後學張問達

序

王陽明先生文鈔

張序

三

贈新建侯制

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冢。事必待乎論定。恩豈容以久虛。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從弱冠。屹為宇宙人豪。甫拜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蘊蓄既宏。猷為丕著。遺艱投大。隨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效。閩粵之管。臬畫持而擒。維如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王。陽明先生文鈔。新建侯制。

文武足憲。迫及逆藩。稱亂尤資。仗鉞淵謀。旋凱奏功。連于吳楚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之中宵。是嘉社稷之偉勳。申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廣旋至。格苗七旬。誇起功高。賞移罰重。爰遵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時庸旌伐。追曲江之殊恤。庶以酬勞。茲特贈為新建侯。謚文成。錫之誥命。於戲。鐘鼎勒銘。嗣美東征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功。永為一代之宗臣。實耀千年之史冊。冥靈不昧。寵命其承。隆慶二年六月十七日。

參訂姓氏

- 王巖 禁夫江南寶應人
- 鄭俠如 士介江南歙縣人
- 申維翰 周伯江南揚州人
- 雷士俊 伯鶴陝西涇陽人
- 閔鼎 渭瑣江南歙縣人
- 汪蛟 辰初江南徽州人
- 鄭元弼 廷直江南歙縣人
- 許承宣 力臣江南歙縣人
- 王陽明先生文鈔參訂姓氏
- 談震德 青台陝西西寧衛人
- 劉梁嵩 玉小山西河津人
- 許承家 師六江南歙縣人
- 劉梁楨 玉果山西河津人
- 宗觀 鶴洲江南江寧人
- 郭士瑋 梅書江南江都籍 陝西涇陽人

陽明先生像記

嘉靖己亥予督學江西就士人家。募得先生燕居像。朝衣冠像。一明年庚子夏。以燕居之一。贈呂生。此幅是也。先生在正德間。以都御史巡撫南贛。督兵敗宸濠。平定大亂。拜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其後。以論學為世所忌。竟奪爵。予往來吉贛間。父老云。濠之未叛也。先生奉命按事福州。乞歸省。乘單舸下南昌。至豐城。聞變。將走還幕府。為討賊計。而吉安太守松月伍公。議適合。郡又有積穀。可養士。因留其地。徵諸郡兵。與濠戰湖中。敗擒之。其事皆有日月可案。覆而忌者謂。先

王陽明先生支鈔

像記

一

生始赴濠約。後持兩端。遁歸。為伍所強。會濠攻安慶。不克。垂其沮喪。僥倖成功。夫人苟有約。其敗徵未見。必不通。凡攻討之事。勝則侯。不勝則族。苟持兩端。雖強之。必不留。武皇帝之在御也。政由嬖倖。濠悉與結納。至或許為內應。方其崛起。天下皆不敢意其遽亡。先生引兵。而留其家於吉安之公署。聚薪環之。戒守者曰。兵敗。即縱火。毋為賊辱。嗚呼。此其功。豈可謂倖成。而其心事。豈不瞭然如日月哉。忌者不與其功。足矣。又舉其心事。誣之。甚矣。小人之不樂成人善也。自古君子為小人所誣者。多矣。要其終。必自暴自。乃余所深慨者。今世士

大夫高者。談玄理。其次為柔惠。下者直以貪黷奔競。謀自利。其身有一人焉。出死力為國家平定大亂。而以忌厚誣之。其勢不盡驅士類入於三者之途。不止。凡為治不患無事功。患無賞罰。議論者。賞罰所從出也。今天下漸以多事。庶幾得人。焉。馳驅其間。而平時議論如此。雖在賢者。不待賞自勸。彼其激勵將來。亦大無具矣。此余所為深慨也。濠之亂。孫許死於前。先生率千級。江西會城。孫許皆廟食。而先生未有祠。予督學之二年。始祀先生於後圃。未幾。被召。因募像以歸。將示同志者。而首以贈呂生。予嘗見人言。此像於先生。極似。以今觀

王陽明先生支鈔

像記

二

之。貌殊不武。然獨以武功顯。於此見儒者之作用矣。嘉靖四十二年。月。筆。錄。附記。

恭訂受業姓氏

朱 泗水臣江南歙縣人

葉夏儀今侯湖廣黃陂人

金 麟穎超江南儀真人

衛 躬方伯山西趙城人

陳王前日俞江南休寧人

冀 植培生直隸永年人

吳龍錫懷萬江南休寧人

楊迥千同凡直隸鉅鹿人

王陽明先生文鈔 恭訂受業姓氏

史繼鰭司直江南江都人

劉允元居一順天大興人

金敦澄去泥江南休寧人

劉允升樹駿直隸濬縣人

楊楚麟麟洲山西趙城人

金 蘭院芳江南休寧人

莫 棟隆吉直隸永年人

金 式楷人江南休寧人

楊迥千類凡直隸鉅鹿人

李 敬惟肅山西高平人

冀 渠直方直隸永年人

張聯璧兆文山西嵐縣人

張正維大磐江南休寧人

金碩任伊志江南休寧人

龔 枚卜臣江南江都人

汪 灝子蒼江南休寧人

曾光祖竹堂山東陽信人

史 矢紹魚山西忻州人

王陽明先生文鈔 恭訂受業姓氏

黃 宁中立福建晉江人

金碩佺閩客江南休寧人

龔項祐柯式江南高郵人

李 敏惟時山西高平人

王陟熾篤公江南江都人

張 斌彥博江南休寧人

汪承禎 江南休寧人

吳之瑜承宣江南休寧人

郭振麟雲客山西趙城人

凡例

一先生致良知之學。直接孔孟心傳。故首鈔傳習錄。次鈔大學或問。尊道統也。文章功業。莫非聖道之流行。次鈔奏疏。次序記。次書。次經說論策說。次書卷。題跋。雜著。次箴。銘。碑。贊。祭文。次賦。詩。次公移。各以體類。按年敘次。編年者。先生之意也。分體類者。便後學檢查也。其原書所分。內編。外編。文錄。別錄。續編。諸名目。皆為合併。

王陽明先生文鈔 凡例

一傳習錄。記述皓繁。學者一覽難竟。謹倣論語集註。按照照門人紀錄姓名。分畫八第。以便尋繹。其黃以方前後二錄。既出。一人亦併為一第。內有四條。細玩詞旨。是錢緒山所記。故改附錢錄。其間字句有未盡者。不揣愚昧。增損數字。使明白易曉。要不敢失原文宗旨。義蘊有重複者。則刪其一。條前後有分見者。則併為一條。疏稿公移。所載屬司詳文。多不雅馴。今盡刪削。所以存先生之文也。間有一篇之中。詞句錯出者。亦必尋繹其義意。約畧貫穿。以便學者頌讀。一集中遇先生名。則改為某字。所以尊先生也。疏稿救首。則仍先生名。所以尊君也。

文以載道。先生德業。皆從良知發現。學者不能窺見先生全體大用。多即一端以求先生。然沿流溯源。莫非入道之門。故於先生序記雜著。一併鈔錄。

一先生致良知之學。自與朱子同歸一致。所謂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原書附有朱子晚年定論一帙。今先生良知之學。既已昭明於天下。故於朱子晚年定論。不復載入。學者求之朱子文集。可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凡例

一先生德業。不藉詩文而傳。故文之無關學業者。多未入鈔。亦有鈔其全篇。畧加刪節者。賦存一篇。詩僅存十之二三。竊以是先生之志也。先生嘗與黃勉之書。論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為貴。若支詞蔓說。不傳可也。愚按中庸問政章。子思於魯君贊詞。亦即剪除。史臣記載。王言奏疏。文質煩簡。多有不同。則古人之意。可槩見矣。一先生平淵寇。擒宸濠。諸武功。張疑設問。雖兵家所不廢。然權也。非正也。若平兩廣。則純乎王師之正矣。故於先生年譜所錄疑問事。僅存一二。以備稽覽。一鈔先生年譜。編年紀事。止是提挈大綱。其道德功業。散見集中。故不載事有瑣褻不經者。刪之。間或綴拾一二。諱厥

以見先生之生不與凡同亦先聖吞鳥履武之意云爾

江都後學張問達識

三文鈔凡例

三

王陽明先生文鈔目錄

卷一

傳習錄上

徐愛錄第一

陸澄錄第二

薛侃錄第二

卷二

傳習錄下

陳九川錄第四

黃直錄第五

黃修易錄第六

黃曾省錄第七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錢德洪錄第八

卷三

傳習錄書

答羅整庵論格物為用力日可見之地書

答陸元論動靜之學書 答周道通論何思何慮書

答顧東橋論知行格致之學書

答歐陽崇一論致知之功書

答聶文豹論講學明道書 答聶文豹論必有事焉

卷四

大學或問

卷五

奏疏

諫迎佛疏

巡撫南贛謝恩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政治盜賊二策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議夾剿方畧疏

換勅謝恩疏

議南贛商稅疏

橫水桶岡左溪捷音疏

湘頭捷音疏

添設和平縣治疏

辭免陞磨乞以原職致仕疏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二

再請疏通鹽法疏

乞放歸田里疏

謝水港六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請止親征疏

乞免江西稅糧疏

計處地方疏

水災自劫疏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辭封爵疏

再辭封爵疏

奉旨回奏疏

卷七

奏疏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赴兩廣任謝恩遂陳膚見疏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地方緊急用人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未安疏

乞恩暫容回籍養病疏

卷八

序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三

西浙觀風詩序

羅履素詩集序

山東鄉試錄序

送黃敬夫僉憲廣西序

別三子序

重刊文章軌範序

五經臆說序

送毛憲副歸桐江書院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別方叔賢序

贈王堯卿序

別張常甫序

別王純甫序

送章達德歸東鴈序

別湛甘泉序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壽湯雲谷序

文山別集序	贈周瑩歸省序	贈周以善歸省序	贈林典卿歸省序	贈郭善甫歸省序	紫陽書院序	別梁日孚序	禮記纂言序	送聞人邦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提牢廳壁題名記	新建預備倉記	何陋軒記	玩易窩記	卧馬塚記	象祠記	東林書院記
	朱子晚年定論序	贈陸清伯歸省序	贈鄭德夫歸省序	金壇縣志序	大學古本序	象山文集序	送南元善入觀序			目錄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平山書院記	君子亭記	賓陽堂記	遠俗亭記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重修文山祠記	重修浙江貢院記	從吾道人記	萬松書院記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卷十	答佟太守求雨書	王陽明先生文鈔	示徐日仁應試書	答毛憲副以禮自守書	與安宣慰諭減驛書	與辰中諸生論收放心書	奇諸用明論道貴翕聚書	與黃宗賢論仁恕之別書	答徐成之論朱陸異同書	答徐成之論心同理自熟書	答儲柴墟論交際書
時雨堂記	觀德亭記	濬河記	親民堂記	嵇山書院尊經閣記			與徐日仁論養心為學書	目錄	答人問神仙書	與安宣慰辭金帛鞍馬書	與安宣慰論平宋氏之亂書	答汪石潭論動靜體用書	答王虎谷論仁體本自弘毅書	答黃宗賢論去私存理書	再答徐成之論朱陸異同書	答高柴墟論道書	

寄蔡希淵論取友之益書 寄蔡希淵論待人應物書

與王純甫論變化氣質書 答何子元論日食接祭書

與胡伯忠論君子待小人書

答王純甫論明善誠身書 與黃宗賢論牽制文義書

與黃誠甫論正誼明道書 寄蔡希淵論學愈講愈無窮書

與黃宗賢論王純甫交情書

與戴子良論立志書 與王純甫論必有事焉書

與王純甫論學有同異書 與許台仲論居喪亦學書

答王天宇論為學篤志書 答王天宇論格致明誠書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寄李道夫論教宜隨機引導書

十一卷

與黃宗賢論學貴有源書 與陸清伯論往無非實學書

與希顏論友論仕途功夫書

與王晉溪議復南贛商稅書

與王晉溪議夾攻軍丘書 與王晉溪議南贛巡撫事宜書

與王晉溪論南贛賊勢書 與王晉溪乞休致書

戒諸弟及時改過書

戒聞人邦英邦正立志書

再寄聞人邦英邦正論舉業書

與薛尚謙論工夫得力書 與薛尚謙論學貴真切書

與薛尚謙論工夫實落書 與陸元靜論深造自得書

與王晉溪論福建叛軍書 與當道論宸濠叛亂書

答湛甘泉論心同理同書 答方叔賢論切實為己書

寄蔡希淵論君子自反書 與顧惟賢論刻慈湖文集書

與許台仲論諫官書 與陳國英論學須日進書

復唐虞佐論有教無類書 與陸清伯論格致書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與王晉溪請乞蠲租書 與朱守中論謙虛立誠書

答倫彥式論動靜體用書 與陸元靜論養生之學書

與楊什鳴論致知之學書 與唐虞佐論學古有獲書

與安之論朱子晚年定論書

答湛甘泉論隨處體認天理書

與席元山論講學實踐書 答方叔賢論為學入門工夫書

與夏敦夫論為學實要書 與楊遂庵求表揚先德書

與楊遂庵乞誌銘書 與楊遂庵論相業書

十二卷

書

與陸元靜論講學異同書 與楊仕鳴論教人不宜過當書

與楊仕鳴論學責自得書 與蕭子雍論設學書

與劉元道論學勿偏靜虛書

與黃宗賢論講學書 寄薛尚謙論去輕傲書

答舒國用論敬畏書 與勉之論述作非當務書

答黃勉之論致知之學書 答劉內重論去人我之見書

與黃勉之論刻王信伯遺言書

戒童克剛焚棄八策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錄

八

與鄒謙之論講學書 寄鄒謙之論立志辨是非書

答鄒謙之論禮書 與歐陽崇一論尊經閣記書

與鄒謙之論致良知書 與歐陽崇一論為學書

與南元善論講學書 寄陸元靜論刊講學條目書

答友人論疑謗書 答南元善論良知之學書

答友人論知行合一書 答李明德論講學書

答魏師說論良知之學書 與馬子莘論致知之外無學書

與毛古庵論致知用功不息書

與黃宗賢論出處書 與戚秀夫論明德本體書

答以乘憲副論為學篤信書

與霍元崖論大禮書 與黃宗賢論朝事書

與黃宗賢懇辭重任書 與鄭啟範辭謝薦舉書

答方叔賢辭兩廣重任書 答見山蒙宰論進賢退不肖書

答方叔賢論薦賢書 寄安福諸同志書

與陳惟濬論致知實功書 與黃宗賢論立朝勿求近功書

十三卷

經說 論 策 說

五經臆說 元年春王正月論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九

楊墨釋老策 志伊學頌策

梁仲用默齋說 崔伯樂悔齋說

刁生約齋說 劉觀時見齋說

立志說 方時舉矯亭說

楊景瑞謹齋說 劉氏三子字說

天澤夜氣說 白說字貞夫說

修道說 鄉愿狂者說

黃勉之自得齋說 南元真博約說

示正憲戒儆尚謙說 朱應周南岡說

劉邦采惜陰說

十四卷

書卷 題跋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書石川卷

書王天宇卷

書王嘉秀請益卷

書傅生鳳卷

書孟源卷

書楊思元卷

書玄默卷

書朱源卷

書汪進之卷

書陳世傑卷

書樂惠卷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十

書諸陽伯偁卷

書顧維賢卷

書徐汝佩卷

書王一為卷

書朱守諧卷

再書諸陽伯偁卷

書朱子禮卷

書朱守乾卷

書魏師孟卷

書張思欽卷

書竹司訓卷

書黃夢星卷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書東齋風雨卷後

竹江劉氏族譜跋

題夢樵奇遊詩卷

書佛郎機遺事

書韓昌黎與太頓書跋

書同門科舉題名錄後

書中天閣勉諸生

書諸用明爲善最樂文

龍塲生問答

示龍塲諸生教條

論俗四條

論泰和楊茂

壁帖

客座私祝

十五卷

箴 銘 碑 贊 墓誌 祭文

師道箴

改過箴

謹言箴

務實箴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十一

爲學銘

示正憲

平茶寮碑

平洲頭碑

題開元寺讀書臺後石刻

田州立碑

田州石刻

陳直夫南宮像贊

易直先生墓誌

陳處士墓誌銘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徐目國墓誌

贈翰林院編修洪公墓表

洪賢母陳太孺人墓碑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文橋菴墓誌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碑誌

程守夫墓碑	節恭方公墓表
南鎮禱雨文	漣旅文
祭淵頭山神文	祭徐曰仁文
又祭徐曰仁文	祭國子助教薛尚哲文
祭朱守中文	祭楊士暘文
祭元山席尚書文	祭永順賓靖士兵文
十六卷	
賦詩	遊大伾山
九華山賦	山中立秋日偶書
王陽明先生文鈔目錄	泛海
遊浮峰寺	去婦歎
移居勝果寺	春行
夜宿宣風館	夜泊憶元明
採薪二首	香山次韻
村南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立春日道中短述	龍潭夜坐
杖錫道中用曰仁韻	鄭伯典謝病還鹿門賦贈
鄒那山中	
送蔡希顏	

徐陽別諸友	次樂子仁韻送別四首
徂漳冠長汀道中有感	通文
湖頭巖次謙之韻	應陽明別洞
書玉山草齋驛	宿普慈寺
退居西湖三首	舟中至日
阻風	楊遠菴待隱園次韻
遊廬山開元寺次壁間杜牧韻	
太平宮白雲	江上望九華不見
遊九華道中	雙峰遺柯生齋
王陽明先生文鈔目錄	再遊九華
夜宿天池三首	有僧坐巖中三年詩以勵岳僧
將遊九華移舟宿山寺	睡起偶成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碧霞池夜坐
啾啾吟	月夜
林汝桓寄二詩次韻為別	示諸生三首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答人問道
答人問良知二首	書扇示正憲
別諸生	復過釣臺
中秋	

西安兩中寄德洪汝中諸生

謁伏波廟二首

平八寨

南寧二首

題甘泉居

十七卷

公移

奉敕巡撫南贛通行各屬牌

選練民兵牌

飭行十家牌告諭

告諭撫屬軍民

剿捕漳寇方峇牌

案行廣東福建進剿事宜

案行漳南道戴罪督兵剿賊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十四

行領兵官搜剿餘賊牌

兵符節制

預整操練牌

選募將領牌

批留嶺北道給由呈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告諭涇頭巢賊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獎勵湖廣叅將史春牌

申諭十家牌法

批廣東兵備道留兵搜捕呈

批湖廣廣東將士爭功呈

批汀州知府乞休申

批贛州府賑濟呈

批惠州府給由呈

批贛州府給由呈

告諭南安贛州軍民

頒行社學訓蒙條約

禁約權商官吏

議處河源餘賊牌

優禮謫官牌

申行保甲告諭

優獎致仕縣丞龍翰牌

十八卷

公移

收復南昌招諭從逆官員牌

飭收復南康九江牌

仰沿途州縣衛所慰諭軍民牌

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移兵部查驗文移咨

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牌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十五

撫諭軍民慰勞京軍告示

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再批江西布政司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獎勵主簿于旺牌

批江西按察使患病呈

批臨江府書民建立生祠呈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招諭安仁餘干東鄉三縣頑民告諭

南贛鄉約

議處官吏糜俸牌

移部院伸理冀元亨咨

批臨江府知府告病呈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賑恤南昌撫州二府水災牌

申飭十家牌法

褒崇陸氏子孫牌

勸留教授蔡宗齊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十九卷

公移

行廣西各道湖兵進止事宜

奉勅總督兩廣通行各屬牌

諭安遠縣義官葉芳牌

批廣西布按二司建講堂呈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十六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禁革輕委職官牌

批布政司裁革文移呈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行南寧府延師講禮牌

行南雄府禮送故官牌

犒獎儒士岑伯高牌

行廣西湖廣領兵官牌

戒諭十目牌

督諭田州思恩土目牌

委指揮趙璇留剿餘賊牌

行廣西左江道接柔流賊牌

行廣西左江道蟻立縣衛牌

廬陵縣告諭

廬陵縣蠲免加派公移

二十卷

年譜

王陽明先生文鈔

目錄

十七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傳習錄

徐愛錄第一 愛字曰仁湖江餘姚人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為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為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資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是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矣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

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曰事父不是去父上求孝之理事君不是去君上求忠之理交友治民不是去友上民上求信與仁之理都只在此

之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而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有許多儀節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只是講求得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間雜是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便自去求溫之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便自去求清之理此都是誠孝之心發出

來條件須有此誠孝之心然後有此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此誠孝之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

枝葉不是先尋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如何求得。且試舉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工夫。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

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三

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儀節。得是當即如今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曰如今人有已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本體矣。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本體。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小

人口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夫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已自好矣。非見後始立心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已自惡矣。非聞後始立心去惡也。如臭

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是只曉得說些孝弟話。便可稱為知孝。知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本體。不曾有私意。斷斷底曰。古人分知行為二。亦是要人用工。有分曉否。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四

先生曰此便失却古人宗旨也。其嘗說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古人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世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是之為真行。妄作所以必說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之為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說話。若見得此意。即一言而足。令人却以為必先知然後能行。如今且去講習討論。以求真知。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

行合一使學者自求本體庶無支離決裂之病

此條按照年譜所錄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曰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五

耳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此意以盡心知性為格物知至要初學便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曰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已分上事已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

賢之別至於天壽不貳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

天壽之故便將為善之心變動只是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都有命在我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得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困勉意在今却倒做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曰愛問先生之教益無可疑但思格物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六

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誠意誠意之功只是格物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凡意念所在只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則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蔽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

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得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禮則心之良知更無障得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約禮是要此心純乎天理要此心純乎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患難時就在處富貴貧賤患難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七

處不然此便是博學於文便是約禮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爲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勿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一心矣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

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曰何以有擬經之

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曰世儒著述不無近名之意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曰著述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譏譏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八

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辭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

筆其舊削者削其繁只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亦不能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自將漸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其切有取于其事蓋天下之不治只因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返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曰著述亦有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九

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子欲無言若一切縱人欲滅天理之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道好也故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箇伯者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之心與聖人作經本意正相反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要刪去繁文後儒却要添上曰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十

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猶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

五霸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於堯舜以前事如何畧不少見先生曰義黃之世其事踈濶傳之者鮮矣此亦可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日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義黃之世乎雖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

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畧也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只講得箇霸術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畧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問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十一

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時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曰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

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辭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闈巷皆然惡者可

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徐愛曰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課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綜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十一

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人但見先生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於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龍場三載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正正之歸矣愛朝夕親炙惟覺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聲歎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

如之何其可得也。故愛備錄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

徐愛序曰：門人有私錄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計。今其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收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悞已悞人，其之罪過可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十三

意矣。孔子謂子貢曰：子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耶？蓋子貢專求聖人于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于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故孔子于子貢之無言，不爲少于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于此？惟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型既遠，而規切無聞，非得先生之言，時

時對越警發，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然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又先生之罪人也。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試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陸澄錄第二 澄字清伯又字原
靜浙江歸安人

澄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
久則自然心中凝聚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
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先生曰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
因病而藥

先生曰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一友自陳日來工
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十五

發源色變欲有所辯先生曰爾病又發因諭之曰此是汝一
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有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
只滋養得此根四傍縱要種植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
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
可種柏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澄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
聖賢筆之於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畧伊之因
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
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臆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

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澄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聖人之心
如明鏡只是一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
在未照之形先具者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
為堯舜何不盡為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
亦聖人所能為周公何不先為之而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
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
是照時事學者須先有明的工夫故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
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十六

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他日又曰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
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先生語澄曰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
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三五年未有止也
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
之下惡無盡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澄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
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復傾倒人須在事上磨

鍊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澄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也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用功自然上達不必別尋上達工夫

澄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見惟精之主意惟上陽明先生文鈔卷一傳習錄上 七

精是惟一之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然非加春簸篩揀則不能純然潔白也春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先生曰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澄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莫亦是求中功夫否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且莫管寧靜不寧靜若只靠着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俱潛伏在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常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澄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會稽說求即似閒耍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先生曰三子是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傳習錄上 六

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會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澄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從本源上用功漸漸盈利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

便講求推尋得來聖人。到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心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但不忘栽培之功。何怕無枝葉花實。澄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只緣汝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凡看書。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返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心體。此心體。即所謂道。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九

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事。此是為學頭腦處。

先生曰。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有云。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先生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此在學者善觀。

之曰。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澄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索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先生曰。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用功之說。先生曰。除却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先生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耶。先生曰。仁義禮智亦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二十

澄問。為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為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若仍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之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可間。如去盜賊。須有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

鐵心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
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
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思誠
只是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

澄問人有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
有所歉耳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
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
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
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三

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
澄問孔子止名九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
如何先生曰豈有人致敬盡禮待我為政我就先去廢他豈
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其能傾心委國而聽
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
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
如此刺憤豈不感動底豫刺憤既還輒乃致國請發贖已見

化於其子又有天子至誠調和于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
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請於天子
告於方伯諸侯必欲致國於父贖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
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為君於是
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
羣臣百姓尊贖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
名或是如此

澄聞兒病危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三
過問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乎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
情然天理亦自有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
理當憂不知已是有何憂慮不得其正矣大抵七情所感多
是過少不及者纔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
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一哭便死方快其心然却曰毀不滅
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
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先生曰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原有是體即
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

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先生曰：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又曰：蓋固是易，龜亦是易。先生曰：夜氣是就常人說，若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先生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之心說，學者須知得心之本體，原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原自無出無入，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三

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所謂之放，所謂之入，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終不得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世界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志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民何如？先生曰：所

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所見之偏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便有弊病。

澄問：孔子謂武樂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先生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紂惡而已。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十四

澄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就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若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善念，要爲善去惡。否？先生曰：善念存時，卽是天理，此念卽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先生曰：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

人物皆然。

澄問。文中子。是何如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日如何。却有續經之非。先生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澄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先生曰。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纔着纖毫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澄問。巽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三五

先生曰。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若有一毫未盡。則衆惡相引而來。

澄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多用管以候氣。然冬至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此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所以學者。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徐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後亦未嘗廢照。

澄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此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于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看得分明。再久。柱上文藻。細細都看出。然只是一間房。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澄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已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三六

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精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已工夫。終日只是一場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譬如人走路。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明。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爲遲。

澄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卽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卽是天。若識

得時。何莫非道。但人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澄問。名物度數。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心體原不相干。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二十七

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若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亦能不器。使藝。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先生曰。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塘傍有井。故以之喻學。澄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

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

澄問。心每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穆清。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卽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先生曰。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他日。又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三十八

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事。澄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做劫盜之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切消滅。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澄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

氣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教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澄問。先儒云。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如此。却乃作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澄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三十九

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求中。將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人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中和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喜怒之心。至其臨事。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人人原有。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

本體。雖亦有特發處。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

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先生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

理。先生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先生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先生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畧無纖毫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先生曰。雖未相着。然平。好色好利好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三十九

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瘡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一應私心。全無。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澄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到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

悟顏子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先生曰。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先生曰。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薛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強制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只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原不動。理原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三

先生曰。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頓放着不去。豈是格物致知之學。所以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義襲而取工夫。

澄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先生曰。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誠。

天良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處。正心是未發處。心正則中。修身則和。

先生曰。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此志。即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若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心有未盡處。若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是佛老。

先生曰。至善者性也。性原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是復其本然而已。澄曰。性具於吾心。知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為阿特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而靜靜而不妄動。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三

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至善上。千思萬想。務求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畧亦是。

澄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須是諸君自心體認出來。始得。仁者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瀾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見。亦自有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維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發端處。惟其有發端。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未之生。發端。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

後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
有根在。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仁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
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葉。墨氏兼愛無差
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無發端處。不抽芽，便
知其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為仁之本，却
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澄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
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
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三五
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先生曰：亦只是一統
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之心。

薛侃錄第三 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潮州人。

侃問先生嘗云：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得有工夫。說
話管閒事，如何？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
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
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講
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且說人為何而
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
理，體認天理，只要心無私意。先生曰：如此只須克去私意，便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三五

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此私意認不真。先生曰：總是志
未切，志切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道理？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是心外
別有所見。

先生問諸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
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
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
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
明。若只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之病，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先生曰：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蔡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三

鑑。文王、孔子，猶九千鑑。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鑑。夷、尹，猶四五千鑑。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金之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鑑者入於萬鑑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鑑，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

成色愈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不務在自心天理上用功夫，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徒弊精竭力，從簡冊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鑑，精金不務煅煉成色，求無愧于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鑑，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成色愈下。既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三

其稍末，無復有金矣。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他日德章曰：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煅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精切。惟謂堯舜爲萬鑑，孔子爲九千鑑，疑未安。先生曰：此又在軀殼上起見。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見，即堯舜萬鑑，不爲多；孔子九千鑑，不爲少。堯舜萬鑑，只是孔子底；孔子九千鑑，只是堯舜底。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彼同謂之聖。若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

所以流入功利者除去比較分兩之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乎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之事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動為用如何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原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楊士德問先生格物之說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美

不暇及此到德盛後果變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經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却是倒做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已自修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本培未去耳少問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錯侃未達先生

曰天地生意花草一也何會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為善以草為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為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先生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先生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裁成輔相意在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先生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美

又是作好作惡先生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所以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會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先生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先生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先生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先生曰此正

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色如惡惡。與安得非意。先生曰。恰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思。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木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驅殼。起念。先生曰。此須汝自心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聽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曰。爲學須得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捉便醒。不然。雖從事于學。只是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終是未見得。

歐陽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原無一息之停。然有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同流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此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稱毀而悶。卽是此病。發先生曰。然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三九

分則務名之心。轉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求食。渴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耻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亦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侃問。上智下愚。如何不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侃問。子夏之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學者善用之。亦俱是。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四〇

蕭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說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事。亦似專求諸外矣。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之心。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

則理義日淡洽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有何枝葉可發體用一原體未立用安從生若說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解上故聖人歎惜之非許之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四十一

先生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先生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若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枝幹纔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侃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

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也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得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解餐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先生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先生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先生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四十二

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先生曰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先生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一者天理主一者是專主天理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

卽是無事時義。卽是有事時敬。孔子言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只一也。曰窮理。何以卽是盡性。先生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卽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此便是窮理工夫。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心體。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乎悚然有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四三

主宰處說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此靈明。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完完全全。便是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請問。先生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此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

一物。若着意去好善惡。便又多此一分意思。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此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工夫只一也。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之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四四

王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于此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工夫。精神命脉。全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此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有間斷。既戒懼卽是知矣。若專知是誰戒懼。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先生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聩。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于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

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功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功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亦是此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曰。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又曰。人須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能克已。方能成已。曰。惠亦頗有爲已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已。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已之心。是如何。曰。惠亦一心。要爲聖賢。便自謂頗有爲已之心。今思之。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聖

亦只是爲得軀殼之已。不會爲真已。先生曰。真已。何曾離得軀殼。恐汝連軀殼之已。也不會爲。且道汝所謂軀殼者。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曰。然。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此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者。豈得以是爲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須是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耳目口鼻四肢。此纔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都是

爲着外面軀殼。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此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一團血肉。如今已死之人。耳目口鼻。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能視聽言動底。此便是性。便是天理。有此性。纔能生性之生理。便謂之仁。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一 傳習錄上 吳

謂之心。此心之本體。只是天理。原無非禮。此便是汝之真已。此真已是軀殼之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真實爲軀殼之已。必須用着此真已。常常保守。此真已。本體戒慎。不惰。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他。一毫。纔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纔是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已之心。不能克已。有一學者。病目眩。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

行後居龍塲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其
悔錯用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
之間汝今新學乃其土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賜鴟鴞腐鼠
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
却不問我悟底只問我悔底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
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箇真要求為聖人之心來與汝
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觀恐懼不
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聖

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
在傍曰如此纔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
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悄悄而
與蟲齋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必息有養
時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此便
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死生

馬千莘問修道之謂教舊說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泯
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自完

全增減不得何假修飾若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物件
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有
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者緣何舍聖人禮樂刑政之
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蓋
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
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
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
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
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聖

不得不及都要循着此道則道便是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
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
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聖人率性之道
矣下而戒慎恐懼便是修道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
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
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大本大原都已完
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
不可忽畧須要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便於

以範上疎濶。須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克己向裏。德上
用心之人。孔子恐其外面未節。或有疎畧。故就他不足處。幫
補說。若在他入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
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方是萬世常行
之道。不是只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作韶舞。天下便治得。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
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則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
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誠
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致知。今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上 聖元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後學江都張問遠編輯
傳習錄下
陳九川錄第四 九川字惟濬 江西臨川人
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
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矣。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
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及先生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
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請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
久當自釋。九川乃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一
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後再見先生於南
昌。自言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工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
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後又體驗覺得意之
誠。務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爲證。豁然無疑。却又多格物工夫。又思吾心之靈。何有
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遮蔽。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
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
顏謂先生說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終不悟。請問。
先生曰。惟濬所舉顏子事是矣。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

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言之。指意之靈明處言之。指意之涉着處言之。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者。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耳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二

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耳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他說親民親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不誠無物。程子物來順應。又物各付物。目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口常自有一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口如此。却如何言靜。先生曰。

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慎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先生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之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潑地。此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九川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先生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先生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三

九川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旋起念頭。在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不成一片。先生曰。此是格物之說未透也。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此聽講說時專一。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卽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蕩也。他日九川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做功夫分內外。失其本體。如今

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九川問陸子之學。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略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鐵背。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放。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九川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兩却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章。此間訣竅。只是致知。曰。知如何致。先生曰。爾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意念着處。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纖毫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真訣。致知實功。若不靠着此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愈久愈覺精明完足。更無欠闕。

九川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個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底。眾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曰。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為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為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月何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四

失。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又曰。此良知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偽。到前便明。合得便是。合不得便非。又曰。人若知此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妄念。一覺都自消融。真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驗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此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真是無有窮盡。又曰。此致知二字。真千古聖傳之秘。見到此。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為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底。覺來似不甚難。然與不實用功人說。亦覺輕忽。與實用功而索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是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五

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卧病。先生曰。病物亦難格。覺得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井井有味。便纏繞難屏。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

曰。正為一時不知。先生曰。我此處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為爾功夫間斷。便蔽其知。只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曰。只是屏除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夫。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勇。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六

九川問。致良知功夫。却于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聽講日久。曰。此學甚好。只是傳書訟律繁難。不得為學。先生問之。曰。我何嘗教爾離却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

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之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講議。

羅織。隨人意思處之。此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查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此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却事物為學。却是著空。

九川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為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個甚麼。敷英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蒙。章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所以養身。食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腹中。便成痞疾。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七

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眾人亦是生。知。九川請問。先生曰。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兢兢業業。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之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眾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是復其本體。只是學之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直錄第五 直字以方

直問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矣。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矣。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為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天。不可道眼前。是昭昭之天。外面又土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八

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本體。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先生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不得也。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此萌芽。只將這些水去灌溉。萌芽

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萌芽初生。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豈不浸壞。

直問。知行合一。先生曰。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事。故有一念發動。雖知得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發動處有不善。就將此不善之念克去。徹根徹底。不使一毫潛伏胸中。此須識我立言宗旨。

先生曰。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此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此天理。聖人心體明白。故事事知得天理所在。便去盡此天理。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九

不是本體明後。却于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雖本體已明。亦何緣盡得知。但不必知者。聖人自不必求知。其所當知者。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其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只知得天理精明。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直問善惡兩端。如水炭相反。先生如何謂善惡只是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幾微過當。便是惡。不是有一

個善却又有一個惡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思。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直初聞先生說。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覺得甚易。後加體驗。始知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有夾雜。纔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之心。善能實實好。是無念非善矣。惡能實實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

十

直問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眾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皆是說修道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者。說小人。說野人。說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者。其他言舜文。武。河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能自修道者也。直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亦與釋氏之靜同。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一也。三更時分。空空靜

靜之心。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之心。如今應事接物之心。亦只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之心。故動靜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自莫捨矣。門人在座。有動止甚於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蓋人只有此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簡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十一

門人問作文不免費思。成文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如何。先生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成文後。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一友作文送人。先生看畢。曰。作文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亦非修辭立誠矣。先生曰。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一句。不該與求之于文字之中。驗之于事爲之著。索之于講論之際。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直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所耳。凡人忿懣。着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今於忿懣等件。只是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思。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矣。

且如出外見人相問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一毫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直問博學於文為隨事學存此天理然與行有餘方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為者方為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

或問學而不思二句先生曰此亦聖人有為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有一等人只懸空要想出箇道理却不存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十一

有問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理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蓋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視聽言動如何着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當令廓然大公無一毫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於日

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蓋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無有不善今要正心本體上如何用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着力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就發動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自無不正故欲正心在誠其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此良知去做知得不善却不依此良知便不做則此良知遮蔽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處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去好惡雖知惡不能着實去惡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致知須是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為善便就此善上去為意在於去惡便就此事上不為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為善則不善既正亦是格不正以歸于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遮蔽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此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如此格物人人都做得人皆可以為堯舜者此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十二

先生曰：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將晦翁說話去用功？我
着實曾用功來。初年與錢子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
今安得此大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格。看錢子早夜窮格，竹
子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勞神成疾。當初說他是精力
不足，某因自去窮格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
做不得，無他大力量去格物。及居龍場三年，頗見得此意，乃
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己身上。決
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此等意思，須說與諸公
知道。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西

門人有言：卻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
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物。童子良知只到此教之灑掃應
對，就是致他一點良知。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
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先生長者，便作揖恭敬，是能格物。以
致敬師長之良知矣。童子自有童子之格物，致知又曰我言
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純
熟，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
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一可爲問。先生曰：良知自聖

原是容易，只是不能致其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如
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說博學之，又說篤行之，分明知
行是兩事。先生曰：博學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
不已之意。曰：易言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如何？先生曰：事
事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
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
之。曰：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二事。先生曰：說
及之，已有行在內，但爲私欲間斷，不能常常行，便是仁不能
守。又問：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即理？先生曰：在物爲理，
在心上當加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
孝，在事若則爲忠之類，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
我如今說心即理，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有許多病痛。
如五霸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團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
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外面做得好看，却與
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霸道之僞，而不知故
我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用功，不去襲義
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曰：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說做一個
先生曰：孟子云：夫道一而已矣。中庸云：其爲物不貳，則其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主

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曰：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說做一個
先生曰：孟子云：夫道一而已矣。中庸云：其爲物不貳，則其生

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先生曰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邦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直問先生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為格物之事先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慎獨即戒懼至于集義博約工夫只是一事不是以彼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直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且如今講習討論許多工夫無非要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道問學只空空問學更與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傳習錄下 七

德性無間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為講習討論者何事又問致廣大一句先生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常問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人不能盡精微則為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消滅無復障隔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盡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先生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直問聲色貨利惡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功

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常常是感而遂通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眾見否眾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眾還見否眾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傳習錄下 七

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入之心神只在有睹有聞上馳騫不在不睹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睹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睹其所不睹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實落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之聞見為累哉

直問先儒謂鸞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焉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直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着起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功便多此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用功便說效驗何足為恃

一友自歎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屏除先生曰私意萌時此一知處便是爾命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

先生曰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底但剛者習於善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惡

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六

柔者習於善則為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便日相遠先生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如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滿眼便昏天黑地又曰此一念不但是私念就是好念頭亦着不得如眼中着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

直問吾人一身血氣流通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禽獸草木益遠矣如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鬼神也與我同體你且道天地中間何者是天地之心曰管問人是天地之心先生曰人有甚麼喚做心曰只是此靈明先生曰可知充天塞

地中間只有此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耳我之靈明便是

天地鬼神之主宰天無我之靈明誰去仰他高地無我之靈

明誰去俯他深鬼神無我之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祥天地

鬼神萬物雖却我之靈明便無天地鬼神萬物矣我之靈明

雖却天地鬼神萬物亦無我之靈明矣如此便是一氣流通

如何與他間隔得曰天地鬼神萬物千古現在何以無我之

靈明便無天地萬物先生曰今看已死之人精靈游散他之

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做必不孝為臣而做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九

必不忠為父而做必不慈為友而做必不信故象與丹朱只

一傲字便結果一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

精明無纖芥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

做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

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

先生曰此道至簡至易亦至精至微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

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却便不知我此

良知一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實見良知却誰能見得

直曰此知恐是無方無體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其

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直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之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問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有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門人有疑知行合一之說者。直曰。知行自是合一。如今人能行孝。方謂之知孝。能行弟。方謂之知弟。不是只曉得個孝字。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二十

弟字。遮謂之知。先生曰。爾說固是。但要曉得一念動處。便是知。亦便是行。先生曰。舜不遇瞽瞍。則處瞽瞍之物。無由格。不遇象。則處象之物。無由格。周公不遇流言。憂懼。則流言憂懼之物。無由格。故凡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正吾聖門致知格物之學。不宜輕易放過。知此。則夷狄患難。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先生曰。人必要說心有內外。原不曾實見心體。我今說無內外。尚恐學者流在有內外上去。若說有內外。則內外益判矣。況心無內外。亦不自我說明。道定性。書有云。且以性爲體。物

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此一條最痛快。或問。孟子始條理者。魯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知行分明是兩事。直曰。要曉得始終條理。只是一個條理。而始終之耳。曰。既是一個條理。緣何三子却聖而不智。直曰。也是三子所知分限。只到此地位。先生嘗以此問諸友。黃正之曰。先生以致知各隨分限之說。提省諸生。此意最切。先生曰。如今說三子。正是此意。

直問。據人心所知。多有誤。欲作理者。何處乃見良知。先生曰。爾以爲何如。曰。心所安處。纔是良知。曰。固是。但要省察。恐有非所安而安者。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三十一

先生曰。易則易知。只是此天理之心。則你也是此心。你便知得。人人是此心。人人便知得。如何不易知。若是私欲之心。則一個人。是一個心。人如何知得。先生曰。人但一念善。便實實是好。一念惡。便實實是惡。如此纔是學。不然。便是作偽。嘗問門人。聖人說知之爲知之。二句。是何意思。二友不能答。先生曰。要曉得聖人之學。只是一誠。直自陳。喜在靜上用功。先生曰。靜上用功。固好。但終自有弊。人心自是不息。雖在睡夢。此心亦是流動。如天地之化。本無

一息之停然其化生萬物各得其所却亦自靜也此心雖是流行不息然其一循天理却亦自靜也若專在靜上用功恐有喜靜惡動之弊動靜一也直曰直問知靜中自有知覺之理但伊川峇呂學士一段可疑伊川曰賢且說靜時如何呂學士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在伊川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如何言靜先生曰伊川說還是直因恩伊川之言分明以靜中無知覺矣如何謂伊川說還是考諸晦翁亦曰若云知寒覺煖便是知覺已動又思知寒覺煖則知覺著在寒煖上便是已發所謂有知覺者只是有此理不曾著在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三

物故還是靜然瞌睡也有知覺故能做夢故一喚便醒草木死灰無知覺便不醒矣則伊川所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也如何言靜正是說靜而無靜之意不是說靜中無知覺也故先生曰伊川說還是直問戒慎恐懼是致和還是致中先生曰是和上用功曰中庸言致中和如何不致中却來和上用功先生曰中和一也內無所偏倚少間發出便自無乖戾本體上如何用功必就他發處纔着得力致和便是致中萬物育便是天地位直未能釋然先生曰不消去文義上泥中和是誰不得底如西

火之本體是中火之飛物處便是和舉著火其光便自照物火與照如何離得故中和一也近儒亦有以戒懼即是慎獨非兩事者然不知此以致和即便以致中也他日崇一謂直曰未發是本體本體自是不發底如人可怒我雖怒他然怒不過當却也是此本體未發後以崇一之說問先生先生曰如此却是說成功了思說發與未發正要發時用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一 傳習錄下

三

艾鐸問如何為天理先生曰就爾居喪上體驗看曰人子孝親哀號哭泣此孝心便是天理先生曰孝親之心真切處纔是天理如真心去定省問安雖不到床前却也是孝若無真切之心雖日日定要問安也只與扮戲相似却不是孝此便見心之真切纔為天理直問顏子擇中庸是如何擇先生曰亦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就已心之動處辨別由天理來得一善即是得此天理後又與正之論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正之曰先生嘗言此是見得道理如此如今日用凡視聽言動都是此知覺然知覺却在何處捉定不得所以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子只得道體後方纔如此說

直問物有本末一條舊說似與先生不合先生曰譬如一樹

在此一樹有一樹之本末豈有以一樹爲本一樹爲末之理。明德親民總是一物。只是一箇工夫。纔二之明德便是空虛。親民便是襲取矣。物有本末云者。乃指定一物而言。如實有孝親之心。而後有孝親之儀文節目。此下疑有闕文。讀先生大學或問自見。事有終始云者。亦以實心爲始。實行爲終。故必始焉有孝親之心。而終焉則有孝親之儀文節目。事君無不皆然。自意之所着。謂之物。自物之所爲。謂之事。物者事之物。事者物之事也。一而已矣。

先生曰。朋友相處。常見自家不是。方能點化得人之不是。善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三五

者。固吾師不善者。亦吾師。且如見人多言。吾便自省。亦多言。名見人好高。吾自省。亦好高否。此便是相觀而善。處處得益。先生曰。至誠能盡其性。亦只在人物之性上盡。離却人物。便無性可盡得。能盡人物之性。卽是至誠。致曲處。致曲工夫。亦只在人物之性上致。更無二義。但比至誠。有安勉不同耳。先生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許多辭說。今幸點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學問頭腦。至此已說得十分下落。又曰。某于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是容易見到此本。是學者究竟

話頭。可惜。埋埋已久。學者較於聞見。無人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只恐學者得之容易。不肯實落用功。負此知耳。先生曰。學者讀書。只要歸在自己身心上。若泥文着句。拘拘。解釋。定要求個執定道理。恐多不通。蓋古人之言。惟示人以所向往而已。若於所示之向往。尚有未明。只歸在良知上體。今方得。

直問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首務。先生以爲悞人。何也。豈士之貧可坐守。不經營耶。先生曰。但言學者治生上。儘有工夫。則可。若以治生爲首務。使學者汲汲營利。斷不可也。且天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三五

下首務。孰有意於講學耶。雖治生亦是講學中事。但不可以之爲首務。徒營營利之心。果能於此處。調停得心體。無累。雖終日做買賣。不害其爲聖。爲賢。何妨於學。學何貳於治生。先生曰。凡看書。所以培養自家心體。雖是他說得不好。處我。于此用得着。俱是益。只要此志真切。昔卽人夜寫書。與燕國。誤寫舉燭二字。燕人認解。燭者明也。是教我舉賢明共理也。其國因此大治。故此志真切。因錯致真。無非得益。今學者看書。只要歸到自己身心上用。

先生曰。氣質猶器也。性猶水也。均之水也。有得一缸者。有得

一桶者有得一甕者局于器也氣質有清濁厚薄強弱之不同然其爲性則一也能精而充之器不能拘矣

直問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夫子哭則不歌先儒解爲餘哀未忘其說如何先生曰情順萬事而無情只謂應物之主宰無滯發于天理不容已處如何便休得是以哭則不歌終不然只哭一場後便都是樂更無痛悼也

或問致良知工夫恐於古今事變有遺先生曰不知古今事變從何處出若從良知流出致知焉盡之矣

先生曰從目所視妍醜自別不作一念謂之明從耳所聽清濁自別不作一念謂之聰從心所思是非自別不作一念謂

之睿智

先生曰類子欲罷不能是真見得道體不息無可罷時若功夫有起有倒尚有可罷時只是未曾見得道體

先生曰夫婦之與知與能亦聖人之所知所能聖人之所不知不能亦夫婦之所不知不能又曰夫婦之所與知與能雖

至聖人之所不知不能只是一事

先生曰吾居龍場時土人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中土海土耳與之論知行之說亦無扞格久之并土人亦欣欣相向及

與士大夫言反多紛紛同異扞格不入可見學問最怕是意見人聞見益多覆蔽益重反不如不曾讀書者更容易與他說得

先生曰雖小道必有可觀如虛無權謀術數技能之學非不可超脫世情若能於本體上得所悟入俱可通入精妙但其意有所着欲以之治天下國家便不能通故君子不用

直曰先生用功到人情事變極難處時愈覺精神向在南昌處張許之變與鄒謙之書云自別省城卽不得復有相講如皮中者雖自己怵柄不敢放手而灘流湍急須仗有力如吾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傳習錄下

謙之者持篙而來庶能相助更上一灘耳

一友侍坐若有憂思先生顧他友曰人一身不得爽快不消

冬大事只一根頭髮釣着滿身便不快活是友矍然省惕

先生曰良知猶主人翁私欲猶豪奴悍婢主人沉痾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言齊矣若主人服藥治病漸漸痊可奴婢亦自漸聽指揮及沉痾脫體一一整理誰敢不受約束

求良知昏迷衆欲亂行良知精明衆欲消化亦猶是也

黃修易錄第六 修易字勉

先生曰佛氏不着相其實着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修易請問先生曰佛恐父子累故逃了父子恐君臣累故逃了君臣恐夫婦累故逃了夫婦都是為君臣父子夫婦着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父子還他以仁有君臣還他以義有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之相

修易問心無惡念時此空空蕩蕩不知亦須存個善念否

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遮被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個善念即是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无

光之中添燃一燈

修易問埋氣數先生曰以理之流行言謂之氣以氣之條理言謂之理以條理之節次言謂之數三者只是一統事

修易問近來用功頗覺妄念不生但胸中黑窶窶不知如何

纔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

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須俟澄定已久自然

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窶

窶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工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是有根本學問日長

進一曰愈久愈覺其精明若專慕物物上尋討却是無根本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必憔悴

修易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於道一句便合下數句功

夫自在不得譬如治屋志於道是念念要去樓地材經營

成此區宅據德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德是常常住在區

宅內更不離去游藝是加增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

所宜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

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是不先去置造區宅只要彩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无

畫做門面不知粉飾在何處

修易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但讀書時一種科名意思牽引

而來不知如何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

心累纔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

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關

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純乎天

理之心杜他讀書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亦知窮

通有命但以顯親之意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

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盡志盡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為只是一

事諸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

修易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子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亦是指氣說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是便我心性出來此正告子所謂生之謂性却有過差若依此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停當然良知亦只是此口說此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三

先生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工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今却不濟便強做沒破綻模樣此便是助長連前纖微功夫都壞矣譬如行路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不會跌倒模樣只要常懷過世無間不見是而無間之心依此良知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只是致良知之主宰不息久久自有得力處一切外事自不能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處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

先生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天茫茫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為學能自植根亦不慮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着私累將此根成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何益惟能反己方知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之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悟先生又曰你今後不要去論人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三

是非凡當責人時就把做一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只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違懷鄙薄之意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修易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就有大于卜筮者乎為後世專主在占卦上看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心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偽耳

黃省會錄第七 省會字勉之

省會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識得頭腦乃可義即是良知曉得良知是頭腦方無執着且如受人愧送有今日當受他日不當受者有今日不當受他日當受者若執定今日之當受便一切受去執定今日之不當受便一切不受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本體如何謂之義

省會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聖賢之言思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三

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功夫省會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有一毫人底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惟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省會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之心豈不要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人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之人便與之說性說命也不肖得須徐徐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明得自家心體為主

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本體省會問逝者如斯夫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功夫方纔活潑潑地方纔與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省會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為世人將生死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定轉委曲全生以此天理滅絕忍心害理雖偷生在世百千年不過做百千年禽獸比于龍逢亦只是看得分明所以能成仁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三

省會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于毀先生曰毀自外來者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是個聖賢縱然人都毀他却如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之光明若自己是象恭色莊不堅不介之人縱然無一人說他他之惡態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只在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靜反養成驕惰之氣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王汝中與省會侍坐先生握扇曰你們用扇省會起對曰不

致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如此束縛苦楚，枉做道學模樣。汝
中曰：觀仲尼與會默言志一章，畧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
聖人何等寬洪氣象，且為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襟，
以對。至於會默，飄飄然若不看三子在眼，只自鼓瑟，何等狂
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聖人乃復稱許他此何等氣
象。聖人教人，只是狂者便從狂處成就，狷者便從狷處成就，
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
教人只怕人不簡易，所說皆是簡易之規，以令人好博之心。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三五
觀之却是聖人教人差錯。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
脈。

錢德洪錄第八 德洪字緒山一字
洪甫浙江餘姚人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壁汝中德洪侍坐先生曰：汝輩學問不
長進，只是未立志。侯壁起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
立，未是必為聖人之志耳。曰：願立必為聖人之志。先生曰：你
真有為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若良知上留得絲毫別
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矣。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神，皆從此出。真
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良知本體，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
覺手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三五

一友以靜坐見馳問。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
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頗收近效。久之漸有
喜靜厭動，流入枯稿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
你靜處體悟也好，事上磨練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
底。此便是學問頭腦。我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
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
去事上周旋，又似忘却良知。如何則可。先生曰：此是認良知
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此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

是當。樸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專。不令一。又曰。若功夫不能透此真機。如何得充實光輝。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德洪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自完完全全。是還他。是非還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此良知便是爾明師。

德洪曰。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傳習錄下 美

須要識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底。亦原是戒慎恐懼底。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分毫。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德洪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自知晝知夜。曰。人睡時。良知亦不知矣。先生曰。不知何以一喚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先生曰。向晦冥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眾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眾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

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冥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屢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底。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底。有夢。即先兆。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現。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

使事物紛擾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道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些子意思。便不是虛無本色。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本體良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傳習錄下 三七

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從太虛無形中流行。未嘗作得天之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發用。天運萬物。俱在我良知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斷絕事物。將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與世間若無絲毫交涉。所以不可以治天下。

武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者。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只爲所行有不合義。卽動矣。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強制此心。將生生不息之根反加阻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只是養得充滿無缺。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又曰。告子病源。從性。

王陽明先生文錄

卷二 傳習錄下

三

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之說。雖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便有個無善無不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有便又有個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便差。蓋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更無內外之間。告子見得一個性在內。一個物在外。便知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心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之良知。就是草木瓦石之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之良知。不可以爲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爲然。天地無人之良知。亦不可爲天地。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

發發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爲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德洪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厚薄。先生曰。道理原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將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

王陽明先生文錄

卷二 傳習錄下

三

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底。將草木養禽獸。心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底。宰禽獸以養親。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底。如算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此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自然之條理。不可踰越。便謂之義。顧此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此條理。便謂之信。

德洪問。天壽不貳。先生曰。學者用功。亦能於一切聲利嗜好。

脫落殆盡。只一種生死念頭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蓋人於生死念頭。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透。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醫瘡否。先生正色曰。此是我醫人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十數年後。還用得着汝如不用。且放起。不要做壞我方子。少問曰。此量非汝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否。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自明白。實落用功。便是曰。正求講明知。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每遇人問法。只將塵尾提起。一日。其徒將塵尾藏過。試他如何說法。禪師尋塵尾不見。只空手提起。我此良知。就是說法塵尾。合此良知。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

先生旁顧曰。我塵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此良知而已。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

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之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前知之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之意。邵子必於前知。終是利害之心未盡。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不照。原是日之本體。良知本無知。人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人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又曰。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卽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也。格之。斯實致之矣。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微妙。今看來皆人人自有者耳。原是聰明。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耳。能處正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德洪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典將迎不同。何也。先生曰。遠慮。只是要存此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卽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若只在事上去思。茫茫蕩蕩。認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攬入其中。就是將迎矣。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功夫。見得

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德洪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爲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爲一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去耳。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闔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邦家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德洪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聖

力。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足。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仕。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分毫。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於孔子矣。巧力只是發明聖智之義。若識得聖智本體。便自瞭然。

先生曰。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物。又曰。是非兩字。是未說

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先生曰。聖人之知。如青天白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也。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勉功夫。亦只從此一點明處。精察去耳。德洪曰。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底。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底。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聖

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致天不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而體復矣。

德洪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者。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自精明。如欲孝親。生知安行者。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

行者敲釘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文為私欲所困。必須如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
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勉。勉行功夫。困勉
行者。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之事。如何成得。

德洪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
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
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德洪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
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定格。大要出於良知同。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四

便各為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
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之妙矣。汝輩只
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若不肯用功。連笋也
不會發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爭訟。訴於先生者。先生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
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先生。何言致彼感悔之速。先生曰。我
言舜是世間大不孝子。替瞽是世間大慈父。鳴治愕然。請問
先生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替瞽常自以為大慈。
所以不能慈。替瞽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養。今何不會孫悅。

我不知自心已為後妻所移。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
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
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替瞽底。豫時亦不
過復得此心原慈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古今大孝子。替瞽
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才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
空而已。但叩他自知之。是非兩端。與之剖決。鄙夫之心。便已
了然。鄙夫自知之。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
可與增減得。一毫只是鄙夫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
已竭盡無餘。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纖毫知識在。便不能
竭他之良知。道體即有二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聖

先生曰。忝忝。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於善。不至大為姦惡。
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
於善。以善去熏蒸他。不去正他。姦惡大凡文過揜惡。是惡人
常態。若指摘其是非。反激起其惡性。舜初時。致象要殺已。亦
是要象好底心太急。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已不去責人。
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惻
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皆由

自家經過如何見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德洪未達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其善。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干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本將妖淫詞調刪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發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德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聖

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汝心上求。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汝在此歌詩。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便是詩之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之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之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之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氣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是驗我之氣。與和否。此是成律以後。

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

先生曰。學問也要人點化。但不如自家解脫者。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先生曰。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原只從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去學其氣魄。豈不是倒做。

先生曰。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籠。其流必歸於文過。先生曰。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聖

緣此心忙慣。所以收攝不住。

先生曰。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纔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人。只有此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此病痛只是好高。不能忘已爾。

德洪問。良知原自中和。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先生曰。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卽是致知。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

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叩不可謂無既叩不可謂有畢竟有箇叩與不叩何如先生曰未叩時原是驚天動地既叩時只是寂天寞地

德洪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之只是此性但所見有淺深爾性之本體原自無善無惡發用上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流弊也是一定善一定惡底譬如眼有喜時眼有怒時眼直視就是看底眼微視就是覷底眼總之只是此眼若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傳習錄下 罌

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底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底眼皆是執定便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個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却心之本體德洪曰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若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先生曰然

先生曰用功到精微處愈着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矣又曰楊慈湖不爲無見又未免着在無聲無臭見上

先生曰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察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爲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日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寞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羲皇以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以來天下謗議益衆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傳習錄下 罌

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我在南都以前尚微有鄉愿意思在我今信得此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著覆藏纔做得箇狂者宵次使天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真血脉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滿街人倒看你是聖人他日董蘿石出遊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

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而進之

德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會試歸爲先生言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爾輩將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德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

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於浮峯與希淵諸友移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傳習錄下

辛

舟夜坐先生曰江濤煙柳伊人修在百里外矣一友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較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先生起征思田將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之意知亦是無善無惡之知物亦是無善無惡之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自無善無惡但人有習心意念上

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脩正是復其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

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汝等講破此意我這裏接引人原有此一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悟入人心本體原自明瑩無滯原是箇未發之中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自明淨汝中之見是我接利根人底德洪之見是我爲其次立法底二君相資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既而曰以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傳習錄下

卷二傳習錄下

辛

我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此話頭隨人指點自無差失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之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懸空去想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等病痛不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俱有省

德洪與汝中追送先生於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

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德洪尚未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答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以下四條原本黃直錄今改正附此

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學真真鑿方柄此道坦如大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之心也

鄒謙之語德洪曰舒國裳會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

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三

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先生遊陽明洞隨行者途中偶歌先生回顧歌者覺而止至洞坐定徐曰我輩舉動少有駭人處便非曲成萬物之心矣又曰當此烈暑行走多汗脫幘就涼豈不快適但此一念放逸便不是

先生在滁陽或問思慮紛雜不能強禁絕如何先生曰思慮紛雜亦強禁絕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察克治到天理精

明後有物各付物意思自然靜專無紛雜之念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

此條舊編續錄今附此

錢德洪曰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踪跡尚寥落癸未以後從遊日衆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荆每當一室合食者常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無非同志遊寓之所在先生每臨講座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至有在侍更歲不能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歎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侶矣諸生每聽講出無不踴躍稱快四方從遊未有如在越之盛者

陽明先生文鈔

卷二 傳習錄下

三

錢德洪曰古人立教皆爲未悟者設法故其言簡易明白人人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終身用之亦有所未盡蓋其見道明徹先知進學之難易故其爲教也循循善誘使人悅其近而不覺其人喜其易而各極所趨蓋人之良知一也而領悟不能以皆齊有言下即能了悟者有良知雖明不能無間必有待於脩治之功者有脩治之功百倍於人而後成功

始一者善教者不語之以其所悟而惟視其所入如
大匠之作室然規矩雖一而因物曲成中材上下皆
可與入道若不顧其所安而槩強之以其所未及能
乎先生平時論學未嘗立一言惟揭大學宗旨以示
人謂大學之教自唐堯明德睦族以降至孔門而復
明其道由一身以至家國天下由初學以至聖人徹
上徹下只此良知無不具足此性命之真幾聖學之
規矩也先生既沒同志歸散四方各以其所得引接
來學而四方學者漸覺頭緒太多執規矩者滯于形
器而無言外之得語妙悟者又超于規矩之外而不
切事理之實學者病焉年來同志亟圖爲會互相磨
切始思先生良工苦心不以其所悟示人而爲未悟
者設法故高不至於凌虛卑不至於執有而人人善
入此師門之宗旨所以未易與繹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傳習錄下 講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二 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

後學江都張問遠編輯

傳習錄

答羅整庵論格物爲用力日可見之地書

辰○整庵名欽順字和人

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
講恐未可安於所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某何以得
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
以講明之工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詎嘗之
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乎且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 傳習錄書 一
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
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夫德之不修學
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習訓誥即皆日以
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
一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
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
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
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
水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

朱格物之說。不克誠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其意也。學章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未學貫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也。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於行。校核而斷此。此段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二

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責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諸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此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

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道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發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中。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三

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內省之爲，而遺棄夫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畧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夫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人得而誅之也。而況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誤，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可於毫釐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四

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並世而生，未必不以其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弊，孟子至此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子豈好辨哉。子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吹吹於

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

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感頰，以爲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某爲朱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爲重，平生於朱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

子之說，如神明著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爲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適損於己也。益於己者，已必喜之，損於己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

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其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教。反覆數百言。皆似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始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

答陸原靜論動靜之學書 辛巳。原靜一字清。伯名澄。浙江歸安人。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石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亦無以見其所爲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

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其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八

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耶。中也。寂也。大公也。既已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而寂。而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

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而寂。而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觀不聞無思無為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九

謂也。不觀不聞無思無為。非槁木死灰之謂也。觀聞思為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觀聞思為。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抑在已發之中而為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抑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為靜。從欲為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

以有事而感通為動無事而寂然為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為靜而已發為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十

醉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在。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十一

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來書云。喜怒哀懼之感。怒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泯。或過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於喜怒哀懼。若不與焉者。何歟。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直

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哀懼而喜怒哀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以良知為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謂之動之不過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十一

在妄心可謂之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欲妄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為照以照為妄也。照心為照妄心為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夫清心寡欲作聖之功畢

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

此之功而隨人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西。若欲剝洗蕩於眾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用其力。徒使此心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十一

正中庸戒慎恐懼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夫矣。夫謂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為患也。今日養生以清心寡欲為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與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

有寐而方醒之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此光景不能入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如寐初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已不清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此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 傳習錄書 四

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便自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良心萌動處。使之從此培養。將去。今已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清說夜氣。却是得免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却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却又添

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却欲前念易滅。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稱孟子所謂必有事焉。先生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容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 傳習錄書 五

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又為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也。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有兩事耶。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却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反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便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渣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渣滓原少。無多障蔽。畧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纖微渣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去

叔度。孔。明。文。中。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問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竊謂。諸公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智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問道。然亦自有其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

即伊傳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畧。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物欲

障蔽。但循著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障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自然清白。自少物欲障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岐。凝迷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七

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為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徂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樣倣像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功用上說。若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是樂也。與

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
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變大怒大驚大懼
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
憂也惡得樂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
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
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
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
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間是猶未免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六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所好樂忿懣憂患恐懼為不得其正
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先生以病
瘧譬之極精切若程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
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
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
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瞭如明鏡畧無纖翳
妍媸之來隨物見行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

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為非也明鏡之應
物妍者妍媸者媸一照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
一過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既已見其精切則此節
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根自在則亦安可
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服藥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
服藥調理則既晚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
病之已發未發耶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於
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累此根一去則前後所疑自將冰
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詳者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九

南元善曰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原靜善問師善答
皆得聞所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
已與之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
千經萬典無不脗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
此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
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座諸友聞之惕然皆
有醒悟於此知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谷周道通論何思何慮書 壬午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有生意。若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游衍。經行。凡當日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羣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畧。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不真切。今好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二十

色之人。未嘗病於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氣象。為是。若不識此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謂不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

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蔡氏何

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在天理上。更無別思別慮。可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即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個。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家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此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在學者分上。便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二十一

是勉然。伊川作效驗看。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為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來書云。學者纔曉得用功。便要識認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做準則。乃就實地用功。纔是作聖工夫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然亦須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底。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

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觀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知。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心既有覺。安可謂之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以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亦有處得善。有未善。何也。又或事多。須要大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為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衰倦。遇此未。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 傳習錄書 三

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為學。終身只此一事。自少至老。自始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此一事。所謂必有事焉者。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尚為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達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率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却恐正是率於毀譽得喪。自賊其

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近來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為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為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為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 傳習錄書 三

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朋友中。見有議先生之言者。輒為動氣。竊疑朱陸二先生。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是其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滄禮論介甫之學云。為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吹噓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

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為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昔人有引程子之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為一歎。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

本原。次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為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顧東橋論知行格致之學書 乙酉。東橋名陳。蘇州人。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惟聞者見疑。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

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次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為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耶。

來書云。所論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者。此亦毫釐倏忽之

問。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而後知路。欲行之心卽是意。卽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易。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易者耶。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其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條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斷無可疑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三

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

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卽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始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求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卽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卽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卽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卽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卽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闕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側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三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知至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天

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覩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

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能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天

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今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賈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其心茫然莫知所措幾何不至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亦是過歟此學問

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

來書云問語學者謂卽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不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卽物而窮其理也卽物窮理是就事物物上求所謂定理者是。是以吾心而窮理於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抑在於親之身耶假如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傳習錄書 三

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隱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

天理於事物物則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畧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卽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卽學也卽行也辨旣明矣思旣慎矣問旣審矣學旣能矣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傳習錄書

三

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則有五合其事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端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耶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耶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三

天下寧有是耶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分為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為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禪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為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甚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命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

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循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俛俛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人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三

用於天下國家之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起悟抑恐於道未昭合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如前所云即物窮理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為常是以要之

不可以治家則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浩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傳習錄書 孟

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即蓋大學格物之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說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令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曾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為溫清。如何為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為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為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清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

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三

之不葬而與師養志。養口體。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役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此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

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其吾子所疑。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其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彼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三

而與師豈武之前已有不整而與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整而與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徒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傳習錄書

无

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之事為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以多聞多見為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為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意正所以明德

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彼多聞釋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為次則所謂知之 upper 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為是說以欺子貢耶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為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傳習錄書

无

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知新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事矣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耶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為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為論說者要皆知行

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若君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為知者。分知行為兩事。而舉有節。日先後之可言也。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議。使國家欲典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論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陽明先生文鈔。卷三。傳習錄書。四十一

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耶。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由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各尊於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入而不仁。如禮何。入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則曾子所云。邊豆之事。則有司存也。竟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齊七政也。是皆汲汲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傳習錄書。四十二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耶。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倡為誇侈。以蕩君心。而糜國費。蓋欺天罔人。無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始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使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

人者。亦不可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於後。嗚呼。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仁。天下之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太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聖

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見聞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聖

能之異。若夔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求。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四四

條暢。是以痒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其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熾。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宗之。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

慨然悲傷。冤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撥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而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宜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騁奇關巧。獻笑爭妍者。四向競出。而耳目眩昏。精神恍惚。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四四

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盡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

於銓軸處郡縣。則思潘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放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學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業。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兩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艱險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間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王陽明先生文集

卷三

學習錄

聖

答歐陽崇一論致知之功書
丙戌○崇一名德號南野江西泰和人
來書云。德性之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師曰。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何如。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則是天却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

王陽明先生文集

卷三

學習錄

聖

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懶鷄者。正是少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醜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醜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少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專在多聞多見上。擇識則已失却頭腦。

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爲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此心之本體。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弊。大率非耽空守寂。則安排思索。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分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四九

思曰。啓牖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耽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爲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云認賊作子。正爲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耳。

來書云。師云。爲學終身只是一事。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

加培養。却是分爲兩事也。竊意自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培養者。致知也。如何却爲兩事。蓋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鼓舞支持。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便有病痛。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四九

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計較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少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會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會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其所欺。大逆詐卽詐也。僥不信卽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

而常先覺其惟良知靈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皆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僥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僥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僥者。不知致良知之功。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卽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僥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靈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頹悟所

及恐未臻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古今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僥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卽已流於逆僥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惟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惟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惟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

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卽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荀文蔚論講學明道書

丙戌○文蔚名
豹江西永豐人

承箋惠及覆千餘言讀之無任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聖賢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謏謏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斷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

江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十一

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二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拚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計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狗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

江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十二

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托
之世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
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
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
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
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
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况於斲人之信與不
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夫
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
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
在當時。有議其爲誦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
不知禮而侮之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
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
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
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其所欲往。而且以爲之迂。則
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
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爨席者。寧以期人之知我。
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十四

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濯
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求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者。孰能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避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
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肯。何敢以夫
子之道爲已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
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
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
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譏妬勝忿
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病狂。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
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
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
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
充。若決江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
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
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
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矣。
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恣然者。輒復云云爾。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十五

答聶文蔚論必有事焉為致知之功書 戊子十月

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總着意便是助纔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個甚麼助是助個甚麼其人默然無以對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却只說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時斷此便是忘即須勿忘時時用必有事工夫而或有時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傳習錄書 五十七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十七

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功而乃懸空守着個勿忘勿助正如燒鍋煮飯鍋內不曾漬水下水而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煮出個甚麼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功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漚漚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只就空守寂學成個痴騃漢纔遇纖毫事來即便牽帶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擱問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

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可用功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着實致其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之病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十七

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九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是此一事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無不昭合貫通者纔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累而已有謂致良知之功必

須兼搭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是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渾融湊泊，而不會就自己實在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詳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人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語，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背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却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八

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個人，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若是從兄之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之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之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君之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之良知，便是致却從兄之良知，致得從兄之良知，便是致却事親之良知，不是事君之良知，不能致却

又從事親之良知上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矣。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云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真切篤實，不容破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其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之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上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三

傳習錄書

五九

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德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其善甚善，間有機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為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碍，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縱有洗着意，必其智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功，却須如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傳習錄書六十一

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牆傍壁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為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為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為自己憂工夫之未真切也。吾儕用功，却須專心致志在存心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工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為奔走千里者，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故為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

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會着實用工夫。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自無不洞然矣。

錢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二冊。其下冊摘錄先

師手書凡八篇。內有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

是朱非陸已久。一旦反之爲難。故姑爲調停兩可之

說。使人自思得之。元善錄爲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

歟。今朱陸之辨。既明德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於外

集者。示未全也。其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顧東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 傳習錄書 六一

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

爲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庵一書。平

生冒天下之非詆。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

斯道。而一體同物之思。汲汲終身。此孔孟以來。賢聖

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慰其情也。是情也。莫詳於答

聶文蔚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苟必有事

焉。卽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卽得入。千又

莫詳於答文蔚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在當時。異議

洵洵。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

此生得聞斯學。爲慶。而絕無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難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三終

傳習錄書 六一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四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大學或問

大學或問

或曰。大學者昔儒以為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明明德乎。陽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四 大學或問

一

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為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鳥獸之哀鳴。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為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為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為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中。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

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中。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矣。故夫為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四 大學或問

二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與之為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于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

性。

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夷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至善。則先生文鈔卷四 大學或問 三

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周旋。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畧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

謂之本木之稍。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四 大學或問 五

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各有其名。而其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心有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夫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

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真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真矣。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四 大學或問 六

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既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日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既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

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有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于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云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為之則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為未誠也。今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為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工夫條理雖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四

大學或問

七

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工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進退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為孔氏之心印也。

按先生晚年於初學及門必令以大學或問二卷為導引。錢緒山亦以先生平居論學未嘗立一言。惟揭大學宗旨以示人。故次大學或問於傳習錄之後。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四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四

大學或問

八

奏疏

諫迎佛疏 正德十年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迴流求源。而乃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狙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徒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遠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

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其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返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

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遑得吾聖人之緒餘。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三

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

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命。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費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淫謀。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四

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之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

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近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金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陛下。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如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五

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巡撫南贛謝恩疏 正德十二年正月

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疎。聊為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開散。尚以疾病而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為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慮於覆餗。龜勉蒞事。忽已踰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于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況炎毒舊侵。懼復中於瘴癘。疴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六

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効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

臣惟三省賊盜二三年前不過三千有餘。今據各官所報。已將數萬。蓋已不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臣請為陛下畧言其故。蓋盜賊之性。雖皆兇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蓋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威令。猶或聚眾而與之角。及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彼與也。益從而脅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劫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從賊日眾。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有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民者困征輸之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者為之交接。在官府者為之聞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七

謀。其始出於避禍。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

招撫之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不練習。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勾攝。旬日而始集。約束齋遺。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捆載歸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招撫為事乎。故凡南贛之月。其不過文移調遣。以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是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寇。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提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于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八

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邊
敵。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
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
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
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
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
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
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朝廷賞罰之典。固未嘗不具。
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九

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
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
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賤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
所冀哉。議者以南贛諸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
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
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于盜。大兵之興。曠
日持久。聲勢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得者
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羅之慘。於是乎有妄
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羣。此皆往事之

已驗者。臣近據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
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
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于大軍之舉。臣竊以為
可省半費。而收倍功。伏望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
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勅兵部。俯采
下議。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
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
致於債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
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
足以辦此。行從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
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陛下盡言。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
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十

攻治盜賊二策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

臣惟橫水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决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可撲則撲一巢可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灰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亦不覺者也然而今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十一

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積粟料財數月而卒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聲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弱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瘡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

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杆軸已空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如臣之昧劣實權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十一

添設清平縣治疏 正德十二年五月

據福建兵備道議于河頭添設縣治原由到臣。臣觀河頭形勢實兩省賊寨之咽喉。今象湖可塘大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匿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巢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設縣治於河頭。以控制諸巢。於勢為便。而移巡司於枋頭坂。亦事勢有不容已者。蓋河頭者。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十三

議夾剿方畧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

據江西兵備道呈稱。奉臣宗驗。准兵部咨。約會三省。刻期九月中進剿。上猶縣等處賊巢。隨該知府季敦等領兵分剿。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機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洞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于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剿。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等因。到臣。臣惟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倚。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

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速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速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十五

換勅謝恩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
臣以凡庸繆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輒敢忘其僭妄為陛下一陳其梗槩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謫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勅諭宣布之日百姓填街塞道悚然改觀易慮以為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蠶策之畢舉知國護之有人莫不誓懼振發強息其暴偽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効而前三軍之氣百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耻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所不為也臣固謏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狐死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
朝命先生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故上疏謝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十六

議南贛商稅疏

正德十二年九月

臣惟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莫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十七

織毫轉移之間而於商民利害相去倍從除欽遵勅諭便宜事理行令該府查照施行外為此具本題知

橫水桶岡左溪捷音疏

正德十二年閏十二月

臣惟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尅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為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十八

臨桶岡破竹之勢茂不濟矣於是臣等乃夾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分哨道使都指揮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邵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人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李敷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搗橫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副使楊

璋奏議黃宏監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
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
進屯至坪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
柵開壘設墩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官雷濟等分率鄉兵
及樵監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鈎鐮由間道攀
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蕪茅爲
數千窻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
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烟焰
四起我兵復呼噪奮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我兵已盡入破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九

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
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郊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
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窟巢破隘坑巢縣丞舒富
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敦破上西峰巢破狐
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當
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籤不可行我兵晝夜
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
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
溪皆困甚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割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二十

其巢穴遂棄險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
崖上奪賊險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
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
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鴉頭巢破狗脚嶺巢破巷背巢破
白藍橫水大巢先是賊眾以橫水居眾險之中倚以爲固聞
官兵四進倉卒分眾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烟焰障天
砲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
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
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鷄湖巢破新溪巢

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清攻破赤心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戢兵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戢攻破把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戢又破朱坑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李敷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備郊文又破長河洞巢。各擒斬數多。是日各營官。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五

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得桶岡天險四面峭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早穀薯蕷。之類。足餉凶歲。往年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為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題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壑。夤緣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鑼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合勢。為守必力。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

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兵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者。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載罪義官李正徽等。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眾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題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五

葫蘆洞。皆于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十一日。初一日早。冒雨疾登。賊眾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眾男婦千餘。據內隘絕壁。隔水為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戢之兵衝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戢右懸崖而下。遠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敵。賊又敗。然會日晚。猶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賊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梅伏。

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戢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大王嶺巢。各擒斬數多。賊大勢雖敗。然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聞湖廣官兵將至。臣使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郝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戢屯礮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礮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敦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三

方經營十六日。探得廣東魚黃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千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敦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郝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于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巢。長河壩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郝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于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敦擊賊于朱雀坑寨。狐狸坑巢。各斬獲數多。於是奔遁之賊殆盡。然以湖廣二省之兵力。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三

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橫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臣惟賊首藍天鳳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且將數十餘年。乃今驅卒不過萬餘。費用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于昔人是。皆仰仗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成筭以行事。循方畧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兇之捷。實由發蹤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

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決勝于千里之外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于百蠻之表臣敢爲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副使楊璋泰議黃宏等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旣行功庸益集自然盜賊寢息百姓安生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臣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三五

湖頭捷音疏 正德十三年

四月

臣惟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相岡諸巢。則接壤於湖郴。在贛州之湖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壤於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奉勅諭。初議先攻橫水。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湖頭。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議將進兵橫水。恐湖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黨。乃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義民黃表等。往諭各賊。一時賊黨黃金巢等。亦多感動。皆願從表等。出投。惟賊首池仲容。獨憤然。謂不足爲憑。其時臣等兵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計臣必且以次加兵。於是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臣所投。招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至者數十。皆

臣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三五

以此賊兇狡。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為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犯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為密畫方畧。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俟我兵有期。則據監邊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為賊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擊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回兵自洲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三

縛珂等將斬之。時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呼號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珂等。而使人密諭以陽怒之意。且使珂等先遣人歸。集其眾。俟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黃表等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因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乃張樂大亨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洲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為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眾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王明陽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三

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荆巢。恐搖諸賊。則別賞一牌。以拘捕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因故俊出牌示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乃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珂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獮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茂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无

荆先是賊徒得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因弛備。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兵鼓噪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繞出。背橫衝賊。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奔潰。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洲。各哨官兵。遙聞三洲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三十

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郝文兵遂破曲潭巢。赤塘巢。知府季敦兵遂破布坑巢。三坑巢。各斬獲數多。是夜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官兵探賊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角山巢。知府邢珣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破塘舍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兵破中村巢。守備郝文兵破半逕巢。都坑巢。尺八嶺巢。知府季敦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日。千

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州巢十六日推
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各斬獲數多然各巢奔散曉賊
尚八百餘徒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臣以九連山勢極
高橫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絕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
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
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
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
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
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竄者乘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三

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
田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
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
敦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
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郊文兵復與賊戰於水
源賊於長吉戰於天堂寨各擒斬數多三月初三日探得各
巢賊首擒斬畧盡惟脇從二百餘徒聚於九連谷口呼號投
招臣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插於白沙臣因
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各官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三

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忌邊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率徂而抑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以故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胆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阻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因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皇上推成功之所自原發蹤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三五

添設和平縣治疏 正德十三年五月
據江西兵備道議於和平地方建設縣治移和平巡司於荆頭先該臣住軍九連山往來荆頭和平等處備開山溪形勢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所議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圖創起關隘城池官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費未經查議難便奏聞備行該道督勘和平荆頭兩處某處可以建築城池某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圖相近可以分割某里村寨接連堪以撥補某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戶可以編命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役所需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三五

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副使楊璋監軍給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勩宜加顯擢守備郝文知府陳祥等皆身親行陣屢立戰功俱各獎擢庶示激揚以爲後勸

况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富賊猖獗之日地方父老屢有請復縣治之議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續朝廷威德巢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

害將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勝從投招者。尚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治不立。制馭濶疎。不過一年。汎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與師征勦。勦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勦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遇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願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議。特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三五

勅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似爲得宜。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卽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平險爲易。化盜爲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按和平縣屬廣東惠州府。

辭免陞廢乞以原職致仕疏 正德十三年六月

臣以章句腐儒。過蒙朝廷。滌瑕掩垢。收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朝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蒞任之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朝廷憫念地方之艱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債。謂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議假臣以賞罰。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以旗牌。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之任。朝廷從而給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而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出。一或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洲。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籍兵無挫。刃分巡官屬。賈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三五

之其始。促臣之來蒞事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所也。旗牌之能

號召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提督之能紀綱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方畧之所分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而至百里。人見其驚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陪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前在賊巢。已嘗具本乞休。庶幾生還。猷猷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三

雖臣貪冒荷得其如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成命。容臣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宜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豈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朝命以先生平閩寇功。陞右副都御史。廢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故上疏辭。

再請疏通鹽法疏 正德十三年十月

臣惟。袁吉等府地方。溪流湍悍。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廣鹽為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今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五 奏疏 三

南贛盜賊雖已仰仗天威。克平巢穴。然漏網餘孽。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內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豈多相勾聯。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剿。臣亦繆承方畧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矧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切以為宜開復廣鹽。著為定例。籍其稅課。以預備軍餉。不特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內府缺乏之需。

寬亦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爲功。臣之所素恥也。措
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荷
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遣後人
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伏願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
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絕。察臣心之無他。特勅該部。俯采所
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完

乞放歸田里疏 正德十四年

臣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强人以其所不能。是以
上無廢令。而下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強圖
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繆曠之誅。歷攻往昔。
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擯廢。
繆蒙推拔。授奇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
伸而迫於公議。倉卒抵任。扶病策駕。仰遵成算。不意偶能集
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
爲常者哉。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遂舉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五

奏疏

完

妄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戮亡之無
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
濟。舟中之人。旣已狼狽失措。而岸傍觀者。尚未之知。以爲是
或有能焉。且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
幾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鑿輿遠出。大小臣工。惶惶
且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國事。亦其素所刻心。顧力纖
負巨。如以蒿支棟。徒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
交攻。近因馳驅。賊壘。瘴毒侵陵。或時昏眩。假几仆地。已成廢
人。又以百歲祖母。臥病床褥。切思一見爲訣。神志耗耗。隔宿

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而況使之當
職承務。從征討之役。其將能乎。夫豢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
良牧而付之。況於軍旅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賸
賸之人。覆收之戮。臣無足論。其如陛下。一方之寄。何伏願陛
下念閭閻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
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得少遂其烏鳥之私。錄大馬
之微勞。而不得荷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
言歸田里。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尚有報國之日。

王文鈔卷五 奏疏 四十一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臣奉勅勘處福州叛軍。六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知縣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十八日。回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留臣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誓為區畫。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約會鄉官王懋中。羅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為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

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非臣任。今茲扶疾赴閩。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少定。各官畧可展布。朝廷命帥一臨。臣亦遂遵前旨。入闕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致仕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二

江西閩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知府陳槐。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袁州知府徐璉。寧都知縣王天與。豐城知縣顧似。新淦知縣李美。奉新知縣劉守緒。泰和知縣李楫。南安同知朱憲。贛州同知夏克

義龍泉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在者。乞敕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具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照敕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三

擒獲宸濠捷音疏 正德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寧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一面督率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兵。名募四方義勇之士。奏留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王懋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四

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等。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謀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厥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發市以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厥敗潰之卒。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

梯衝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樞等。千有餘人。寧王官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二十二日。謀報寧王攻圍安慶。未下。聞臣兵已至豐城。乃大恐。賊黨李士實等。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歸援江西。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懼。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胆。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所料。當臣督同各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且宜欲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五

集 49—549

利爲說今出木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旣已搆沮。我若先出。銳
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
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兵亦至。
於是遣知府伍文定。刑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五百分道
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
致賊兵。知府陳槐等四面張疑。設伏候文定等兵交。然後四
起。合擊分布。旣定。臣乃大賑賊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
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
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六

內外居民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課報寧王先鋒
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
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刑珣引
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
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文定。恩之兵。佯北以
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刑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
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
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引兵退保八字腦。寧王震懼。
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璉

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
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逾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
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璉領兵
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
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臣急令人斬取先
却者頭。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
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退保樵舍。連舟爲
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文定等爲火攻之具。刑
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分兵四伏。期火發而
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
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
擊。四面皆集。火及寧王副舟。梁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
嬪官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
復遣各官分路追剿。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於
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各擒斬數多。落水死者殆盡。照
得臣節奉敕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兵備守。巡各官設
法調兵勦殺。又節奉敕。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亦要
及時遣兵策應。欽此。欽遵。臣惟寧王烝淫姦報。腥穢彰聞。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七

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兼又招納叛亡。召募四方。驍勇力能拔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分齎金銀。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智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才不逮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八

凡庸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佑。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敕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

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變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分哨等官。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勳亦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攫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九

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蓄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請止親征疏 正德十四年八月

准兵部咨題奉聖旨。寧王謀為不法。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欽此。欽遵。案查寧王宸濠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聞。之後。調集官兵。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俱已擒獲。賊徒俱已掃蕩。闕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祖宗在天之靈。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畧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十

致臣已節次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於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白。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關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況平賊賊倖。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關外。緣係獻俘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乞免江西稅糧疏 正德十五年三月

正德十四年。吉安等府旱災。臣節遣官吏踏勘。獲實。積該寧王謀反。乘驟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稅。小人惟利是趨。洵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論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酬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後輸所苦。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十一

自為亂。將若之何。乞敕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原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奔至井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徒若逃。鼠山澤羣聚為盜。擄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

滿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服。豈遑復顧其他。爲日後之慮。爰及賦稅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爲歲月之慮。爰及賦稅之不免。征科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歇息。一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呼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十一

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劓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民。猶割心鬻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剋之斃。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十二

禍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稅糧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卽出數百萬石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歛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

計處地方疏 正德十五年五月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漢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宋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得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房屋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上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甚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己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上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文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則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止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竣事依契漏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用不得而

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山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且賊匪起事。抄掠尤慘。官兵被圍。傷殘未蘇。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餘石。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勢急若火。民納不前。官宜為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搶。繼因軍餉動支。官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七

吏徒守平空櫃。紙筆亦賒於舖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疊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資。東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舖。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此始創。新固無民力。再照就簡。見有官房。乞敕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沒過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等項。行令布按兩司官。從實覆行查勘。悉係占奪百姓者。遵照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舖衙門餘外。

無碍田地。房屋照依時估。變價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事完。該司徑自造冊繳報。并呈該部。查考。是皆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遺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眾。易曰。眾人口財。惟陛下留意。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七

水災自劫疏 正德十五年五月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為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九

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震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即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之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况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俾之偃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頓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况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一方被災隣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饋日窮淮徐以

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四隣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獗震驚遠邇乃勞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闕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九

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擬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歛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悴之餘百病交作庭廡衰耗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况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望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正德十五年

臣惟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煽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論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將免其租稅尚能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陷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二十

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講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壯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緩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奏免租稅為言百姓瞞明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耶蓋其心以為免稅既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

走奔命日不服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奏免江西稅糧奉有設法賑濟之旨又該給事中王紀奏奉有停徵賑濟之旨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輿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三十

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違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投襁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緣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雖使神輪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剗剗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

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
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
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僉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
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
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
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
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
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據則西頽前支則後圯強顏陵
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言身替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三

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
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為之宣布於眾者亦臣也又繼之
慮恐激成禍變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
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
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
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
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欲警眾集事創
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
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三

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災貸肆赦之典寬而有之則法
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
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
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
之恥矣

辭封爵疏 嘉靖元年正月

臣以凡庸。誤受國恩。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謫。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變。臣時適授。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額。乃幸天啟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惻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

王陽明先生文錄 卷六 奏疏

王 孟

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嘖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且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陛下。一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啟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厥其謀而奪之。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貪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

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便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唯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預備之謀。所謂發蹤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熾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蕭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會典等。知縣劉源清。王冕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等。諸人。臣今亦

王陽明先生文錄 卷六 奏疏

王 孟

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許為兵。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致瑣瑣煩瑣。今聞紀功文冊。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

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
以收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
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宸濠反
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齋恨實由
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
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
爲之措指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
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崇爵是襲下之
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

正陽明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三

爲況區區天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
爲功乎臣世受國恩鑿身粉骨亦無以報終當提督重任承
乏戎行苟免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
以來愛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
疾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
非其有是忘已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貪天
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
已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
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

今職終養老親荷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
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
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

朝命以先生平宸濠功封先生伯爵故上疏辭

再辭封爵疏 嘉靖元年七月

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貪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已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闕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天

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剖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劍床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如何哉然

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盡粉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若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徐免之乎夫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三五

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冒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運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銳身親行陳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罪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

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大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廢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耶况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耶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况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三

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實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實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論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上乎願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持摘搜羅以爲快會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雷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

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人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滅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勸之以恩賞。綉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者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義。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

三陽周先生文鈔

卷六 奏疏

三

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臣在憂。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奉旨回奏疏 嘉靖元年

准都察院咨該御史張鉞奏劾張子麟事情奉聖旨着王守仁仇希儒伍文定明白具奏又該刑部尚書張子麟奏奉聖旨着王守仁等一併看明來說欽此欽遵臣方在衰絰之中憂病哀苦一切世務悉已昏迷恍惚奉命震悚旋復追惟臣先於正德十四年六月奉敕前往福建查處叛軍十五日行至豐城適遇寧藩之變倉卒脫身誓死討賊十八日回至吉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兵七月二十日收復南昌二十六日宸濠就擒其時餘黨尚有未盡自務叢集臣因先令各官分兵守視王府各門至八月初五六日始克率同御史伍希儒知府伍文定等入府按視官殿庫藏諸處其間未經燒毀者重加封識以俟朝命已被殘壞者分令各官逐一整檢有刑部尚書張子麟啟本一封眾共開視云是胡世寧招詞臣當與各官商說此等公文書啟之類皆在宸濠未反數年前事雖私與交往不為無罪而反逆之舉未必曾與通謀況此交通之人今或多居禁近分布聯絡若存此等形迹恐彼心懷疑懼將生意外不測之變且慮儉人因而點竄撥拾異時根究牽引奸黨未必能懲而忠良或反被害昔人有焚吏民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三

交關文書數千章以安反側之心者今亦宜從其處以息禍端遂議與各官同燒毀後奉刑部題奉欽依原搜獲諸院未送官封記收掌又事發日久真偽難辯著原搜獲之人盡行燒毀臣等莫不仰嘆聖主包含覆幬之量範圍曲成之仁可謂思深而慮遠也已以是臣等不復為言且謂朝廷於此等事既已一槩宥畧與天下洗滌更始矣今御史張鉞風聞其衷復有論列是亦防閑為臣之大義效忠於陛下之心也尚書張子麟力辯其事而都察院覆奏以為世寧之獄悉由該院與子麟無干則誠亦曖昧難明之跡今臣等亦不過據三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三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奏疏

三

事直言其實耳豈能別有所查訪然以臣愚度之嘗聞昔年宸濠奸黨為之經營布置於外往往亦有詐為他人書啟歸以欺宸濠而罔利者則此子麟之啟無乃亦是類歟不然子麟身為執法大臣非一日矣縱使與宸濠交通豈畧不知有畏忌而數年之前輒以肆然稱臣於宸濠耶夫人臣而懷二心此豈可以輕貸然加人以不忠之罪則亦非細故矣此在朝廷必有明斷臣偶有所見亦不敢不一言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六 終

奏疏

辭免重任乞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洶洶。不保朝夕。幸遇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敕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稿以羊酒。臣感激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繼遭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覩天顏。稽首闕廷。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齋文。前到臣家。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等。勘處者。臣聞命驚惶。莫知依措。伏自思惟。臣於君命之名。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乃者謝恩之行。輕舟安臥。尚未能強。又況兵甲馳驅。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疾輕出。至於債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鏞平日素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蓋慮於陛下將為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鏞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鏞。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況茲用兵舉事。鏞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鏞等益難展布。大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關。當聽其所為。臣以為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鏞等。隆其委任。重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勳者。往代其任。夫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閒散之地。使得自効其涓埃。則朝廷於任賢御將。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

赴兩廣任謝恩遂陳庸見疏 嘉靖六年十二月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具本辭免。過蒙溫旨。趣臣赴任。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十一月二十日。已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官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為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臣。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為諸獠。及諸流賊。而設。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獠蠻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衰。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論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

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洽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四

炭者。兩年於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獠海賊。乘機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千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倖心懽思。亦可謂動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徂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日為百姓之患。人

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
患。素無讐怨之寇。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
又今狼達士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連誅之寇。相
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
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
預備。併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
奮。次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
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
賊雖寡。而志日以合。信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五

國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所謂
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
圖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
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
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區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
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
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
武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
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

全之。寧有最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
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
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
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
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
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
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
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
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六

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蠻。僅能取快於二酋者之情
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徵功於目前。而不知投報於
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
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
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
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
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
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
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

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卽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啟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底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七

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概見。田州切隣交阻。其間深山絕谷。皆徭種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嘉靖六年十二月

臣以迂疎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所以仰副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況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徭種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弊。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強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始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之計。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爲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鋌。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八

上俗民情皆足以堪斯任。乞敕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誅矣。

時先生以朝命兼巡撫兩廣。故上疏辭。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嘉靖七年二月

臣欽遵敕旨。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卽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洵洵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十

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核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官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

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
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
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其於思田之亂
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
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會無一旅可
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
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
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驚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
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致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十一

蓋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
一二逃死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猖
獗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
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遙海寇
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
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益起我兵勢難
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為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
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每夫一名
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

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
此其不亡而為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
於岑猛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
皆有狐兔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
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債而來兵回之
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
陪與道途不得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
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積而重失三省土人之
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趾內屏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十二

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徭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
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難能勢不可
抑亦籍膏腴之田以資徭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
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表時勝廣之亂竄
興於間左之成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釋想尋禍將焉極
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各撫撫之有十善
活數萬無辜之死命以明昭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
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
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椎脂

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廢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十三

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免死狐悲之憾土官無屠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攝獮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踏頓道塗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天進兵行剿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

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一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目前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辭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覬餽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賊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十四

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為然。十二月二十六日臣至南寧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賓州解甲休待間而登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命查勘始知朝廷無必殺之意已而聞鎮守等官相繼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乃遣其頭目先赴軍門投撫臣等因復露布朝廷威德使各持歸省論。尅期聽撫蘇受等皆羅拜踴躍率衆掃境於今年正月二十六日歸命南寧城下。囚首白縛臣等論以朝廷恩德既已赦爾豈肯虧失信義

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固騷動一方上煩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示罰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之百論以今日宥爾一死者乃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示罰者我等入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餘衆遂委右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於二月初八日各歸復業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犇卽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十五

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臣以羸劣繆承任使仰賴鴻休得免罪責快覩盛明豈勝慶幸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嘉靖七年四月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得勛處兵事於茲土節奉敕諭謂河撫則撫當剿卽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奉敕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

因以發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法者是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好之處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陛下如天之仁固平乎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卽已仰遵聖諭公同各官會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未盡謀有未周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十七

官以制其勢蓋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凡席狂跳而駭躑矣故必放之間曠之區以順適其曠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曠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獺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繫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獺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網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

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同臣猶以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十八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藉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宜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

溫恤之中消個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
爲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
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
策也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衝
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
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
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闢其荒蕪
備其旱潦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
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贖官吏而其餘以食個人城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十九

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編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
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
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議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
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思老少
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蓋起不約
而同曰官府論之則皆以爲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徭言之則
皆自以爲嬰曰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
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所爲者況各徭告稱其先世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二十

內外漸置個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
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夫馬之
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
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
仰給於南寧府庫逮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
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
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
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
局促牽制之繁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

岑伯顏者嘗奉高皇帝敕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着
江夏侯護送伯顏爲田州土官知府子孫代代承襲其後如
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
之功猛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亦皆間
關奔走勤勞在人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表朝賀貢獻
又遣人賁本赴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眾遠避未嘗
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叛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
順各徭之情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
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

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爲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則授以爲同知。九年則授以爲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議。如此。則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典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朝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予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卽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爲岑邦佐。幼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川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獮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以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煽熾。州民無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三

主之故。往往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用一人。諸獮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仇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制。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三

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子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攜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眾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瓜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此今日巡檢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至於思恩事體。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甲。分立爲土巡檢。可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連屬制御之道。悉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朝廷之舊。巡司之立。又足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至於各甲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與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卽來投順。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卽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卽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以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又以爲不然。方其率眾爲

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眾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眾目之下。眾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眾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屢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餼。俱無所出。卽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願收田州府學及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典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漸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旣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知擾。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

地方緊急用人疏 嘉靖七年五月

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兵部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臣惟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署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葺屋尋丈之虛。亦遭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今各徭既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亦可免。但其風景凄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五

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會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安插各徭。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又思田地方。原係蠻夷徭獍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況常設重臣住劄。

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徭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矣。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嘉靖七年七月

據湖廣廣西分巡各道呈稱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

奉方畧督同湖廣永順宣慰彭明輔領土兵二千六百名隨

同廣西潯州衛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領土兵一千二百

名隨同廣西潯州衛指揮唐勳進剿牛腸等賊巢又督同湖

廣保靖宣慰彭九霄等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指

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指揮

下堪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指揮張縉

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廣西潯州衛千戶劉宗本進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剿六寺等賊巢刻定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初二日

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驅入巢後大

山圍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不見

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畧無警備遂皆怠弛

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措彭明輔等督率目兵衝

突敵殺賊鋒摧敗奔踞仙女大山各兵攀木緣崖設策仰攻

至初四初五日連破賊寨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爭渡

覆溺官兵奮勇追殺當陣擒斬數多至初十日遍搜山峒無

遺回至潯州府住劄間隨蒙牌諭就於十一日夜仍前分布

湖兵剿仙
臺花相
竹古妻

官兵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剿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千

鳥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剿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十三日

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踞

險合勢出拒及官兵驟進翕如風雨遂奔入永安邊界指揮

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二十四日分路並進四面仰攻當

陣擒斬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該右布政林富副總兵

張祐等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

等日兵及官軍三千一百名分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賊

刻期四月二十三日卯時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于新墟地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方中布方略乘夜銜枚速進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

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莫知所為我兵乘

勝追斬薄午四遠驍賊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併勢呼擁

來拒我兵復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遂大潰奔

踞極高大山我兵分道追躡圍剿連破巢寨二十四日復攻

破古蓬等巢二十八日攻破固安等巢五月初一日攻破古

鉢等巢初十日攻破都者洞等寨驍賊渠魁擒斬殆盡其餘

殘黨千餘將奔往柳慶諸處賊巢官兵四路夾迫及之於橫

水江賊眾爭渡層疊而載適遇颶風大作賊船盡覆我兵既

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復分路入山搜勦。見遠近巖洞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四千有餘。八寨之賊。畧已蕩盡。隨蒙本院議。於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相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區畫既定。乃遂班師而出。職等參照。斷。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憑險稔惡。流劫郡縣。自國初以來。屢征不服。今幸朝廷威德宣揚。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效之機。翁若雷霆。疾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

上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五

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于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權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宣慰彭明輔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頭嶺崖谷。什而益奮。卽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恩。共竭效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稿自昔不到之巢。斬白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

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噴噴稱歎。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等因。到臣。臣惟八寨斷藤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賊巢。連絡盤據。千百餘里。自來征剿。所不能克。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寃。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智謀才畧之所能及。皆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十

廊諸臣。咸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朝廷之上。所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師之法矣。不然。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宣慰彭明輔等。衝犯暑毒。身親陷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而明輔等。忠義奮發。畧無悔怠。卽其一念報國之誠。殊有不可泯者。至於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朝廷再生之

恩自備資糧舍死破敵惟恐功效不立無以白其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語留撫思田布政使林高已聞部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必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僉事汪濬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熏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嶇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獎以旌其報國之義士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嘉靖七年七月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猺感慕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洞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臣觀爲民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爲而又能不避艱險致仕知府朱來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開任副使楊必進曉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儒舊爲兵備於潮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右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爲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難尤甚何者反覆遼遠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右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卽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

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何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至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由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有廖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者皆木賈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爲者。乃爲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恣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爲不平。公論彌彰者。孰得而終掩之。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

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敵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爲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時例者。固朝廷爲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不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敝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爲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竊伏望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

臣於去歲奉命勘處思田兩府蒙皇上天地好生之任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爲無事寧靜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毒痛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敕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剿仰賴神武威德幸已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敢仰負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敕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賜採擇施行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抵蓋其東連柳州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賓州上林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

百數十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其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扼之守不相通知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自來攻之不能克者各巢之賊皆倚之爲遁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卽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八寨悉已被蕩正宜乘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今已三遷而至賓州賓州既有守禦所官軍而又蓋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率沮地方益敝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

之衆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何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又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徭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不敢復入反與之交通共爲地方之害近臣督兵其地議將各官正以軍法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立功自贖各率土兵與該衛官軍助築城垣待工完之日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濟始移出喬利就巖險壘石爲城而居四面皆峭山絕壁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落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陰崖之下必有狐鼠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臣近因督勦八寨親往相度乃於未至喬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爲平原環抱涵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三

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比舊衰壯然亦尚有四千餘家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莫敢輕動稍可反側據險出兵撲之夕發而且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真破重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家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看得思恩舊治在寨城山內尚歷

皆軒豁秀麗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趨事蓋思恩舊治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魚鹽諸貨常多匱絕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各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

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看得恩恩舊有風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遷徙無常如流寓者然故風化之在恩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勦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各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脉起頓昂伏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進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儲互回盤轉折二三十里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三

於那學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當八寨各賊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風化而緣茅綠蓀等村寨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東而收於西矣及照恩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風化一縣亦徒寄空名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地改築恩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恩恩亦已稍有資輔但自鳳化三里至恩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尚隔上林一縣以爲并割上林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四

千餘家皆極饒富後爲賊所占據遂各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賊既滅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或有滿珍之賦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三里之地屬之恩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量爲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招集流移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成一方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石門之險亡西至恩恩一百餘里取道

益言之益也夫立新縣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安地方者也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看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其糧差多在縣之奸蠹與之包圍小民不勝迫賦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臣因入撫田寧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紫廻環匝傍有一江來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望

餘家竹樹森翳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鄉圖共十里之地而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賦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如那茄馬切之類皆久已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也況田寧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選

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闕隔今田寧思恩二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流通厚生利用一且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望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看得斷藤峽諸賊既平守巡各宜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不測臣以爲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諸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爲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勞存恤益堅其爲善之志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爲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況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千之衆不過困頓坐食徒擾民居耗竭糧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當行所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在斷藤牛腸諸處既切近潯州

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要害。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猖賊。最為要區。宜設一鎮。以控。遠。適。而舊有千戶所官兵。亦幾及一千。因於徭役日漸逃避。於附近村寨。官司既失於清理。又於其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及至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調潮州之兵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甲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聖

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財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年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者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聖

乞恩暫容回籍養病疏 嘉靖七年十月

臣以憂病踰伏田野六年有餘蒙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闕廷一觀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困疾病復畏譏議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為酬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為報何況君臣大義天高地厚之恩上之施於其下者如雨露之霑無時或息而下之承乎其上者乃如頑石朽株畧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猶有知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頓首涕下徒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四

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任病不任勞上陳辭謝又蒙溫旨眷寵慰諭有加伏感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其所以經理幹旋之計乃甚有抵牾矛盾者而其事勢既已顛覆破瀕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所措惟恐付託不效以孤陛下生成之德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日夜危懼而病亦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一卒而兩府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荆棘而成坦途其間雖有數寇強大賊

巢素為廣西眾賊之淵藪根株屢在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至於疲勞遂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畧已寧靖是皆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於神明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祐默相以克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為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為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之戮不為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七 奏疏 四

必有意意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大作去歲奉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醫者先以水土不服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縣以控制諸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

復能興今已輿致南寧移臥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命於韶
雄之間新任鎮守等官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法奉公兩省
巡按等官又皆安靖行事創滌往時煩苛之弊今日之兩廣
比之昔時庶亦可謂無事臣雖病發而歸亦可以無夫後之
憂矣夫竭忠以報國臣之素志也受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
蓋骨以自效又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
苟全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惟陛
下鑒臣一念報主之誠固非苟為避難以自偷安而憫其瀕
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七 奏疏 畢

鞠躬盡瘁以報陛下尚有日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序

兩浙觀風詩序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為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
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
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
以言已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
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 序 一

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
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
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巡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
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
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
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于一方其亦
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叫生饑
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
弱者強者蹶者嚙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登至而

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
明智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饑者
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醫者馴。孽者順。
窮者靖。滌蕩剖刷而卒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
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雁
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
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
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
公惟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片

二

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
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
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
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
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
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羅履素詩集序 七 戊

履素先生詩一帙。為篇二百有奇。浙大叅羅公以授陽明子
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
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
而所為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為
僭也。吾子以為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
其服食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詩文。其精神心
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
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片

三

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
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
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
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
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
是其於世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
為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
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
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

大叅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鑑。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四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弊來。請某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遺。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汝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某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五

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
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者乎。是七
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
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
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其於諸士亦
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
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
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
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六

送黃敬夫僉憲廣西序 乙丑○敬夫名
餘姚人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
故能不以險易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為休戚。利其身。
故懷土偷安。見利則趨。見難則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
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視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
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
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瘴癘鬱蒸之氣。
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獠海獠。非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
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為。中原。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七

則又何怪其險易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任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寮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八

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循信其能也况其赫奕之聲奇偉之績久熟於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九

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適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耶蓋自近年而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壻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像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

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
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
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
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咏歌浴沂而夫
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
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
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
以衝心拂慮而增益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
潛剛克高明柔克非其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
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適其爲同志之助也
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
焉猶吾見也已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
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與
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
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
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章相與捐俸廩之資綴
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
是吾微有訓焉屬某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
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
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
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
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
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
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思以倖進是偽飾羔雉以
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
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
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

媿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
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
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
至於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
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
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
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
是乎言。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序

七

五經臆說序

巳巳

得魚而忘筌膠盡而糟粕棄之魚膠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
粕也魚與膠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
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
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膠也夫謂糟粕之爲膠猶近也糟粕
之中而膠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
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
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
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序

七

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
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
與膠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
缺僅六卷云

送毛憲副歸桐江書院序

已巳名應
奎淮江人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
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
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
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既行有起而
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為其處也
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頎然已有公輔
之望及為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
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為乎今茲之歸脫屣聲
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爛霞雨屏迹寵辱無所與而
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
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
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
違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
之愛勞為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未嘗一日
不任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
於膝下且夕承歡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

卷八序

五

拳拳不捨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
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
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
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以行之其舍之
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
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
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
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
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序

五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以吉名
福建莆田人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始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衰而衰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衰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為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闕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予言子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七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白巖名
字山西太原人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日無收觀耳無收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為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為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為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

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母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謹。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序

六

別方叔賢序

辛未○叔賢號西樵名獻夫廣東人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章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水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與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為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為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予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敬皐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主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七

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于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以樂為吾黨道也

贈王堯卿序

辛未○堯卿名
直隸永平人

終南王堯卿為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未言日臻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為貴凡今之所謂務乎其質皆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龐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干

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常甫名
邠州鄆縣人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採極覽。以為博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靜也。可以為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壬

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純甫名道
山東武城人

王純甫之業。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為職。鯨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細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圻埆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三

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辨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治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辨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以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達德名
浙江人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為之請。於是甘泉子托以考槃。陽明子為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閔爾形。無瑩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違。而顧雁蕩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和其中。雖虛常雲之頂。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三

俯而默。卒無以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杜權焉。行矣。子毋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別湛甘泉序

壬申○甘泉名若水
字原明廣東增城人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絕又二
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
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
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
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
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
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
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片
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
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能究
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為是。若不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
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
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
不得其道。而偏焉。爾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為不可學。性命
之為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
不為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為賢。彼其心。猶
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其幼

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
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願一二同志
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
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
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為禪。誠禪也。
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
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
不為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
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烏容無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片
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願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
泉亦豈以予言為緩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宗賢名前號石龍又號
久巷浙江台州人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
故去蔽與善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汚入於流濁
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
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
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求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
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非可得也
某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
思孟軻之言而先若有所見其非某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道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天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
為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為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
道益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
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
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日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
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免雲谷日子見
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為給事中又遷為右
給事殫心職務驅逐滓滓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毛

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大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喜子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卷八序

天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泫然泣下。裂眦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晰知於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卷八序

天

之鄉先生既幾于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盡之心而欲人同歸于善者。志之推也。不以斬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之序。無愧辭耳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瑩字德純江西南康人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于吾。周生悚然而起。注然有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三十一

問曰。瑩思不得其方。先生母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僕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

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賃。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明子曰。子未覩乎。蕤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三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以善名
積浙江江山人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功。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告歸。陽明子敘其言。以遺之。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乙亥

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
而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
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某蚤歲業舉。溺志辭章
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曉疲爾茫無可
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
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
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
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三

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竅徑。
蹈荆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
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
者。競相非議。目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班
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抵
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
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
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証証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
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

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
囿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
聞。不遇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
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
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
且憐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
晚歲既悟之論。競相訶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
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
之明可冀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三

按此文原本後有正德乙亥冬十一月後學餘姚王某序
等字。年譜又序此篇為戊寅。細玩官留都等字。似是追述
乙亥事也。後與安之書。亦有在留都時集為定論之語。其
為乙亥作無疑。今編次乙亥。以俟學者考而正焉。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典卿名元 敘浙江台州人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敘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與焉而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三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清伯名澄 敘浙江歸安人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子論釋所學贈處焉二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庖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遊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進其他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三

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軟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得失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三才文少

序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善甫名慶湖廣黃州人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問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三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德夫名
浙江西安人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曰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是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乎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辨也乎曰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辨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序

皇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較之秀而躬教之於是較士程會氏採撫書院之典廢為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多士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典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為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本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序

皇

者斯殆外于平日之意所謂隨事情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
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
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
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
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故而列志
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俗之所向而無所諱
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
弛張先後而無所遺也以詢於闔野有遺情焉吾欲觀山川
之條理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變
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闡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亦惟文獻之
未足也云爾嗚呼古君子之忠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
盡吾心哉夫政有時而成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望

而世守之斯其為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
然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之妣也
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產故次之以食貨
物產而事典故次之以官政政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
之以學校學以興賢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
次之以人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
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以志其邑
之政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以立其本也紀之地
理所以順其利也泰之食貨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

均其施也。節之典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誌所以盡其變也。故本立而天道可賾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義遂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政矣。

卷八序

聖

別梁日孚序

戊寅○日孚
名焯廣東人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蹇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驚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啜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其亦不思而已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於京。過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竄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閭閻。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夫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遂蹟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

天之以清冷之兼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狂病不復者。反從而晒暗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子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乎者。且兩月。謂日乎既去矣。及旋而日乎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谷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叩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歎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乎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餘三月。其母使王陽明先生文鈔卷八序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序

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乎者亦交以是勸。日乎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乎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於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極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序

理七

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自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益矣。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吳

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濇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擬議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其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太極大本。而疏其條理。節日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

及也。尚嘗為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吳

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嘗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眾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之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手

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霸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尊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

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

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子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之。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手

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送聞人邦允序 乙酉○邦允名

言浙江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峇峽而詩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傲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為重舉職為榮則夫人之輕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至

何言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元善名大

吉陝西渭南人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做數十年矣巨奸元愍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繁俗因隳靡至是乃斬然剪剔而一新之克惡貪賤禁不得行而狡偽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譏騰誹城狐社鼠之奸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誘遂大行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誘甚矣蓋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若是固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至

而作之以聖賢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開然其怪以駭曰是迂濶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緝營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為元善危者沮之曰民之誘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蓋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類而日與之諄諄焉壘壘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谷邑之士亦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為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誘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

恩愛半至是。惠洽澤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勞我也。我其無人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恃乎。上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省吾名富

嘉靖丁亥冬。某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既思田乘格。謀所以輯綏之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夷所信服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切割於一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華。朝廷永可以無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勳情求卓越之才。須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

序

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鄧陽之命。果下矣。當是時。八寨之狂。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罪。省吾將率思田報効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當事而中輟之仁者。忍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爲之乎。吾既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爲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戰。稍有一患害。則相連及。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不遂其私。

曠目攘臂以相抵捍。鈎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耻。而人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而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刑許觸時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八片

五

陽明先生文鈔卷八終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

後學江都張問達編輯

記

提牢廳壁題名記

京師天下獄訟之所歸也。天下之獄分聽於刑部之十三司。而十三司之獄。又并繫於提牢廳。故提牢廳天下之獄皆在焉。獄之繫。歲以萬計。朝則皆自提牢廳而出。以分布於十三司。提牢者。目識其狀貌。手披其姓名。口詢耳聽。魚貫而前。自辰及午。而始畢。暮自十三司而歸。自未及酉。其勤亦如之。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記

天下之至繁也。其間獄之已成者。分爲六監。其輕若重而未成者。又自爲六監。其桎梏之緩急。扇鑰之啓閉。寒暑早夜之異防。饑渴疾病之殊養。其微至於箕掃刀錐。其賤至於滌垢除下。雖各司於六監之吏。而提牢者。一不與知。卽弊興害作。執法者。得以議擬於其後。又天下之至猥也。獄之重者。入於死。其次亦皆徒流。夫以共工之罪惡。而舜姑以流之於幽州。則夫拘繫於此。而其情之苟有未得者。又可以輕棄之於死地哉。是以雖其至繁至猥。而其勢有不容於不身親之者。是蓋天下之至重也。舊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至是弘治庚申。

之十月而予適來當事。夫予天下之至拙也。其平居無恙。一遇紛擾。且支離厭倦。不能酬酢。况茲多病之餘。疲頓憔悴。又其平生至不可強之日。而每歲決獄。皆以十月下旬。人懷疑懼。多有變故不測之虞。則又至不可為之時也。夫以天下之至繁也。至猥也。至重也。而又適當天下至拙之人。值其至不可強之日。與其至不可為之時。是亦豈非天下之至難也。以予之難。不敢忘。昔之治於此者。將求私淑之。而廳壁舊無題名。搜諸故牒。則存者僅百一耳。大懼泯沒。使昔人之善惡。無所考徵。而後來者。益以畏難苟且。莫有所觀感。於是乃悉取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記

一一

與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王戌○孟登名 瀛河南羅山人
弘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擢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好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年。王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官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盡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遠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二。蓋至於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斥地。以恢學宮。洗垢磨鈍。以新士習。然後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記

三

而書之廳壁。雖其既往者。不可復追。而將來者。尚無窮已。則後賢猶將有可別擇。以為從違。而其間。苟有天下之至拙如予者。亦得以取法明善。而免過愆。將不為無小補。然後知予之所以為此者。固亦推已及物之至情。自有不容於已也矣。

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昭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為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為公別立一祠。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呼。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祠。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為

宋忠臣而公之氣槩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
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
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
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
之士口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
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
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
數千里而來請於予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與國
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四

所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易丰
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
思公知與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
吾姚既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與
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
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
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於維胡公允毅
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克有年自公之來關
爲良田寇乘于垣死課于澤公曰吁嗟茲惟予謹勤爾桑禾

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誼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絃誦詩
書溢于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維家人維公
我父維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怙恃維公之政不專於寬爾
賜惟若時其煥寒維公文武亦周於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
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
望天子用公訓於四方

卷九記

五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倉廩以備國用而民之不給亦於是乎取故三代之時上之人不必其盡輸之官府下之人不必其盡藏於私室後世若常平義倉益猶有所以為民者而先王之意亦既衰矣及其大弊而倉廩之蓄遂逸然與民無復相關其遇凶荒水旱民饑莩相枕籍苟上無賑貸之令雖良有司亦坐守鍵閉不敢發升合以拯其下民之視其官廩如仇人之壘無以刺其刃為也嗚呼倉廩之設豈固如是也哉紹興之倉目如坻大有之屬凡三四區中所積亦不下數十萬然而民之饑餒稍不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

六

稔即無免焉歲發多春融風日作星火宵隕太守佟公曰是旱徵也不可以無備既命民間積穀謹藏則復鳩工度材得舊大積庫地於郡治之東而建以為預備倉於是四月不雨至於八月農功大壞比室罄懸民陸走數百里轉嘉湖之粟以自療市火間作貿遷無所居公帥僚吏遍禱於山川社稷迺八月已酉大雨洽旬禾稿復穎民始有十一之望漸用蘇息公曰嗚呼予所建今茲之旱雖誠無補於後患其將有裨迺益遂厥營九月丁卯工畢凡為廩三面計有六楹約受穀十萬幾千斛前為廳事以司出納而以其無事時則凡賓客

部使之往來而無所寓者又皆可以館之於是極南陲民居限以高垣東折為門出之大衢並門為屋廿有八楹自南亘北以居商旅之貿遷者而月取其值以實廩粟又於其間區畫而綜理之蓋積三歲而可以有一年之備矣二守錢君謂其餘曰公之是舉其惠於民豈有窮乎夫後之民食公之德而弗知其所自是吾儕無以贊公於今日而又以泯其績于後也於是相率來屬某以記某曰唯唯夫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怠臨事之勇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行一事而四善備焉是而可以無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

七

紀也乎某雖不文也願與執事而從事

平山書院記 癸亥

平山在鄞陵之北三里。今杭郡守楊君溫甫。蚤歲嘗讀書其下。鄞人之舉進士者。自溫甫之父僉憲公始。而溫甫承之。溫甫既貴。建以為書院。曰。使吾鄉之秀。與吾楊氏之子弟誦讀其間。翹翹焉。相繼而興。以無忘吾先君之澤。於是其鄉多文士。而溫甫之子晉復學成。有器識。將紹溫甫而起。蓋書院為有力焉。溫甫始為秋官郎。予時實為僚佐。相懷甚得也。溫甫時時為予言平山之勝。聳秀奇特。比於巖峭。望之巖厲壁削。若無所容。而其上乃寬衍平博。有老氏宮焉。殿閣魁傑偉麗。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八

聞於天下。俯覽大江。烟雲杳靄。暇輒從朋儕。往遊其間。嗚湍絕壑。拂雲千仞之木。陰翳虧蔽。書院當其麓。其高可以眺其遠。可以隱其芳。可以采其清。可以濯其幽。可以棲。吾因而望之以舍遠之樓。蟄之以寒香之塢。揭之以秋芳之亭。澄之以洗月之池。息之以棲雲之窩。四時交變。風雪晦暝之朝。化川澄芬之夕。光景起忽。千態萬狀。而吾誦讀於其間。蓋冥然與世相忘。若將終身焉。而不知其他也。今吾汨沒於簿書案牘。思平山之勝。而庶幾夢寐焉。何可得耶。既而某以病告歸。明。溫甫等亦出守杭郡。錢塘波濤之洶怪。西湖山水之秀麗。

天下之言名勝者。無過焉。噫。溫甫之居是地。當無憾於平山耳矣。今年與溫甫相見於杭。而臺臺於平山者。猶昔也。吁。亦異矣。豈其沉溺於茲山。果有不能忘情也哉。溫甫好學不倦。其為文章。追古人而並之。方其讀書於平山也。優游自得。固將發為事業。以顯於世。及其施諸政事。沛然有餘矣。則又益思致力於問學。而其間。又自有不暇者。則其眷戀於茲山也。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九

有以哉。溫甫既已成已。則不能忘於成物。而建為書院。以倡其鄉人。處行義之時。則不能忘其隱居之地。而拳拳於求其志者。無窮已也。古人有言。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溫甫其仁且知者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溫甫殆其人也。非歟。溫甫屬予記。予未嘗一至平山。而平山巖巖之氣象。斬然壁立。而不可犯者。固可想。而知其不異於溫甫之為人也。以溫甫之語。予者記之。

何陋軒記 戊辰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某以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為要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為言山棲，蕪服，無軒裳宮室之觀，文儀揖讓之緼，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以為陋也。夫愛憎面背，亂白黝丹，浚奸窮黠外良而中齷，諸夏蓋不免焉。若是而彬郁其容，尖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為陋乎？夷之人，邈不能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十

此其好言惡言，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以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謂然也。始予至，無室以止，居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陰以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木闢之材，就其地，為軒以居。予因而翳之以檜竹，時之以卉藥，列堂階，辯室與琴編圖史，講頌遊適之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軒者，若觀於迴廊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

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蔑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伎匪誦詐，無所不至，渾樸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若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為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以無講。今夷之俗崇平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以俟來者。

君子亭記 戊辰

陽明子既為何陋軒復因軒之前營鶴楹為亭環植以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妥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以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愧於吾亭四人曰夫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

十一

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遊與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謙於自名也而假之竹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罷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以竹人而嫌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

表而用乎小子識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

十三

玩易窩記 戊辰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子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若徹。渣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易。而不知其夷之為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古

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帝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賓陽堂記 戊辰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賓日。義之職。而傳冒焉。傳。職賓賓。義以賓賓之賓。而賓日。傳以賓日之賓。而賓賓也。易曰。日乃陽之屬。為日。為元。為善。為吉。為亨。治。其於人也。為君子。其義廣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為泰。曰賓。自外而內之。傳將以賓君子而內之也。傳以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則如之何。曰。吾知以君子而賓之耳。吾以君子而賓之也。賓其甘為小人乎哉。為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入日。子狂。匪日之賓。吾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古

其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子憊。匪日之愛。吾其荒怠。其荒其憊。其日惟霽。其胸其霧。其日惟雨。勿怵其胸。候焉。以霧勿謂終翳。或時其晴。聘其光矣。其光熙熙。與爾偕作。與爾偕宜。條其霧矣。或時以熙。或時以熙。孰知我悲。

卧馬塚記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蒼茫若涌若
瀉若奔若伏布為層嶺為覆釜漫衍陂迤環抱涵迥中巖
外穴內缺門若合流泓洞高岸屏塞限以重河敷為廣野桑
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
公之卜葬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未迺來茲顧
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卜爰視公馬卷然踞卧嗚嗚
盤旋繼終嘶秣若故以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卜先
公則既命於此矣就其地寔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

七

淑而勢環拱既葬弗震弗崩安靖妥謐植樹翁蔚庶草芬茂
禽鳥哺集風氣凝結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
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以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間者
又從而和之正德戊辰某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
於公之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
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某曰此非公意也公其
慎厥終惟安親是圖以庶幾無憾焉耳已豈以徼福於躬利
其嗣人也哉雖佛仁人孝子則天無弗止無弗祐匪自外得
也親安而誠信心斯安矣心安則氣和氣致祥其多愛

社福以流衍於無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以鄉人之言問
焉公曰信以某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
遂志之以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文鈔卷九

七

遠俗亭記 戊辰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下為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詞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織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九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九

象祠記 戊辰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邇會高而上。皆尊奉而禮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祭樂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韓腹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化於舜。故能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九

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化。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隆興之南。有巖。日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瀕洞玲瓏。浮者若雲霞。巨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懸。若鼓鐘編磬。幡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集翔鶴。嚙池之糾蟠。狻猊之駭。擗滿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肴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澗。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巖之下。則又皆灑然開豁。心洗目醒。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記

雖庸儻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與隆備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憊頓饑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成。卒官吏與凡苗夷。乞休之種。逆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祀。寺漸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難。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庀材。新其寺於巖之右。以爲釐祀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亦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以

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息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
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行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
行百里。饑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
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逃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
遠道之施舍。勸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饑者
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以爲
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巖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
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
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圭

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
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
非見外之輕。而中自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可以不志也矣。
寺始於成。卒周。齋公至是。凡二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東林書院者。宋龜山楊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爲
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辭章者。且四百年。成化
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衆徒。講誦於其間。先
生既仕。而址復荒。屬于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
生之故。仍讓其地爲書院。以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
生既已紀其廢興。則以記屬之某。當是時。遠陽高君文冢。方
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迹。以風勵士習。此吾
有司之責。而顧以勸諸生。則何事愛。畢其所未備。而亦遣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圭

來請。嗚呼。物之廢興。亦決有成敗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
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
傳。豈遂淪入于老佛辭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遊。不無
人矣。使有如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間必有
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
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爲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圯。又何
至化爲浮屠之居。而蕩爲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
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以上。接孔孟。下啓羅李。晦菴其
統緒相承。斷無可疑。而世猶議其晚流於佛。此其趨向毫釐。

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澹然。不見其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於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遠。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始未以是足也。從先生遊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百瀆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適周太伯之所從逃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若耻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記

語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應天京兆也。其學為東南教本。國初以為太學。洪武辛酉。始改創焉。再修於宣德之己酉。自是而後。浸以敝圯。正德壬申。府尹張公宗厚始議新之。未成而遷中丞。以去。白公輔之。相繼為尹。乃克易朽與頹。大完其所未備。而又自以俸餘。增置石欄若干楹。於構星門之外。於是府丞趙公時憲亦協心贊畫。故數十年之廢。一旦修舉煥然。改觀師模士氣。亦皆鼓動興起。廟學一新。教授張雲龍等。與合學之士。二百有若干人。撰序二公之績。管予文為記。予既不獲辭。則謂之曰。多師多士。若知二公修學之為功矣。亦知自修其學。以成二公之功也乎。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其其原。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弊壞。新其圯墁。給其匱乏。營其怠弛。是有司者之修學也。而非士之修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為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廉耻以為垣。牆六經以為戶。牖四子以為階。梯求之於心。而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指之於行。而無所不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

學之弗立有國者之缺也弗修焉有司者之責也立矣修矣而居其地者弗立弗修是師之咎士之耻也一公之修焉既盡有司之責矣多師多士無亦相與自修其學以遠於咎耻者乎無亦擴乃地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牆學成而用大之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修學之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以為姦是學校之為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士者傾之有司修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應天為首善之地豪傑俊備先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五

後相望其文采之炳蔚科甲之盛多乃其所素餘有不屑於言者故吾因新學之舉嘉多師多士忻然有維新之志而將進之以聖賢之學也於是乎言。

重修六合縣儒學記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視也後廢日其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理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抵新版土尹因謂曰子為我造土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五

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為吾師生甚勞苦父老耆義捐金既費其材又盡其力而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重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模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張君適至問其事而嘉之察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乃與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聚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屏庫廡為戟門以前為儒屋門又前為泮官坊

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廡。以宅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告畢。役未逾時也。閭閻之民尚多未知其興作。聞而來聚觀者。皆相傾。惜憮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爾。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奉調。鞭答累禁。不能得則反仇視。今縣尹學諭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記

元

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遷於高明廣大。以洗俗學之陋。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倡者。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邪。將又不在于六合之士邪。

元

時雨堂記 丁丑

正德丁丑奉命平彰寇駐軍上杭旱甚禱於行臺雨日夜民
以為未足迨四月戊午班師雨明日又雨又明日大雨乃出
田蓋城南之樓以觀民大悅有司請各行臺之堂為時雨且
曰民苦於盜久又重以旱將謂靡遺今始去兵革之役而大
雨適降所謂王師若時雨今皆有焉請以志其實嗚呼民惟
難養惟雨惟天陰隲惟皇克憲惟將士用命去其勝賦惟
乃有司實耨積之庶克有秋乃予何德之有而敢叨其功然
而樂民之樂亦不容於無紀也巡撫都御史王某書是日恭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三

政陳策僉事胡璉至自班師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
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
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
守巡諸司皆以是為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
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
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奠翕然益起
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
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推異類猶知敬慕而况其鄉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三

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况其鄉之土乎凡有職守皆知
尊尚而况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
之也三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
耀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
節之弊流而為容氣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為成仁
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迫其弊
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褊騫之私士流於
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
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歎吾故備

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願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克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美乎。然而時之表願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己。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修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奸以掩其外。而襲以併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三

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賂公祠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為之記。

觀德亭記 庚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歎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三

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為人臣者。以為臣。為人父者。以為父。為人子者。以為子。為子。為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古之選士者其才德行誼皆論定於平日而以時升之故其時有司之待士一惟忠信禮義而無有乎防嫌逆詐之心也士之應有司一惟廉耻退讓而無有乎奔競僥倖之圖也迨世下衰科舉之法興而忠信廉耻之風薄上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下而防範日密下之人不能無疑於其上而鄙詐日生於是乎至有搜檢巡綽之事而待之不能以禮矣有糊名易書之制而信之不能以誠矣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惜於古道而千數百年卒無以改殆亦風氣習染之所成學術教化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三

所積勢有不可得而改焉者也雖然古人之法不可得而復矣所以斟酌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不猶有可盡乎後世之法不可得而改矣所以匡持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不猶有可為乎有司之奉行其識下者昧古之道而益浚之以刻薄猥瑣之意其見高者鄙時之弊而遂行之以忽慢苟且之心是以陋者益陋而疏者愈疏則亦未可專委咎於法也若浙之諸君子之重修貢院斯其有足以起予者矣浙之貢院舊在城西嘗以隘遷於藩治之東北而苟簡尚仍其舊嘉靖乙酉復當大比監察御史潘君倣實來監臨乃與諸司之長佐

慎慮其事而預圖之概規制之弗備弗飾相顧而言曰

之施孰有大於舉賢才者而可忽易之若是夫與居靡所而責以殫心厥事人情有所不能矣無亦休其啓處優其饋養使人樂事勸忠以各供其職庶亦盡心求士之誠乎慢令弛禁因使陷於非僻而後摧辱之其為狎侮士類亦甚矣無亦張其紀度明其視聽使人不戒而肅以全其廉耻庶亦待士以禮之意乎於是新選秀堂而軒於其前為三楹新至公堂而軒於其前為五楹庖漏器用無不備舉又拓明遠樓以為三楹而上崇三簷下疏三道創石臺於四隅而各亭其上以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三

為眺望之所其諸防閑之道靡不恪修夫然後入而觀焉則森嚴洞達供事者莫敢有輕忽慢易之心而就試者自消其回邪非僻之念益不費財力而事修於旬月之間不大聲色而政行令肅觀向一新若諸君者誠可謂能求古人之意而默行之者矣能匡後世之弊而善用之者矣諸君之盡心其可見者如此至其妙運於心術之微而務竭其得為之地不可以盡見者固將無所不用其極可知也是舉也其必有才德行誼之士如三代之英者出以應諸君之求已乎工訖使來請記辭不免而遂為書之嗚呼天下之事所以弊於今而

不可復於古者寧獨科舉爲然乎誠使求古人之意而點行
善用之皆如諸君今日之舉焉其於成天下之治也何有哉

明先生文鈔

卷九

三

濟河記

越人以舟楫爲輿馬。濱河而廛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
於隘。畜洩既亡。旱潦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鬪而死者矣。
南子乃決沮障。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
胥怨。交謗從而誣之。曰南守崔羅。實破我廬。羅南守使我
奔走。人曰吾守其屬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
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旣而舟楫道利。行旅
歡呼。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輪載如常。明年
大水。民居免於壅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三

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熯也。微南侯兮。吾其憊矣。淫
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獲矣。我遊我息矣。
長渠之活矣。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
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於石。以詔來者。

從吾道人記 乙酉董蘿石名
浙江洋寧人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入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泰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三

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泰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上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下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

信矣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縷而來謂泰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泰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役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詰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三

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於克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問與之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邪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

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鬢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

卷九

四

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不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

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曉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卷九

四

親民堂記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記

卷九記

望

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者乎。曰。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者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霸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暴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喪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元善

卷九記

望

自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也。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於壁。而為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前。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畧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輯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遊觀之所。而講頌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特御潘君景哲奉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修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膳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綸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五

學會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潘泉諸君。咸贊其成。使知事嚴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茂。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官。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騫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

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之
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閫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
格之賞，以倡勇敢，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
此類也。歟！之來，莫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
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為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
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舉業，而
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
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
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四

敬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偽矣。不
雜於人偽，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為喜怒哀
樂。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以言其
倫，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
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
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昧焉者，物欲蔽之，非
其中之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
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
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

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
於上，小民親於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
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
行者，謂之霸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淫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
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壞業，必自此而精之，而後不愧於
教。素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
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
故為多士誦之。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四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四

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辨焉。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弗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禮也者。

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措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祖父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記

四

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經經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矜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

詰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後
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壘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
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
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
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
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
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
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記

五

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錄正
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疾辭未有以告也
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
申前之請昔子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
大意以為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
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餽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
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為師
為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記

五

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
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
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
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
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
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
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
無下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

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故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畧知反本求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五

源者則又闕然指為禪學而群嘗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大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

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因吾之心也吾非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

王陽明先生文鈔

卷九

五

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笑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未可逃以為非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一言之嗚呼

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王陽明先生文鈔卷九終

明先生文鈔卷九

平